

沈从文全集

# 沈从文全集

第18卷 书信

SHENGFONGWEN JIQUAN

1942年—1948年

北京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 .18~27卷/沈从文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78-2464-9

I. 沈… II. 沈…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 全集②书信集 - 中国 - 现代 ③杂著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785 号

---

责任编辑: 陈 洋  
          谢中一  
          任丽凤  
印装监制: 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8—2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66.5 字数:373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套

\*

ISBN 7-5378-2464-9

I·2353 定价:40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  
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汪曾祺 王 予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一友

沈虎雏 王继志

E亚蓉 向成国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沈虎雏 张之佩



1929年夏作者大哥到上海接母亲回乡时摄  
左起：沈从文，沈荃三弟，母亲，岳南九妹，云麓大哥



张兆和 1931 年 5 月 25 日在中国公学运动会上获几项赛跑冠军后



1933年春沈从文与未婚妻张兆和在青岛



张兆和携沈龙朱、沈虎雏经香港、越南去昆明时护照所用照片  
1938年夏摄于北平



1936年沈从文及其长子沈龙朱



## 《沈从文全集》编辑说明

一、《沈从文全集》编入迄今收集到的所有沈从文先生已发表的文学作品、学术性著作及通信等；未曾发表的各类作品、书信、日记及其他成文史料，亦尽可能广泛收集编入。

全集收入文稿共 1000 多万字，其中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等约 440 万字；另配插图 1710 余幅，内含作者不同时期的生活照、手迹和绘画速写等珍贵史料近 200 幅。

二、全集按小说、散文、传记、杂文、诗歌、文论、书信、集外文存、物质文化史分类分卷编辑。

三、曾出版过的作者自选集或单行本，按原书名和内容整体编入全集。其中，一选集内若有不同文体作品，以该集作品主体性质归类；不同选集若收有同一作品，该作品只编入全集的某一集内，其他选集仅存目备考。

四、未曾结集出版的作品，依据文体归类，按发表或创作时间的先后，或按相关内容分编成若干新集，收入全集。

五、全集收入的已发表作品、作品集或单行本，均尽可能采用最早发表的文本或初版文本；作者主持增订过的著作，按增订版本编入；因故用其他文本，均附说明。

六、 为保持作品原貌,全集编入的作品,除对显明的编校错误、笔误和个别错字作必要的订正及按规范采用简化字外,均按原文排版。

作者习惯遣词用字,如:“做”时有用“作”,“熟悉”作“熟习”,“智慧”作“知慧”,“理智”作“理知”,“一律”作“一例”,“哪”多作“那”,“字眼”多作“字言”,“必须”多作“必需”,以及“佣人”与“用人”、“癫子”与“颠子”,“火伙”与“火夫”、“年青”与“年轻”等等并用,还有文中数字多使用汉字,某些事物名称及人名、地名、译名与现今不一致的,均一仍其旧。作者对标点的使用,尤其是当标号、点号连用时,有些和目前的规范用法不同,亦未作改动。

文中“□”,除另有注明其含意外,还表示原书或原稿中无法辨识的字迹。

七、 全集共分 32 卷:第 1~10 卷,小说,其中第 1、4 卷含剧本等少量其他作品;第 11~12 卷,散文;第 13 卷,传记;第 14 卷,杂文;第 15 卷,诗歌;第 16~17 卷,文论;第 18~26 卷,书信,编入书信、废邮(即信稿)和零散日记,但 1949 年前已发表的书信、废邮,分别编入散文、杂文或文论卷;第 27 卷,集外文存,编入作者生前未发表的史料性、回忆性文字,及 1949 年后的文学创作试笔等;第 28~32 卷,物质文化史,其中第 32 卷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2002 年 10 月



本卷收沈从文 1927 至 1948 年间的书信，酌情选入张兆和致沈从文的部分信件，共计 224 件。另编入 2 篇附录供参考。

曾在上述年代公开发表过的书信及以《废邮存底》为题发表的各种信稿，已分别编入全集的散文、杂文、文论等卷，本卷不再收入。1949 年后发表过的书信，编入本卷时加注发表纪录；但在全集编辑过程中（1993 年以后）的发表情况不再纳入。

1934 年初，作者返回家乡凤凰探望患病的母亲，此行留下的家书共 34 件，曾合编为《湘行书简》，收入《湘行集》一书，由岳麓书社于 1992 年 5 月出版。《湘行书简》各信与作者的散文《湘行散记》有密切关系，已整体编入全集第 11 卷。

1927 年沈从文未再求职，成为完全靠写作谋生的职业作家；1948 年除夕夜，在书赠友人条幅跋语中他用“封笔”一词预示将退出文坛。本卷的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作者的文学生涯，记载着这二十多年的苦乐、愤懑、追求、幻灭和颠沛流离。

# 目 录

沈从文全集

S H E N C O N G W E N Q U A N J I

□1927 年			1
19270902	致沈云麓	北京	3
192711 下旬	致沈云麓	北京	6
□1928 年			9
19281204	致徐志摩	上海	11
□1929 年			13
19290130	复程朱溪	上海	15
192906(1)	致胡适	上海	16
192906(2)	致沈宗嗣	上海	17
19290915	致王际真	上海	19
19291019	复王际真	上海	21
192910 下旬	致胡适	上海	23
19291030	致胡适	上海	24

19291104	致 胡 适	吴淞 .....	25
19291107	复王际真	吴淞 .....	26
19291110	致 胡 适	吴淞 .....	28
19291213	致王际真	吴淞 .....	29

□ 1930 年 31

19300103	复王际真	吴淞	
	——在中国公学 .....		33
19300112	复王际真	吴淞 .....	38
19300118	复王际真	吴淞 .....	41
19300122	致王际真	吴淞 .....	44
19300125 左右	致 胡 适	吴淞 .....	46
19300127	致王际真	吴淞 .....	47
19300129	致王际真	吴淞 .....	48
19300207	致王际真	吴淞 .....	50
19300217	致王际真	吴淞 .....	51
19300225	致 胡 适	吴淞 .....	53
19300318	致王际真	吴淞 .....	54
19300327	复王际真	吴淞 .....	56
19300403	致王际真	吴淞 .....	60
19300426	致王际真	吴淞 .....	62
19300428	致王际真	吴淞 .....	65
193005 月初	致 胡 适	吴淞 .....	68
19300513	致王际真	吴淞 .....	69
19300517	致王际真	吴淞 .....	71
19300531	致王际真	吴淞 .....	72
19300602	致王际真	吴淞 .....	73

19300626	致王际真	吴淞 .....	74
19300628(1)	致王际真	吴淞 .....	76
19300628(2)	致胡适	吴淞 .....	78
19300701	致王华莲	吴淞 .....	80
193007 上旬	致王际真	吴淞 .....	83
19300709(1)	致张兆和	吴淞 .....	84
19300709(2)	致张兆和	吴淞 .....	86
【附录】19300710	胡适致沈从文 .....		88
19300712 左右	致张兆和	吴淞 .....	90
19300718	致王际真	吴淞 .....	94
19300801	致胡适	吴淞 .....	96
19300814	复王际真	吴淞 .....	97
19300817	致胡适	吴淞 .....	99
19300820	致王际真	吴淞 .....	100
193008	致程朱溪	吴淞 .....	102
19300913 左右	致王际真	上海 .....	103
19300918	致胡适	武昌 .....	104
19300919	致王际真	武昌 .....	106
19300928	致胡适	武昌 .....	107
19301002	复沈云麓	武昌 .....	109
19301105	复王际真	武昌	
	——在武汉大学 .....		111
19301121	致胡适	武昌 .....	118
□1931 年			119
19310102	复王际真	上海	
	——寒假刚回上海 .....		121

1931年初	致梁实秋	上海	124
19310206	致王际真	上海	
	——住到上海不动了		125
19310227	致王际真	上海	
	——朋友已死去		132
19310410	致中华书局	上海	136
19310413	复王际真	上海	
	——又回到上海		137
19310521	致王际真	上海	140
19310629	致王际真	北平	143
19310704	致王际真	北平	146
19311113	致徐志摩	青岛	148
19311119	致王际真	青岛	151
19311123	致王际真	青岛	153
19311124	致胡适	青岛	154
19311205	致王际真	青岛	155
19311212	致胡适	青岛	157

□ 1932年 159

19320212	致胡适	青岛	161
19320228	致王际真	青岛	162
1932年春	致朱雯	青岛	164
19320428	致沈荃	青岛	166
19320528	复程朱溪	青岛	168
19320722	致沈云麓	青岛	170
1932年秋	致程朱溪	青岛	172
19321205	致某主编	青岛	174

□1933 年 177

---

19330504	致 胡 适	青 岛	179
19330604	致 胡 适	青 岛	180
19330824	致沈云麓	北 平	183
19330917	致沈云麓	北 平	186
19330924	致沈云麓	北 平	187
19331002	复沈云麓	北 平	188
19331004	致沈云麓	北 平	190
19331103	致 萧 乾	北 平	192
19331105	致 胡 适	北 平	193
19331113	复沈云麓	北 平	194
19331116	复 沈 荃	北 平	197
19331118	致沈云麓	北 平	199
19331127	致 胡 适	北 平	201

□1934 年 203

---

19340105	致 萧 乾	北 平	205
19340210	致 萧 乾	北 平	206
19340625	致 胡 适	北 平	207
19340723	致 胡 适	北 平	209
19340907	致 胡 适	北 平	210
19341013	致 胡 适	北 平	211
【附录】19341022	胡适致沈从文		212
19341117	致 胡 适	北 平	213
19341122	致 胡 适	北 平	214



□1935 年 215

---

19350105	致胡适	北平	217
19350317	致胡适	北平	218

□1936 年 221

---

19360331	致胡适	北平	223
19360409	致胡适	北平	226
19361209	致沈云麓	北平	228

□1937 年 229

---

19370523	致胡适	北平	231
19370703	致沈云麓	北平	233
19370715	致沈云麓	北平	236
19370909	张兆和致沈从文	北平	238
19370915	复沈云麓	武昌	241
19370923	复沈云麓	武昌	243
19370924	张兆和致沈从文	北平	245
19371005	张兆和复沈从文	北平	248
19371007	致张元和	武昌	250
19371025	张兆和复沈从文	北平	252
19371028	致沈云麓	长沙	256
19371029	致沈云麓	长沙	257
19371101	复沈云麓	武昌	259
19371106(1)	复张兆和	武昌	261
19371106(2)	复沈云麓	武昌	266

19371109	张兆和致沈从文	北平	268
19371126	复沈云麓	武昌	270
19371203	复沈云麓	武昌	272
19371209	致沈云麓	武昌	274
19371211	张兆和复沈从文	北平	276
19371214	张兆和致沈从文	北平	278
19371217	张兆和致沈从文	北平	281
193712 中旬	复 沈 荃	武昌	284
19371229	张兆和复沈从文	北平	285

□1938 年 287

19380120	张兆和复沈从文	北平	289
19380131	张兆和致沈从文	北平	293
19380322	张兆和复沈从文	北平	297
19380403	复张兆和	沅陵	300
19380412(1)	致张兆和	沅陵	303
19380412(2)	致张兆和	沅陵	306
19380413	致张兆和	沅陵	309
19380610	复沈云麓	昆明	311
19380728	致张兆和	昆明	313
19380730(1)	致张兆和	昆明	
	——给沦陷在北平的妻子		316
19380730(2)	致张兆和	昆明	319
19380802	复张兆和	昆明	321
19380814(1)	复张兆和	昆明	323
19380814(2)	致沈龙朱	昆明	324
19380819	致张兆和	昆明	327

19380825	张兆和复沈从文	北平	.....	334
19381105	致沈云麓	昆明	.....	336
19381116	致沈云麓	昆明	.....	337
19381230	致沈云麓	昆明	.....	339

□1939 年 341

---

19390220	致沈云麓	昆明	.....	343
19390302	复沈云麓	昆明	.....	346
19390321	复沈荃	昆明	.....	349
19390322	复沈云麓	昆明	.....	352
19390416	致沈荃	昆明	.....	354
19390420	致沈云麓	昆明	.....	357
193904下旬	复沈荃	昆明	.....	359
19390429	致沈荃	昆明	.....	361
193905上旬	复沈云麓	昆明	.....	363
19390512	复沈荃	昆明	.....	365
19390515	致沈云麓	昆明	.....	367
19390520	复沈荃	昆明	.....	369
19390526	致沈荃	昆明	.....	370
19390605	复沈云麓	昆明	.....	372
19390607	致沈云麓	昆明	.....	374
19390616	致沈云麓	昆明	.....	376
19391014	致沈云麓	昆明	.....	377

□1940 年 379

---

19400226	致沈云麓	昆明	.....	381
19400507	致沈云麓	昆明	.....	383

19400828	致张充和	昆明	385
□1941 年			387
19410203	复施蛰存	昆明	389
19410328	复施蛰存	昆明	393
19410430	致沈云麓	昆明	395
19410506	致沈云麓	昆明	397
□1942 年			399
194205	致沈云麓	昆明	401
19420809	复沈云麓	昆明	403
19420814	致沈云麓	昆明	405
19420908	致沈云麓	呈贡	
	——给云麓大哥		407
19420914	致沈云麓	呈贡	414
19420919	致沈荃	昆明	417
1942 年	致易梦虹	昆明	420
□1943 年			421
19430111	致沈荃	昆明	
	——给三弟		423
19430306	致沈云麓	呈贡	426
□1944 年			429
19440916	致胡适	桃源新村	431

□1945 年 435

---

- |          |       |            |     |
|----------|-------|------------|-----|
| 19450611 | 致 胡 适 | 桃源新村 ..... | 437 |
| 19450928 | 复 钟 恂 | 桃源新村 ..... | 438 |

□1946 年 439

---

- |           |             |          |     |
|-----------|-------------|----------|-----|
| 19460831  | 致彭子冈        | 北平 ..... | 441 |
| 19460905  | 复雷国材        | 北平 ..... | 442 |
| 194612 上旬 | 致彭子冈        | 北平 ..... | 443 |
| 19461222  | 致彭子冈        | 北平 ..... | 445 |
| 19461227  | 复彭子冈        | 北平 ..... | 446 |
| 1946 年末   | 复 黄 灵       | 北平       |     |
|           | ——给一个不相识的朋友 | .....    | 449 |

□1947 年 4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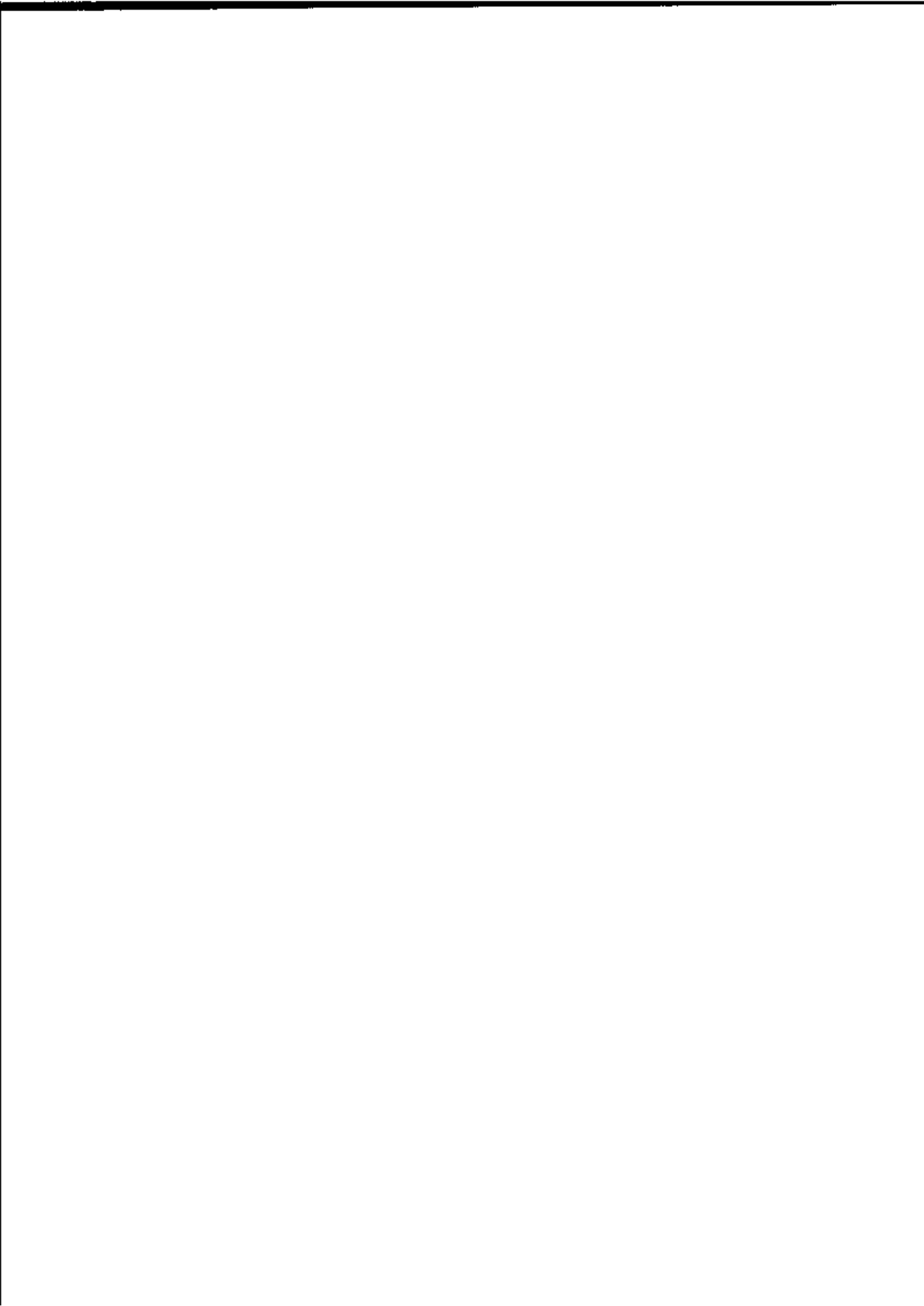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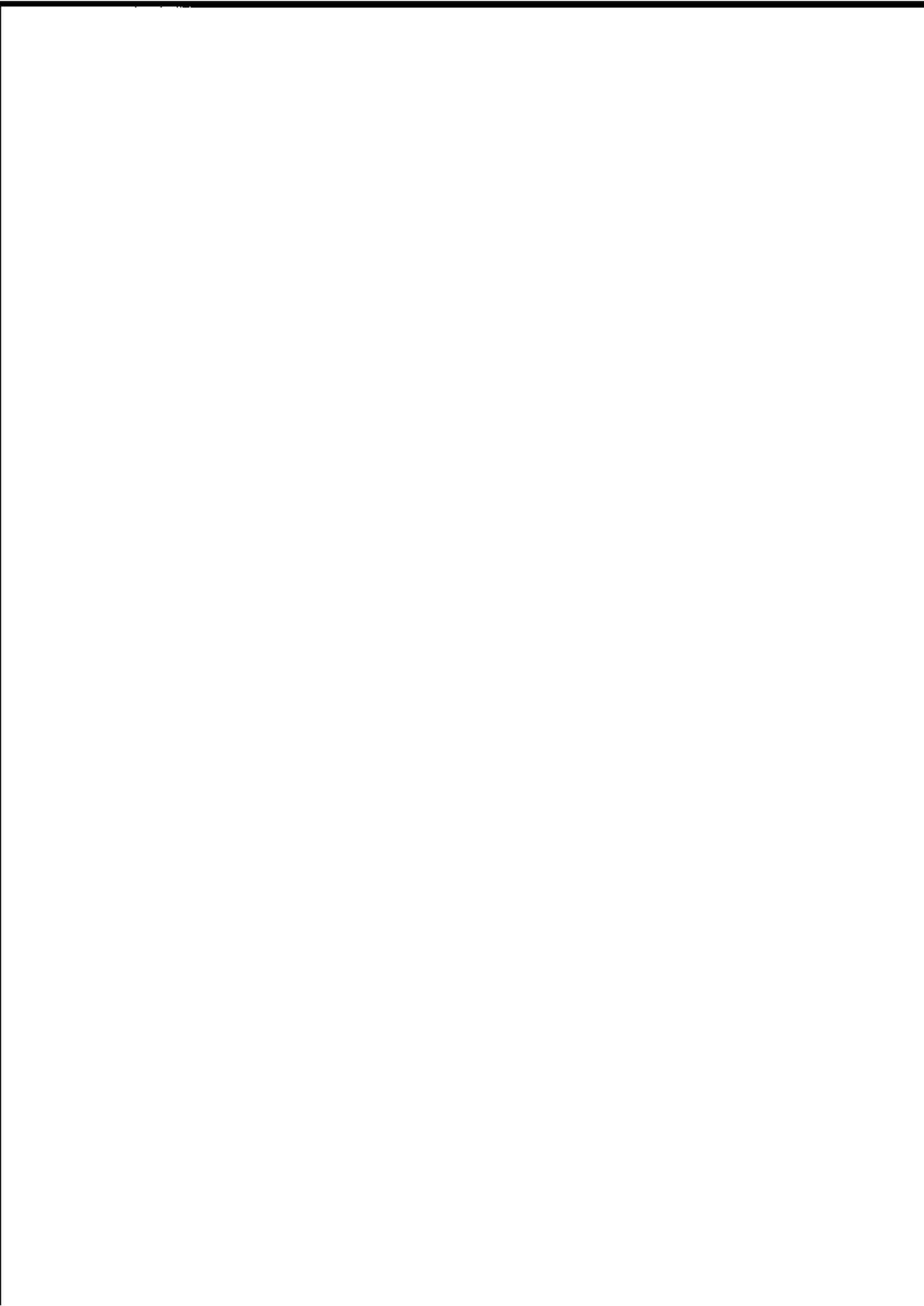
- |            |          |          |     |
|------------|----------|----------|-----|
| 1947 年初(1) | 致 镇 潮    | 北平 ..... | 455 |
| 1947 年初(2) | 给一年青朋友   | 北平 ..... | 458 |
| 19470119   | 给一论文作者   | 北平 ..... | 460 |
| 19470123   | 致张兆和     | 北平 ..... | 463 |
| 194702 月初  | 复李霖灿、李晨岚 | 北平 ..... | 465 |
| 19470203   | 致阙名朋友    | 北平 ..... | 467 |
| 19470214   | 复叶汝璉     | 北平 ..... | 470 |
| 19470501   | 致 秦 晋    | 北平 ..... | 472 |
| 194706     | 致 秦 晋    | 北平 ..... | 473 |
| 19470905   | 复张香还     | 北平 ..... | 475 |
| 19471011   | 致张香还     | 北平 ..... | 477 |

19471012	致徐盈	北平	478
19471020	致林蒲	北平	479
1947年冬	致金克木	北平	481
19471120左右	复秦晋	北平	483
19471201	致宋伯胤	北平	484
19471225	致胡适	北平	486

□1948年 487

19480127	复吴学义	北平	489
194804月上旬	致秦晋	北平	490
19480531	复松枝茂夫	北平	491
194806下旬(1)	致顾文安	北平	492
194806下旬(2)	致顾文安	北平	493
19480627	致张骏祥	北平	494
19480714	复张香还	北平	495
19480729	致张兆和	颐和园	496
19480730	致张兆和	颐和园	502
19480731	致张兆和	颐和园	506
19480801	致张兆和	颐和园	508
19480802	致秦晋	颐和园	510
194808月上旬	致张兆和	颐和园	511
19481016	致凌叔华	北平	512
19481128	致沈云麓	北平	515
19481201	致季陆	北平	517
19481207	致吉六	北平	
	——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		519
19481220	致炳堃	北平	523







19270902

北 京

## 致沈云麓

(字四幅同日寄上了，或可同日收到。)

大哥：

信封笺已托章武带汉付邮，字则须写好挂号寄，请转告伍君。前函告大姐等地址，谅已得人览。曾芹轩<sup>①</sup>尚在常，还盼兄去信谈□□□□下。弟在此，亦无佳□□□□节在即，为穷愁苦□□□□□□□□，可喜也。

真一<sup>②</sup>似已去多伦。村□□□□□□□□□□□□□□□□来为了他的情形同常德一众□□□□□□□□□□□□瘦。且流了点血。我的钱又不即得，她们情形□□□□□□□□□□，无法办，只想书铺开恩早妥贴，则大家均活矣。听士隽<sup>③</sup>从汉口来信，说，我的好多小说，被人译到汉口中央英文报上，是个姓施人译的，士隽又为我作了篇英文的略传，可以告给爹一笑。还有□译作日文<sup>④</sup>的呢，更可笑了。一面为了救救大家想改业的从文，一面□这些无补于生活的近乎宣传的好处，真难为情！

□还托兰生找三胡子<sup>⑤</sup>介我到贺耀祖<sup>⑥</sup>处去□□此又觉还是照旧活下好了。

其一似已去為倫。打  
的這高月常法一農

又不得不得。地好情

用恩早是路。則大家

均活矣。听士其從漢

之來信。說我的好為

小說被人譯到漢口中矣

英文報上是个姓施

人譯的。士其又為我

作了篇英文的譯文。

可以告給第二。還有

更其佳日久的呢。更可笑了。二篇為了我。一

還托高月常三胡子介紹到胡頌維那。

這山字補。



來為子  
我的地  
辦的書

在此  
同公會之安同大  
弄些一些打議

詩人泰戈爾初次與北京民衆之相見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先農壇

詩人泰戈爾初次來北京

在此——问

爹爹安同大哥安，一些相识都好。

---

沈云麓 作者的大哥，原名沈岳霖，云麓常简写为云楼、云六。据烧损明信片残余文字编入。

① 曾芹轩 沈云麓过去在军中的朋友，时在常德经营旅店业。

② 真一 作者的大姐夫田学曾，字真逸，常简写为真一。

③ 上隼 即张采真，原名上隼。文学翻译工作者，作者的文学朋友。曾参加北伐军，国共分裂后任职于中共中央秘书处，从事宣传工作，1930年在汉口牺牲。

④ 译作日文 作者以《母亲》为题的第二个刷本体裁作品，1926年3月31日、4月5日分两次发表。日文译本于同年4月4日、4月11日在《北京周报》203、204号发表。原作1929年收入《十四夜间》集时，改题为《支吾》。

⑤ 三胡子 即田应诏，字凤丹，凤凰人，苗族。原湘西镇守使，已引退数年。信中称谓是凤凰人给他的绰号。

⑥ 贺耀祖 字贵严。原湘军将领，时已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四十军军长。

1927 11 下旬

北 京

## 致沈云麓

大哥：

不久曾寄一函，此知收到不？同时寄有报纸及画报，若可收到，可谓幸矣。此间如常，平安清吉，可以勿念。天虽渐寒，然衣夹犹可耐，天气转变，诚可异也。去年此时已雪，迩来则即不燃炉子亦可勉强过去。

念常德一众，不知如何？岳州一带，形势紧张，则即欲归想亦非事势所许，因此一来，凡包裹类又寄不通，苦矣哉！北方今年或可以无战事，虽涿州直到如今犹有少数晋军<sup>①</sup>负隅自固，为腋肘患，然以大军包围数重，不降亦且坐毙，殊不足为大局忧；真一来信云到张家口之盐务分所，大致不久亦必回总局一趟，惟云近为战事影响，同北京一样穷耳。

父亲近日如何？哥亦有转机不？弟在此亦有类于坐守，殊无进步可言，日除读两行旧书外，真太闲也。

六弟<sup>②</sup>不知近日在何处。文蛟转家，近来信云在家乃无人可以说话，文蛟真算大人了，不知其家中此来情形如何？

此间看报，则谓陈玉鏊<sup>③</sup>带兵下行到辰州，同戴师<sup>④</sup>打，戴旋退对河，但旋又占领辰州，陈则退乌宿。一窝人相打，不知为谁来？

此间梨特多，今年则尤贱，时已入冬，小菜亦多有卖一毛余一斤者，梨则值一毛一斤者乃极佳之货，想天津则当尤贱也，言之足为三千里外之兄朵颐！煤，先因战事逼近京畿骤贵，此后大跌，似较去年还稍贱，此亦为好现象之一种也。

在北京，亦有因他方来信不知误用有孙中山像或国民党遗嘱之信封信笺因而被传拘者，吾哥既非党员，固不足虑，惟其他友人，或有为北方亲识写信者，于此留心，省得麻烦，实为幸事。

七舅接亲于江阴，大致姓蒯，曾为村生寄有一结婚后之相，人极胖大，已全非拾年前之七舅矣，舅母则似比前舅母较美，岳丈大人殆即其同事也。

吉林在奉天军中，系奉天北大营陆军第三四方面军模范队迫击炮连。学迫击炮当然为很好之事，他日学成，或可尽力于国家也。

村生毕业当在明年三月，毕业后，到厦门当可得一事，不过彼之意则以为得一校长或教务长之类则可勉强试去，否则改业。以弟意，则有钱到美国去再读两年书，似更佳也。惟无钱，留学殆难事！

寄来之相实无极佳者。弟意在月底，再往同生去撮<sup>⑤</sup>一六寸，分寄爹妈。在京此时照相业，除东交民巷之美国照相馆为首一外，价贵而纸佳，则当推同生：每四寸相亦合二元五，不佳且可以另照，幸俟之。

前云求哥为写之字，能早寄上实深盼。光华一点小款业答应在昨日从申寄京，弟意得时可以为妈寄去。若无处可拨，则只好为买两件东西寄去矣。

不能过沪，此间思每月得一百六十块亦不大容易，心急，

故日来亦甚无味！

专问

爹爹安好。并兄好。

二弟懋琳谨上

---

① 少数晋军 1927年6月阎锡山将晋绥军易帜为“北方革命军”，故晋军实际已属北伐军一部分。是年秋，向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进军，傅作义指挥的北方革命军第四师于10月10日占领涿州，钳制奉军南下路线。奉军万福麟等部以5万兵力反复围攻，在其余各路北方革命军先后退回山西，傅作义部孤立无援情况下，固守涿州近三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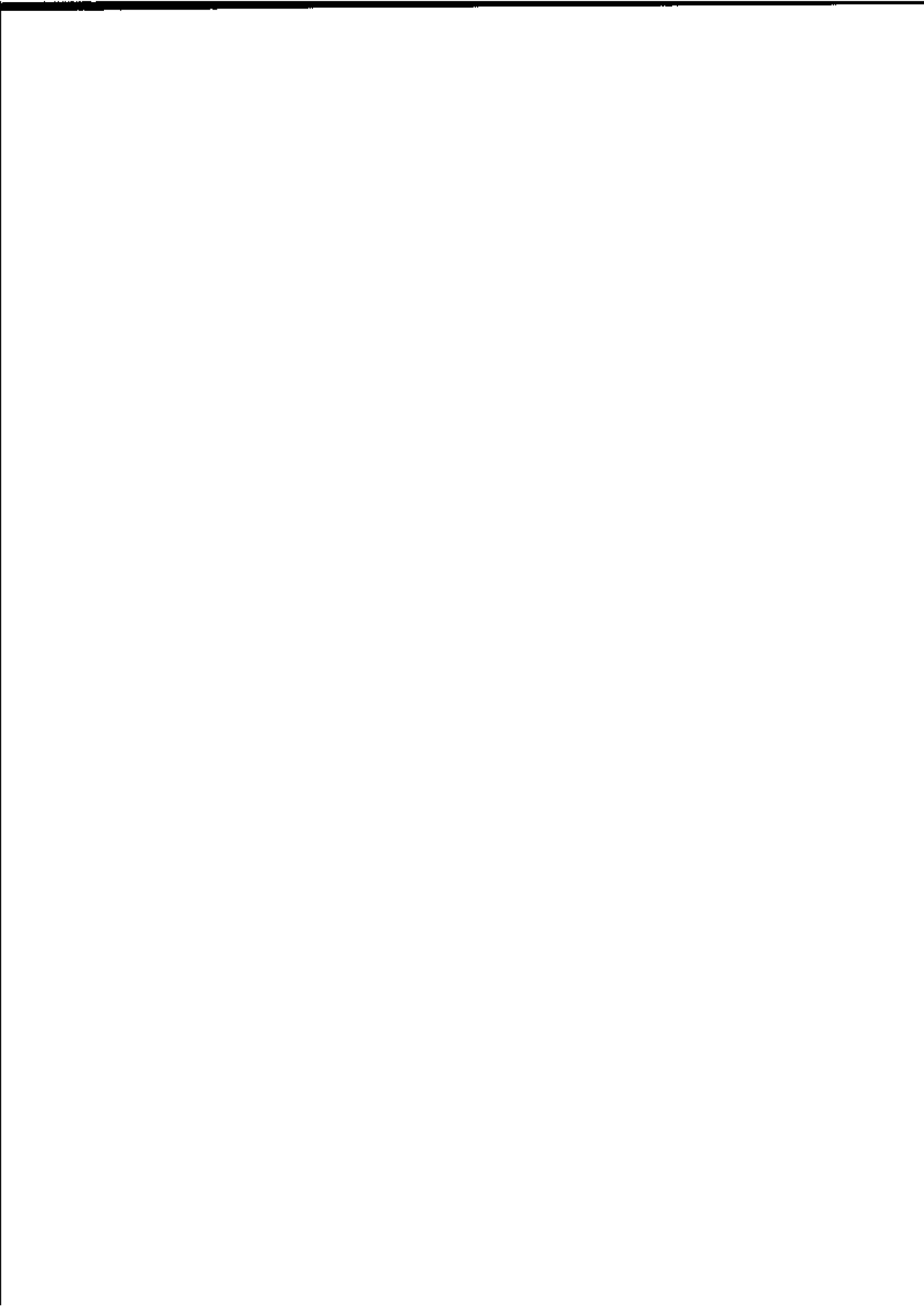
② 六弟 作者的弟弟沈荃，原名沈岳荃，字叠余、得余，亦作得鱼。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任北伐军排、连长。国共分裂时因“赤嫌”被开除军职回乡，在陈渠珍部办军官教育。

③ 陈玉鏊 陈渠珍的别号。陈祖籍麻阳，后迁入凤凰。行伍出身，在护法战争中，军事才能和谋略得到赏识，先后被委以代理靖国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等要职。1921年兼任湘西巡防军统领，成为长期掌管湘西地方的实力人物。写此信时，陈名义上已附庸北伐，被委以国民革命军北伐左翼军前敌副总指挥之职。

④ 戴师 指湘军戴斗垣旅。戴原为陈渠珍部团长，1925年秋率湘西屯防军千余人至桃源，投入湘军，任旅长。1927年10月下旬，陈渠珍乘宁汉战争唐生智的湘军主力调离湖南之机，率兵攻沅陵，以图巩固自己的割据地位。

⑤ 撮 当时照相馆常用“撮影”表示摄影。

一九二八年





19281204

上 海

## 致徐志摩

志摩先生：

闻过南京，想已回来。近从文已迁萨坡赛路二零四号。目下情形，实在窘中，北平方面亦非钱不行，且因上月欠人钱太多，实有非还不可之势，因子离<sup>①</sup>说钱钱不得，新月方面不能为从文设点法，眼前真不成样子。因穷于对付生活，身体转坏，脾气亦坏，文章一字不能写。自己希望也不为过奢，但想得一笔钱应付各方，能安安定定休息一个月，只要有一个月不必在人事上打算，即是大幸福，此事你帮帮看看。又子离曾为从文将一本分行写的散文卖金屋，在交易上你能着口时，也为我说说好。我还同子离说过，在这一次生意上应有的钱，一时不能得，新月又不愿再送从文一个稿费，就请由新月为垫两百块钱出来，将来就把书钱还新月也可以。总之这时是有五百块钱也有正当用处的。最低限度我总得将我家中人在挨饿情形中救济一下。实在没有办法，在最近，从文只好想方设法改业，文章赌咒不写了。左右写也写不好，因此一来恐怕也算是提高读者趣味向另一种文章注意的一个办法。请你在两天内告我这询问的结果。我不愿把你为难，但我愿意你明白我情形之一半的一半。脾气近来真不好，依我的意思，阿丽思二卷虽排了版，也真想还把这东西用最少

的价钱卖给其他下等书铺，拿钱贴还新月方面的排版费，再得一点剩余来支配！

使我活下来的并不是名誉这样东西，这自觉，把我天真及其余美德毁灭完了。

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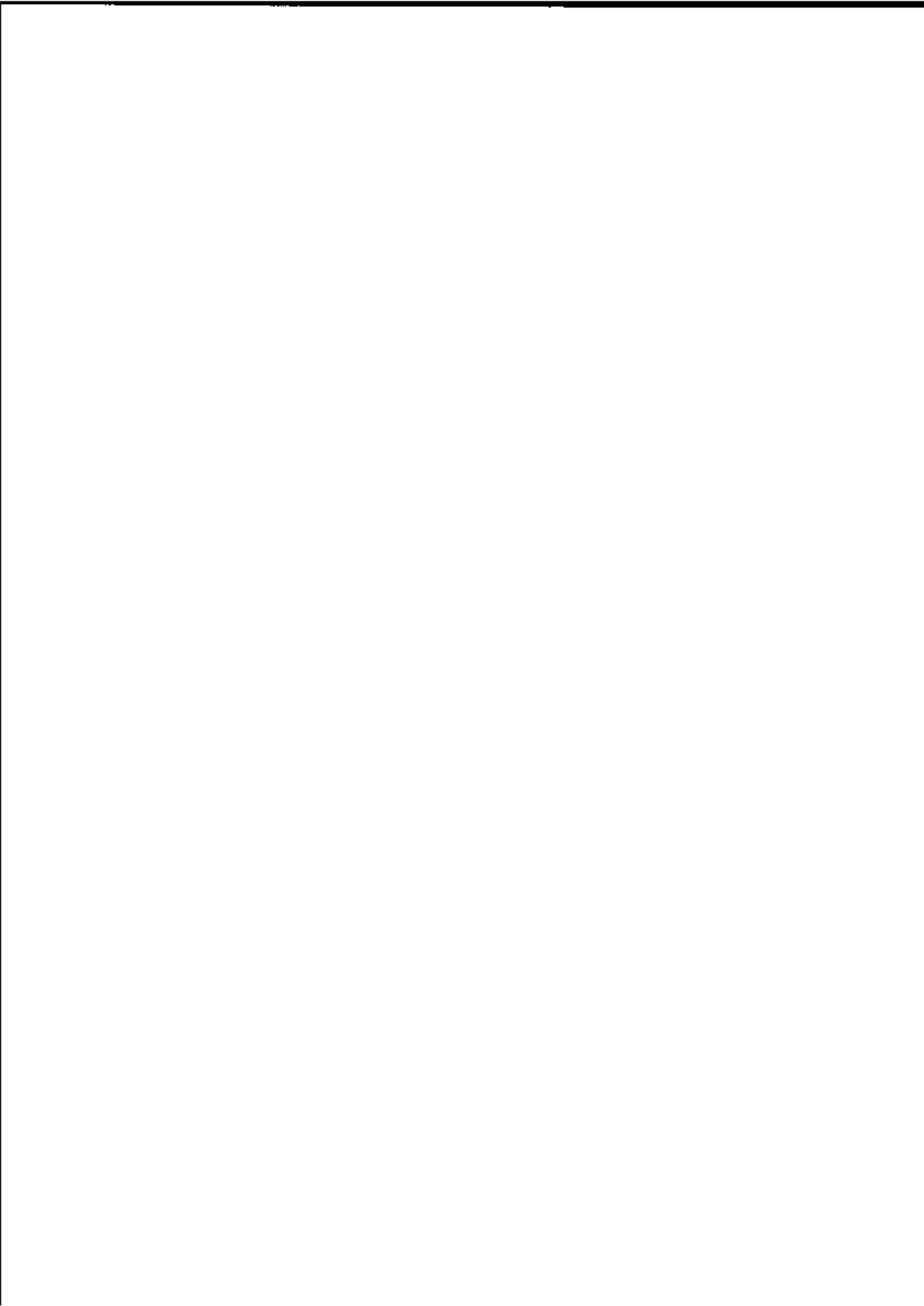
四晨

---

徐志摩 现代诗人。时任《新月》月刊主编、光华大学教授。

① 子离 饶孟侃的别号。现代诗人，当时曾参加《新月》编辑工作。

一九二九年



19290130

上 海

## 复程朱溪

朱溪：

谢谢你来信总不忘劝我的话。自己真是中年无用人了，除去牢骚，所谓生活，就剩余无多了。近来大致是天气不行，只想与世界离开。文章是写来也全无意思的，我似乎在写文章以外还应当作一点其他事情，但目下则除了这样写三块钱一千字的小说以外就是坐到家中发自己的脾气，或者世界上也应有这种人点缀，所以无法与命运争持了。

身体不好则只想回北平住，可是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我可以来去自由。目下则一离开上海就得饿死。有人在我《龙朱》一文上又称我为天才，可不知道这天才写完文章，倒到床上时是何等情形，若说写《雨后》时有灵感可以自豪，我倒将为我一面想到病倒在床的母亲一面写出《龙朱》与《雨后》那样文章为奇事了。不死之前大约还得写五百篇吧，自己想起自己，却真只能笑的。

日子是快过年了，只愿你好好过日子。我们太容易老了，能在年青时荒唐一点就不妨荒唐，不要太老成，幸福得多。

从文 卅日

---

程朱溪 现代作家，笔名朱溪。作者的文学朋友，编《人间》、《红黑》刊物时的合作者之一。

192906(1)

上 海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昨为从文谋教书事，思之数日，果于学校方面不至于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其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亦难为情耳。从文意，在功课方面恐将来或只能给学生以趣味，不能给学生以多少知识，故范围较窄钱也不妨少点，且任何时学校方面感到从文无用时，不要从文也不甚要紧。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关于各教学方法，若能得先生为示一二，实为幸事。事情在学校方面无问题以后，从文想即过吴淞租屋，因此间住于家母病人极不宜，且贵，眼前两月即感束手也。

专上敬颂教安。

沈从文 上

---

胡适 字适之，我国新文化运动主要倡导者之一，教育家、作家、学者。时任吴淞中国公学校长。

192906(2)

上 海

## 致沈宗嗣

……现有人<sup>①</sup>正徵<sub>男</sub>同意找<sub>男</sub>教书，一百七一月，大致为公立大学，一星期在一点钟左右<sup>②</sup>约四元一小时。若果内战有扩大延长模样，<sub>男</sub>届八月，或即改图到学校教书去。教书似乎比目下生活为拘束，然无法中此事自亦为一办法矣。

闻大哥道及箠<sup>③</sup>情形，便思当设法一返故乡一视，或春，到秋凉，不教书，亦不一定。能为母亲积蓄一点点钱，则届时伴老人来乡小住一两月，便一省视大人，亦佳事也。

数年来心情殊恶，到近来则更觉于空空洞洞之虚名无所用，故目下作文章亦只为对付生活，求较精深，自属无望。书一卖去，即非己有，虽在北平方面，识与不识，皆有为之捧场叫好，然在<sub>男</sub>视之，则反以为无聊。因为一切皆感无聊，所编之《人间》月刊亦辞去矣。

新书已卖去，付印，未出版者尚有商务之《押寨夫人》、《薄寒》，中华之《结婚之前》，光华之《神巫之爱》，人间之

《龙朱》、《两个作家》<sup>④</sup>。今年因人顶颓唐不振，故作文章亦极无力，明……

---

沈宗嗣 作者的父亲。

此信写于作者受聘去中国公学任讲师之前。据残信编入。

① 有人 指徐志摩。

② 原文如此，疑有误。

③ 箪 指作者的家乡，湖南凤凰。

④ 《两个作家》 此书未见出版。



19290915

上 海

## 致王际真

……人所用，其余苗鬼苗神都不得知。

身体坏则毫无生趣可言，故虽教书亦恐不能长久，际真，若你能明白从文因体质影响及作人态度是如何深而且大，你当处处见到从文可怜。我这时是觉得生活在我只是一种苦事，若是事势许可，能够返到苗乡去住真是幸福，不可讳的是我真已近于落伍人，大都会生活使我感到厌倦；就是写文章，也只是回到乡下去好，因为要明白中国，也只有混在老国民去一处过日子才是事。不过对于你，我觉得又是非常可羨的了，因为能像你这样生活，我也不至于逃避都市了。

到了美国还是把一切事详详细细告我们吧，我希望这是你高兴的一件事。在此无所事事的我，是以得到像你来信那样不嫌琐碎引为愉快的。关于写的方面，你应当率直的指点我的不对处，因为我非常明白我的短处是所采用的体裁极窄，而我又无法知道许多好的方式。我愿意有人告我所宜走的一条路，怎样做便使我精力不至于白费，我没有不乐从的。

上海近来冷起来了。我发烧到不知多少度，三天内瘦了三分之一，但又极怕冷，窗子也不敢开。无事作，坐在床边，

就想假若我是死了又怎么样？我是没有病也常常这样想的，大约彻底说来，就是人太不中用的原故了。

从文

九月十五

以后来信寄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好点。

---

王际真 经徐志摩介绍相熟的文学朋友，翻译家，当时刚赴美国。  
据残信编入。

19291019

上 海

## 复王际真

际真：

来信读半天，如见其人。近在此成天上课，连作画也找不出空闲，文章停顿了。新月出新文章，不知能见到不。此后来信寄上海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我不日同我妹全搬过去。

中国内战又起了，很难说。你将来若回国我可带你去苗乡中玩，因为我弟弟回乡有兵统率，一切路上方便，保无困难发生。

我身体太坏了，一上学校，见学生太年青就不受用，打主意班上凡是标致学生全令其退课，则上课神清气爽矣。我休息一年才再来写小说，故今年不会再动手写故事了，明年也不会写了。际真，人老了没有用处，只有你可以懂我这话。若果在将来我可以在美国也生活得下，我愿意远走点到美国来流几年，在中国我在任何形式生活下全找不出结论，所以一面教书一面只想死，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明白我有理由厌倦。或者我在今年会作出一些使你吃惊的事来也未可知，我并不在教书的新生活上稍稍看出自己是如朋友所期望好了一点。

我流鼻血太多，身体不成样子，对于生活，总觉到勉强在支持。我时时总想就是那样死了也好，实在说我并不发现

我活的意义。学生天真烂漫的听我讲我的牢骚，这些有福气的人！他们仿佛都觉得我活得痛快，女人看到我有趣味似的玩，她们以为我是先生，懂许多事，理解一切，高兴时就创作小说一篇，平时也非常舒畅，她们大胆的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就似乎很放心以为我不会损害她们，也不怕我会爱她们。这些天保佑的愚蠢女子！

我是单为了怕见一个女人牺牲了两点钟不上课就回了家的。在昨天，晚上开系会，拍掌要我演说，她们笑，我却在回家车上哭，看出自己可怜。

从文 九<sup>①</sup>附候  
十月十九夜

---

① 九 作者的九妹沈岳萌，随作者在上海读书。

1929 10 下旬

上 海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昨承指示，觉旧小说还是不代为好，因为时间太促，要预备也来不及了。从文搬家事，本意即迁至校中，读书也较方便。但办不到的是生活青黄不接，所以本来已说不写文章的，谁知又成了不在本月底写成一书就无法支持的情形，眼前还一字不曾着手，然一到月底，无论如何也非有三万字不能解决，所以这几天若写不出文章，不但搬不成家，就是上课也恐怕不到一月连来吴淞的钱也筹不出了。我明白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写，若写得出，就好了，若写不出，我想月底的狼狈或仍将同没有书教时一样，完全无办法处置自己的。专颂日安。

从文 上

19291030

上 海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卅日学校送来洋壹百元得到了。

关于书，写给丁先生者，为新创作一部分，同学方面同时也开一单，非学生必读书之类，不过供其参考而已。

因忙于搬家报名，故不曾过学校。

专颂教安

从文敬上

卅

19291104

吴 淞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前日到极司斐尔路，先生出门，不遇而归。

从文有妹，想在中公不求学分、不图毕业、专心念一点书，作为旁听生，按照章程缴费上课，现已至校，惟目下无法缴费，拟请学校许可由从文此后月薪中扣除，若无此规矩，则请许可暂缓缴费——再不能，则只请许可仍然迁出宿舍矣，因人虽进宿舍，功课尚未选定，既无办法，从文固不能因私事而使本校规则破坏也。

专颂

近安。

从文敬上

四日

19291107

吴 淞

## 复王际真

际真：

报得到了，信也得到了，只差你说的纸盒。叶绍钧即圣陶，前次你问到我，忘记告你。

我在此每一礼拜只教四小时课，人无聊，也只有成天生自己的气一件事可做，教书于我是完全不相宜的，明年当想其他办法。近月来人瘦得像鬼，一切事皆不能发生兴味，乃不知如何重新来做人。文章是写也永远不会好的，画也不再画了，玩也无味，做事也无味，我是常常想我活到世界上是很可怜的，因为不高兴活了，也仍然不能死。我文章是决不会好的，竟仿佛除了与做生意人谈到外，朋友是不谈文章的。不过际真你似乎有功夫看我文章，我稍过一阵可以寄一本最近出版的《小说月报》来，第九号有一篇《会明》，是不妨随便看看的，并不好，只清楚点。

我过半月或可照一像来，目下的明天，是又到了无伙食情形的。幸好这是学校，有除得账的馆子在，不必担心。学生一个也不知道我是这样情形活到世界上的，还成天有人来同我谈学问。做文章也很有名，但当我告他们要成天苦写，苦思索，求对于事物与文字的理解，写三年也莫以为成功，再看成绩，听到这话把他们的趣味消尽了，因为他们都相信



天才，我却告他们没有天才，只是忍耐，大约具这耐心去工作的是不会多的。

上海天气冷起来了，冷了也好，可以看体面人穿体面衣服上街。我住在这地方有一种不方便的就是不能随便上街玩，不过因为从不曾经过学校生活，到此来看看胡闹的年轻人怎么胡闹，努力的又怎么努力，也未尝不是难得的。

际真，少吃点酒，信我的话是好的，我相信我是能具有理解际真的无聊理由的，但我主张人应接受无聊，看清楚这根源，不应当借酒作遁。这是我的意见，可供参考。

中国这时是还在打仗的，不知结果究竟如何？不过在结束以前我们也可以预料得出的是，纵天下太平，一般情形还是老样子，绝不会大变，过一阵又得打。若要真正天下太平，除非把中国一切外国商人杀尽，则就穷得打不起仗了。他们不明白上海外商与中国战事的关系，总以为军阀会终必灭亡，一些呆到无以复加的呆子！我有时又以为也亏他们“肯打”，从勇敢一事上说，中国人流血的方便是比任何地方人还可敬的，只可惜这血多数是流到无价值事上面去。

《新月》若书店不送寄美国，我当另寄一册来。我有写女人的文章，并不好。

在美国，方便中为我寄点有画片的杂志来，我只看画。新体新派或画册画片，若可买，我想你顺便寻寻。

这时是上午两点钟，世界像死了。

从文 十一月七日

岳萌附笔

19291110

吴 淞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本日侃如<sup>①</sup>兄来，云及中公拟请冯文炳<sup>②</sup>来此，现预二之国文虽已有替者，但从文所代之预三国文，实愿得一人来接手，若冯君来，于同学及从文本人皆为幸事，故仍盼去信冯君约其来申，学校多有一作者，同学方面向前机会更多，将来或且有不少同学能在创作一面有好成绩。我在学校功课实在是对付不好，因为我还是不知道爬上讲台上去说什么是同学有用的话，很多不安。

专肃颂近安。

从文敬上

十日

---

① 侃如 指陆侃如。文学史家。时任中国公学讲师。

② 冯文炳 现代作家，笔名废名、文炳等。时任北京大学讲师。

19291213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若果是在美成天同别人拈闹，也不如当真回来教书做官好，因为在中国别的不方便，但若胡闹总比纽约为不受拘束也。昨天此间学生之一自杀于江边，同时为看热闹往观者约数百人，本意活到不高兴时也许自杀，但看看一些毫无人性的大学生，把看死人为天朗气清一消遣事，觉得还是活下来为好了。

上海方面戒严<sup>①</sup>，此后将如何一点也不知道。

南京杭州各处皆戒严，其大体情形也可想而知了。

目下仍然无聊，只无别的办法，还是写文章，写长篇，若写成当有十万字，但一面想成功一面动手写，文章不会好也是一定的事。中国一切事皆有聪明人不费力而收大效，做文章亦复如此，所以从文应当落伍，因为不同他们去谈什么运动一件事罢了。上海所谓新兴文豪，则无有不恃“无耻”而起，因为不愿意同这些人竞争，所以我前次来信说很想有机会改业，同九妹到外国学别的职业去。

天气近来极好，就只是无聊，也学到喝好酒，昨天还才到上海买来一瓶酒，兄妹二人倒各尽了一大杯，好像酒徒也未尝不可作。

这里炮台上昨夜放了三空炮，禁止海轮入口，似乎朝廷要换老爷的神气。我若有你那种资格，就做官去了，中国做官同喝酒一样，到某一程度是很有趣味的。若果迁都到北平，我劝你还是到清华教点书，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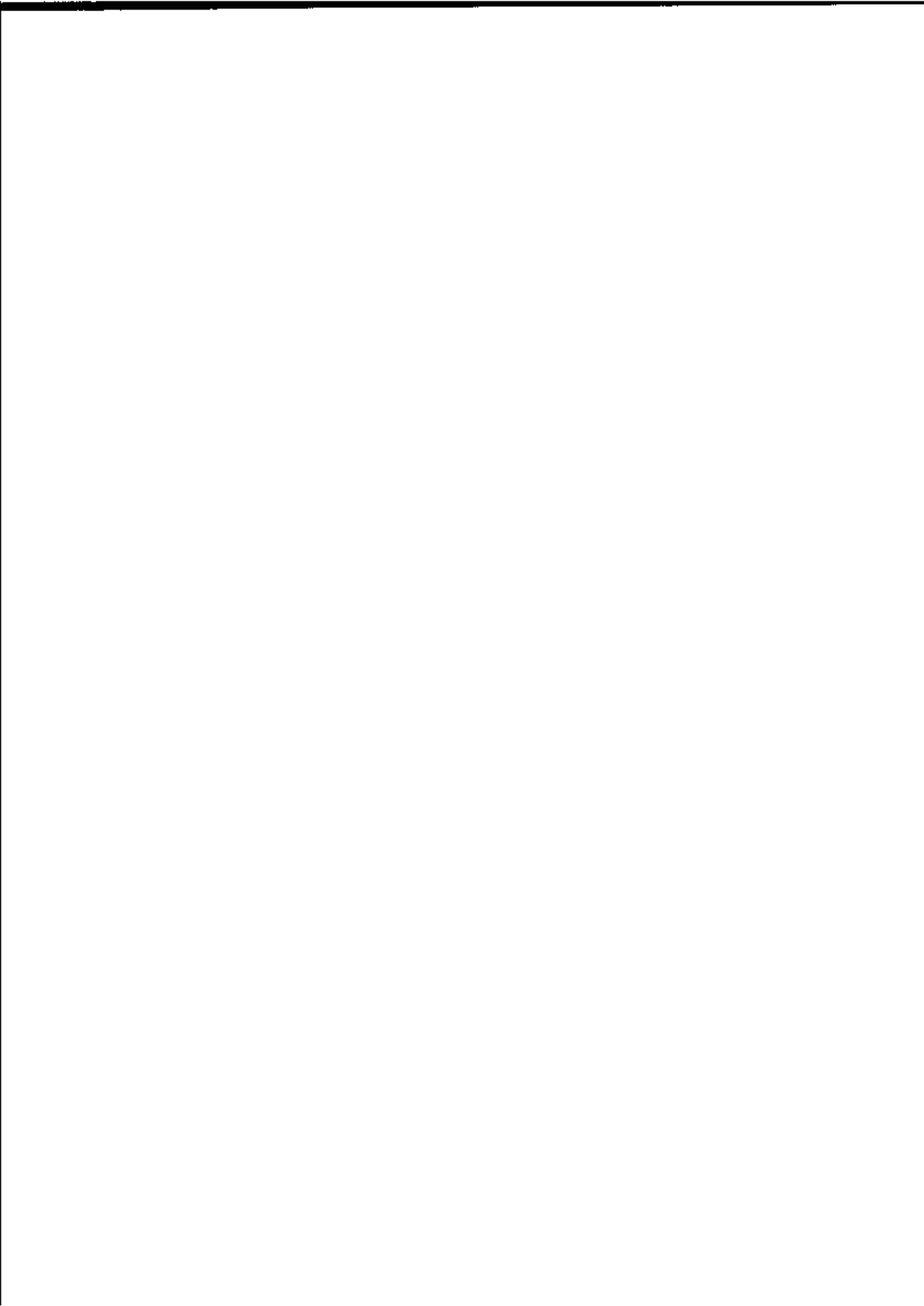
甲辰<sup>②</sup>

---

① 戒严 上海及吴淞从12月4日起，部分实行戒严，12月9日是广州起义两周年，国民党当局更感紧张，戒严地区日趋扩大，时间亦逐渐提前，写此信时仍在戒严中。

② 甲辰 作者的笔名之一。

一九三〇年



19300103

吴 淞

## 复王际真

——在中国公学

际真：

今天是什么也做不好的一月三号，一连得到两次信。一号就流了些鼻血，照规矩今年还得很得流一些血。你怎么还为我寄什么钱？我等它来为你买东西吧（不寄，顶好不要寄），我们倒很好过日子。

一号我们这里饭也不开出，是厨子同我兄妹作难。近来不生火，就每天把铺盖包到脚坐在桌边教九妹的书。我们不怕穷，那是小事情，自己还能看书，就得了。情形到学生看了也很可笑，是因为一本书卖不去的结果，当然同他们做生意，应当尽他们选货，所以不要也不愠气。我这里学生倒好良心，借过我四次炭，烧火烤，把炭借过冬天还长，所以这几天又按照书铺的希望写文章。可是多少总有点儿气，文章就不做了。明年（今年！）还得在此教书，是逃不出什么，现在只是一心为使我九妹读点书，所以忍两年好好做点事。我一个月写的信还发不下，所以把这个一起来付邮，相也附到里面。我只是一天瘦一天，像吃烟君子，今天是坐到桌边就打盹的，半月来完全是这样子，生自己的气，找不出做人的根据，所以很容易生气。

这里天气讨厌极了，落雨不落雪，落过一次雪还落雨，

不讲道理的阴郁，都是上海人才耐得着的天气。这几日大风吹来吹去，全是整个的无聊。我就只能成天用棉絮包脚坐到桌边呆。

近来的上海作家皆成了劫中人物，全是极苦，无办法活，我所熟识的如丁玲<sup>①</sup>夫妇，白薇<sup>②</sup>……皆完全在可笑情形中度着每一个日子，中国的事真是没有法子。今年是起始的日子，恐怕还要糟，因为看情形决不会好。中国战事又忽然太平，我们的主席仍然安安稳稳在南京“贺喜发财”，元宵仍然有灯！

我的文章你不要看好了！因为每一本书差不多皆为一种“吃呀喝呀”的机会写成，我到讲堂上也宣传同学莫买我的书看。不看我的书，会对我好点，这是我心里猜想的话。我不欢喜熟人看我的文章，也是想掩丑的意思，可怜极了，因为发表虽然比任何人勇敢，到谈到这个时，害羞红脸了。其实完全不会好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它坏的不可饶恕。今年看天气同身体来，若身体还是这样子，可仍无好希望。若身体好点（譬如说有力气去爱女人那一种强项），我必定还得好好的来做点文章，卖不去也不问，因为教了书，学校是不好意思不为我答应伙食的。感谢他们，前三天若真无会计处说一句话，两兄妹到这时恐怕真还无法吃饭！你莫以为这是怪事情，我还有许多怪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成天同我在一起的人也料不到！他们都希望一个常态的健康，我却只愿意任一点性。就因为任性，所以才免不了时时刻刻是笑话，比酒疯子还糟糕。

我是自己常常想，只要不饿死，活他一个廿年，我一定还有机会做一个大任性事情，让社会上一切康强的灵魂有一





个长久的笑话的。只要活得久，文章不有人要，还是要写！

上五天是我生日，走到江边，有一个危险思想是“我跳下去”也好。不过，想想，为什么？就觉有踌躇的必需了。大约应当为女人这样事投江才有意思，因为生活上任性也至少得把这任性的结局保留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所以到后依然神气自若的吃晚饭了。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才有一个使我投江的女人！现在的女人总好像是等到那里，只要我伸手就开口说“我投降”，凡是投降的女人，我就要从她们身上找投江机会也不行了，所以还得想别的方法，也许十九年当有些新事情发生，总不至于像十八年那么发松发笑的过去。

我写了两天文章还只写七百字，心的软弱就可想而知。因为还是相信挤与榨，所以并不放笔，小睡也仍然捏定笔杆，笔是三年来一家人吃饭的一枝骨杆笔，看到它那样子使我想起自己竟同这东西一个情形，脏得不合道理，毫无所谓“中兴气象”。现在有一种好处是自己成天写字，不是要它好，字好有什么用？只是像喝酒，把一种东西疲倦到自己，日子就容易夜了。

还是来一张画吧，本来上面还题诗一首，诗为——

既作歪画矣，还应作歪诗，  
欲雨山头黑，家家唤小儿。

诗可裁去了，另外有一张画，还用酱油染成黄色，据说即像古董。际真，画是不好，但请想想用酱油染黄题诗于上的心情，或者以为有趣味吧。叔华<sup>③</sup>才真是会画的人，她画

得不坏。这女人也顶好，据他们说笑话，是要太太，只有叔华是完全太太的，不消说那丈夫是太享福了。我也想，若是兴趣好点，就做一个冒险的事，同一个女人来结一次婚看看。不过我却不想同“好太太”一类女人结婚的，因为一个并不需要好家庭的人，是有理由结一次比平常还更不幸福的婚姻才对的，我将在坏女人中选出没有再坏的女人，你看我慢慢告诉你吧。

相是两张，我的还是三年前在北京畅春园（现燕京大学）照的，同坐者为一冠字将军，惟并非窦尔墩，窦尔墩这人是好像已经枪毙了的，押寨夫人可更不知道了。

我暑假或者将同我妹返湘看看我的爸，我将学一点苗文，将来写文章一定还有趣味，因为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的写，秩序上不坏，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我来做一点呆事，一定还特别为际真写两本东西，作为献给一同在这可怜的世界中活了的际真一个纪念。书当在今年写成今年印好，还总特意来认真写！

你要不要明白“中国新诗过去的种种”，若是要，我要一个学生抄一份笔记送你，因为我讲这个似乎还清楚（因为中国诗人我只不熟郭沫若，其余多是熟人），去年到此就讲诗，别的不说。

我们还有两礼拜就放年假了，到了放假我还是住到此处，这里鬼都打得死人，然而一点不怕，我倒奇怪，只欢喜清静。

本来想把那张全家相寄给你，因为太大了一点，所以不能放到信里。

每天在此只以接到远处来信为乐事。我把你的信还寄给

我那可怜的哥哥去看，这好人，是最有人性的一个十九世纪人，我还想写他一本书，下个月就可成就。

大家好！

从文

一月三号

---

此信曾以《在中国公学》为题，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友情集》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

① 丁玲 女，原名蒋伟，字冰之，现代作家。其夫胡也频，原名胡崇轩，青年诗人、作家。为左联五烈士之一。

② 白薇 女，原名黄素如，现代作家。时为中国公学教授。

③ 叔华 指女作家、画家凌叔华。

19300112

吴 淞

## 复王际真

际真：

得到信时为过年后九天。此间快放假，寒假将仍留此处，因除此处无可走。明年（今年了！）还是在中公，说是来美国，恐怕终不过一梦罢了。目下在此只忙考。国内事是又居然平安大吉了的，近日且见报载说中央认为在郑反戈之刘兴为被强迫，将尽其悔过自新。中国内战按之天时，当亦可以渐休，故各巨头皆有言和意，自佳事情。《新月》不知其书店按时寄你没有，若没有寄我可以寄来。

你说作比译在美为时行，你不妨说是作的也不要紧。若果觉得《神巫之爱》还值得译，就任你如何去译，译成写“作”，写“合作”，皆无不可。今年是还拟好好的来写几个中篇的，但一教书，真像睡也难得空暇。这几天想到或者会在两三年内死去，因为心中空洞有说不出的厌世，九妹是身体更不行的，所以来美国也仍然是一种空话，因为即或可以动身，到地以后上岸也将成为问题的。你莫为我们打算好，因为我脾气太容易变，许多事情是先想去做，时候一到又不做了，我自己觉得我顶不可靠，应当告给你。

中国今年下半年来做文章二等作家顶苦，故满目皆穷而无告之熟人。我现在的计划是到了暑假送九妹到北平去住，入孔德学校念书，我自己却决定返家乡伴母亲住半年，因为老人家去日实短，左右是在外边，倒不如回去。

今天（十二！）我房子生了火，坐到炉边，谈到家乡事情，才知是我母亲生日，老人家今天一定念到在外的儿女，我那哥哥昨天还才来信，说仍然想到关东飘泊，可怜的人，只有他看得《旧梦》有趣味。

你翻书，若是想要翻那一类，可以告我。中国目下年青作家，说故事好文字好的，似乎还有几个人，若是想选出说精致话做漂亮文章的可就难了。依我看，是郭沫若郁达夫都不行的，鲁迅则近来不写，冰心则永远写不出家庭亲子爱以外。

你学音乐也真是好事，希望你学提琴，因为我奇怪得很，顶欢喜提琴，以为非常动听。据说是提琴也极难学的，可不知你还有机会学它没有。看过比拳没有？听说是顶呆气的热闹事，上海近来似乎也有了，可不领教。

到过阴历年时当可为你寄点书来。

你喝酒没有？我倒总想自己学一个大人，拿大烟斗或咬雪茄，大约过了年一定学。我为别人写信时顶小心，只是一到为你就随便了，我是以为这样自由写信有趣味一点。送你的古画应当收到了，今天又画了一张，也附到信里来。相片到过旧年时要照大的，近来人似乎更老了点，因为比起六月七月来肮脏多了，一点不怕人笑话，若果生活就只是为给一些人看到爱羨，也无什么趣味，我是很愿意一些年青男女见

到我文章觉得爱敬，见到我样子就摇头不敢当的，一个人是不应当在被许多人了解情形中活下的！

甲辰 十二日

岳荫附问

19300118

吴 淞

## 复王际真

际真：

杨字一号信同各件（画报、《阿丽丝游记》及陈雪屏<sup>①</sup>画册）皆得到！昨曾发一信，说及无法与中国离开情形，想此信将同时入目。近日同醉人一样，小事也不作，倒在意真来信上的字感生兴味。今天来胡画一阵，看你能认得出没有。每天为他们同学写字糟蹋纸张，也不问数目，不知他们拿去有什么用。学校近日每天有人返家，我或者自己跑到西湖去过年，听说西湖水也结了冰，真是怪事。这里仍然很冷，过几天，我的狐皮袍子或可以从当铺取出了，我那衣服照例是冬天有一半日子在当铺的，每一次为当铺中换去一点好料子，所以三年来本来一条狐皮长袍变成光板，大致明年再当便会成为一件夹袍子了。我们有一个月寒假，在寒假中一定要做些文章，一定要想法子找一种新事情消磨这日子。我希望的是你在高兴中还为我寄点画报来（如那法国画报一类东西）。顶好是纯粹的不要文字的，因为我们只能看画而不能认字。我倒并不忘记廿年后成画家的希望，我若在廿年后能为自己画像，作书封面，就大满意了。

上海地方好像一天热闹一天，昨天走到四马路去看看，

所有书店皆是大门面极其热闹可观，许多年轻人皆样子怪可怜在那里买书看。我是一见到人买书，以及见到我那些书排在架上，就心中怪不好受的，因为同时总想起那些老板可恶。我的书内容不一定是中国作家顶好的书，但书印得顶坏的恐怕就是我的书了。

昨夜因为抖气，就写了一万七千字小说，这小说是今年第一篇，预计有一个礼拜写好，当有六万字左右。我今年当在大量生产下把我自己从困难中救出，不然明年恐怕转乡下也做不到。可惜的是生活总不许我在写文章时多凝想一下，写成后又缺少修改的暇裕，所以写纵是写，好是不容易的，这只有待一个机会去了。若果机会许可我从从容容写文章又从从容容改，我一定做得出点比目下还好的文章来。

请你为我道谢陈搏那画册，我每天看几次，我是太不懂画面又太爱看画了的人，常常为一张最通俗的作品也神往半日的。每到提笔为年小一点的朋友写信时，总不忘记告他们振作的话，但事情一到自己头上，完全不适用。我是能说教而不能行教的人，对于妇女的认识也是如此，一点不中用，却仿佛极懂。

不做事，我就想，死了倒好，且总想摔家伙或逃到无人处去，究竟又不能逃，又不能摔一样东西，所以心里把气一闷，行为日益像呆子了。

看卢骚《忏悔录》，看不出好处。

《龙朱》若是他们用了，我倒希望看到那杂志一下。最使人丧气的是我简直无办法把英文字母认全，任怎样方便也不能管束自己去学点外国文。我的惰性是我成天生气的理





由，我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人像我这样痛恨自己没有。

从文

一月十八日了！

---

① 陈雪屏 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

19300122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夜深了来写信。近来是总得夜深才上床的，且常常不脱衣睡，胡乱八糟可知。这学校里一放假鬼也打人，极其清静。我倒好，房中有火可烤，穿单衣，明日因补充煤，得到上海去。数日来因生自己的气，连写了一礼拜文章，倒很写了几个短篇，为旧历岁暮留一纪念。

目下据说是平安的，这是说政局。做文章出版情形我竟一点也不知道，大约再有一年，是连四马路书店也不容易明白的。好像有许多人在干，但其实仍然还是那些现人。创造社几个新分子，极活动，可只能介绍日本转贩东西，文学研究会无多发展，新月维持现状，作文章好像总无特别大脚色，或情形不适宜于产生好作品，也是一种寂寞原因吧。

过两天当为寄一《小说月报》来，已托人去买，还未带回。近来常常想试同人结一次婚，可是照目下情形，就是打锣满街喊也喊不出一……

你若要写字，我送你本书谱。书谱并不是好东西，很通俗，不过写草字或认草字，书谱是可以有小小帮助的。你最好还是弄钢琴，因为音乐是国际的艺术，字，不过是中国绅士们一养性息心消遣而已，并无多大益处。我是在小时就非

常爱写字（可怜得很，我也只有机会成天写点字！）如今是觉得明白了这不是自己相宜的一种娱乐，所以写也是歪字，从不求它好的。我还是想学外国文，可是真笨，我仍然不能找寻出一点勇气，把廿六个字母分别清楚！记忆力在我已像完全消失尽了多日，人真近于无用了。

美国应当也有过中国旧年事情，不知你从这些事上感到一点兴味没有。苗乡里过年有“跳年”，元宵有烧灯。烧灯夜人家把大油松树挖孔，筑硝磺炭与钢砂调和而成的药料，筑数千槌，再用黄泥封口，开小孔，从小孔中引火，即刻烟花上冲数十丈高，发大声如雷，五里外皆可见闻。苗人打野猪皮鼓吹牛角与铜角，呼啸如狂，此种壮观，年青时的我曾见到过，现在恐怕皆失去了。此时大概尚保留的只是我那地方遇元宵时，小孩十五六岁，皆赤膊不衣，尽花筒直喷，旁人打鼓相和。花筒较大力强，也可以把年轻人冲倒，不过被冲倒后，是照例随即就爬起的，蛮性的习俗是不缺少美的。上海过年恐怕皆如阉鸡，守在家里毫无可作为，比北平也差多了。

甲辰

一月廿二

19300125左右

吴 淞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前正之稿已承一涵<sup>①</sup>先生为售去，得洋三百三，过年可以平安无虑。知念及特敬闻。近来仍住校中，幸亏住校中，不然狼狈可知。专上。

从文敬上

---

<sup>①</sup> 一涵 指高一涵。学者、教授，时任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院长。

19300127

吴 淞

## 致王际真

夜静更深来为际真写信。今天寄《小说月报》一本。今天过年<sup>①</sup>（廿七），同我九妹到上海去跑了一天，回来莫名其妙想哭。卖了两本书，得了三百块钱，还是前天拿的，今天完了。像是报了小小的仇，把好话说尽得来的钱，用到岂有此理的事上去。

休息两日，又得动手写！年末得当天赌咒，大量不节制的作文章，明年一定出廿本。多做无可骄人，惟证明不能爱女人，力量固非不足，惟不适于在现代作一情人罢了。因据朋友来信说在北平好读者尚不乏好女人，故下半年不返乡也决离开上海，重作“北伐”。近日仿佛为抖气原因，只愿意同一又丑又性劣女人同住，但不消说这事并没有实行可能。许多女人认为我是好作者而不认为我是好丈夫，所以若非每到危险思想来时想到我九妹，我有十二个机会不活到这世界上。我是已经好像不大愿意再活了的，人越活越可怜！

每天只想打一件东西，但仍然每天我能规规矩矩坐在桌边写三千字。我明年将用工作来折磨自己，把自己磨死。

廿七夜

---

<sup>①</sup> 今天过年 1930年1月30日是旧历正月初一，廿七仍属年末。

19300129

吴 淞

## 致王际真

今天夜间是大除夕，此间乃不闻鞭炮声音，极静极平常，惟只闻一四川女人在对面房中剥瓜子说笑话而已。白天天气是好极了的，清清爽爽，无一点风，到晚上，仍然是那样子，令人不安，找不出生存意义的人，同好天气是永远仇敌的，明天将到上海去看别人过年！这里过年是有悲剧的，就是那些三块钱五块钱一月的茶房，得了点点钱，赌输了，白天又来伏在桌旁打盹，不知道这些人的心中起伏些什么波浪，看他们做事毫无精神，就觉得很是惨事。听说这些人是赌到五百元数目的，倒是一种伟壮行为。在上海方面，据说则大赌五天，中国人是从这些事上看得出很可怜的情形来的，不赌钱，他们是毫无方法来娱乐自己的。

今夜应当不许睡觉，所以到十二时还在此来写信，预计这信到美国时这里必定早已开学，新的功课是使我最头痛不过的，因为得耐耐烦烦去看中国的新兴文学的全部，作一总检察，且得提出许多熟人，大约将来说全是“好的”，不然就说全是坏的，因为通差不多。大学生是全很怪可怜的一种东西，买书都只看广告，把书买来一看，失败了，便说中国作家糟糕，且从此就不买书了。许多英文系（外国语文学）毕业的大学生，皆不能读外国报纸，所以在上海，近来是无数

靠译日本作品成伟人的。从前的周氏兄弟，郭沫若，现在的沈端先等，甚至于日本二流作品也转贩到中国来了，这原因一则是翻书人太多，其次则为译者对文学理解力，懂文学的不肯随便翻，翻的人多数是不大懂的角色，所以现在译品杂而且滥，呈空前混乱。书店则因为贱价原因，也不惜钱收买，所以译著极多。多有翻译自然也是一种好现象，因为看书的多有些书可看（除夜）。

19300207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今天已二月七号了，半月前写的信还不完成。昨天取得了你寄来的钱，正合适，一付补剂，说不出的来得正好！

胡博士<sup>①</sup>已辞职，我或也走路过别处，拿这个钱可以做路费。一共是二百七，金价涨得太高了。我不说谢你，我得为你留这笔钱将来要用时退你，但眼前我是用了。

我过几天决定了北南东西的去处再告你。有信且寄  
上海望平街新月书店转我

另外挂号寄了一相来。前些日子所照。

从文

---

<sup>①</sup> 胡博士 指胡适。他任中国公学校长后，在校内不按规定挂国民党党旗，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并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等文章，批评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独断专行，遭到国民党有组织的围攻批判。胡适 1930 年初，多次向校董会代理董事长蔡元培提出辞职。



19300217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胡涂了八天，今天来做事了。为了惰性或者另外什么原因，仍然在此教四点钟书留下来了。天气渐好，每日总想怎么样生出一点事把力气用到这新事上面，但是办不到，除了在操坪中绕圈子四次到五次，别的无用武之地。今年应当来大量生产，应当爱自己这不足道的工作，明天起始。春天已经有样子了，中国陇海线上又有了战事，据说为阎山西要蒋司令下野出洋而起，未来情形则不可知。我们莫谈这事也好，因为这件事总是死了些人就解决了。

有一个朋友在山东被判八年徒刑，现在这人三十岁，若果照年岁算则卅一到卅八正是有作为之一段，但这人竟无办法。我是若果有机会被判八年徒刑，只要他们许可我在狱中持笔自由，我将承认这件事于我是适宜而且有利的。现在是在此太缺少身体上必须拘束，绝端的自由又得不到，文章也写得无力气了。一个新的年份的来临，总使我想起必得做一点大一点的重要的事情，为自己为朋友，至少也生活得热闹一点。但是际真，最无用处的就是我，我除了习惯在文章上写来写去，发一点似是而非的感慨以外，一落于实际，我逃遁了。凡是近于事实的凝想也不愿意。凡是事情我总不认真

落实去做，我说了六年要学一点英文，六年来许多人都养了小孩子，我的英文还是没有开始。我说了三年要振作自己，到现在我还是糟糕一团。先是已经打算好歹离开上海，现在已规规矩矩呆下了。在我一切皆是苟安现状的，所以如果能在一种方便中离开中国，到了法国或美国，三两年会把一种文字学好，也是意料中事。我是一面知道我无资格到美国，但也并不把这梦放下的。我听说许多人到法国时或不能读法文报，但两年后这些人皆在用法文写文章了。我倒不缺少这种野心，不过这也只是一点点无害于事的小小野心而已。

这里近几天来真了不得好天气。学校是四天后就得上课了的，我一点也不预备，正像做文章一样，非到提笔时，我是不能在这些事上作一种思索考虑的。

什么也没有可送你玩的，找一张足球入场券给你看看，这是昨天到上海看的。在中国之上海，这件事人算顶多到场了。比起美国球当然差多了。

我把你送我的画报寄给我那个哥哥，也感谢你。

从文

二月十七

玖玖附问

19300225

吴 淞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近日来因为喉部坏了，胸部半夜发烧作咳，故不敢到府上来。我得到医生处去检查一下，还有恐怕要打几次针才有好的希望（所有的钱还账、用、缴学费，又花光了），若是学校不让我先支到一个月薪水，我是无办法把自己处理一下的。这事我又得来麻烦先生，希望能够因为先生一信给学校，得到即刻解决。身体坏点心情也稀乱七八糟了，不能读书、不想教书，也不做文章，就只是不能节制的在一些琐碎人事上生气。唐代丛书我已叫人送冯先生处去了。

从文敬上

廿五

19300318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今天来写信，腰痛想哭。在球场上看一些人玩篮球，三五个大个儿年轻人，像舞龙灯在坪中跑，看了一会，心中发惨，走回来了。人真像中年人，百无聊赖，在先，尚以为只要有手，总无妨事，现在才明白做文章也无聊。前天一个人逃到西湖去，以为在那地方或者心可以空洞一些时候，可是只住一天又回来了。送你一点苏堤上最美最嫩的杨柳，这东西折下来时，还是恰恰有一个顶标致女人过身的时候。可是在车上，又见到这女人，同一腰大十围脸如酱瓜二等胖子在一块，听这男子将女人介绍给同车熟人，才明白原来这是胖子的妻，原籍湖北，清华出身，在杭州青年会办事。听到这一本履历的我，从那洋服膨胀处想起这就是同女人细皮腻肉擦挨的脚色，就想到活到这世界上同这种人一车，真是不值得活的运气。过后，又从自己情绪上看出自己可怜。现在，就想我应当在什么事上重新来起码做人。因为生自己的气，仿佛不甘心与世界离开，又不愿与生活讲和，凡是一个“男子”应做的事我总不做，仅仅关到房门摔家伙生气，到把所有一点好东西毁坏完事时，力气用尽，需要哭了。一个快到三十岁的人，成天就这样过日子，说起来也真是奇怪的事！

际可<sup>①</sup>来信，我也给他信。他很痛快，我照我意思送了他点小说。我还想他告我欢喜什么书。

### 十八下四时

写信时来了五个学生，三男二女，问我怎么样写文章。我看了一会这些春天来发红的脸，告他们应当好好的去玩，譬如恋爱，就去太阳下谈，去发现，试验，做一点荒唐事情，总仍然不相信样子，逼到我开书目一纸走去了。真是一批蠢东西，不晓得自己好处，只羡慕做文章，这糊涂欲望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男女皆中毒，奇怪极了。也有好学生，就是虽不相信我劝他“去生活”的话，可是极相信我“生活到中年都要无聊”的话，很发愤用功。我有时是看得自己好像很清楚应走道路的，但不行的是我顽固，总仍然保守自己壁垒，既不规则又复不能放荡，从这怠惰中把日子打发走了。

这时又想哭了，莫写它。

中国仍得打仗，我想到了暑假，机会若不缺少，我去让人打死，做“烈士”去。

---

① 际可 王际真的弟弟。

19300327

吴 淞

## 复王际真

际真：

正难得信封<sup>①</sup>，信封来了。前有两次皆是用旧的地址封套，不知美国邮局怎么样，是不是收得到。

这里今天落雨，闷人。

昨晚上看了一本翻译小说，名《贵族之家》，心中觉得自己像是做错了点什么事，似乎文章得重新来起始动手了。我照例每看一本书总得一个感动，同到你信一样，你信是鼓励我向上，看书是反激我向上。看到别人的好处，自己感到做人的软弱了。

寄来的有个单个儿的顶有趣味，我不得你许可，就寄到我哥哥处去了。我哥哥就专欢喜一些相片，他甚至于把我顶小时候的片子也好好保存到手上，这个可怜的人，见了他做的事使人生气又伤心。他那良善是我最愿意同朋友提到的，一个十足的东方民族，最地道的善人。

我告你，说转家乡过北京，都是空的，按照我的惰性，我一定还得留在上海许多时候。我是最软弱不过的，除了做文章养成仿佛强硬的个性以外，其余都是软巴巴的。譬如到这里，本来好像也不会为这地方的女人难过，但居然就难



过<sup>②</sup>了，但又明知道不值得难过，但总忘不了这难过。好像吃亏了（根本是一个女人纵平时不缺少聪明，但她那聪明并不是为了解男子而预备的），受了羞辱，一点儿自尊心情毁了，这作先生的课也不愿意上，关到房门伤心，想到一些处置这未来的自己。明明白白的是把事情辞去，跑到上海，那么至少在逃遁的勇敢情形中，也可以使女人难过一阵。不过我是无用的，我糟糕得很，居然用“到将来你会懂我”那种妥协，把自己从苦闷里拉出，仍然留到这里而且仍然上课了，这些事上我感到我无力振作的伤心。我就是尽这惰性在生活中滋长，常常而且永远把自己位置到最失败的地位上去。一个懂女人的人，是永远不会爱女人的，我现在就好像只有拿这个话来作慰藉。痛恨自己，不惜最残酷的刻薄自己，打了无数东西，见了女人什么也无可说，到失败中总还只去各种事上发现原谅女人的理由，这“懂事”，也只证明自己转向衰老一面的自觉罢了。想到这些事情时，便是想到回转家乡做隐士的时候。其实，以我这种糟糕性情，一定还得受一点苦，一定还有些排列在眼前的灾难，我将在这些灾难的某一个上死去，因为我缺少抵制这些力量。

有时，似乎又平静了，得到这样时节就想到要做人，要劝际真也来做人，不许糊涂，不许鄙视自己同忽视自己，要忍受，凭借一点近于由宗教而来的力，把生活好好安排起来，就做它一些日子的工。在这样时节是不想到女人方面所能给的好处的，仿佛就伟大了点，冷了一点，理智了一点。这样可以维持一个礼拜。到后，又自然为一件小事把自己放到危险上去，这样反来复去成了今天的我。因为怕太影响了年轻

人，所以才把九妹送到上海去的，可是这孩子已经因为过去生活，养成一个最劣最强的脾气了，脑子里转旋的一切，完全不合宜于年岁。所想到的所意识到的人生，一些地方过于发达，一些地方又十分糊涂，若果是有方便，有一种巧遇，我真愿意她到法国或美国去，学一些读书以外的技能，学跳舞或别的东西，我为她在中国每年寄一千把块钱，尽一个新的地方造一个新的命运。她现在上海一个法国人处学英语同法语会话，这是前年就学了的，可是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教员，又是重新起始，真像是特意为那些教员而读书的样子。我一面想到自己真料不到还欢喜活多久日子，一面又为她将来担心，就感到烦恼，真不知什么方法是最好方法了。

在这里教书是一上讲堂就生气，因为那些学生的年青健康，全像在一种威胁下而存在。但一告到他们，若是要写文章，得做点蠢功夫，多读点，多注意一点，甚至于多胡闹一点，可是说来说去还是茫然。一些人都以为写点文章真有福气，真可敬重。那些尊敬使我伤了心，因为我并不需要那个，但我要他们明白我是他们一样的人，要他们爱我或恨我如同学，可做不到。这正像你说罗胖子对你客气一样，只多一种生气机会。

我明天将到上海去看看有什么好书没有。我们还是来管束一下自己吧，不许毁坏自己了，要收拾起来，要在瓶子里装上一点有砒性兴奋的酒，好像“自大”一点，做一些事情。我写文章，不怕坏也写下去。你好好的做点事，少吃点酒，就用“这是从文希望的”一点点薄薄力量，帮助到自己，信不信我的话？



我是从你，从另外几个人，常常得到一个勇气，在跌下以后又重新爬起的，我将让工作扼死自己，毫不为健康吝惜。

从文

三月廿七

美真<sup>③</sup>附好

---

① 信封 作者不会写英文，得王际真写好信封从美国寄给作者。

② 难过 指作者对张兆和的单恋，得不到对方的理解。

张兆和是当时中国公学文史系二年级女生，正选修作者的课程。

③ 美真 作者妹妹岳萌的别名。

19300403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半夜来糊涂写信，字应当来一一猜详才懂，也是趣味，不然就找翻译，看其中说什么话。

半夜一切静止，只有狗叫。天落了雨，我才从车站回来，喝了一肚子不会醉人的酒。我这个信字号也忘记了，近来各样事皆非常容易忘掉，也亏它，不然真不知道要作出什么来。心里像根萧条<sup>①</sup>，想到死，寻不出结论。一个人不可堪的寂寞，结果胡乱走，坏身体只益变坏，什么事也想不通，什么事也不能作。日来是春假时节，各种人皆去杭州看热闹去了。我九妹近来又迁到上海一个新地方去了，跟外国人念法文，似乎又从开始起，小孩子有点顽皮，不懂苦处，只想新奇，也真使人忧愁。你寄来那像有小胡子作学生，我这里也不缺少胡子同学，一见到学生是女的时，就感到软弱，这不体面的病，或者只中国人有，在中国又或者只有我如此过分。

我的字可退步了，画好像长进了不少，过一阵我当寄一张大画来。

际可不来信，或者是以为我忙到不能看信，其实我每天

就只希望有一两件外来的信救济自己这心上空洞。

今天三号，是半夜。

从文

(新字一号)

---

① 心里像根萧条 原文如此。

19300426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今天来为你写信。今天正为际可寄了两本书去。昨天这里穿单衣，今晚上穿棉衣，天气如脾气，真容易变。几天来一连小小的流了两次鼻血，心中惨得很，心想若是方便，就死了也好。事情也不愿意作了，但仍然每天作事情。现代中国文学属于诗的一部分，我正在找人抄，抄成了，若所引证的不多，我为你把所有诗集搜来，先加点注，再寄给你。关于小说的，我已经送到一个新的刊物上去了，不久可以印出来，也当寄上。我等候你的画报，却不见来。这里因为把美真送到上海去补课，一个人在此，更形可怜了。住到很小的房间里，往外望是红铅皮屋背，房中全是字纸，躺到床上，静静的数一切熟人，想到一些特别对我好过的人，想到一些非常可怜的爱情，心上纠纷成一团，差不多所有东西都想打碎。只想重新来做人，只想怎么样同现在的生活离得很远很远，莫同这目下的一切发生关系。我在此爱上了一个并不体面的学生，好像是为了别人的聪明，我把一切做人的常态的秩序全毁了。在各方面去找那向自己解剖的机会，总似乎我能给这女人的幸福，是任何人所不能给的，我的牺牲可以说是一种奢侈，但所望，就只是这年青聪明女人多懂我一点。

可是凡到这些事情上时，我照例是窘倒了。我的文法，到女人面前是失去效力的。我不能把言语或文字，说明我的无害于人有利于己的欲望是怎样小。女人太年青了，一个年轻人照例是不会明白男子的，我于是除了给这女人奇怪惊讶以外毫无所得。在这件事上我感到非常难过，就因为自己这弱点，凡事只抓着那近身的东西，即或明白再前面一点，有比这更完全的物件在那里，也仍然从那最近一处着手。只是看近处的近处，因此一个黑脸不甚美观的身体，也使我苦恼，从摇荡中看出自己可怜。愿意把自己放到较方便一点的地位上去总做不到，现在还是陷到这由自己掘成的井里，不能自拔。这件事连九妹也不明白，若让她明白也只增加坏处，从九九小孩子方面来的惊讶（因为她想不到我会爱那女人），将更使我难过。我愿意做一个平凡规矩的人，按照我的生活，把我的分上利益得到，可是，现在的我，得到的就是惊讶。一个永远的笑话，她说的是“不会有这件事”，从任何人看来也或者将说不会有这件事，我自己有时也以为不会有这件事，可是这事粘骨附肉，不会脱去，我将怎么样来安置自己，简直想不出另外方法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病，只有仰赖“时间”这东西了，时间把我们地位变更，或者我会忘记这人，或者这人会爱我。我有时是很清楚我自己，因为体质的不济，以及过去生活的放肆，性情特别坏，是已经极不适宜于同女人周旋了的。我的世界总仍然是《龙朱》、《夫妇》、《参军》等等。我太熟习那些与都市相远的事情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太多，目下所处的世界，同我却离远了。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养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好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是不能满足，

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到死为止，我这时，就仿佛看到我一部分的生命的腐烂。

莫说这些也好。让我们来谈梅兰芳吧。听说张禹九同张仲述都帮了这旦角的忙，特意跑到纽约来做生意，我觉得不拘这事如何得美国人快乐，这快乐在我们总是一种羞辱。“东方趣味”有些事是对于民族人格不过问的，想不到这些有知识的人，还特意到纽约去介绍这趣味给美国人。你不要为那事做什么文章好一点，因为这件事在国内较开明一点的年轻人，是一律加以反对，很对于这旦角艺术怀疑的。（廿五晚上）

廿六早，今天又得穿单衣了。看到窗外早上的太阳，银红色，奶色，非常动人。一切过两日再写。我的画很进步了，寄一幅似乎还有趣味的来。

从文

四月廿六日

九妹附问

19300428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信是昨天发了一封的，因为此时为际可写了一封信，所以又来写一点给你。今天我好像更坏了，明天就得到上海去看，因为一整天人都吃亏，真要命。不上课，就有学生来到房里，我可不知道这应当算谁的过错，原来他们是来告我关于女人的事情，要我在这方面也负一点指导责任。我说什么？除了告他们勇敢以外什么也无可告。从我这方面得了一点勇气与信心的学生走去后，想到“到底是年青，连字也不认得多少的一个，吃大米饭的男子，也居然有好女人见爱”，一面就看到那个由学生留下据说是女人所给小小红皮橘子，心里酸了。在这些男子面前，我已经常常有人来领教所谓恋爱的孩子气事情，在女生方面，大约她们也都愿意喊我做大叔了。

际真，人到了这样子才真是可怜！像你说的罗胖子，以为你用英文写什么就客气一样，呆气的敬重，只不过是表明他们那用力把我们推到另外一个位置上去的行为。这行为，是比我们在自觉的衰老情形下还难受的。看到女学生问我什么是我最好的小说时，我几几乎要大声骂她们是蠢东西。我真想说，“为什么就只能花一块钱买我的小说，却不能够花费一点别的，买我的男性的心看看？”不消说，这些女人是愿意

用许多钱买我的小说（从她们选课上可以知道），却又愿意尽一个扁脸油头男子，用两句话就买去了她们的身体的。

仿佛是无用的人，是几几乎从任何一个年青女人身上，也发现那摇动心子的好处的。一切的尊严，差不多一个拾炭妇人也可以得到。我是这样糟糕的活到这里，到我房里来的男女学生，却还是那么一股劲儿客气。因为难受，刚才门前贴了条子了，一切同学有话到课上去谈，但不消说，自然还有非到房中来不可的人在。

九妹是因得把数学打点基础，所以迁到了上海学校去了的。现在只是一个人，一个人就只关了门，用一个最原始最野蛮人的思想支配到心情，我想我将抖气做一件愚蠢事情——事情是不会做成的，我自己先就看出了。

罗××是胖得可爱的人，你尽他客气，过一阵，他就不客气了。因为一个胖人是正像一瓶好酒，白沫子涌过后就可以喝的，你得尽他涌一阵。

另外寄来了两本中国小说选。今天收到了一大卷画报。

中国在大战了，我的弟弟也在一个小地方打仗了。在蠢人的房子里，倒是比别人更蠢反而活得方便一点。

际真，还是做事好！你好好做事，我也好好做事。我的文章是先在自己心上估了一个最低的价值，所以在别人的估计下我总不失望的。我要在活的时候写一本像样的小说出来。只一本，在许多中间去选一本。让我多活两年，我想艺术这东西，对我或者不会十分吝啬。你还是找那位王女士好。我若是有机会见到这样女人，我将说此后生存也许要认真一点了。

这个时候响了一个大雷，各处门都震动了。夜间已经是



19300428

十一点，上海十一点钟不出奇，吴淞是到了这时，鬼也好像是应当在打盹的情形下了的。

(记到要信封寄来才行，信封完了。)

从文

廿八

193005月初

吴 淞

## 致 胡 适

罗尔纲<sup>①</sup>同学，同我说想做点事，把一点希望同我说过了，特意写给先生。

从文 上

### 罗 尔 纲

可以到北京去念书（如清华研究院之类），使生活不感到威胁。

不能过北京，到上海做点事，能使生活较从容，且能在工作上有积一点过北方读书资本的机会。

或者有方便到外省教一年书（在广东什么地方），因教书结果，在忍耐中也可以得一笔钱设法仍然读书。

目下不必为家庭帮助。

目下并不希望有何不相称之大事情。顶好能到清华或北京国立图书馆东城图书馆做点事，可以自由选书读，工作不妨碍读书，读书也不影响到生活。

---

<sup>①</sup> 罗尔纲 历史学家。当时为中国公学中国文学系应届毕业生，有志献身于历史研究，但因战乱而同家庭失去联系，生活无着。作者曾对罗表示，如能得到在北京深造或半工半读机会，愿支援他北上的旅费。

19300513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有半个月不得你的信，有半个月也不写信给你了。

写这个信时，是非常生气的时候。近来身体极坏，事情总作不好，我九妹也不好的很，陷到完全无办法中。心中不自在，就想死了也很好。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想死。书是教厌了，也不走，也不摆脱，仍然到时上课，在课堂就觉得非常可怜，因为许多学生都在那里等候我讲书给他们听，等候我传法术。他们都以为做文章是大事业，一些可笑的愚蠢人，花三千块钱学中国文学系，一个文凭，或者几章小说，几篇论文，就是三千块钱学费的意义，想到这里，岳萌真是不能再读书了。许多年轻人在这里卒了业就无办法，许许多多就这样去教点书，转到乡下去，各处溜。看到这些学生耐烦念书，也是使我生气的一种理由。我总想，既然是这样无法接近社会衣食，为什么不去革命？

这几天是正在打仗的。你或者对这个无兴味，可是每天我听说总有五百到一千人死去，这个统计是可靠的，大约这战事当有四五十天才能解决，各样新式兵器都不缺少，在上海方面，则仅仅只知道在打，究竟不知道用不用氯气炮。

我的学校快满了，我还不知道处置六月，因为我不大想

教暑假中的暑期学校。我又想送岳萌到北京，又想让她在此读书。

昨天睡了半天，这时又想睡了。一共睡十四个钟头，还不能得到清醒，胡涂处也可以知道一二了。

从文

五月十三日

19300517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不得信有一月，不知近来情形如何。此间胡博士已辞职，我当于六月离校，或住上海。有信寄至上海四马路新月书店转我，或不至于遗失。

几日来患牙痛，整晚不能睡眠，但哼，日子就过去了。近来总感到一切破灭，多疑，多瞎想，久不得来信，以为或者际真遭逢意外事。闻人云，患牙痛者亦有犯罪杀人事。昨晚对此言想来想去，似乎真有道理。近来总好像提不起精神，不知际真好不好？

文章今年简直不写了，下半年不教书，恐怕大量生产事当在秋来收获了。

信封不知还可寄来点不？今天牙齿痛，只临帖数十张，字则越写帖越坏，可笑之至。

听到隔壁大唱《毛毛雨》，为一同事。兴致如此，使人哭笑皆非。这时真落雨了。

从文

五月十七

19300531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或者再过一些日子，这信到你手边，我或者死了，或者又在做事了。

现在一点不明白，未来的情形，就是我鼻子血管破了，打针失效，吃药不灵，昨天来流了三回，非常吓人，正像喷出。我现在自己打算，若再流三次就完了。若不流，有一个月可以动作了。医生要我一个月内莫动莫作事，才无危险。我自己因为有了经验，总想一个礼拜不是死，就一定是爬得起来做事。我是要爬起来的，请你放心。

为什么缘故血又流了？是因为做文章，两天写了些小说，不歇息，疲倦到无法支持，所以倒了。今天因为冰包头，头反而清楚了许多。不敢爬起，爬起就流了。

今天同昨天不同，昨天因为打过针的医生走去，血还从口里浸，我以为一切完事了。今天流了一回，这时冰住了，我觉得你说的“气概强”使我感到要活下去。

我倒到床上挣扎，隔房正有一个同事唱留声机。

从文

五月卅一日

19300602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当真又爬起来了，不过在半月内若再发，一切都完事了。现在只能坐在床上，医生打完针摇头走了，我又来写信。血流多了只觉得头昏。

我是知道风雨已过，再有一礼拜就能写文章了。

在此有九妹照料，很方便。天气热，每天有冰包头。房子极小，一到下课，教授们就开话匣子，这上午，已经听过六次《天女散花》了。

梅兰芳得博士，张仲述同张嘉铸力量一定用得也很多。

我想我不会活得很久了，近来全身像透明的东西，真可羞，头脑把热一退，可不再透明了。今天喝了盐水牛奶一碗，白色赤色药各一粒。现在听到军营里吹喇叭，极其悲哀，我的弟弟在打仗，家中也全陷战争中，不知死活。

从文

六月二日

19300626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今天来写信，是六月廿五，距上一次信有二十多天了。从流了鼻血后到如今，还无吃饭的资格，米饭在胃中起了作用，只能用馒头对付日子，大致此后也将如此继续下去了。

这里已经放假，我一切皆结束了，我要离开这里，要改变生活，要重新来做入。决定不到这里教暑期学校了，因为血流得太糟，我只有承认我的失败，不再做教书先生。我想我应当来在一种新生活上苦两年，正如修行，用生活来鞭挞自己，一面可以使我坚硬，一面使我挫折。用生活来挫折我是目下最需要的事，或者这样一来，把我变成一个好人也未可知。

另外寄来一本新书，为去年冬月在此写成的。今年来太懒了，脾气极坏，半年来还才写过十万字，还不付印。今年来我简直是胡混，因为身体不济事，一面似乎不能忘记女人，要女人却不按照女人所欢喜的去做一个男子，把自己陷到最可羞的情形里去。近来连九妹也使我容易生气，以为是一切已经用不着哥哥，要离开哥哥。我打算了许久，若不变更生活，我将在这原有位置上腐坏，所以我宁忍受无事可作的困难，不再同学校接近。若是我能因这女人苦两年，我也正可



以在此等行为上多得一点教训。

我应当在半月左右离开中公，你可以寄信给我，交上海四马路新月书店。

这里热极了，成天流汗。学校有一个半月不发薪水。胡适之已经辞职。学校常常有人被捉去，不放回来。各处皆尚在打仗。

如有机会，我是想跟什么人到外国做小书记，过两年日子的。听说谢寿康做比国公使，我真想用个当差的名义出一次国。因为我不熟人，又不熟任何外国文，结果我大致白日做做梦把日子就混过了。

要写什么也写不出，手还发颤。

从文

六月廿六日晚

落了大雨，站在窗边一会，看看天，我想或者我应当死了。因为一切都很厌倦，找不出好道理活。

19300628(1)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近此间已极热，不知纽约如何。此地喝酒太易，美国喝酒太难。昨天此间楼下有人醉酒毆挞，因此想起际真情形发愁。廿六写的信还不发去，两天来我在此作过无数吓人计划，我仿佛年纪并不小了，一切理智应当缚得住当前发生事情，但近来因爱了这里一个人，我打算死了。一面又觉得把我九妹留到这里可怜，一面又真像自私的缘故，想死不去也即当离去一切生活，再到军队中去鬼混，心上纠纷无法解决，一生没有比这几日更觉可怜了。我在此事上感到烦闷太深。政府成割据形势，互相对立，读书的不能读书，做文章的无法生活，革命的通通在牢狱中，故国内寄身的人，感情也完全与久住美国的你不同。我有时感到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生活，且觉到为不必要，故尚常想得一机会逃开此地方，出国无谋生本领，就到军队中去胡混数年。八月一到，我的计划或将实行。若有机会返乡下去，我是愿意把两年时间消磨到乡中近于土匪军队中的。我大致还可去作一军事政治顾问，一个可笑的衔名，一种原始野蛮生活，但那里就正有所谓活人的种种事情成天发生。

流了点鼻血是又爬起来了的，在女人方面的损失可无法

补充了，我此后当再来更加努力做我的事。我信际真是最能指摘得出我文章优劣的。寄来一本《沈从文甲集》，希望你看过来告我一种改良的意见。现在是一切矛盾着，不知应当用什么事来支配此后日子，把所有破书都赠给熟人了，际可方面寄去六包，我问他欢喜那一门学问，以便为他买书寄去。先我本来想邀他过青岛读书（因为我先还拟过青大教书），近据闻济南陷落，青大或亦无法开课，我恐下月当真应开始飘流，所以计划变了。

从文

廿八

19300628 (2)

吴 淞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一年来在中公不致为人赶走，莫非先生原因，现在觉得教书又开始无自信了，所以决计在数日内仍迁上海，暑期也不敢教下去了。我想我自己还得整顿一下，把意志弄强一点，文章做不好也得低头干下去，现在最适于我的，恐怕还是把生活放得不太安定，从不安定中我会慢慢的把性子变好一点，也会把人变更韧一点，所以我预计来重新生活一阵，或到什么地方找找小职员做做，或仍然尽其无事可作，或有机会，到一些新地方新事情上去吃点苦，见识见识，大致对于我一定还有益一点。我读书好像是无希望可言了，我的性情同书本学问是永远不能连在一处的，不过这时也还想从新的生活中或者为了生活的方便，我将专学两年英文，作为自己将来看书用，若不过于懒惰，我想我会要努点力来干的。我计算大约再写十二年小说，或者会把小说写好，在这事上我的耐心是不缺少的，只要生活牵牵扯扯马虎过得去，我将把自己力量来完全用到我比较方便的这件事情上，将来或者做得出稍好一点的小说。

在我隔壁房里有个人靳先生，中公卒业，在图书馆做事，我同他熟了，这个人极肯用功读书，他想把自己放在一个比

较有向上希望的工作上去苦几年。我想起北京之北海图书馆（他又不要多钱，又不怕事小，只想在工作中还许可他有一个读书的野心存在），所以请先生在莫太为难的情形下设个法，尽他到北平去。他把这个话同先生说及时一定说不完全（因为他不大会说话），所以我来为他说说，若是这事情办得到，不知他要如何感谢先生了。他是也相信要在工作上折磨自己才能坚实的一个人，但目下到中公，则情形使他无法向上，职务上分配似乎把一个人完全消磨到琐屑中去，而这些琐屑居然有时还是被苛刻派出的，这些情形是先生在校长职分上时<sup>①</sup>也无法知道的事，他也不会向先生说及，因此我顺便说说。这些下级办事人的悲哀，我好像知道比先生多一点，所以我才常常要忘了分寸来代向先生请求，说一些不应当说的话。依我想，这个人的成就比我是一定要大一点的，能够得到先生的帮助，不至于使先生的好处落于空处，如像帮从文的忙，反而使从文因为教了点书把自己更堕落了。这人是能读书向前的。

专颂近安。

从文 敬上

廿八日

---

<sup>①</sup> 此时胡适已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

19300701

吴 淞

## 致王华莲

Lo To<sup>①</sup>：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在过去，B.C.<sup>②</sup>同你说过什么话没有？

她告诉你她同谁好过没有？

她告诉你或同你谈到关于谁爱她的事没有？

因为我信任你对于朋友的忠实，所以谁也不知道的事，我拿来同你谈及。

问你这事的理由是我爱她，并且因为这事，我要离开此地了。

我本来不必让我以外还有谁知道这件事，不过这事如今已为胡先生知道了，或者你还先知道，并且我以为你也有知道的理由，所以我来同你说及。

因为我非常信任你，我想从你方面明白一点关于她的事情。我打量这事情只有你一人知道，不能尽其他人明白。

我因为爱她，恐怕在此还反而使她难过，也不愿使她负何等义务，故我已决定走了。不过我愿意知道她的意见而走。我并不迫她要她爱我，但我想她处置这事稍好一点，是告我一点她的意见。



昨天到 W<sup>③</sup> 先生家中去，说到要走的事情，问了许多，为什么要走，我还总是说为刻苦自己，没有提到是女人的事，我想你们中也总不会知道，但到后是把要走的理由说及胡先生知道了。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生活的无用可怜，不配爱这样完全的人，我要把我放在一种新生活上苦几年，若苦得有成绩，我或者可以使她爱我，若我更无用，则因为自卑缘故，也不至于再去追求这不可及的梦了。这个话是我另外也告诉 B.C. 了的。但胡先生知道这事以后，他要我莫走，要我好好的来在这里。他以为若果是她家庭有困难，他会去解决。他将为我在这事上帮忙，做一切可做的事。我现在要从你方面明白的就是她自己，若果她同你谈到这个（我疑心她要同你谈过），我想从你方面知道一二。

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作。我只打算走到远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静读书，一面是我免得苦恼。我还想当真去打一仗死了，省得把纠葛永远不清。不过这近于小孩子的想象，现在是不会再做去的。现在我要等候两年，尽我的人事。我因为明白你是最可信托的朋友，所以这件事即或先不知道，这时来知道也非常好。我已告诉 B.C. 因为恐怕使她难过，不写信给她了。可是若果她能有机会把她意思弄明白一点，不要我爱她，就告诉我，要我爱她，也告诉我，使我好决定“在此”或“他去”。我想这事是应当如此处置好一点的。

胡先生是答应过我，若是只不过家庭方面的困难，他会为我出面解决一切的。事情由他来帮忙，难题很少也是自然的了。在我没有知道 B.C. 对我感想以前，我决不要胡先生去

帮忙，所以先要你帮忙，使我知道一点 B.C. 对于这事的处置方法。

---

王华莲 当时中国公学的女生，张兆和的好友。

此信抄录在张兆和 1930 年 7 月 4 日的日记中，原件已失。据张兆和日记抄件编入。

① Lo To 张兆和日记中王华莲的代号。

② B.C. 张兆和日记中张兆和的代号。

③ W 张兆和日记中胡适的代号。



193007上旬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我又在此不动，因为要尽人事，看结果。近半年为女人做出许多无用处行为，目下烦乱得很，要想告际真一点什么也写了又写还是扯掉了。在美据闻曾与你同住过之孙铭传近已回国，在申没有见及。

我暑期又教中国新诗，这次一定把讲义好好编过寄来给你。我还出了些新书，可不寄你，因为文章写去写来毫无信心可言，简直不想再看了。近来为女人感到纠纷，十分可怜，在此候结果，可是每一天皆在昏瞶中度过，要振作也振作不来。想想在世界上各处一些对我特别好的朋友，便像猫的样子哭了。理智救不了感情的下降，看到自己陷落却无可攀援脱离烦恼，女人却脸儿为太阳晒得黑黑的，不作一声走了。我是自己也想象不出会在一个这样女人面前受苦的。或者这仍然是一种病，这病稍过一阵，就会告痊。我愿意为这些事死了好一点，因为有时抵抗不来非常苦恼。

上海天气近来特别不好，热得很，我要为际可寄点书也不曾去动手。际可出来你以为怎么样？若果你觉得好，我在这边学校想办法。先是我想过青岛，所以不敢告他，现在是至少在此要住下一阵了，我想他能来此读书，也总比在家好点。

从文

19300709(1)

吴 淞

## 致张兆和

兆和小姐：

从王处知道一点事情，我尊重你的“顽固”，此后再也不会做那使你“负疚”的事了。若果人皆能在顽固中过日子，我爱你你偏不爱我，也正是极好的一种事情。得到这知会时我并不十分难过，因为一切皆是当然的。很可惜的是若果你见到胡先生时，听到胡先生的话，或不免小小不悻，这真使我不安。我是并不想从胡先生或其他方面来挽救我的失败的。我也并不因为胡先生的鼓励就走所谓“极端”。我分上是惨败，我将拿着这东西去刻苦做人。我将用着这教训去好好的活，也更应当好好的去爱你。你用不着怜悯或同情，女人虽多这东西，可以送把其他的那一群去。我也不至于在你感觉上还像其人一样，保留着使你不痛快情形的。若是我还有可批评的地方，可怜处一定比愚蠢处为少，因此时我的顽固倒并不因为你的偏见而动摇。我希望一些未来的日子带我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因爱你，我并不去打算我生活，在这些上面学点经验，我或者能在将来做一个比较强硬一点的人也未可知。我愿意你的幸福跟在

19300709 (1)

你偏见背后，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

S. S. W. ①

九日

---

此信抄录于张兆和 1930 年 7 月 11 日的日记中，原件已失。

据张兆和日记编入。

① S.S.W. 张兆和日记中沈从文的代号。

19300709 (2)

吴 淞

## 致张兆和

兆和小姐：

感谢你的知会，由王处见到了。我所说分内的东西，就是爱你的完全失败，明白了，毫没有什么奇怪的。目下虽不免在人情上难过，有所苦痛，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也不必把我当成“他们”一群，来浪费你的同情了。互相在顽固中生存，我总是爱你你总是不爱我，能够这样也仍然是很好的事。我若快乐一点便可以使你不负疚，以后总是极力去学做个快乐人的。

一个知道一点事情的人，当他的爱转人无希望中去时，他是能够把口喑哑，不必再有所唠叨了的。关于我爱你使你这时总还无法了解的一切，另一时若果把偏见稍去，还愿意多明白一点时，我想王或不缺少机会同你提到。她不是“说客”，我也不是想靠王或胡先生来挽救什么，不过有些为文字所糟蹋的事实，朋友中却以客观原因，较容易解释得清楚一点罢了。女子怕做错事，男子却并不在已做过的错事上有所遁避，所以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生命一样长久的。

19300709 (2)—————

我愿意你的理知处置你永远在幸福中。

沈从文（让这名字带来的不快  
即刻你就忘记了。）

十九年七月九日

---

此信抄录于张兆和 1930 年 7 月 14 日的日记中，原件已失。  
据张兆和日记编入。

【附录】

19300710

上 海

## 胡适致沈从文

从文兄：

张女士前天来过了。她说的话和你所知道的大致相同。我对她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勉强她的意思。

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我看你给她的信中有“把我当成‘他们’一群”的话。此话使我感慨。那天我劝她不妨和你通信，她说“若对个个人都这样办，我一天还有功夫读书吗？”我听了恍然。

此人年太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个个人”之一个而已。

暑期校事，你已允许凌先生，不要使他太为难，最好能把这六星期教完了。

有别的机会时，我当代为留意。

给她的信，我不知她的住址，故仍还你。

胡适致沈从文——221

你若知道她的住址，请告我，我也许写一封信给她。  
有什么困苦，请告我。新月款我当代转知。

适之

十九，七，十夜

---

此信抄录于张兆和 1930 年 7 月 14 日的日记中，原件已失。

据张兆和日记编入。

19300712左右

吴 淞

## 致张兆和

我是只要单是这片面的倾心，不至于侮辱到你这完全的人中模型，我在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一天的。本来不能振作的我，为了这一点点爬进神坛磕头的乡下人可怜心情，我不能不在此后生活上奋斗了。

我要请你放心，不要以为我还在执迷中，做出使你不安的行为，或者在失意中，做出使你更不安的堕落行为。我在这事上并不为失败而伤心，诚如莫泊桑所说，爱不到人并不是失败，因为爱人并不因人的态度而有所变更方向，顽固的执着，不算失败的。

其实，那是一时的事，我今天就好了，我不在那打击上玩味。

我并不是要人明白我为谁牺牲了什么的。……。我现在还并不缺少一种愚蠢想象，以为我将把自己来牺牲在爱你上面，永久单方面的倾心，还是很值得的。只要是爱你，应当牺牲的我总不辞，若是我发现我死去也是爱你，我用不着劝驾就死去了。或者你现在对这点只能感到男子的愚蠢可悯，



但你到另一时，爱了谁，你就明白你也需要男子的蠢处，而且自己也不免去做那“不值得”牺牲的牺牲了。“日子”使你长成，“书本”使你聪敏，我想“自然”不会独吝惜对你这一点点人生神秘启示的机会。

每次见到你，我心上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此中得到是一种痛苦，却也极珍视这痛苦来源，我所谓“顽固”，也就是这无法解脱的宿命的粘恋。一个病人在窗边见到日光与虹，想保留它而不可能，却在窗上刻画一些记号，这愚笨而又可怜的行为，若能体会得出，则一个在你面前的人，写不出一封措辞恰当的信，也是自然的道理。我留到这里，在我眼中如虹如日的你，使我无从禁止自己倾心是当然的。我害怕我的不能节制的唠叨，以及别人的蜚语，会损害你的心境和平，所以我的离开这里，也仍然是我爱你，极力求这爱成为善意的设计。若果你觉得我这话是真实，我离开这里虽是痛苦，也学到要去快乐了。

你不要向我抱歉，也不必有所负疚，因为若果你觉得这是要你道歉的事，我爱你而你不爱我，影响到一切，那恐怕在你死去或我死去以前，你这道歉的一笔债是永远记在账上的。在人事上别的可以博爱，而爱情上自私或许可以存在。不要说现在不懂爱你才不爱我，也不要我爱，就是懂了爱的将来，你也还应当去爱你那所需要的或竟至伸手而得不到的人，才算是你尽了做人的权利。我现在是打算到你将来也不会要我爱的，不过这并不动摇我对你的倾心，所以我还是因

这点点片面的倾心，去活着下来，且为着记到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至于你，我希望你不为这些空事扰乱自己读书的向上计划，我愿意你好好的读书，莫仅仅以为在功课上对付得下出人头地就满意，你不妨想得远一点。一颗悬在天空的星子不能用手去摘，但因为要摘，你那手伸出去会长一点。我们已经知道的太少，而应当知道的又太多，学校方面是不能使我们伟大的，所以你的英文标准莫放在功课上，想法子跃进才行。一个聪明的人，得天所赋既多，就莫放弃这特别权利，用一切前人做足下石头，爬过前面去才是应当的行为。书本使我们多智慧，却不能使我们成为特殊的人，所以有时知道一切多一点也不是坏事，这是我劝你有功夫看别的各样书时也莫随便放过的意思。为了要知道多一点，所谓智慧的贪婪，学校一点点书是不够的，平常时间也不够的，平常心情也不济事的，好像要有一点不大安分的妄想，用力量去证实，这才是社会上有特殊天才、特殊学者的理由。依我想，且依我所见，如朱湘、陈通伯、胡先生，这几个使我敬重的人，都发愤得不近人情。我很恨我自己是从小就很放荡，又生长在特殊习惯的环境中，走的路不是中国在大学校安分念书学生所想象得到的麻烦，对于学问这一套，是永远门外汉了。可是处置自己生活的经验，且解释大家所说的“天才”意义，还是“不近人情”的努力。把自己在平凡中举起，靠“自己”比靠“时代”为多，在成绩上莫重视自己，在希望上莫轻视自己。我想再过几年，我当可以有机会坐在卑微的可笑的地位上，看你向上腾举，为一切人所敬视的完人！我不是什么

可尊敬的人，所以不教书于我实在也很有益，我是怕人尊敬的。可是不是一个好先生的我，因为生活教训得的多一点，很晓得要怎样来生活才是正当，且知道年青一点的，应当如何来向上，把气力管束到学问上那些理由，有些地方又还可以做个榜样看，所以除了过去那件事很胡涂，其余时节，其余事情，我想我的偏见你都承认一点也好。被人爱实在是麻烦，有时我也感觉到，因为那随了爱而来的真是一串吓人头昏的字眼同事情，可是若果被爱的理由，不仅是一点青春动人的丰姿，却是品德智力一切的超越与完美，依我打算，却不会因怕被更多人的倾心，就把自己位置在一个平庸流俗人中生活，不去求至高完美的。我愿意你存一点不大安分的妄想去看书，使这时看不起你的人也爱敬你，若果要我做先生，我是只能说这个话的。我是明知道把一切使人敬重的机会完全失去以后，譬如爱你，到明知道你嫁给别人以后，还将为一点无所依据的妄想，按到我自己所能尽的力量到社会里去爬，想爬得比一切人都高的。解释人生，这点比较恰当。

---

此信摘录于张兆和 1930 年 7 月 15 日的日记中，原件已失。

据张兆和日记编入。

19300718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因为在此事情失败，我大致无论如何应当在八月离开此地了。到徐家谈及你又喝了酒，我们都觉得为际真担忧，好像想际真为国内几个朋友振作点，可是知道这话也是空的，但仍然不得不说。我是以为要喝就喝，要胡涂就胡涂。不过假若在清明中还可以使生活像样点时，莫太糟糕自己也似乎是必要的事。在外国寂寞我不大知道，在中国，则国内混战数月，一切混乱不堪，人人皆倦于生活，人人皆显得沉闷无聊，现在还无从解决。此事影响到国外很少，在国内则年青人对我毫无问题是有益处，可惜的是我想回头去也不容易。现在到此处还是教了一礼拜六个小时的暑期课，每天房子中温度在九十度左右，毫无风来，也不出门（一出门，到江边海口是极风凉的），把门关好，生气躺在床上，想如何活下去的种种计划。想不出结果，摔打一些小东西。天气夜了，气也平了。想到振作，而终于日子过去，无法振作，是近来的我。信也写不好，字胡胡涂涂乱画。天气太热了，真除了适宜于睡，就只适宜于生气。上海也常去，因为我九妹住上海。一来到这里，她也使我生气，书读得好，可是还像不十分好，逼到要做文章看书。下半年若是我不教书，还得为她找一不

花钱之学校，或者就找小事作，使她知道生活同工作连在一起，一点不能懒惰。

我是又要流鼻血了的，这怪病，这由于生理的无办法的病，总是要同我计划捣乱。既不能同任何女人好，也不敢去同娼妓住，结果总是一到某种时节就流鼻血。可以放心的是流了又会好。

我想若是在青岛教书，就可要际可过青。恐怕青大开不成学，我无法过青岛。

天气太热了，一面写字一面流汗。听人说梅兰芳今日到上海。

从文

七月十八

19300801

吴 淞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我开了一个作品单来，有些名字都忘记了，似乎忘了也没有什么要紧。

文章像并无一个完全篇章，因为没有有一个创作不是草草了事。先是能力不够，看不清楚，后来是急于成篇，马虎结束，所以都近于是同书店做生意而编成的集子。

时间不许我把一个短篇用三天以上的功夫去写，习气又作成我一写成就挟到书铺去交卷的机会，所以过去的文章想努力忘掉它。在我自己工作上，我总是当成当然失败，找不出理由稍稍满意的，我以为我将来会好，这将来日子还长。现在总还是试作，因为试作，所以各种方向我都去写，各种方法我都去试验。若果生活不必使我把工作连在穿衣吃饭上面那么密切，得一点从容，就幸福了。

近来这几天比过去半月想得开了一点，心想自己还是耐耐烦烦做文章读点书，积一点钱时，则回家乡去住一年，莫教书也莫在都市中这样混日子，一定对我有益一点。

从文 敬上

捌月一日

19300814

吴 淞

## 复王际真

际真：

在此得晤雪屏、孙大雨<sup>①</sup>、周。同雪屏谈及你在美打架喝酒事，为际真担忧。回来得函，知你又想飞行，此事我想说是不好，莫飞好一点，一个人坐在家中，也似乎可以把心飞出大门，若果际真还肯听国内朋友一点话，还是莫飞。此地朋友因际真喝酒又飞行，都为担心之至。

我为了一个女人跌下又复爬起了，还想好好来做文章，写他十年再说。近来又写成了一个长篇，花时间十二日。把九妹送进了学校，我或者要走一下。我的走也等于你的飞，有时厌倦了，哭喊皆无着落，就想逃开这世界。我总得找方法同中国离开才好。我自己来在这希望上努力做文章，若有一年的坚持，我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雪屏等不日过奉天，孙大雨则据闻过安徽大学，惟恐到彼处也得吵架，因为性格不甚适宜于教书。陆小曼父亲死去，志摩又麻烦一阵才得安静。

长沙为共产党占据，又退出，来回杀一万余人。山东河南则杀廿万左右，还未闻罢战言和。

我本来可到一个新地方教书，可是不想再到学校去受女人欺侮，故于八月如不能安心，则过北平亦意中事。因为朋

友们穷的过多，我总想把我所受朋友的好处，转使年青朋友得点生活上勇气。故又打量在上海来陪到这些年青人拖下去，若办得成刊物，还要为他们办一刊物才好。

近来神经衰弱吃了一种药，有了效果，所以对于女人苦痛少了一点。

今天此地大雨如注，温度为八十多点，不甚热，想比美国好多了。

际真，少吃点酒，雪屏也为你这事担心。飞航还是莫学，不想上天，还是向地下钻，你那考古学怎么样了呢？

从文

八月十四

美真附笔

---

① 孙大雨 诗人。1925年后赴美攻读英国文学，通信时刚完成学业回国。



19300817

吴 淞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中公的课我想不担任了，我过青大去。理由是中公方面我总觉得没有东西可教，预备也不行，恐怕泼汤，至于青大，则初初开学，我胡涂也容易混得去，所以拿了他们的路费，预备在月底动身。我这意思志摩先生若能与先生谈及，当更好，因为他知道我无聊处与无可奈何处。青大是否可以开学，尚不可知，从文心里总还是打算将来只要有书店印书，还是写点文章，这时在此的只是我同一个妹，耗费当极有限。不过近来情形又好像是各书店皆不能再卖一篇小说时候，所以青大开不成学，就不知道走什么路好了！在走以前我当再来看先生。

从文

手上

八月十七

19300820

吴 淞

## 致王际真

际真：

此间之大雨，或已过安庆，到安大教书，陈、周则或已过奉天矣。

你飞升事不知已试验不？我不日即将离去此地，或不教书，往西湖住，大致肺坏了，近日脾气也特别不好。听孙大雨说你写草字，此间有怀素书四十二章经一册，书道大观一部，想寄来也一时不能付邮。

中国之内战又过济南向北而进，天津北平之间火车不通，天津奉天之间火车也不通，天之戾降于人，固亦近于自然矣。

若我书能即刻卖去，则我在十日内即当过杭州住（九妹则进上海学校）。

现有一朋友，同我在中公同事，人极爽快。因学英文，且在中公图书馆服务，故特介绍给际真。朋友是一切皆愿得际真指教的，际真在生气打人之余，若能与朋友通点信，在英文方面且可做个老师，是我的希望，也是朋友靳君的幸福。我在此还说从他认字母，可是如今还不认识完全，去际真来中国已一年矣。今年之我与去年已完全不同，近来瘦得像猴子。文章写得也比去年少。

际可方面昨天才得其来信。我的通信当由新月转。  
此地已近秋天：

从文

八月廿

岳荫附笔

193008

吴 淞

## 致程朱溪

……日新生活估计之一种。若学校终无希望，则下半年一事不作，设法回家。近年来，凡事皆无味，做文章亦深感无聊，人则无牢骚可言，殆真近于“老”也。

上海地方只热，流汗，别无新事发生。

你近来想必更年青，仿佛应该是那样。

有同乡熟人廖翰庠兄，在平，做文章，因生地方，或有无从谋出路之苦，你若可以便为介绍于平中所熟副刊方面，就为费神作作。廖翰庠兄为我在申常见面熟人之一，我在此情形亦可为你略道一二。

若青岛十月无法开课，我或来北平住，不知有可以生活事业不？

万孚<sup>①</sup>在此似极好。

从文

---

此信前部缺失。据残信编入。

① 万孚 收信人的哥哥程万孚。1929年，作者与丁玲编辑的《人间》月刊，由程万孚、程朱溪在上海开的“人间书店”出版。因不善经营，月刊只出版了3期，书店亦蚀本停业。

19300913左右

上 海

## 致王际真

际真：

今天我走过武汉了，一切非常胡涂，到时再说。大雨也过武汉，已经动身。

际可来申，我当为之照料，可是我现在倒劝他过东北了。我做的事有些很对不起朋友，到武昌时再说。我九妹留申不动。

从文

---

作者去武汉是应聘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

19300918

武 昌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我十六到了这里，现在住在学校职员宿舍。见到一切熟人，且安然坐在助教办公桌边做事了。

初到此地印象特坏，想不到中国内地如此吓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样子，各处有脏物如死鼠大便之类，各处是兵（又黑又瘦又脏），学校则如一团防局，看来一切皆非常可怜。住处还是一同事让出，坏到比中公外边饭馆还不如，每天到学校去应当冒险经过一段有各样臭气的路，吃水在碗中少顷便成了黑色。到了这里，才知道中国是这样子可怕。

我到了三天，吃饭地方还不能解决，但时昭潭先生到得更久，还无办法，大教授因为一间最小的宿舍，还吵过架！一切都是这样乱得吓人！这还是学校，其他事业更可知了。

我想这也是我做中国人应当分受的一点苦处，所以这半年要住下来，再坏也留在此地，或可多知道一点另外一些中国人，怎么样的活下来的事情。空气同饮食，初来就感到是冒险事情，但看看他们，都能习惯，我想过一月我也就习惯了。

到此借了些钱到手，舍妹方面已寄了点钱去，学费可缴一半，其余或等一会都可缴齐。得上海信，说马先生<sup>①</sup>已许

可先行注册，若马先生过府上时，还望先生代为致感谢之意。至于先生，我不说空话，我想我当好好振作做一点事，来作为感谢对于我帮助太多的先生。

孙大雨来此叫苦不置，因为从美国到武昌，在这两种空气下能支持，当然是需要勇敢绝伦才行。

我住处还得我每天用呼吸温暖它，使霉气去掉，所以这个信还希望转给徐先生，等一会儿我再写信告他别的属于一个诗人所感到趣味的种种。

我在此一个礼拜三小时，教在中公一类的课，我说不教，但已经定了，不教不行，所以只好教。

学生多年纪轻的，多朴素无华，多规矩。

兵士太多了，我住处外边每天早上有二十个小号兵吹喇叭，天还不亮就在试音了，听到这声音，看到他们那样子，很多感慨，因为我从前也学吹过喇叭的。

专颂近安。

从文 上

九月十八日

---

① 马先生 指胡适辞职后，继任中国公学校长的马君武先生。

19300919

武 昌

## 致王际真

际真：

我十六到此地了。一切极纷乱。孙大雨也在一处，每天同在一处吃饭。来此已经四天，还找不到一相当吃饭处。住处则马虎对付，其余一切情形可想而知了。此间情形极陌生，但从久住上海的我以及久住纽约的孙大雨看来，总似乎不甚习惯。然而慢慢将能习惯也是一定的。

学校过两天可开课，住处不远就是杀人场，每天杀人。大雨住处附近为一试枪场，常常试新机关枪。我住处外边，每到天明时有廿余号兵吹喇叭。武昌是还算比较许多地方安静的，但来此生活，已够训练我们精神上的重压了。中国人真是可怜，真是可怜。际真，你若有机会来到这里一次，看看我们本国父子兄弟们怎么样过他的日子，你一定可以得到许多新的感想，愿意在这些中国人未来生活上有一个希望。

我过一阵把房子住定一下，再写信来。

从文

九月十九



19300928

武 昌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我已经上课了。学生同中公一样，似乎对于作者总不甚苛求，故我得到许多方便。间一日有一点钟课，其余时间都是我自己所有。图书馆中书不少，不过我到图书馆看得是关于金文一类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可惜的是我对于治古文字形象学问必不可少的上古中古史，知道不多，且具常识而缺少正确知识，对于古地理学也处处感到无所措手。我想得先生指示一下，关于古地理、古史，近人同往人有些什么书可看。王国维的是看过的。

在此下星期一可以开始读日文，另外有时间还可以听听别的课。看到叔华的小孩，小得可怜，但神气倒极健康聪明。刘宇<sup>①</sup>来信，说恐怕胡先生过北京，他那诗集存先生处，无从付印，恐怕先生事多，理不了这些小事，要我问问，若果尔纲还在先生处，请他在书架上找出寄还给他，实很感谢。

我到这里熟人倒多，前一阵是有过许多次由时昭潭带领我同孙大雨上本地馆子吃饭的。我直到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按日吃饭的地方，住处因为照规矩是助教，也很坏，住了半月霉气还没有法除去。（教授讲师住处就好多了。）在乡从俗，

所以我想来习惯这脏生活，久了或者这些痛苦可以少一点。  
专祝近安。

从文 上

九、廿八

---

① 刘宇 现代诗人，中国公学毕业生，时任中学教员。作者曾为1932年出版的《刘宇诗选》作序，见全集第16卷。

19301002

武 昌

## 复沈云麓

云楼：

接十四日来挂号信，由申转武昌，为时已半月余矣。此时已一日，计算若六弟动身，当已快抵武昌，或且过沪宁也。若彼去信新月，则新月一定转将信寄武昌，岳萌在吴淞反不知，故若果在此不能与得鱼一晤，彼在申或亦无从与九妹晤及，诚憾事也。彼若来汉，亲过武大一询，或可见我。若隔江电话，一定难于明白，因电话中极易误会，我若不在校，接话人必以“不到”对，六弟或即过申，过申一询新月，又闻人已过汉，各处相左，亦复可□。数日前，在街上曾见一军人，如六弟貌，因万不料其来此，若真为彼，覩面尚复相左，诚所谓离合之间亦有数矣。

岳萌在吴淞昨有来信，此间快信飞送只一日半或一日，即可递到，故路虽千余里，仍复如咫尺间距离，若有何急事，乘飞机七小时可达，故在此与九相距，似较之常德与辰州，或辰州与箬城<sup>①</sup>尚近。

岳萌来信今转上。书或者可望努点力，钱可是也多用了点，关于用钱，我是每一信上都要提到的，大哥去信也要她为了“体贴二哥起见，少用钱，好好的读点书，免得人家笑话。”且鼓励她一下，因为小孩子是要鼓励才努力的。

在中公功课是不甚好的，教员也是好教员，但课总不严。等她明年毕业，若课还赶得上，则毕业后可以考一个国立大学最好的学校。

我到这里为她在上海方面一个人读书，也很担心，担心到她太浪费（因为来不到二十天，已经为她所支配用去的钱有一百七，学费还不缴上五十，其余买书也不会到五十），又担心她不知道特别努力。我因为她的原因，每三天也得写信去问她的课程以及其他情形。

我想如果到冬天，我有方便我到上海看看九，就回湘来住住，因为我教书很不高兴，当正教授我不能，当兼任教授我不欢喜，我还是要做文章。

我的文章是谁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形下，一定还可以望它价值提起来，将来若国内平定一点，我想我的生活，也一定要如意点，现在是简直算是受压迫与冤屈的，因为我应当有许多版税都被书店苛刻侵没了，将来是可以希望一本书拿五千版税的。

二弟

十月二日武昌

---

① 辰州与箬城 指湖南的沅陵与凤凰。

19301105

武 昌

## 复王际真

——在武汉大学

(多寄点信封来)

际真：

今天接来信，我到这里已只有一个多月又要返上海了。放假我或回上海去，因岳萌在吴淞中公念书。你若为她寄画，或较浅的书，她看得懂。我这几日来从大雨、时昭潭学英文，会读“一个桌灯”或“我不是大头”这类话了，但若把自修机会得到，至少或者还要三年，我一定得忍受下去。

从上海到这里来，是十分无聊的。大雨是大教授，我低两级，是助教。因这卑微名分，到这官办学校，一切不合式也是自然的事。到十二月后，我回上海，有二十天放假，若上海有生活，我就不回武昌了。但我恐怕一定要回武昌。来此只流了一顿血，约八次，但我是不会为这个倒下的，因为还想坚实的做几年事。我若得了机会，就到外国来扮小丑也好。因为我在中国，书又读不好，别人要我教书，也只是我的熟人的面子，同学生的要求。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

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一个穿布衣，黑脸，平常

的女人。但没有办好，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一面也还是自己根本就成为一种病态的心，所以即或不有这件事，我也仍然十分难过。现在还是很快乐，找不出生趣。今年来，把文章也放下了。到任何地方总似乎不合式，总挤不进别人那种从容里面去，因此每个日子只增加一种悲痛。

文章到近来，写得多一点，得了许多年青朋友，爽快而又亲切，走到各处还可得到朋友欢喜。但许多人读我的书，我却只是我一个。我总是孤单的无伴的。即或自己的妹妹倒很好，也仍然不像完全生活。我有时真愿意同一个顶平常的女人结婚。不过就是平常女人也还是不会同我在一处的，就因为我的生活同一切读书人都太不相同。我想到的、有趣味的、厌恶的，都还是一个最地道的中国农人，而都会中的女子，认了一点字，却只愿意生活是诗。我只是散文，因此再蹩脚的女子也不能同我好了。

我自己因为一切都无从找到结论，所以把做文章信仰也动摇了。做什么？为什么？对于我有什么？想去想来生了气，一到这里还就想转上海。

我的弟弟近来到这里来，为一个军阀的女婿，看样子将来也可以当一个小军阀。到这里来，听到说了许多近年来他的战绩，倒有趣味。在此还看到许多军中年青人，不文不武的乞丐，全是中国几年来革命的成绩。年青人灰色晦气，没有打死，只是更可怜罢了。我是等待我弟弟做了小军阀想来出气的。现在这个人还只是一个上校军官。

际可有信没有？我给他信也得他信，我告他应当大家来各在一方努力读一点书。我只想到这个话可说。际真，我是那么想，你一定还在吃酒！不要吃它好不好？为了活到无聊，

也不吃酒。或许是人人都不能相通，不能打算，因为我自己也还是成天如酒疯子，虽不吃酒，却如中毒一样，半睡眠的状态里过日子。别人以为我应当整顿一下，应当快乐，应当规矩，应当感到幸福，我却只是不快乐。我现在想你，也好像别人想我一样，我以为若果我是际真，有英文做工具，我一定把许多书都要译成英文，我一定成天认真做事。但不消说这在际真看来可就不同了，因为心境不同。但我还是希望际真莫喝酒，变一下，或回国来教书做事。住惯了美国，回来自然不惯，生活同习惯都使人头痛，大雨就是这样子。但让我们说傻话吧，回国似乎才可以发财！还有是中国也有好女人，中国女人是比美国好一点的，大雨不欢喜中国女人，也不过是见不到好女人罢了。像从文这样子，自然不行，但一个美国留学生，是女人发生兴味的东西。上海之中西女塾这类学校，北京的燕京学校，便是造就洋翰林太太的地方，别的什么不知道，但她们是学到做太太的。

听到你说有信寄新月，还不转到，若到时，我把那支票毁去好了，因为这里用不出去。我希望你不必寄钱来，因为你并不是有钱的人。我的脾气又有点不讲人情，一有了钱也还是要用，不管这钱我有不有权利支配。因我这脾气，欠了许多账，一辈子都似乎还不清楚。到这里来我只有十元房租，十元伙食的开支，一个月一百三十块钱还不够，到时伙食也不送，并且拿了陈通伯七十，其实自己又不曾买了十块钱东西。我大约只是胡闹，不然我应当够用了的。我总是算不清楚这些事，因此有时倒怕有人借给我钱。我来时，因际可同我说，要过上海读书。我急了，以为必需为他预备一点费用，到后还办不好，我却来武昌，际可也因家中情形出不了门。

这事实际可不知告诉你没有。你不要因为我没有钱就寄钱来，我是有钱也用得不大得当的。来钱我从不拒绝，但用过后我却又惭愧，所以我穷一点也是应当的事。

今天为你寄了一点书来，另外是一点论文讲义，那个讲义若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点。听说你教这个，我预备把所有诗集都陆续寄给你。另外我还有一些论这个的，你可以译成英文，作为你自己作的那也无妨。因为你做的则较容易去载出。中国是需要一些对外说话的人的，这是费力的事，然而也是一种为国人做的好宣传。所以我希望你为翻好，当成你自己的文章，送到别处去。

有一篇《怎样读中国新诗》，这名字或可改为《怎样去认识中国新诗》。

还有几本帖，若果上海不必上多少税，我将寄来给你。这东西在中国值不了什么钱，不过十元左右，或许到了美国便是古董了。

有一点明人祝枝山的真迹，似乎是真的，为我的弟弟在军中得来，预备试作为书本寄来。若这个在美国有人出到几百元美金买，那可以卖去，若一个钱不值，你留到玩，因为这东西在中国倒是值钱的。你觉得要送人，就送人，你随意处置好了。

若果要邮费太多，又要上许多海关上的税款，恐怕就寄不来了，因为我身边从没有存过五块钱。

到美国来演电影，若果当真有这方便，而且这事又不十分坏，我是想必愿意来的。不过她淘气得很，这很担心。我也当真愿来做戏，要我扮小丑，只要不丢中国人的脸，我都欢喜干。

中国不打仗了，一切平安。湖北湖南江西还多土匪，不



容易解决。让我慢慢的把中国创作小说都为你寄一点来。

我又来说傻话了。际真，若果翻小说成英文可以卖些钱，希望你为国内人做一点事，使自己勤快一点。我到这里是知道许多年青人都是很好的人，很肯读书的人，却无法维持的。许多在大学的学校的朋友都还好，都很诚实，我又不能帮他们多少。我除了把文章做好，要他们寄稿费给那些朋友外，就只能为他们卖卖稿子。我近来就成天为这些人转寄稿件，我的穷，在这事上也有点关系。若果你肯译书，你倒有机会使这些朋友好一点。我有时一切也厌倦了，但有时，是因为想到有许多人在另一个地方，也是那么寂寞，那么孤单，且因为要使这些人活得有气概一点，来为他们工作一下的。

这里街上全是兵，扁头扁脸见了也使人生气。脏得怕人，蠢得怕人。我乡下的兵可不这样，我那地方的兵，近来算湖南最有纪律最好的兵，下级军官多是我弟弟的学生，因此我做梦，便想到我将来还有机会去做一个军官。

我若在此可以赚一年钱，则我一定就有来美国的路费了，但这也自然近于做梦。你试想想，假若我居然能来美国，有可以使我生活的方法，而且这方法可靠吗？试说说如何可以支持的办法，使我在做做梦也有根据一点。

这里每天杀年青人，十九岁，十七岁，都牵去杀，还有那么年纪女子中学生。中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回中国，也算是幸福。

我去年写了无数短篇小说，近来都不曾出版，计还有十本以上是我近两年来自己还欢喜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印出。预备选一个选集，也因为不曾印出不好办了。我自己总看不起自己的文章。近来听说有什么女人欢喜我的文章，

我只想喊这女人做婊子出气，因为欢喜我文章却放弃了人。我是越因为人家买我的书越轻视我文章的。我的文章成为目下中国年青人的兴味所在的东西了，我却很可怜的一个人在这里房中打家伙，到后又无理由的哭泣。际真，这种事，是只有在同样情形中的人明白的！

这里一冷，我就又像去年的时候了。

这几天我到街上去，常常停顿在那些脏极了的小铜匠铺前面，看黑脸铜匠打水壶，细细的脖子，圆圆的眼珠，望到那些人，总使我忧愁。还有每天可见到的小剃头匠，担了小担子满街走，敲打小锣，常常按了一个大而圆的头颅，用刀沙沙的刮头。太阳照到这些人的背上，一定非常温暖，我就爱这些活人，欢喜他们，理解他们。因为对他们发生兴味，因此对绅士们的排场，就只会生气了。

大雨在此做他的诗，还快乐，因为他会快乐。我是不会快乐，所以永远是阴暗的，灰色的。

每天一亮就听到吹喇叭，点名，喊数，使人仿佛置身军营里。但目下我是不会为谁用脚来踢醒揪了耳朵下操场了，因此听到吹起床号音了，却仍然还能睡觉。

我的画成为怪东西了，因此只得搁笔，不再涂抹，不过来一个水鸟浮江图看看。

从文

（此信或当在十二月初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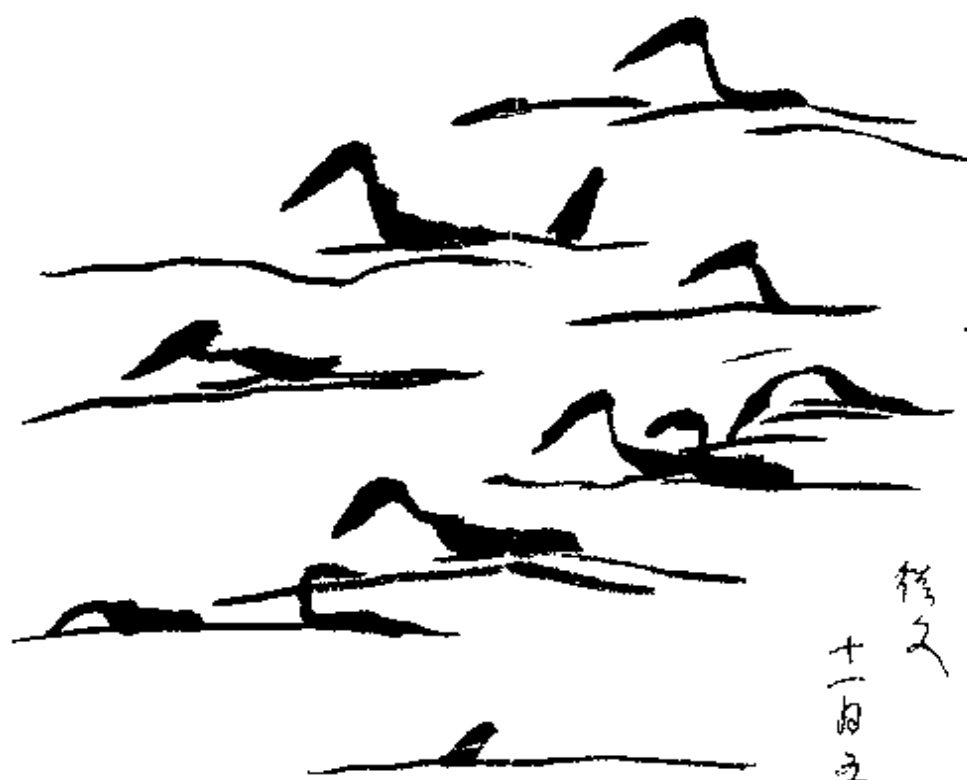
十一月五日晚上

---

这封信曾以《在武汉大学》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友情集》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

我的墨成为怪东西了，因此只得搁笔，不再涂  
抹，不过素一个水鸟浮江图看？

(此信或当至十二月初到)



沈文

十一月五日晚

水鸟浮江图

沈从文 绘

19301121

武 昌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听说不久便过北京，不知快动身了没有。中公风潮，此间皆只知道纷乱之至。内战告终，自然不乏好事人来在此等事上捣乱。此间《新月》如南京一样，不许出卖，罗志希<sup>①</sup>从申来带有一号一本，从袁昌英先生手转入通伯先生处，又转入其他人手中，成为一宝物，亦可记之一事也。

在此承通伯先生待得极好，在校无事作，常到叔华家看画，自己则日往旧书店买字帖玩。惟心情极坏，许多不长进处依然保留，故很觉自苦。若学校许可教半年解约，则明春来上海或不再返，因一切心上纠纷，常常使理知失去清明，带了病态的任性，总觉得一切皆不合式。或者另一时，我仍然住上海亭子间过日子，也许较好，头脑糊涂，是想什么也不对的。

这里有三礼拜也放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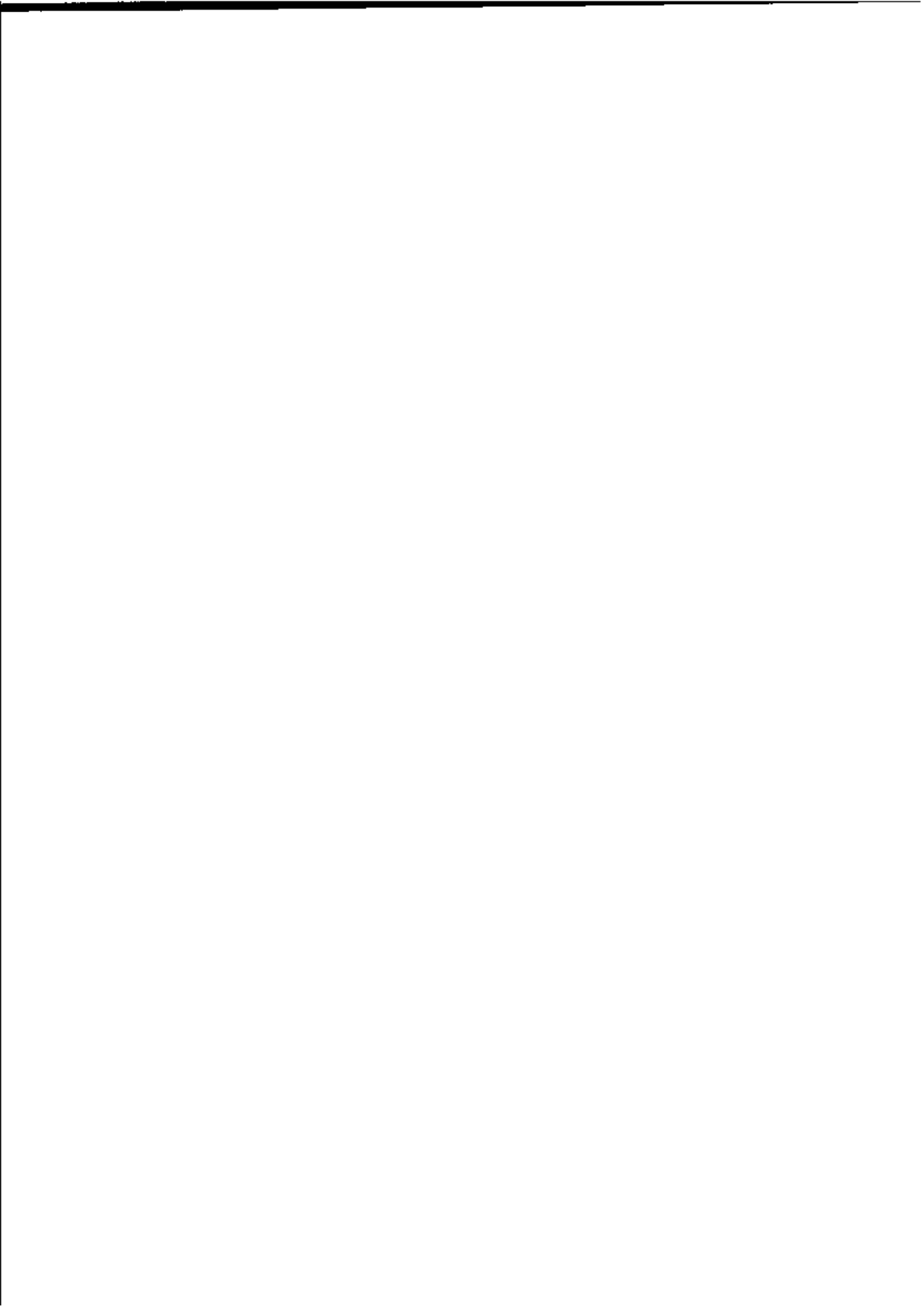
从文 上

十一月廿一

---

<sup>①</sup> 罗志希 即罗家伦，字志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党务、教育、外交等方面多种职务，并曾任武汉大学教授。

一九三一年



19310102

上 海

## 复王际真

——寒假刚回上海

际真：

来申始见及七月信，把支票取了钱，同大雨用了，因大雨害病不好。先说不用，到此却又用去了。我们一同住在清华同学会里，不久或将回去。我或者不回去，因我九妹病倒在医院，一个最好的朋友<sup>①</sup>被枪毙了，（剩两个女儿，还有第三个在女人肚内。）我的父亲又死了。昨天一号，我得到这两种消息，还不能告给在院里的病人，她先知道，但为我初来不敢同我谈，这时病了，我也不敢同她谈说“我知道这事”了，两面在隐讳，所以见面时很惨。

我若在此可以支持下去，就不回武昌，因小孩子把父亲死去，显得孤零，我不能不在上海蹲下了。此后有信寄新月转或好一点。

各事使我心乱头昏，过两天我再写信告你别的事。

我好像处置一切事皆不甚清楚。我们快有半年分手了，我是什么也不进步，不知为什么，我会想到我将来也许会为人枪毙。

上海商人昨两天还才用两块钱一千字买我的小说版权，因为钱已用光，便听凭他们处理。像这样子我文章或做不下去了，可是我自然得做下去，找不出别的理由和方便来改业。



沈从文、沈岳萌和张采真烈士的女儿 1931 年初于上海

沈从文身上的绒袍不久便送给胡也频穿上，以便于摆脱特务的盯梢。胡也频于 1 月 17 日被捕，2 月 7 日被秘密杀害。这件绒袍伴随着胡也频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刻。



呕了气，还得找人卖稿子，生活真是好笑的事。

我住处像一个破庙，空洞、发霉，地板有人走动时就轧轧发声如人呻吟，隔壁有老人每夜咳嗽到天明。幸好不落雨，落雨一定要漏雨，因为屋顶有漏雨痕迹。

近日来天气很好。

从文

一月二日早

---

这封信曾以《寒假刚回上海》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友情集》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

① 最好的朋友 指张采真。

1931年初

上 海

## 致梁实秋

实秋先生：

韦丛芜<sup>①</sup>兄译有一英国文学史，拜伦时代。据闻有数处不确处，你曾为改正过，他自己已改正了数点，很希望得见到你所指出的误处，因此书行将连同另一部分付印，若能得你将可商酌处参考，实极感谢，他想你把那书（经你指出的）寄给他，他的住处是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泰辰里七号。若这事并不十分麻烦你，我想得到这书的他一定非常高兴。

从文 顿

今甫<sup>②</sup>一多<sup>③</sup>先生好

---

梁实秋 原名梁治华。现代作家、编辑、教授、文学翻译家，通信时任青岛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此信的影印件曾编入梁实秋《看云集》一书，作为《忆沈从文》一文的附图发表。现据影印件文字编入。

① 韦丛芜 原名崇武。未名社成员，青年诗人、翻译工作者。

② 今甫 即杨振声，字今甫。现代作家、教育家，当时任青岛大学校长。

③ 一多 即闻一多，原名家骅。现代诗人，当时任青岛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19310206

上 海

## 致王际真

——住到上海不动了

际真：

我又住到上海地方不动了，有许多古怪原因，我不再傍到<sup>①</sup>人教书。现在住的房子极小，门外是电车，时时刻刻有隆隆的声音响过去，这几天来特别冷了一点，在有霉味的新迁的小房间里，第一件事便是写信。

一个朋友被捉到牢里，这半月，我便把日子消磨在为他奔走找人找钱事情上去了。结果还是依然在牢里，不审，不判决，住处为军事机关，因此在不好情形下，仍然随时可以处决。这个人胡也频，这名字你一定不十分陌生。

这一两月来我的家乡打仗，除了我的爹爹病死外，另外因战事原因，死了四五个年青朋友亲戚，有一个朋友则在武昌码头上被人割头。有一个朋友半月前还来信，如今又打死了。我身当其冲，看这些事连接发生，未来的日子里，一定还有不少这些事情，因中国现在还是混乱，还是十分混乱。

一年来文章写的真少，如今不作别的事，自然又轮到动手做文章了。新的小房子倒真与做文章相宜，因为似乎要这样不舒服地方，才能写得出东西来。

大雨昨天还同我住在一处，今天他还在现地方，这时只九点多，他一定不会起床。

我同大雨到南京路一个外国书店门外，看到你的《红楼梦》整整齐齐摆在窗子里。我想起一个人来了，有个朋友韦丛芜，燕京毕业，学的是英国文学，会做诗，为未名社主人，平时读书不坏，他想打一个主意到外国住两年，可是一切用费得由他的手做出。在中国做文章拿到外国用，恐怕办不到。他听说你在美国熟，且熟于生活情形，想问你，是不是翻中国东西，可以对付学费用费，若果你翻东西，他帮到合作，是不是可以因此解决一切困难。他要知道这些事。另外还想明白是不是把中国东西翻出去有人买（在十元金洋一千字左右），他还说可以试翻一些文章寄来，托你送一两处出版人看看，这事你高兴不高兴作？若有办法，你回我信寄新月转。我同韦说是你若六月回国，我们可以见到，也就可以谈到。（还有当笑话说的，是他熟许多女人，他的女人又熟许多女人，我要他们为你找女人。）你可以在你所知道的情形下，写一个信告我。韦是学英国文学的人，所以若果能到美国或英国一趟，对于他非常有益，不比我，即或有机会来美国，也仍然毫无用处。

际真，我近来会要变了，我的性情越不行了，在上海做文章，大约我再支持两年，也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原因是我文章写下去，越来越无主顾，因为大多数在做文章的人，一定是在文章以外，他们平时也得有一种友谊，也可以说全是友谊，文章才有出路的。我却差不多同每一个书店中人皆成为仇人，我同每一个书店做一笔生意，即有一个不好印象保留下来，因此他不愿再买我也无从再卖，日子越久我的主顾越少，熟人转成生人，到后就是文章虽有无数年青朋友诵读（这是从一些不断的不相熟的人来信可以明白的），也没有一

家书店照顾，这事情结果，是我非改业不行。

我若能改业，生活一定可以变好，因为我可以从各方面得到许多优待，譬如教书，我是比别人方便一点的。不过我赌咒不教书，我作官又办不了，做别的事又无本领，故到后一着我看得很分明的，是我得回到家乡很寂寞的死去。本来回到家乡也不至于寂寞，不过在外拖了十年的我，回乡虽有官作，也一定不能作。母亲快死了，妹妹一嫁，我在任何情形下又是不会找到女人的人，在任何情形下也不会发财的人，在任何情形下也不会学成绅士与人勾结作官分赃投降捧场的人，所以我不革命就是只有寂寞里老去死去一个办法。革命一定要一种强项气概，这气概是不会在我未来日子里发生的，所以我断定我还有一种机会，回到乡村农民里去，看透农民，彻底认识他们，接近他们，就因这种趣味，我的文章即或可以继续不断写下去，我的文章也将与中国整个趣味隔开，与中国读者离开，不能希望在中国时髦起来了。中国的文学兴味与主张，是一万元或一个市侩所支配，却不是一个作家支配的，读者永远相信书店中人的谎话，永远相信先生老师者流的谎话，我同这些有力量抬高我的人是完全合不来的，所以我看得出我未来的命运。

我近来常常想，我已经快三十了，人到三十虽是由身体成熟向人生事业开始迈步的日子，但我总觉得我所受的教育——一段长长的稀奇古怪的生活——把我教训得没有天才的“聪明”，却有天才的“古怪”，把我性格养成虽不“伟大”却是十分“孤独”。善变而多感，易兴奋也易于忘遗，使我作事，使我吃饭，都差不多永远像是为一种感情做去，有女人的同情，女人的依赖心，（所谓妇人之仁吧？）却又有顶桀骜

的男子气，与顶不通达的冬烘气。在做文章时，我好像明白许多事情，能说许多道理，可是从事实上看，譬如恋爱，我就赶不过一个平常中学生。中学生稍稍会写几个字，就可用这个工具，得到一个女人。这原因是女人同男人差不多，所以他写的信她能够懂，且能够感动。我的弟弟，一个正牌子头脑简单，心情尊贵，行为豪放，而学识平常的军人，他自己也明白他学什么皆不容易学好，可是他处置一切，真有许多地方可以佩服。并且他就按到他的一点点军人才干，生活得像一个人。只有我，总是不行，总是不行，许多事情我勉力去做也不会做好，好像学会了做文章便疏忽了一切。

际真，际可在不久日子里，是把你为他留作学费的钱又寄了五十块来的。前次你寄的，我告你说同大雨分用的五十，如今又由大雨还一半，我全用了。我想到为什么我要用你那么一些钱，心里实在难过。你不应当因为我两个人好一点就尽寄钱来。我有钱自然很有用处，但据我自己意见，以及朋友意见，都说我用钱很不得当。我常常不打算一切明日的事，慷慨的不甚合理。我常常有些近于任性的行为，我用钱是更任性的。我各处都愿做好人，好像遇事都在帮别人的忙，听到人不幸我心上照例总十分难过，但我对于一切的感兴，都像看戏一样，看及悲哀，我就失去了一切应有的理知，不再打量保护到明日的自己，可是到了明天，我就又要为别的事感动，为别的事烦恼或忧愁，昨天的人与昨天的事就忘怀了。我时时刻刻在做人类最好的人，却常常时时刻刻做眼前的好人，却不愿做昨天那些事情的人，这结果，我成为特别不好的人。对于用钱更是不好，你不知道，有了钱我也还是穷，因为我不会藏一个钱到荷包里的，做这类事是我努力也学不

好的技能。我或者可以有一时聪明起来，写得出一部永远存在的著作，可是使我对于钱发生一些责任，这一定永远做不到。

目下又是很穷了，欠伙食学费欠得一塌糊涂。可是，这几天有点紧急，有点情形不好，我就不懒惰，我一定可以在一个礼拜内写一些东西，一定可以写得很容易动人，一定还可以想法卖去。劳倦一点，麻烦一点，自然是应当的，可是在这些情形下，我非得如此不可。我也正因为有这样情形，且常常在这情形中支持，才写了些书，才从这些可笑的工作里，得到许多朋友，自己得到的虽是像一分灾难，另一时就得到一分友谊。我还想，若果再过两年，书铺若是照三元一千字行市还不给我时，我为了赌气要忍耐下去，一元一千字也还是要干。我猜想我还可以支持这状况三年，不计较一切，这样生活，却完全只是为消磨我自己的精力。到不能忍受时，我就自认失败，从一个卑微的职业里隐灭了自己，或回到乡下老死了事了。你若知道就因为“脾气”的原故，人家阿猫阿狗如何乱七八糟作品可以得许多报酬，我的文章近来还只值两元一千字，你会明白我为什么只想回到家乡去的理由了。际真，生活这事真说不尽！

我原先是只为好像赌气的意思（因为我小时想进中学也无法），只是读书，以为书读得多就会把生活弄好，也可以不至于受人压迫。到后把作文章作为生活时，就又拼命写下去，看是不是我可以写好文章，如一般从大学校出身的人一样好。再到后，因为这些事情的结果，我就到大学校教书了，可是教了书，我反而明白我努力也无处的事了。因为再努力，我还是得尽一些市侩支配，不同他们来往，我的文章就找不

到出路，过去是这样子，未来也还仍然是这样子，外国情形可不知道是不是也像这样？我想到就是过所谓精神生活，应付日子，再过两年，我在上海也是蹲不下的，所以我的日子过下去，一定日渐黯淡。但任何人，却稍稍做点文章，把生活都弄好了。现在才明白文章还是要做下去，但做下去就与一切生活离远，因为这样，我想我将来的日子，总得到一个我最合式的农村里去，才可以过活一些时间。到底还是社会势力比个人能力大，我是终不能用农民感情活到都市中的。

我在这里过了三年，近来想到北平去看看，也不容易。北平去，有事做又是教书，书我总教不来，故在北平也住不下。听徐志摩说，你翻的《龙朱》无人要，你是不是还高兴翻《神巫之爱》？我近来预备写十个故事，皆用苗人作背景，希望会好一点。我自己照例是永远看不起自己文章的，尤其是联想到这文章是用何等价钱，在何等情形下卖给书店的事情时，仿佛不再愿意谈到我写过什么东西。

今天得武昌信，说是收到了你为寄一些书报，我请他们寄上海，想来不久就可见到。每天无事常与大雨谈纽约，地底铁道、大街、各样人同各样事，仿佛便到了那个地方。还说到你们对于女人的感觉，想不到在美国就那么可怜，一切事情似乎就只有酒可以解释。在中国，要方便，自然也是不容易找女人的，因为中国女人琐碎处真吓人。但那个朋友韦说及时，竟好像中国有无数女人受过很好的教育，年纪也到了二十多，却找不到相当主儿的。你试问陈雪屏，他一定对于这事顶熟，顶知道有什么女人可以要男人的事情，听说他在奉天很不坏，你若可以在奉天教一年书也似乎很好。周家



夫妇在奉天也很好，那边学校算是中国可靠的一个学校。

这里前两天大雾，不甚冷，这两天放晴，倒很冷。

从文

二月六日午正

---

这封信曾以《住到上海不动了》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友情集》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

① 傍到 方言，意为挨着，靠着。

19310227

上 海

## 致王际真

——朋友已死去

际真：

这里已经像春天了，成天气候都很好。

朋友胡也频已死去，二十人中八十枪，到后则男女埋一坑内。现在我同到那个孤儿母子住在一处，不久或者送这个三月的孩子回到家乡去。

志摩走过北京去了，大雨回了汉口，这里熟人便少起来，我成天不出门，坐在一间三角形的楼顶，下面是饭馆，到了午时就跑下去同大胡子白俄并排坐席，吃菜牛肉汤同烩香肠。小孩母子住隔房，听听哭喊声音，便好像是坐在地狱边界上，因为那母亲（丁玲），若果那一天同丈夫在一块走，一定也就死去了。如今母亲幸而不死，成天就抱了小孩换尿片调奶粉，将来说不定还会在一种坏天气下捉去置之于死。际真，你是同中国离得太久了，你一点不明白当美国或欧洲法律到保护牲畜，鸡鸭倒捉也算犯罪时节，中国人在何等情形中即可被杀！

我因为近来看朋友死亡，觉得这样支持岁月为无意思，心里真打算改一项事业才好。不过同时又还想我不久或者还可以恢复《红黑》，三人中缺一，两人还将试来办办。因为除了做文章，我什么也做不好，不过文章做下去，是不是可以

成为一条大路，那可不知道了。中国日来因为各方调停，暂时没有打仗，“奉天军阀”皆称“同志”，江西共产党也在对峙中休息，许多小党员无事可作，故想到在文学方面，清除异己的办法，杀戮的捉去杀戮，监狱中满满的关了年青人，勒令各书店不为印行新书，各书稍有不同意当局的各处加以没收，用官方势力迫书店为出版刊物书籍，极力提倡低级趣味，这些事情，都只无形中说明有权利的人非常愚蠢，使人愤慨，结果只是从各样情形上生出各样反感罢了。

他们有人为我在北京找事作，若有了什么办法，我或过北京。不过我非常担心我自己，是除了关门写小说，别的恐怕什么也不会做好。我成天都想有一个刊物办下去，不怕小，不怕无销路，不怕无稿子，一切由我自己来，只要有人印，有人代卖，这计划可以消磨我的一生，可是大致到老了我还是办不成。很奇怪是他们许多人，一年两年什么也弄好了，生活事业好了，老婆也好了（甚至于本来麻脸的也在气运来时把脸变成光光的东西），我只想办一个一星期一万多字的周刊，就找不到一个书店出版。这些话说及时也很好笑，因为好像不那么难，又好像我应当希望大一点，不适宜想这么小。

我大半年不写小说，如今又在计划动手了，想写苗人，写许许多多，照例这些东西，在我除了把它同书铺发生一点银钱关系外，找不出别的可记忆的事情，如今大致有四块钱一千字了，他们优待我，据说是那么优待的，因为我的文章太多，反而成为他们嘲笑的理由，如今能节制一下，便加一点。真是妈妈的，我想到这些时，我又要说我得回去了，我回去，混到军队里面去，还不缺少一种好机会，使我在危险里保留一个发财的希望。尽蹲在上海，又不能同什么团体发

生特别关系，又不能做别的事，就是这样写文章，各方感情越来越坏，门路越走越窄，到某一天害一场病，就真非倒下不可。

我还作好笑打算，是我将来或者会忽然想去做和尚这件事，因为心上常常很孤单，常常不能如别人一样的快乐，又不能如别人一样生活，所以我仿佛觉得我站在同人世很远很远处，一定还可以做出一点事业来。

你近来不知做些什么事。书译到什么样子？喝不喝？我想说，你莫喝，试试学一个中国式的守道勤学的人，坚忍砺志，仿佛等候什么那种样子，大翻大作一阵，不知这是不是在纽约便可以把生活整顿一下。我想纪念我那个最看得起我的爸爸（他死了三个月了），印两本书，若果你译了《神巫之爱》同《龙朱》或别的，打得出一份，我可以试拿来到上海方面找出版地方，因为这里找胡博士或其他人做点序，上海的外国书店同中国的商务和中华，是可以想法印行的。印一本你译的英文本，同时印一本我的选集，倒很有趣味。可不知这事是不是可以作得到。

你若高兴做一点《纽约通信》之类，用中文写，告一些纽约地方任何东西，文学或电影艺术，或其他艺术作者作品，请你做一点来，有个小朋友办的刊物，请我问你要一点儿稿子。我寄你那个论诗的讲义，不是顶好，但说得很对，有些谈中国新东西的不会谈得那么对，你见到没有？

上海很容易过日子，又很不容易过日子，大致我总觉得北京比上海清静一点，上海比北京好玩一点。我们在上海玩，只是在无人走过的寂寞马路旁走走而已。住处楼下是电车道，时时刻刻有隆隆声音来去，闭了眼睛想：纽约一定就是这样

19310227

成天只听到钢、铁、汽、电的喊嚷。或者我过几年真有一个机会来到纽约，我们可以成天在街上走，我完全可以很耐烦的数那街道上古怪的汽车的号码，以及街道边的橱窗里广告。

你写不写字？你的考古学做了什么论文没有？近来中国南京开了一个古物展览会，听郑振铎说，龟甲文怪美怪体面精致，其余古东西也十分好，我本来一个月以来往返上海南京已近十次，可是看不到这个会了。

从文

二月廿七

这信估计三月底或可到。

---

这封信曾以《朋友已死去》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友情集》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

19310410

上 海

## 致中华书局

迳启者：

闻中华印行之拙作《石子船》已出板，从文照例或可取书数册，若能将此书寄四马路新月书店沈从文收，十分感谢。

专此敬颂

著安

沈从文 顿

四月十日

---

这封信曾编入中华书局《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一书，于1992年1月出版。

19310413

上 海

## 复王际真

——又回到上海

际真：

二月廿六的信，直到我从湖南回来的四月十日才见到。我似乎写信说过我从湖南回来就得过北京去，如今到了上海，好像又去不成了。总是那样子，走动时，各样难处都出现了。大概终是过北京的，因为不过去也不行。

在武昌见到大雨，他暑假后或者也要过北京。

听说你为译的文章可以有机会卖出去，凭空又生了一点勇气。近来越生活越不对劲，越来越不愿从人竞争，因此文章也不写下去了。我想若果你能卖去一篇，有出处，我可以特来写几个在中国看来无意思，在美国人看来或可代表一点东方趣味的作品，不在中国发表，单来由你译给美国人看。若是《神巫之爱》你高兴译，若是这书得胡博士那么一个人写点序，这书还可以热闹印出，我们就这样办，我到北京去要他写序，你赶译出来，这计划也只是可以卖一笔钱，我倒希望因此得一笔钱，把我安置到一个新地方去活三月五月（因为若卖得一笔钱，我可以到日本住住也好），不然，是不打量要人写序的。你如觉得好，我这时就去信北京，序一定容易写出，因为他说他对这个书印象还好，他看过。

本来到近日情形下，我要教点书，是有办法的，要作点

事，也是有办法的，因为熟人那么多，而且我又那么随便。可是书我绝不教，事也绝不找人帮忙。还有若果我成天去找人想法拿一点国家的钱到日本去，也还不缺少那些机会，不过我目下不要这个机会。我自己心里总是想我会在一个短短日子中写出许多文章来，足够我行动自由方便，但到底不行，“行动自由”这一点点方便就无从得到。这些事想去想来倒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自己并不打量那么与人不同的活下来的，可是结果总不能如人安静而且从容。我成天匆匆忙忙，又忙不出一点什么东西。

我心中常常想将来我会去做道士，因为我总是好像要一种别样生活的方法，生活的境界，在孤单里才对。时时刻刻讨厌目下生活，时时刻刻讨厌人同我自己，可是走到街上去，见一个女人都好像愿意拥抱她一下。想不到人还不上三十，心情就是那么坏，那么软，那么乖张。

近来把下巴胡子也留下了，一定要留到一寸以上，再看情形剪去还是不剪。

你要译点中国小说，我另外寄了一部分来，你告我，是不是要全份，或先由我意思选出一些来给你看，省得你费神去看选，你告我一下。我因为不教书，把书又全送人了，光光的一身，倒真好做文章做事。目下还同岳萌住在一个俄国菜馆楼上，成天吃牛肉，预备在半月内到北京公寓去住，吃饼而，吃山楂，吃枣。目下看样子我还得吃半年牛肉也许尚不过北京。

近来又出了一本书，有一部分还不曾发表过，我还不看到。我真不愿看我那些书，因为拿一本书聊以自娱，这情趣也失掉了。看到什么刊物上批评我的文章，说好说坏，都极



使我生气，好像不愿意有人提及我，一提及，我同他便成了仇人。我不敢去做道士和尚，倒像是怕出名的原因，怕人提及作为新闻的原因，可是这点事谁也不知道。

你暑假莫转来吧，就到欧洲去，不是有一个希望可以把女人的事办好一点吗？

到湖南送胡也频孤儿回家去，交给那个外祖母，还设了若干谎，证明人并无危险。路上我们走了二十天，经过杀烧过的长沙，街上全是兵，乡下全是匪，两不相妨，奇奇怪怪，走路的人还是很多，因为这些事好像同百姓还是无关，虽然两边都说为得是“民众”，各尽量杀人，各尽量捐钱勒税。

从文

四月十三日

---

这封信曾以《又回到上海》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友情集》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

19310521

上 海

## 致王际真

际真：

寄一本《旧梦》，我新出的书来，上面还有些趣话痴话。因为风格不同，背景不同，心境不同，所以这书写出印成有了四年，我还觉得比那些短篇较好一点。

人不中用，四年来还恰如书中所说，故常常打量自己应做什么才好，主意无结果，想不到是这样不长进，直到如今还来为自己这个作品心酸。

北京或又不去了，横顺我到各处还是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这几天气候很好，春天如可用手捕捉。楼下只是车子声音，只是车子声音，从天明五点起始，一直要到午后十二点方止。在车子嘈杂声响中还是能够写字做事，还是睡觉，还是吃喝。这几天计划要写出许多文章才是事。

四月十六

我打算写一个较大的篇章，恐怕时间同兴致两不许可，到末后还是如每一个作品一样，结束得十分草率，不能完篇。文章太疏忽久了就写不下去。若不能作这件事，我就简直不

明白应当再去作其他什么事。故一天过来总觉得极长极长。

四月十七日

今天廿一了，你瞧我还一事不作，不知过什么日子。落了雨，街上秋意忽触目。

这信五月廿一（整整一个月）又才找出写下去。我明后天又决定要过北京了。不久或许又还回来。昨天才把《旧梦》同《从文子集》另外寄美。我过北京去或者并没有什么事可作，故我一个人去，估计不久可回上海来。

大雨秋后或也过北京教书。

这一个月来我写了好多文章，算是今年最舒服的日子。

上海住下来不好，离开了也觉得不好。

你女人怎么样了？大致你还好，我是简直不行的。我只想自己做道士，只在避开女人的烦恼，做得出事来。到北京去我或者过西山住下，做不剃发的大师，生活不得同世界接近，就只一颗心与一切接近，无聊透顶了的。

你若有信来，寄上海新月还是方便一点。我这人顶糟糕，同熟人写信竟写不出什么，要说的太多，我怎么说？

这一次走又拉了许多糊涂账，心里难过，也还是走了。岳萌则一个人住在一个俄国菜馆楼上小房间里，她倒自己敢独立读书，成天耐烦翻字典看《吉诃德先生》，不懂也还耐烦读下去。

中国又有点乱，和平无办法，军人该瘟死。

你酒吃不吃？一到南京路去就见到你的《红楼梦》，他们

大吹大擂的说你是个唯一的大脚色，大本书摆在窗外，十分美观。

不久看到卓别麟演的《城市之光》影片，倒十分羡慕这个好笑的人。

从文

五月廿一日

19310629

北 平

## 致王际真

际真：

六月的北京真是热闹。诗哲<sup>①</sup>在此，陈通伯夫妇在此，梁思成<sup>②</sup>夫妇在此，大雨也要来了，陈雪屏不久又要在此接老婆了，还有许许多多事情，全是那么凑堆儿在一起。

我还住到城外达园，去圆明园只一堵墙，可是近日来的圆明园，一切全不见了，就是大路上石头也撬去卖了钱，故圆明园比未央宫还容易消灭，因为未央宫遗址照片，看来是比圆明园还完全的。

我不久或到青岛去，但又成天只想转上海，因为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

这里已大热天了，我住处还过得去，住处算是所住到过顶好的地方，地方清静心却暴躁，故似乎还不如在上海一小楼上蹲下为有意思。

中国的战事，这信到后也许又平了，但别想平安，这战事是长久可以维持下去的。这时我的故乡又乱了，胡胡涂涂，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事又打又和，永远闹不清楚。

北京倒极清静。我的住处是燕京大学的职员住处，我借光住到这儿来的，成天望到窗子下有年青女人过身，这些人

远远的看来，听到说话，都像仙人，等你同她熟后，你才明白她们都是猪。

我又印出了两本书。际真，这怎么办？我讨厌极了我的文章，见到新书同报纸上广告就非常生气。我只想做一点忘了我现在的事业，全无从做到。北京一般朋友都劝我住在北京，他们在这里倒合式得很，各人在许多大学里教书，各人有一个家，成天无事大家就在一块儿谈谈玩玩。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我心想，我一定还得回去，只有上海地方成天大家忙匆匆过日子，我才能够混下去。

先是不来北京时，我说，我一定还得住公寓，大家还不相信，以为我用上海的房租，已经可以租一栋六十间的大厦住了，至多五十元一月，可是如今倒当真又得住公寓了。我若一离开现在住处，移到北京城里去，我还是得找小公寓。这些情形是我自己也料不到的。

你若知道罗念生<sup>③</sup>（懋德）在美国什么地方，就把这个信寄给他看看，他别生了我的气，以为我不写信给他。我是不知道他那地址应当怎么写的。

我成天坐到这里，什么事也作不下去，天下无聊的人恐怕都不会超过我的无聊情形，生活很疲倦，心里尽想：什么才是我的路？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我的路。

际真，您怎么过日子。我问你，你翻的《西游记》出了没有？近来林徽音<sup>④</sup>为我画了一幅《神巫之爱》的插图，已制版去了。我倒成天想得到际真一个信告我一点消息。听人说有一本从法文译英文的中国短篇小说选，被人骂过了一阵，很不好，这文章由敬隐渔选译的，这人是够做这个工作的。

我在这里只想有什么人出国当公使，我跟他出到任何一



国去，做一个任何名义的小事，也许过几年新鲜日子。我还想有机会过内蒙古去一趟也很好，可是不甚方便。

甲辰

六月廿九日

明天有一个男子同一个女子结束了一生，  
是叶公超同一个姓袁的女子结了婚。

我的宝画同一朵从冰心女士家里摘来的花  
附来玩玩。

---

① 诗哲 指诗人徐志摩。

② 梁思成 建筑学家，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

③ 罗念生 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原名懋德，二十年代笔名金人。清华大学毕业后 1929 年赴美留学。

④ 林徽音 常用名徽因。女作家、诗人、建筑学家，梁思成夫人。时任职于中国营造学社。

19310704

北 平

## 致王际真

际真：

前次一个信应当已早见到了。

近来这里也大热了，住处还好。

大雨不久或就可来北京。他来北京或可以得到一个老婆，这件事，在一个体魄太好了一点的人，是一个要紧的打算，因此可以使生活规矩一点，自然还可以得一笔收入：三年五年生养三个五个孩子。

我还打量在北京住一个月，可是照例我或者还得留得更久。

朋友韦丛芜，或在不久的日子里可以来美国读书，关于他的事，有些方面可以得到你这个“老纽约”助力指点的，我不大能说得清楚，希望他自己告给你。他是我极佩服的一个朋友，很耐烦安于寂寞，做他自己那一份事业，若果他到了美国，我想他一定可以同际真极谈得来。

这里一热人就发闷，不能做文章，心想“我到那儿好一点？”我到什么地方都不会好，这是注定的。

林梁两小夫妇住在香山，你是认得的。听说所谓周家夫妇，太太已为老爷生了儿子。

冰心也为老爷生了儿子。



19310704

從文

梁实秋已不“古典”了，全为一个女人的原因。  
这些消息在美国或者可以当作饭后闲话谈谈。

从文

七月四日

19311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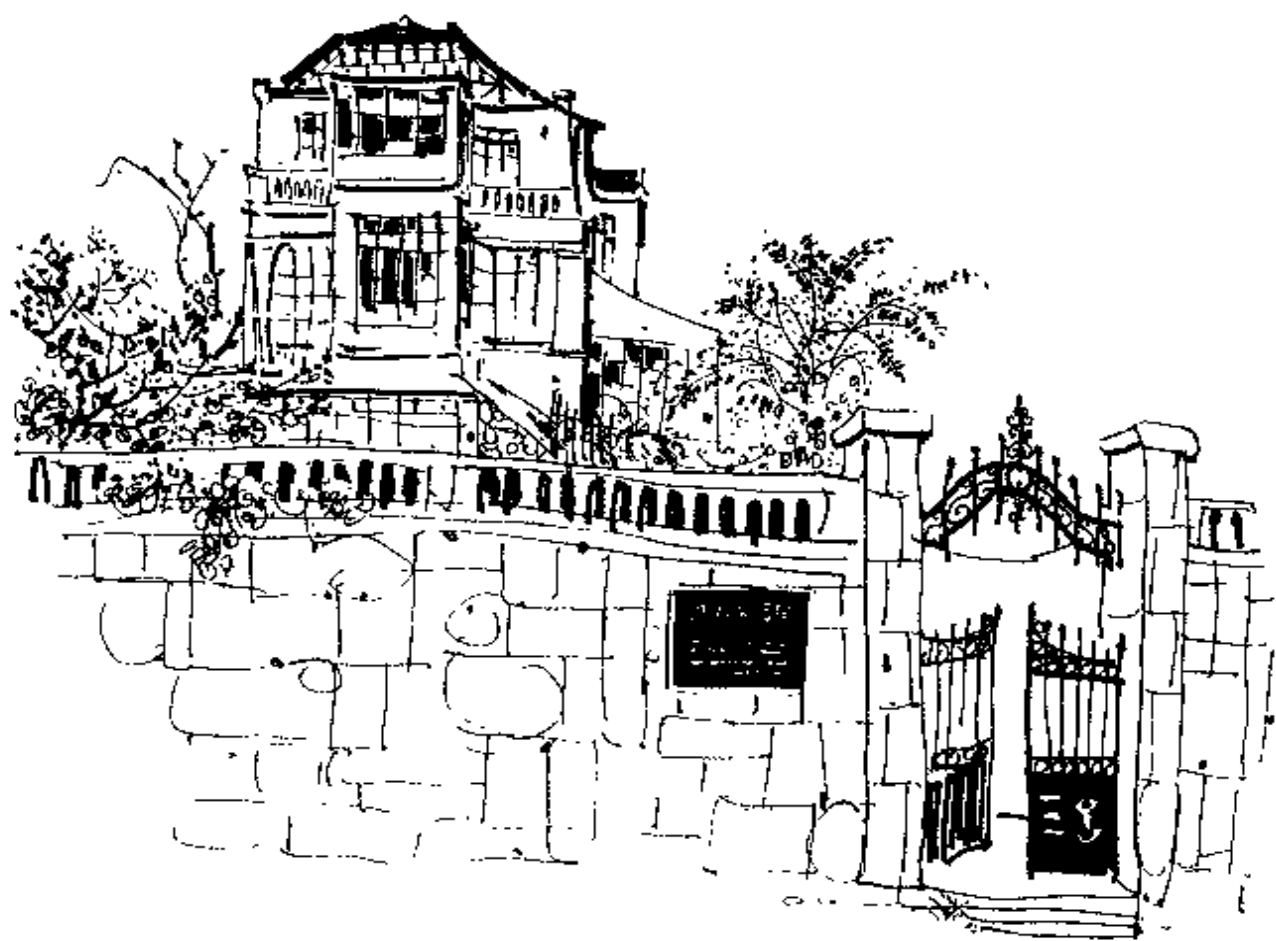
青 岛

## 致徐志摩

这里近日来冷了一点儿，但不如北京那么大风。（北京人十分温和，北京风可有点刻薄。）方令孺<sup>①</sup>星期二离开此地，这时或已见及你。她这次恐怕不好意思再回青岛来，因为其中也有些女人照例的悲剧，她无从同你谈及，但我知道那前前后后，故很觉得她可怜。她应当在北平找点事作，能够为她援一手的只有你，你若有那种方便，为她介绍到一个什么大学去作女生指导员，比教书相宜。她人是很好的，很洒脱爽直的，也有点女人通同不可免的毛病，就是生活没有什么定见。还有使她吃亏处，就是有些只合年青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在此有些痛苦，就全是那么生活不合体裁得来的。为了使她心情同年龄相称，她倒是真真需要“教婆”教训一顿的人。

你怎么告陈梦家<sup>②</sup>去选我那些诗？我不想作诗人，也不能作诗人，如今一来，倒有点难为情。一看到《诗选》我十分害羞。

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许多对政府行为主张惑疑的人，在某一情形下，都可以成为他的小兵，若他作了什么财委会的事情，有许多



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时住过的福山路宿舍

罗雪村 绘

人是很失望的。

你见“山友”为我问问要一张画，难道不行吗？

大雨还有神气没有？我倒为他作了很多活广告，有许多人只盼望他的诗出版，有许多人觉得他很美，我希望那不是罪过。

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意见、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

近来我心里很灵活，手下很笨，所以写不出什么文章。预备两个月写一个短篇，预备一年中写六个，照顾你的山友、通伯先生、浩文诗人<sup>③</sup>几个熟人所鼓励的方向，写苗公苗婆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不久就有一个在上海杂志上出现，比《神巫之爱》好多了。

我有点稀奇的是我在安静生活中人有成为懒汉的趋势，正如在急流里长大的鱼不能在水田里过日子，说也说不明白那种理由。

沈二哥

十一月，十三。

---

此信为收信人生前最后一次收到作者的信函。首页已缺失。

① 方令孺 现代女作家、教授。

② 陈梦家 现代诗人、考古学家。后文《诗选》指1931年陈梦家所编选的《新月诗选》。

③ 浩文诗人 指作家、出版家邵洵美，邵浩文是其笔名之一。

19311119

青 岛

## 致王际真

际真：

这个信倒很希望可以送到你身边。今年来生在中国的人，感情上所负的重压，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故到近日来，对日本事言主战者乃较多。徒言主战，不知政府因一党分派不匀，尚多纠纷，将用何种能力调兵集中？且冒然一战，内部无赖分子，各处皆莫不可以如天津事随时扰乱后方，内忧外患，足以亡国，国即不亡，亦几希矣。目前南京政府，正在改组，左派胜，则与俄携手，右派胜，则英美自然帮忙。据一般情形看来，推测将来事，恐两种势力平均，则既无从讨好苏俄，亦无从求助英美。满洲则迁延时日，复辟成功，即此断送矣。

际可到此一次，他一定有信言及。我在此事情不多，有很多——几乎是全部空暇，作自己事。不过近年来性情特别不好，文章也写不好了。近日来在研究一种无用东西，就是中国在儒、道二教以前，支配我们中国的观念与信仰的巫，如何存在，如何发展，从有史以至于今，关于他的源流、变化，同到在一切情形下的仪式，作一种系统的研究。近来已抄得不少材料，若什么时候，你想考博士，论文用到这个题目时，我可以把全部寄来送你。

你在美国好不好？我在此地或者当到明年夏天才走。心里还是乱糟糟的，做不出什么正经事。我倒成天想回到家乡去，但总像鬼牵到我身上，动弹不得。我心里倒想有什么熟人来美国作公使，或过法国、英国，不拘什么国作公使，我作点事，小小的事，出出洋倒是一种好办法。但此事总作不到。我或者来努力一年，把我作的中国之巫研究作好，拿到美国来，把它翻成英文，卖一点钱，那就好了。若是我有机会到美国一趟，一定是一种有趣味的事。

孙大雨、徐志摩都在北京，不作什么诗，教书罢了。

青岛这几天还不怎么冷，地方本来十分清静，近日来也因为天津乱事戒严。在此读书教书的都比较冷静，若天津战事不扩大，这里不至于有什么变动。

你有方便时，为我问问一个中国熟人，有一个“罗念生，名懋德，清华前年出美的”，通信处在什么地方，若同时打听得出他的学校名称，很感谢，感谢。

这封信到时，中国事情或者又变化多了，也不可知。

从文

在济南时看到你小孩，壮大得很可观，俨然一位将军。

韦丛芜教书事不知妥当没有，他还好。我有一个表弟夏云，在燕京心理学系作事，是燕京心理学硕士，他很想找一个机会出国，若果在美国有什么方便，可以得一点工作或其他免费方法读书，希望你代为注意一下，一切妥当了，他可以在国内筹路费。你能特别向熟人打听一下不能？

从文 十一月十九日

19311123

青 岛

## 致王际真

际真：

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点三十五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碎，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堕地前人即已毙命。廿一此间接到电后，廿二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嘉铸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廿二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当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二十三早晨。

---

这封信作者曾在 1981 年 8 月所作的《友情》一文中引用。1981 年 11 月 22 日《新文学史料》第 4 期首次发表。

据原稿编入。

19311124

青 岛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志摩不意因此即死亡，此间诸人皆极难过。在济见及奚若先生等，一切情形，彼等返北平时想可详及。出事之飞机，闻已仅余一铁架，现大致尚存于济南，即运南京，一时恐亦不至于改作他用。我意思若南京方面有熟人，可向航空公司设法购置，至多恐亦不值两千元，因一切机件皆已全炸裂毁尽，或得一部分保存，似不甚难，但不知这事是否必要。

青岛近日空气极劣，或中日事有其他重要变化，亦未可知。学校仍照常上课，但人心皆极不安定。

前在济时，同思成商量，说到平后来同先生商量，定一日子，由志摩熟人，在上海、南京、济南、青岛、北平、武昌各处地方，分地同时举行一追悼会，照目前情形看来，势须稍迟矣。

敬颂近安。

从文上

廿四日



19311205

青 岛

## 致王际真

际真：

不知道际可先有信，还是我这信先到。志摩死去信息，或者从别的方面你可以早知道了的。我还想起我们在觉林第一次见面时，似乎很近很明白。近两年来他特别爱说死，比上几年完全不同，家庭方面成为无乐趣的累赘，也是活得无趣味的理由之一种。现在一切完事，今天算来已半个月，尸体应当在静静的腐烂了。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札，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札，印出一部分，一面是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志摩活时是一个欢喜写信的人，你处若还有些他的信件，可以找出来寄把我。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作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

今年来，我死了四个顶熟的人，还有两个月未完事！国内的水灾，奉天的战事，熟人的死，把头脑搅得十分糊涂，所以下半年来一篇文章也没有写好，且照此情形看来，简直不会再写什么文章。在这时节才似乎明白自己真蠢。关于水灾同国内各事，你在美国或者用不着我到信上来说及，重要的都自然知道，不要紧的又不必知道。关于个人的，孙大雨、

陈雪屏、梁思成都在北京，生活平平常常，无希奇事可言。我在青岛，就只在山上各处奔跑。或者照到一种不可抵抗的“数”，这安静地方，到了明年二月，我又得离开。我倒愿意住一年，但恐怕至多也只能住一年。目下因爱国事，学校有两种极不相同的意见，在极难调停情形中，坚持不下。如果十二月末还不能解决，春季我当然走。若果学校无意见了，青岛地方因中日纠纷，不能不失去，这学校结果只有散场。学校一停顿，我当然也得走。

若果我又得走一个新地方，我想或者过福建，或者返乡。但这时去寒假还有一个多月，一个多月会发生多少变故，所以我们是不是在此过年，这时说来也是不很可靠的。

把一个我所画的崂山来玩玩吧。你山东的山倒真还不错。志摩所坐飞机，应当撞到泰山，不幸却撞到开山。据昨天有人说，又说不是撞山，是跌落到一个小小阜上。

中国这两年来有许多事都不同了，一切事情都似乎不大相同。别的不说，单说所有熟人，都似乎很萎悴，很懒，很消沉，很软。大家说话声音都似乎很低，玩也玩得很勉强，嗔恨也不深切。说我自己，也就似乎特别无力气，精神方面正像融了一半，枯了一半。

从文

十二月五日

19311212

青 岛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若事情还赶得及，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志摩留存的案件，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音较好。因为好像有几种案件，不大适宜于送徽音看。八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在你楼上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京看。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于给徽音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她，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

这里追悼会因为当时停课<sup>①</sup>，不及举行，今天同今甫先生说及，或当在日内定一日子。这地方表面上似乎还安静，不如北平上海两地所传闻。国内事听南京朋友说来，复杂得很，故一切似乎还在发展，不是结束。在这种情形中，照我

想来，就是有资格说话的人，都应当出来说点话才好。不过也很难说。年青人都好像十分兴奋，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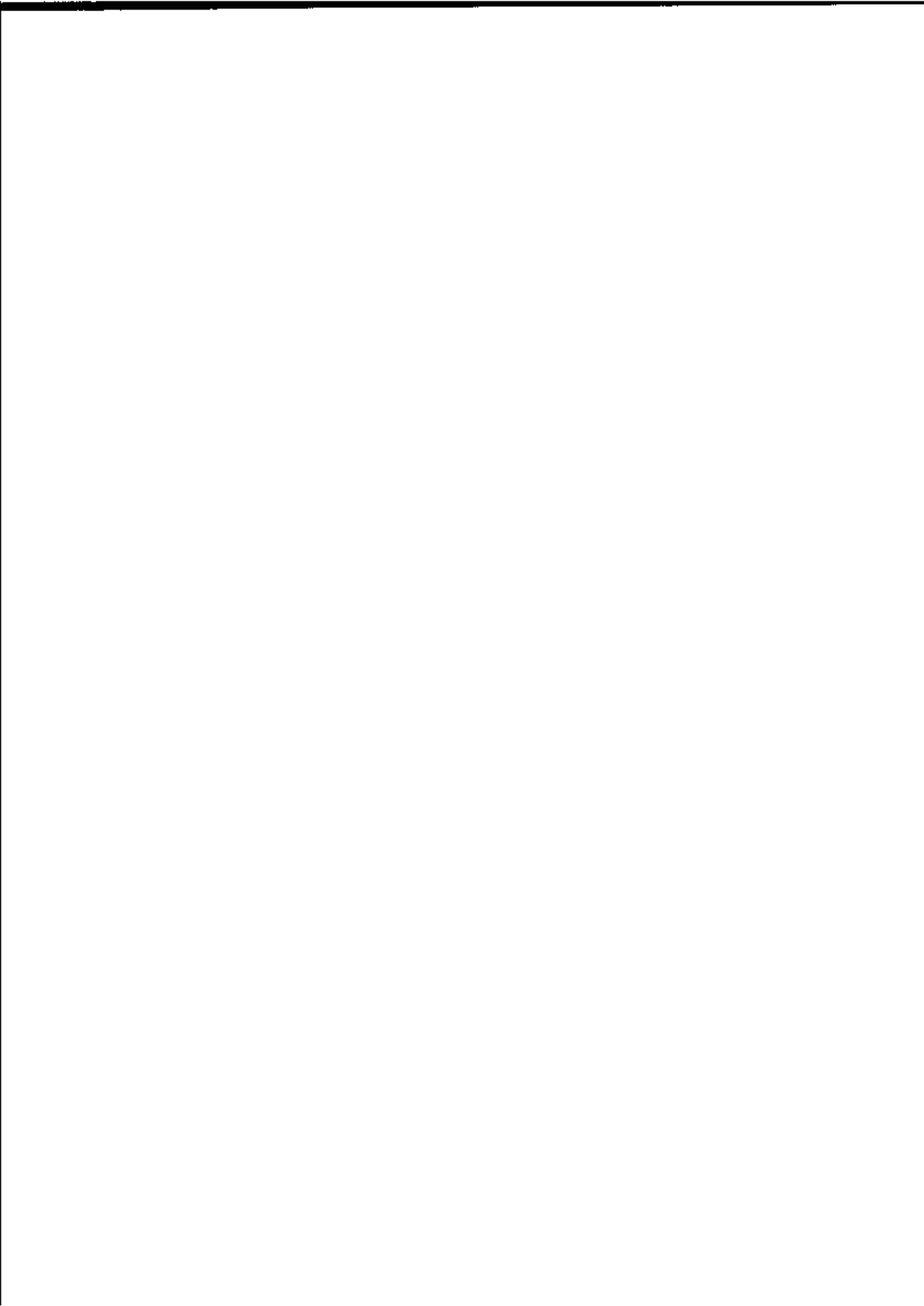
从文上

十二月十二日

---

① 停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学生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12月2日，全校二百多学生有179人签名赴南京请愿。

一九三二年



19320212

青 岛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扰了太久，谢谢。车上一切还好。不过那一扇门，到后仍然把我手扎破了，也可说二等车还不是我相宜的地方。青岛方面一切还是原样子十分清静，不知有年也不知有上海事情<sup>①</sup>，学校还是照常上课，地方安静，不会出什么事故。

寄来一本新书<sup>②</sup>，内容不好，去年就只写这样一本东西，我想或者是因为我作了事，人反而变懒惰了。今年当可重新振作一下。

从文 上

二月十二日

---

① 上海事情 指当年的“一·二八”事变和淞沪抗战。

② 新书 即 1932 年 1 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虎雏》。

19320228

青 岛

## 致王际真

际真：

这信到美国时，不知道青岛是不是还为中国人所有。我们在此每日皆含了眼泪在报纸上搜索那些消息<sup>①</sup>。每一个战胜纪录，皆知道这应当是若干中国人的生命所造成。中国人正在开始用血来证明民族的勇气。目前一切还在发展，不是结局。照一般观察，若上海事件延长，则长江各地，皆终不免为日本人炸毁。这损失是一个大价钱，很值得考虑，但任何牺牲我们皆不能再想法避免，也只好死里求生，因为凡是避免的方法全已用尽了，日本人还不行，还要闹，中国人也只能冒险而进了。

北京各国立大学目前皆无法开门，上海私立各大学皆已成为一片瓦砾，政府用火车作行辕各处移动办公，一切组织皆在变动。二月我过北京看了一下，各熟人皆尚能安分过日子，有小孩的小孩皆在长大，美貌女子皆在慢慢老去，生活则莫不十分平庸，按照事业拿钱，按照收入住房子吃饭，见到时代正在改变，就只向一张报纸叹叹气，没有一个人发生什么大事。孙大雨在上海，多久没有信来，他不久或过北京，为文化基金翻点书。还是一个人，没有老婆同住。

青岛地方随时都可失去，但因为上海方面战事结果，对



于日本人不利，故此地日人亦不敢再生事故。不过若东北非用武力不能解决时，这里是无法可以支持现状的。学校目前还仍然照常上课，大家心都不怎么安定，我到这里就只是“过日子”，若战事不至于影响到此地，我当可留下到七月，到了七月再向另一个地方走去。三年来因为一个女子，把我变到懒惰不可救药，什么事都做不好，什么事都不想做。人家要我等十年再回一句话，我就预备等十年。有什么办法，一个乡下人看这样事永远是看不清楚的！或者是我的错了，或者是她的错了，支持这日子明是一种可笑的错误，但乡下人气分的我，明知是错误，也仍然把日子打发走了。

近来文章是简直也不必再写了的。寄来那本《虎雏》多坏！越写只是越坏，鬼知道，女人有多大能耐，因为痴痴的想一个女人，就会把自己变到这样愚蠢。

听际可说家里只想为他讨老婆，使他无办法逃避这种灾难，真是怪事。我近来倒只想我的家中会为我讨一个老婆才好，可是家中却无这种关切。今年在济南时，见到你的小孩，庞大如一将军，斯文如一女子。那样子真有来历，若你能带他到外国去，一定可以成一个伟人。

韦丛芜来信说，问你是不是还在原来地方作事。他在天津教书，只想有什么方便能出国一次。他寄了点文章给你，请你代为修改，不知能不能收到。

从文

二月廿八日

---

① 消息 指自1月28日以来，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有关情况。

1932年春

青 岛

## 致 朱 雯

贺喜你，新婚以后日子过得很好。你那喜柬若发去一份就预备了一份喜酒，我倒很希望我的那一份你为留下，等到我六月来上海看你的新家时再吃。办喜事的一天一定十分热闹，可惜得很，不能看做新郎的神气。上两年赵景深<sup>①</sup>做新郎时，倒很有趣味，人胖胖的穿上什么铺子里租来的礼服，为了临时找寻一颗扣子或一根皮带，许多人乱乱的各处走去，新郎只是向裤带边一个口袋掏手巾，擦脸上的汗水，又尽只把头昂起扭到一边去，似乎很为那一条硬领子折磨到下巴。过一会儿，外面放起炮来了，打锣了，吹洋号打洋鼓了，可不知谁还逼到他去在大堂上像做诗一样赞美太太两句话，他也居然还记得从《荷花》<sup>②</sup>集子上寻出几句很妙的话，且引了周作人几句话。到后，自然就轮到一面奏乐一面吃酒那一件事了。看了这么一回，到如今还觉得比他的小说生动有趣味。从那个故事想到你们结婚，也一定是很使人快乐的。

将来预备住到上海还是仍然到苏州去？若果两个人不缺少那种方便，在这样满地是花的春天，到北京去一次，倒不是一个无意思的旅行。人家都说在青岛过蜜月，丈夫可更温柔一点，太太也可以更快乐一点：你们是那么年青幸福的人，若来青岛恐怕会受天所妒嫉，成天给你一次雨，一堆雾，一

1932年春

阵风。青岛这地方，就正像是知道春天有许多年青人结婚，都不忘记青岛，去各处很近，地方又静，一定有人要预备来玩玩的，所以常年气候都极好，就只这个春天，一大堆日子，都差不多极坏极糟。这里夏天是可以玩玩的，海同天不可形容的各种颜色，使人十分和平。

希望你替我为你那外太太请安。天保佑你们，此后尽是两张笑脸过日子。

从文

---

朱雯 字皇闻，笔名王坟、蒙夫等。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

此信曾收入《沈从文小说散文选》一书，于1957年由香港新学书店出版。据发表文本编入。

① 赵景深 字旭初，笔名景深、卜滕胧、邹啸、陶明志等。现代作家，复旦大学教授，通信时兼任北新书局编辑主任。

② 《荷花》 赵景深的诗集。

19320428

青 岛

## 致 沈 荃

六弟：

前信皆写四十三师，不知是不是还可收到。此地近日看来还极平安，樱花已从大开渐有零落之象，气候则仍如湘西二月。萌弟<sup>①</sup>一切尚好，可以勿念。上次寄来信中所附之相，可以见出萌弟之健康，近日其身长已将与二哥相等，似乎尚在微长。思想亦好，故今夏我若回家，亦无不放心处。此时计划大致为夏天彼当往北平进一专学外国文之美国学校（此校一月只许由家人领出一次，规矩之严可知），我则放下教书事务，返乡一行，陪妈休息一年半载。但二月以后，能否如此作去，则不可知，因此时之中国，一切皆似乎无日不在变动，我等计划虽无关于国家大事，惟到时无钱，则一切打算皆成空话矣。

寄来战争一册，书不甚好。大致近年来大负盛名之作品莫不如此，皆徒有虚名，内容琐碎，文字平凡，较之欧洲十九世纪著名作品，相差极远。萌弟看书之能力极好，新的总也看不下去。此等书其实当如看《水浒》、《红楼梦》，但价值则尚不如《小五义》，作者平凡，故亦需要平凡读者，离艺术则远矣。

北平近日极穷，故不敢过北平住，上海则极乱，亦不想

去住。若果六月回乡不成，大体当仍在青大。

此地海水真极美。

二哥

四月廿八日

九九附好

---

① 萌弟 作者的九妹岳萌。

19320528

青 岛

## 复程朱溪

朱溪：

这信寄过北平，恐怕你不能在北平见到了的。你廿一来信廿八才收到，邮局罢工对我们有了那么一点损失。去年今天似乎我正刚好到北京，一堆日子过去得真快。北京听说热极了，想到那么热天，朱溪还从城中赶到香山去，在床边为我试温度，去年的回忆使我对今天感到惆怅。

我希望当你接“新娘子”那一天，能在人丛里看看热闹，喝一杯。这里还有四十天就得放假，日子在这种过分安静的地方，过得似乎并不很快，但一会也就来了。想到看你穿新衣作新郎，向每一个来客作揖，这幸福好像我也有分一样，实在是很快乐的。

看到你们的相片，有一件事很希奇，怎么男子越来越老，女孩子越变越年青。（三小姐那两个小辫儿成了大辫儿，照我想来，应当分成四个，给姐姐两个才好。）

你的字越来越有神气了。可是信笺不好，信笺用大行格的较美，用花一点的较同你年龄相称。不应当太疏忽！

这里的气候还在穿夹衣情形中没有改变多少。这里只有春天同秋天，真很希奇。我住处一切都是静静的，楼上可以看到海，成天变各种颜色，天上云总是淡淡的，夜里天常常

19320528

还是浅蓝颜色。美极了。一切都美极了。可是这半年来又依然什么也不作就过去了。

天保佑大家都好。

从文

五月廿八下午

19320722

青 岛

## 致沈云麓

大哥：

寄回的药可不知收得到收不到。天气比较热了一点，也还不很难受。萌弟极安静，住处比我的较好，每天差不多都同我过海边一次，在青岛住下一年，走路真很可观。我们什么时候才过北平真无一定，北平太热了。我还预备过上海去一次，若三天内可作出一点事情来，廿五或当动身，天气太热，走路使人吓怕极了。

这里照例每晚上总得落雨打雷，白日又清清白白。海边各处是人，男女极多，最好的极新式的别墅，每月租金一百到五百，完全像画上一样动人。许多空着还无人租去。下半年若我住下来，我已预备另找房子，不再住学校房子，这里有熟人房子九间，有大客厅同一切用具，皆十分适用，且有可以自己开动的汽车，房子还系上年新从德国人工程师作好的，若我去住至多送他们四十块钱就行了。我们等等看，若学校无问题，可蹲下，我便蹲下来，把房子租妥，让你来诊三个月眼睛，同我们住一阵，好好的玩三月，把眼睛治好，玩够了，你再回湘。我们极希望同你能住在一处，好让你来给我们办一顿好饭吃。可怜极了，到这一年来，花再多的钱我们也就无法得到好好的吃一顿饭！我们除了上馆子去吃西



餐外就无办法，若能得同你住一阵，我们一定也胖多了。等八月半这事就可以决定，因在此不在此，八月半也应当决定了。

九弟相寄来想可收到，她希望看小孩相片，若照来，多照几个样子吧。

二弟

七月廿二

1932年秋

青 岛

## 致程朱溪

朱溪：

真难受，那个拉琴的女子，还占据到我的生活上，什么事也作不了。一个光明的印象，照耀到记忆里时，使人目眩心烦，我不明白我应当如何来保护自己，才可以方便一点。

许多传奇故事，都有一章凑巧的遇合，我自己的传奇，这一次凑巧，可使我太受罪了。我说我悔那一次去那地方，也仍然是空事情，因为即或悔也无用处。

你去信给你的朋友时，你告诉她另外也有一个人盼望到她来，用得是另外一种心情，愿意今天十八，明天就初十。日子不可贵，在我是初次才感到的。这事仿佛只有她来才有一点希望，也许我等不下去，真要走了，我成天想走，因为有些东西使我血发热，觉得不能这样从容过日子。

让我们留下一个年青人的笑话，到老年时节来作为娱乐，我告你，见了那个女人，我就只想用口去贴到她所践踏的土地，或者这是一个不值得如此倾心的人，不过我自己，这时却更无价值可言，因为我只觉得别人存在，把自己全忘掉了。

朱溪，我想倒真是我回上海去好一点。我害怕我自己会作出很愚蠢的事情来，我信托你，我希望你不要同任何一人去说（除了你太太），免使我更加难过，我若在这里候着，每

1932年秋

一个日子都有一分重量，压到心上，只想“写”些什么才行。这样一来只会把事情找出一个可笑的结局，我不能在人面前扮一次小丑，是你看得明白的。我愿意我的头脑能够安静一点，做一点事情，但是，热情常常在想象里滋育长大，我将为这个更其胡涂了。

你说，怎么办？你说。

甲辰

十八日

19321205

青 岛

## 致某主编

□□先生：

两年来屡命帮忙，不知写什么好，送来一点短文，请看看，可用即留下，不能用还望退还，不必客气。文章发表署名“×××”，一个熟人皆知生人不必知的名字。熟人皆知，则开罪在明处；生人不必知，则可减少些些麻烦，或且给好事者多一机会在什么“文坛消息”上瞎说胡猜，弄一笔稿费，亦积德之事也。信件望莫制版付印，因为这事与乡下人习惯不合。若欲此后执笔，望注意，甚感甚感。

尊刊单赖二三老成支持，似乎非持久之道。年来青年作家似有不少极有希望人材，能留出一部分篇幅注意安排其作品，在另一方面极有意义。流行习惯刊物多重“清一色”，作家要“自由”，无所属之无名作家与身居边远地域之作家，出路之不自由，诚非一般人想象所及。《×××》既重在一“杂”字，能尽力为彼等设法处，盼不吝惜篇幅，积极的即无所主张，消极的至少或可为目前无法露面之作家帮忙不少。真的有希望的左翼作品，也许从这种解放中方可产生，不知尊意如何？

专颂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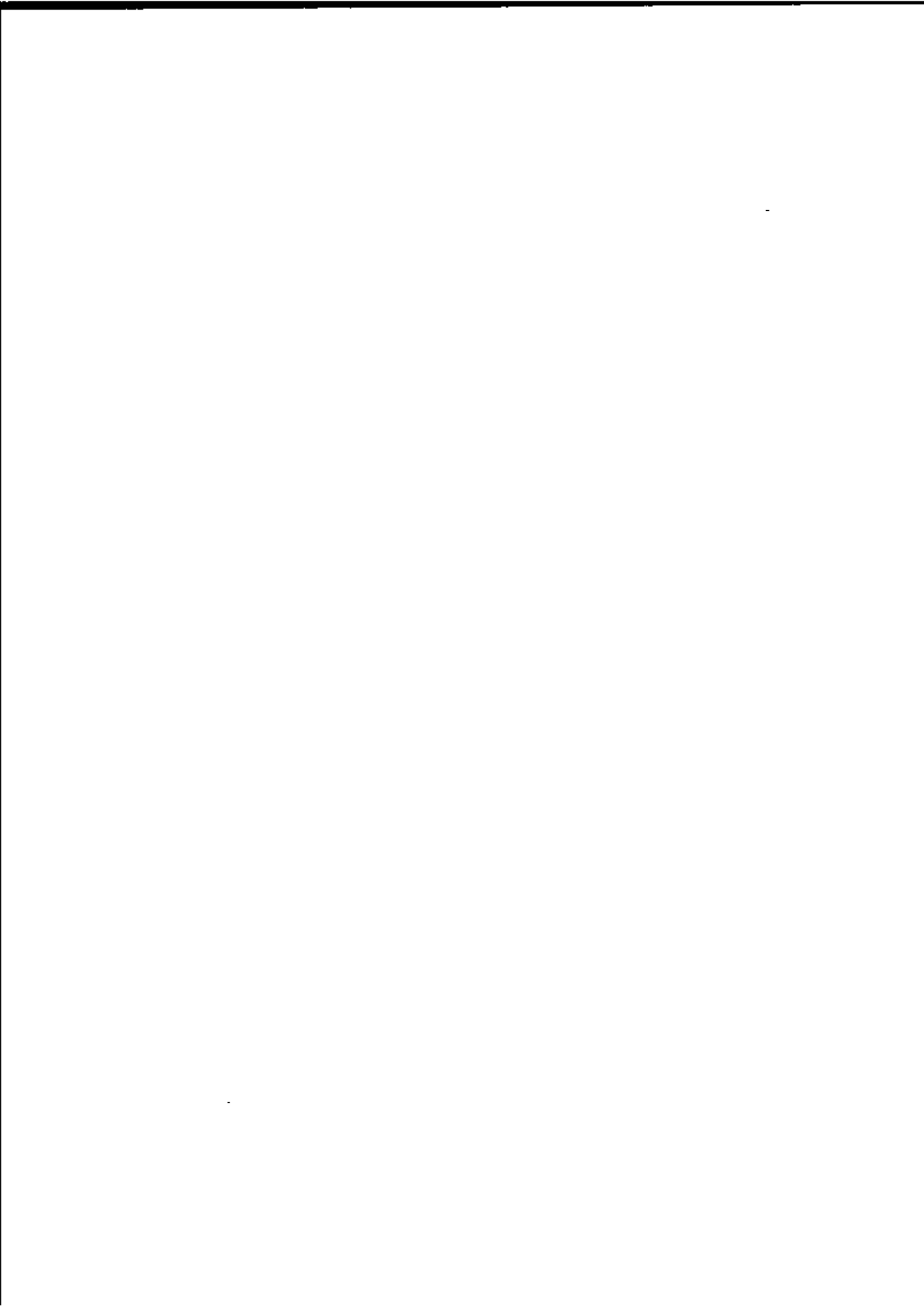
弟 沈从文 顿首  
十二月五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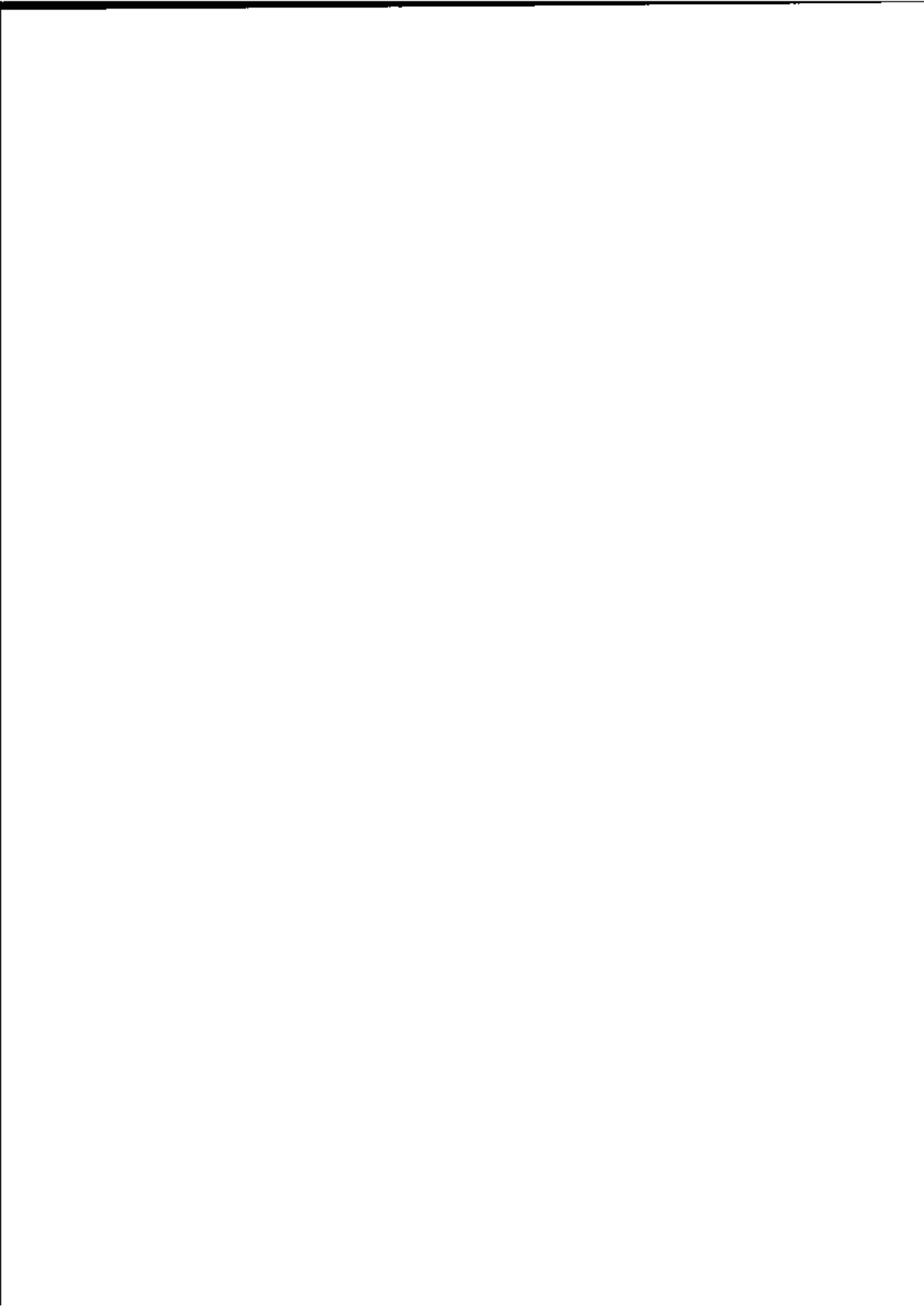
此信曾以影印手迹形式收入上海万象图书馆《作家书简》一书，于1949年2月出版。

该书编者虞山平在卷首语中介绍，所收书信来源一为1948年冬于上海地摊上购得整束断筒残札，二为赵景深等帮助，收集到80封左右的信札。

据发表手迹文本编入。写信年代为全集编者所推断。



一九三三年





19330504

青 岛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大雨回青岛时，谈到您要我作个《阿丽思中国游记》的提要，这书印时校得太疏忽了些，有很多地方读不下去，若果书须寄过外国，我想最好还是把我这边两本校正过的寄去，似乎像样子些。虽篇章之间，涂得很乱，但既为作者亲自校正的，想来并不碍事。请您告我一声，看是不是寄改正的较好。若不必寄改正的，我就不再寄那两本书来。

多久不给您写信，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因为我已经订了婚。人就是在中公读书那个张家女孩子<sup>①</sup>，近来也在这边作点小事，两人每次谈到过去一些日子的事情时，总觉得应当感谢的是适之先生：“若不是那么一个校长，怎么会请到一个那么蹩脚的先生？”在这里生活倒很好，八月七月也许还得过北平，因为在这边学校教书，读书太少，我总觉得十分惭愧，恐怕对不起学生。只希望简简单单过一阵日子，好好的来读一些书。书读得好一点，再教书也像样一点。不过北京若不能住下去，那就又只好过上海打发日子去了。我们希望的是北京不会打仗，能够蹲得住。

从文 敬上 五月四日

---

<sup>①</sup> 张家女孩子 即张兆和。当时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西文图书编目工作。

19330604

青 岛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丁玲事承向各处说话，费神实在感谢。近从上海南京各处得消息，皆同转来电报相似。政府一再表示并未捕捉这人，但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捉失踪（且实由诱绑失踪）。十几天前曾从另外一个人口中转出她的口信：“我被人诱绑，不自由。”得到这个信的是她很熟的某女士。口信那么简单，则危险可知。政府今既始终否认捉了这个人，理由不出两点：

一、被政府以外某种人诱绑（这不可能，因为她又无钱，又不美）；

二、被上海政府或直接为南京党部辖制的特务机关诱绑，但因去年办《北斗》时，政府已有缉捕她的消息。（这是我见她时亲自同我说的。且有次差一分钟险已捉去。）如今捕去，恐怕为人知道，当然不敢承认为丁玲，恰如当年胡也频故事，政府明知其为丁玲，但因名姓稍大，难于处置，也就乐得将计就计，否认并未捕一丁玲。（即已秘密解决，仍然若无其事。）

两项推测，尤以第二点为近理。又闻南京方面人相告，这类事情，皆由南京某方一个驻沪特务机关办理，事情既由特务机关办理，故把人捉来后，当时并不转送公安局，容或有之；

转送公安局，因人犯不用丁玲名姓，不为公安局所知，也属可能。

国家既纷乱到毫无头绪，为了一个政策的推行，把几个反对这种政策的人弄死，并不算得什么稀奇事情。因为拥护自己的政策，牺牲一些人，在共产党看来也一定认为十分平常。不过在共产党中尚以为不合理的“暗杀政策”，若国民党居然用来为目前对付作家的唯一手段，这手段对于个人牺牲不足道，对于各方面所得的“印象”合“影响”，真不大好！恶例一开，由于这种不聪明的政策所造成的局面，恐怕将比我们所想象到的坏处还坏。一面是凡用笔对政府表示不平的年青人皆有凭空失踪的可能，一面是另一方面同样手段的报复，中国还成个中国不？

先生提倡人权有年，且因提倡人权，每当说过了些比较公平的话时，就吃过政府的小亏，在这件事情上还盼望能主持公道，说几句话，提醒一下政府。政府既尽作糊涂事于前，就不能禁止年青人作糊涂事于后，恐怕作家尽全力提倡被治者与被虐待者用暗杀来对于政府行为作报复时，政治上将更多一重纠纷，中国也更多一种坏习气。有了这种纠纷，已发生这种坏习气，以后要和平处置，也就不大容易处置了。年来政府对于左翼作家文艺政策看得太重，一提到他们就杀（内地因此杀掉的很多），其实是用不着这样严厉的。另外一方面又似乎把文艺政策看得太轻，毫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把几个较有名较有力的作家好好去培养起来，从作品上输给年青人一个生活态度，一个结实自重耐劳勤学的为人态度，只知道用一些钱去办一批刊物，却不问刊物用处，两方面实在皆作得极其愚蠢。

小说在中国为人所注意，它的价值，为人所承认，皆全得先生。数年来一切情形皆似乎不同了，一切理论皆把它“能够有多少用处，可以有什么用处”，真实价值弄得有些混乱，左翼作家说不到它在中国发展的真实情形，以及未来的希望，右翼作家则因上海的坏风气，又慢慢的主张作品变成礼拜六派<sup>①</sup>，在一种毫无希望下支持。平常人则责望太奢反而十分失望。这时节就正要几个明白人，同时说话也能使人相信的人，来重新为它定下一点范围，且就民族环境来论，怎么样使文学也来帮助一下这个民族解决一个难题。（莫太重视它，以为有了它就可以解决一切，也莫太轻视它，就让它在一个无目的无计划的自由生灭情形下，糟蹋年青人的精力。）这就仍然需要先生说几句话，也只有先生才说得到它的要点！

从文 敬启

六月四日

---

<sup>①</sup> 礼拜六派 即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是一种通俗文学杂志，1923年后改为报纸型，主要刊载白话言情小说。因该报在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中影响较大，后将在其上发表此类作品的作家称礼拜六派。

19330824

北 平

## 致沈云麓

大大：

寄来的信，信中的喜帖，照日子看来，也许当在九号可以寄到。今天去九号只半个月，一晃眼也就快要到了。这边只预备请五十个客，在这数目内，请某人不请某人，真是一个费神研究的问题。本来还只想请客廿人，因为实在不便在这种数目请谁，不请谁，故只好多请了些。我们希望在这一天城中家里也有两桌客，一桌老亲，一桌朋友。

张家到如今还无人来主持一切，故这边事皆两人自己互相商量来办，木器、碗盏，皆仿古式样，堂屋中除吃饭用小小花梨木方桌外，只是四张有八条腿的凳子，及一个长条子案桌，一个茶几（皆红木与花梨木）。房中只一床，一红木写字台，一茶几，一小朱红漆书架。客厅器具还不曾弄来，大致为沙发一套，一茶凳，一琴条，一花架，一小橱柜。书房同客厅相接，预备定制一列绕屋书架，一客床，两个小靠椅，一写字台。木器我们总尽可能用硬木，好看些也经用些。全屋有电灯约十二处，光皆极好，厨房虽小，也还干净。大门有一屏风，院子中有一大槐树，一大枣树，院子虽小，因为还系长形，散步尚好。又有一更小院子，可晾衣裳。堂屋隔

扇与客厅隔扇，皆如北方一般房子雕花，我们用黄布糊裱，房子纸张则正屋用白色，客厅书房用焦黄色（即包皮纸背面糊成）。

我们最怕送礼，怕吃酒，怕闹，故到了九号，也许先在西山旅馆定下一房间，到时看看有朋友醉酒挟持，要过新家中去玩，我们就设法跑开逃到西山去住一晚。张府长辈虽不来北平，兆和之姐姐妹妹则皆在此，妹妹已同我们住在一处，姐姐则系特意从上海来北平，代我们处置一切诸事，完毕后又得回上海去的。兆和新近出嫁之二姐，则已过日本读书，不能来北平参加热闹了。

我因为初初搬家，处置一切，极其忙碌。我们两人到今天还不曾缝一新衣，必等其大姐来安排。结婚以后兆和每日可过北大上课，我则每日当过杨家编书<sup>①</sup>，这编书工作，报酬每月虽只一百五十元，较之此时去作任何事收入皆少，但所编之书，将来版权则为私有，将来收入，必有可观。并且每日工作，时间不多，欲作文章，尚有余暇，故较之在青岛尚好。近来此后天津大公报即邀弟为编副刊，因条件不合，尚未谈妥。若将来弄得成功，人必忙些，也更有趣些。近年来也真稀奇，只想作事，成天作事也从不厌倦，每天饮食极多，人极精神，无事不作，同时也无一事缺少兴味，真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耶？

兆和人极好，待人接物使朋友得良好印象，又能读书，又知俭朴，故我觉得非常幸福。她的妹妹同九九极好，那妹妹也很美很聪明，来北平将人一大学念书。

九九将过天津念书，或在我结婚以后方去。过两天我们

照新相来，把新屋一切照来。

愿妈快乐。

二弟 从文 上

八月廿四

从夏云转来信已收到。

兆和岳萌附笔

---

① 过杨家编书 杨振声 1933 年夏辞去青岛大学校长职，受教育部委托，主持编中小学教科书。应邀参加此项工作的，除辞去青岛大学教职的作者外，还有辞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职的朱自清等。当时以杨振声住处为办事处。

19330917

北 平

## 致沈云麓

大大：

又有日子不得来信了，真很挂念你们。这里婚事已告结束，请客约六十人，还算热闹。亲戚中村生自厦门来，真——自张家口来，玉姐夫妇自天津来，张家大姐自海门来，真所谓十分凑巧。新娘子仪表服饰皆使客人快乐，款待客人亦尚称周到。这次事情前后约用去钱一千二百元，我只有四百薪水，其余皆兆和带来并收礼所得。家中一切安排尚不俗气，惟地方稍偏，将来若可搬家，当想法搬一住处。

弟事日来稍忙，故一切皆得其大姐为之调度。弟此后恐亦不能得有多少闲暇日子念书，因编书事既已无多暇裕，新副刊且得各处催稿，不久或当将此事辞去，亦未可知也。萌弟过天津念书，明日即将动身，若彼一走后，家中即只有弟同兆和两人及一娘姨一厨子，其清静可知。

北平一切平安，可勿念及。本城不卜近日来情形如何，据报纸所载则似乎大不安定，惟不知近日好些否？熊躄妹云不日将返湘一行，至沅州后或当来本城过些日子，彼云若来镇算当过我们家中同妈住一月，九托其带回菠萝数筒，或可送到也。

二弟

九月十七



19330924

北 平

## 致沈云麓

大大：

报纸上日日载铜仁方面战事如何剧烈，不知得余日来究在何处。此间殊安善，日日有客，亦复忙忙碌碌，事稍多，然家中人皆健康，可勿念也。北平地方亦无事，气候清和景物之佳为年来所仅见，惟事忙不能常出城耳。《大公报》弟编之副刊<sup>①</sup>已印出，此刊物每星期两次，皆知名之士及大教授执笔，故将来希望殊大，若能支持一年，此刊物或将大影响北方文学空气，亦意中事也。

熊舛妹回湘，闻至沅分家后或将过凤凰小住数月，曾托其带回瓶子一对菠萝罐头四筒，大约当在腊月始可收到耳。此间日有人请看杨小楼之戏，如大大看电影相似，只想打盹，正所谓无福消受耶？来此一月余皆不看电影，此后恐亦不至于常人电影院。家中不久或可安置一电话，日日才便在电话中逼人稿件。家中厨子做菜不恶，即在青岛之厨子。

叩妈安好

二弟 九月廿四

---

<sup>①</sup> 副刊 自1933年9月23日起，杨振声与作者接手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每周两期，逢星期1、4刊出。

19331002

北 平

## 复沈云麓

大大：

得从辰州来信，才知道业已迁入新居，日来布置必多费苦心，一切经有艺术思想之大大设计，美丽动人，不问可知也。昨曾从田个石<sup>①</sup>处转来一函，计亦当可收到。大大要建筑书，此等书或不是大大所要，大大其实或要室内装饰书耳。此等书究其实亦无多大用处，最好则为大大能过上海一看新木器新家庭陈设，再来北平一看旧家具旧陈设，则心领神会，仿造制作，无不如意矣。

北平日来尚平安，虽方部军事在附城数十里外作战，但大体已告结束，想不致引起如何不安也。

弟等在此皆极好，惟婚事用钱稍多，生活略窘而已。厨子能作菜，有大家风味。娘姨为张四小姐之干干，故作事亦极可靠。此间有杨仲子所作对联一，系集甲骨文字，作书房挂者，业已裱就，不日当寄来，家中悬挂或尚不俗气。过些日子尚可要兆和写些字来，彼写字比弟有希望，端庄秀雅，恰如其人。妈尚未见此媳妇，若一见之，当尤欣喜也。有相日来可寄来，小相亦有多种，亦可捡寄给大大。

此间因新婚，事稍忙，每日有客。  
专颂近安。

二弟 上  
十月二日  
岳萌兆和附笔

---

① 田个石 作者小学时的老师田名瑜，字个石。苗族，南社诗人、书法家。曾投身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并先后当过四任县长，为官廉明。1951年周恩来总理特聘为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

19331004

北 平

## 致沈云麓

大大：

从田个石处转来了两个信，想皆可以收到。家中屋里可用的东西，过不久当过市场去选些寄来，铜兽环必照所需购来，北平此物甚多，或另请一专家画一图样，照式制作，亦殊易易也。其余如扣门之钮锁，纱窗，亦可一一买来寄上。兆和明白家中所需要者为何物，彼一有暇，即可上街添购邮寄来。

此间一切安善，可勿念，事因稍忙，客人又太多，显得匆匆促促，但精神尚能应付，不至吃亏。中秋节前三日为兆和生日，有客二三人。中秋日我们可至开明戏院看杨小楼之戏，请客者为兆和三叔，一退伍军官（彼尚有一叔在中央作骑兵旅长，则尚不见面。闻军事学极佳，系保定出身）。家中厨子尚好，事情亦尚有条理，不至如从前一塌糊涂。家中极窄，然院落、客厅、书房、卧室、堂屋，皆具规模，两人住下实非常合用。惟地方太窄，将来到冬天时，欲安炉子，不知如何安置耳。

我们报上副刊已出，不知见及否。若不定《大公报》，当将此间所定之报，按日寄来。此间又定一《晨报》，若要亦可寄来，惟由家中付邮，则到地必稍慢，亦不可免之事。

北平气候甚好，尚不刮风，晴和朗畅，十分美丽。今年天津甚热，近日来尚可穿纱衣，亦异事也。上海今年亦大热，不知本城如何。

家中有十二盏电灯，皆装得很好。椅子式样极美，若可照相当为照一式样来仿作。上面黄杨不值钱，阴沉不值钱，作来当极好也。

兆和人极识大体，故家中空气极好，妈若见及弟等情形，必常作大笑不止，因弟自近年来处处皆显得如十三四岁时活跳，家中连唱带做，无事不快乐异常，诚意料不到之情形也。张家亲戚皆甚好，惟岳丈因后母不甚与诸女相叶，致稍疏远，然兄弟姐妹则殊友好亲密也。其大姐来此已一月，照料家事，处处十分合理，故弟不管家中诸事，诸事皆可安排得极有秩序。弟惟作事作文，时间亦太从容矣。

六弟若可来北平，当来此一视，必可得一极好印象而归。专颂近好。

二弟 从文 上

十月四日

个石、子蹕先生均请叱名致安

19331103

北 平

## 致 萧 乾

乾弟：

文章<sup>①</sup>已登载，送来些零张，并把原稿寄还，上面有些涂改处，或反而失去原作神气。此后写，大致以写社会方面的较好，题材性质宽泛些，也容易发展自己感情一些。

礼拜天若无事不妨邀高小姐到我家吃午饭，也不特别约你们，不预备菜，假若恰好进城，碰到要吃饭时就来吃，便妙极了。

天气冷这里还不能升火炉，煤倒来了，不知成府如何，做事还不至于碍手碍脚不？

用心读书，拼命不是坏事。

甲

三日

---

萧乾 现代作家、记者，原名萧秉乾。通信时为燕京大学学生。

此信 1988 年 11 月 22 日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 4 期。据原信编入。

① 文章 指萧乾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蚕》，刊载于 1933 年 11 月 1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 12 期。

19331105

北 平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知道你事忙，不好意思前来相扰。前代杨君<sup>①</sup>为问业东<sup>②</sup>卖的那本书<sup>③</sup>，不知能不能得到一点消息，若□□□□，能告我一声真极感谢。那朋友太穷了，我又不能为他想出什么巧□，故只好麻烦先生，真对不起！

□颂日安。

从文敬启 五日

兆和附笔

---

据影印件整理编入，部分字迹不清，或被存档标贴覆盖。

① 杨君 杨克毅，字盈昂。原武汉大学学生，通信时失业。

② 业东 上海亚东图书馆。曾与胡适合作，出版多种经过整理的古代通俗小说等。

③ 书 指杨克毅翻译的书稿。

19331113

北 平

## 复沈云麓

大大：

得来信，转来三弟的信也见到了，他的病真很使我们担心。这里不日即可以寄一百元来，大可放心。惟务请将上次信中所说有关丁玲夫妇照片信札找来，时间以越快越好，因有一书要印，不日即将付排，迟则恐赶不及也。

这里一切皆好，有时三个人一同过北海图书馆去，我在小房子，他们在大房子，看书到十二点时，又一同回家。且来回皆走路，不以为累。有时则我过杨家编书，他们在家看书，总而言之则是无日不看书，一时虽仿佛无多大成绩可言，久些则大有进步了。

我们已不玩，来此三月还只陪人看电影两次，过公园两次，惟每礼拜家中来客必多，大大见及，必又摇头不止。我们有小书房一，还希望有一常客住下！朋友巴金，住到这里便有了一个多月，还不放他走的。他人也很好，性格极可爱。兆和的大弟则礼拜天常从清华来城住下，她四妹则每礼拜从东城过这边来，故纵无外客，一到礼拜天也极热闹了。我作事虽每日有一定时间，但不麻烦，一切皆作得极顺手，你来看看一定说太忙了些，但其实也不太忙，不过把玩的时间也



加在读书上面去，不能再胡闹罢了。

铜环纽扣皆得等一笔钱来方可买到，一定买好的，合用的，“沈寓”与“云庐”也当想法弄来，不知要横的直的。关于这些可惜得很是你不能来北平看看，若先来看看，就可以看到许多花样，带回去不无用处。木器样子、门样子、一切窗格样子，只有北京形式极雅极美，并且又结实，又省钱，可惜你不能先来看看，再作你的云庐。

北京一切皆旧样子，路好了些，车马多了些，东西皆极贱，一切绸缎殊不值钱。我们的厨子还会做菜，只是懒了一些，若在上面就可吃新鲜肉鱼了。这里每月火食用人需七十元左右，房租、电灯、捐、挑水、倒粪需三十左右，来客坐车需五十左右，故一点薪水仅敷日常用度，报馆有一百块钱则拿去请客，另外做点文章的方是余款，估计这数目一月必尚有一百，故兆和算定每月为你寄五十来。若果能有多的，也自然皆寄来。不过虽有那么些钱，我们还不能添件衣裳，北方那么冷，皮袍子还不能得到一件，到如今还不知如何方能各人皆有一皮衣！我大约这两年内则编书，书成后则在此教书，到近来教做小说这一门功课，大致是可以应付裕如，且必比别人教得更好了，我有了空，还想把我的中国小说史编成，这本书若弄好，必有十万销路，故等等也非弄好不可。

我身体极好，心情也好，请告妈放心。这里几个人又和气又快乐，真只想你来看看。冬天回家的事，再过些日子看，困难处并不是别的，只是无那么一笔钱罢了。只怕用钱多，超过了我们预算，回不来可不好。兆和也想看看妈，看看你们，只怕到时无钱无法动身，不然决可回来看看的。

这里不很冷。

毯子要多大的？这里皆定织的，大小随意，且不至于很贵，来个信把纵横尺寸弄明白些较好，不然恐不相称。

二弟

十一月十三

19331116

北 平

## 复 沈 荃

得余六弟：

得十日来信，并大大九日来信，知近日在上边因事小受挫折情形，病后遭此，殊增此间诸人担心，但愿吾弟作一男子，勿以小小挫折有所介意。事出误会，或别有原因，玉公<sup>①</sup>明白人，终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弟应守分自持，是上计也。关于家中用费，此间每月决寄洋五十元来城，可勿担心，此间钱若顺手，每月或可寄至一百元。大哥来信问钱，过数日即可寄百元来。弟既因故撤职，不宜剧作离乡之计，即无事作，亦不妨在家住下，且等诸事明白，可以离开本乡时，再来北方玩玩，或想过南京作事，我当为弟想法。南京熟人多，且皆在位者，必不愁无事作。我意思先以为弟宜在本乡做事者，也不过是因为妈在本城生活较好，并且玉公待我等极好，为地方也应尽些义务，为玉公则应帮他些忙，故总劝吾弟遇事以忍让为主，好好的在本地服务数年，或可为本地军人成立一好风气。虽一时若有委屈，亦不计较。且总希望弟识大体，明利害，不怠不骄，一则为他人作一模范，一则亦所以自全之道也。今既仍有不谅于人处，尤应处之坦然，毫不在乎。此间按月能寄钱来，弟正不妨静坐半年，闭门读书，与人无争，则不至于受人注意矣。

九闻弟消息，劝我即回家一视，又劝我致一电于玉公，请求一切执平，我意玉公处置百事，必有道理，想来当不至长屈吾弟也。我一时不能回家，也不来电代弟有何解释，惟希望弟不以去职为意，且在家中住下，至明年春天，若可以离开本地，正不妨来北平住住，且看看北方人大度风格，于待人接物，必有益处不少也。来此且可读书，因此间人不读书亦无事可消磨日子也。弟此时能安心静候查办，倒可以安母亲之心。

我在此一切尚好，作事极顺手，身体极佳，不能轰轰烈烈，为本地争取光荣，但却规规矩矩，用功负责，不敢遗羞乡里。近正在编书，每日至图书馆一小室中翻书，按时作息，回家则同二嫂九妹三人谈点书上事情以及过去几人事迹。二嫂出自名门世家，明理懂事，又能勤学，故生活极有秩序。目前不作教书计，明年或又教书，亦未可知。九九亦知用功看书，身体尤极见康强。九九闻弟想离开本乡，即以为最好应来北平读两年书，多学些，多明白些，总似乎以为即或是军人也不可不勤学问积智慧。九之打算殊多可笑处，然以弟在外受苦亦较之在本地享乐为有意思，则亦言之成理。我意弟若不被赶逐，则总以在本地认真服务较好，因母亲之意似甚愿弟莫远行也。

大大在辰安排房子，不知如何，我意莫过铺张较妥。他要我寄钱，上海钱来即寄来，每月寄五十数目，业已决定，弟两年内若无事，按月接济此数目，固亦不甚难也。

愿你很好，愿妈等十分快乐。

二哥 十一月十六晚

兆和九妹同附

① 玉公 指陈渠珍，别号玉璠。

19331118

北 平

## 致沈云麓

大大：

款寄来，想已收到。据说当由常德转，故不能当天收到，否则此时已达沅陵矣。请大大务必将我一切相片寄来，因新书需此甚亟故也。

得鱼处另行去信，并劝其安心养病，身体健康，十分要紧，年富力强，何愁无作事时？妈对此若犹未知，亦不妨尽其知之，不必过分隐瞒，若已知之，则想法使老人不为此过分担心。在待罪中之六弟，尤宜自加检束，凡事小心，勿为奸人有可谗之机会，总以韬光敛芒为务，不吃酒，不赌博，不胡闹，则虽无功亦即可以免祸，想大大亦同此意也。今日报载黔战<sup>①</sup>又起，且似异常激烈，不知影响湘西者奚似，此时犹复内争不决，实民族之一种耻辱，能稍明国家局面，即不至如此矣。湘军能设法不参加此种可羞之战事，实极佳之事也。

真一久不来信不知迩来如何。大姐据云冬天又将有小孩出世，不知其落地日子。

城中日来不卜还愿人多否。兰生北来，何久久不至。子踔在辰事想极佳，七舅因何尚无一较佳职务？个石先生若见及盼为问安，十年不见，心殊念之。犹忆其在高小授课时着

一白夏布长衫，又似月白竹布，道貌可敬，且复亲人，迩来若见及，必有不少话可谭也。

愿阖家平安。

二弟 上

十一月十八日

---

① 黔战 湖南、贵州军政首脑何键、王家烈为巩固自己地位、铲除宿敌而联手发动的战事。1933年11月，王家烈出兵进攻占据着黔东铜仁等县的宿敌毛光翔旧部，进逼与铜仁相邻的湘西凤凰县，准备与何键夹击湘西的陈渠珍。先后打了约三个月，波及黔东湘西十余县，给这些地区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19331127

北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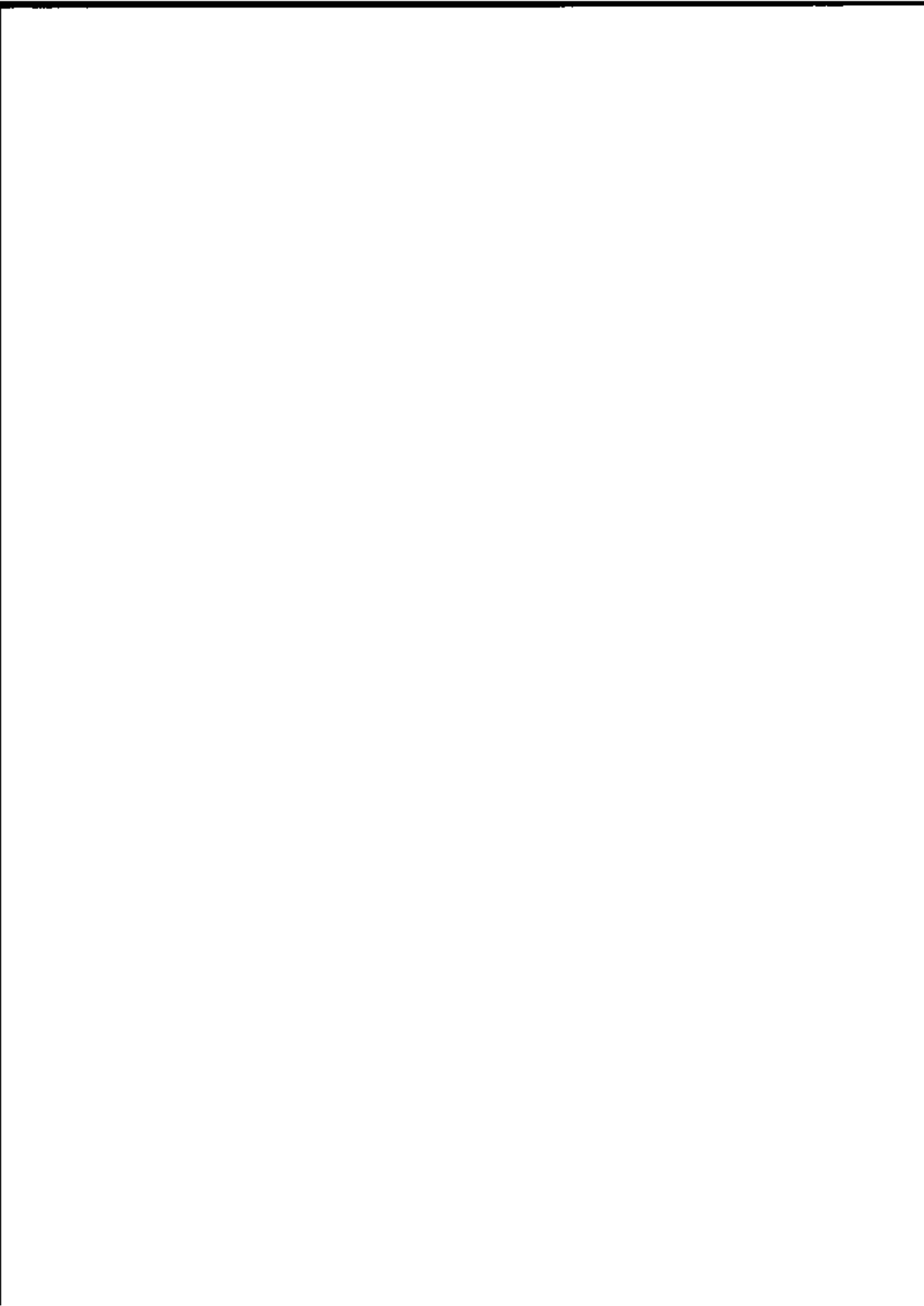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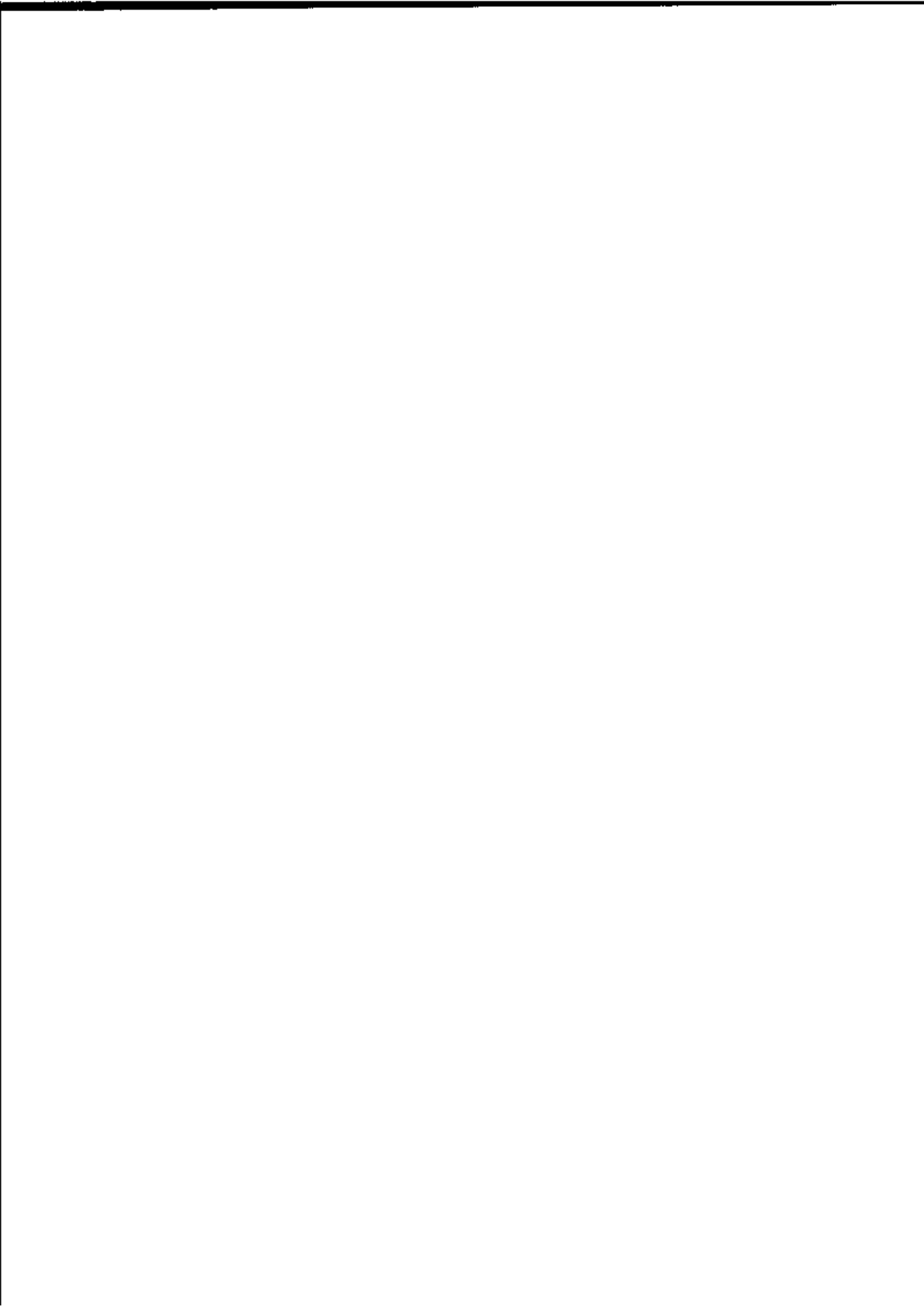
天气太早，也不好意思吵你，我只问一句话，便是：前次代杨克毅盈昂转来那册稿子，是不是还合用？这朋友太穷，住在公寓里，若不合用，也不能指派他翻点什么书过日子，北平他耽不下去，已预备今天回家乡了。或者这时您能告我一声，或者另外什么时节可以告我一声，我希望有句话可以转告那个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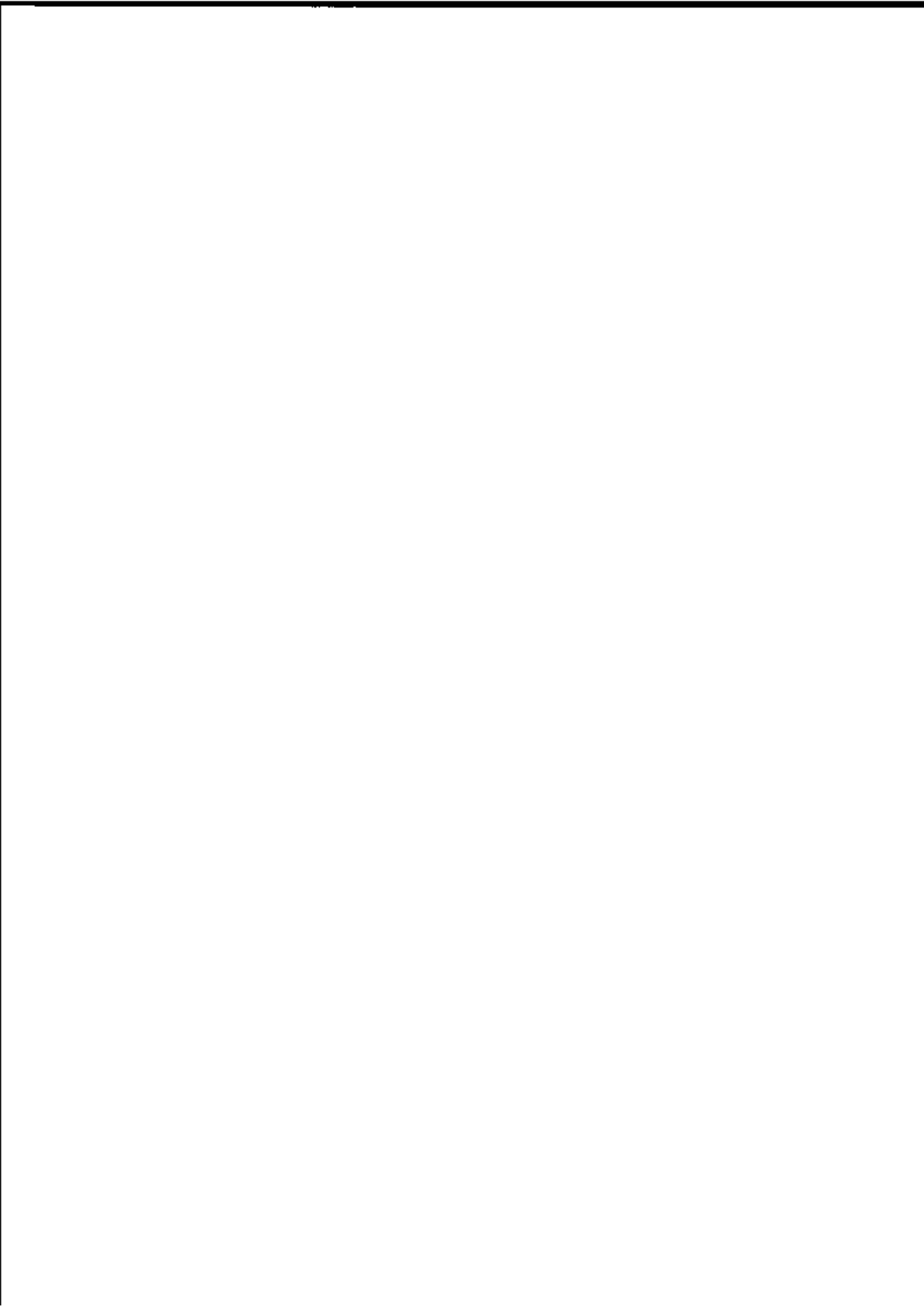
从文上

廿七早









19340105

北 平

## 致 萧 乾

乾弟：

《小蒋》<sup>①</sup>已付排，明日可印出。文章盼多写，可寄至杨今甫先生家中，因我短期中离平，一时或不能回来，文章多由杨先生看！

戏剧（译的）转至《国闻周报》，大致可用，请放心。大家生活有办法，如何来努力读书方好。总莫自弃，莫懒散，莫玩得太久，死死的扣着每个日子作下去，铁杵磨针不是难事情！

专颂安好。

从文顿首

五日

---

此信1988年11月22日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4期。据原信编入。

①《小蒋》 萧乾创作的短篇小说。

19340210

北 平

## 致 萧 乾

乾弟：

一别又一月，日子不知过得如何。有一信转上。过数日把杂事弄清楚些，当出城来看你同高小姐。这些日子我不知不觉就走过一万里路了，真见识了不少世界。

副刊有新文章否。过年若无去处，可来我家中度岁，全是一群孩子。专颂日好。

从文

十日

---

此信 1988 年 11 月 22 日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 4 期。据原信编入。

19340625

北 平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见报上说及文化基金董事会不日在北平开会<sup>①</sup>，我有点小小意见想同先生说说。文化基金每年可使用的款项据说达一千万，它的用处既在办教育与辅助一般文化事业的发展，我觉得对于近十年来使中国青年极有影响的新文学事业，从不加以注意，似乎很不应当。先生为新文学运动提倡者，一定明白自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青年思想三方面的变迁，受新文学影响到如何程度，也一定明白这个东西在将来还可以如何影响到这个民族的前途。数年来从不闻基金会注意到这件事，是不是受中美协定文件所拘束？翻译委员会由先生提议，每年既尚可拿出几万块钱来翻译书籍，假若基金会每年在可动用的款项上，取出千万分之一二，来作新文学方面的使用，是不是件极困难的事情？我以为这件事实在值得注意一下，每年总数千万分之一二，在基金会是一个如何渺小的数目，但所作的事，在中国又是一件如何有意义的事！当董事会开会时，我很盼望先生特为提出，看看是不是可以提出那么一笔钱，来作文学奖金或有关于这方面的事业的使用。一个国家大得很，固然需要巴斯德，似乎也少不了雨果。我们知道尊重莎氏比亚，其实同时也就得培养

莎氏比亚！如今取出的数目，只抵一个在美国的研究生，减去一个研究生的费用，拿来作全国新文学事业的支配，是不是应当作的事情？假如款项的用途受了文件的限制，我以为属于中国方面的董事，比美国董事必多明白一点中国事情，会知道使中国产生一个新的文化，或再造一个新的国家，单是十个大学院的科学研究生与廿个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以及几十本翻译名著还不够用。在造就科学家以前，还必须如何先一点造就国民对于科学尊重的观念，以及国民坚忍结实的性格。且必需了解目前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在一个民族趋向健康的努力上，它负了多少责任，且能够尽多少责任。我说到的事，它的结果只在先生，假若先生能够把我这个意见提出，从今年起就可以留得出点钱，给中国新文学事业发展支配，它的用途另外组织一个委员会再来决定，我想这件事对于中国新文学前途的影响，意义是太大了。

专此，并候  
吉羊。

沈从文 敬启

六月廿五

---

此信曾发表于中华书局 1979 年 5 月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据原稿编入。

① 开会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十届年会于 1934 年 6 月 29 日在北平召开，胡适为中方董事之一。在此次会上改选后又获连任。

19340723

北 平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想来看看您，有两件小事情商量，不知道什么时候相宜，能告我一声极感谢。刘半农<sup>①</sup>先生正当能够作事时死去，真为中国学术界一大损失，《文艺》想为他出个专刊，拟请先生为写点文章（另外请岂明、平伯<sup>②</sup>两先生也各写点文章），若事务还不太忙，很希望先生能为这件事，分出一点时间。这纪念刊在八月里出较好，半月内能集稿，就好极了。

专颂安佳。

沈从文敬启

七月廿三

---

① 刘半农 语言学家，五四时期重要作家。曾为《新青年》编辑。1934年调查西北地区方言时染病逝世。

② 岂明 周作人的笔名之一。现代作家。平伯 即俞平伯。现代作家，红学家。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诗人。

19340907

北 平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文章<sup>①</sup>已收到，感谢得很。作《文艺》百期登载，真所谓“压轴戏”文章了。送来本《记丁玲女士》<sup>②</sup>，因检察太严，只能发表大半部，便在一部分中也被检察人挑字眼儿删去不少，因此不成个东西。我还在学习，永远不能满师，过三五年也许会好一些。《文艺》下半年还希望逼先生写点领头文章，使发稿人胆壮一些，不然总觉得不如别人作得好，不如别人有生气。

从文 敬启

九月七日

---

① 文章 指胡适的论文《大众语在那儿？》，1934年9月7日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00期。

② 《记丁玲女士》作者撰写的长篇人物传记，1933年7至12月，以《记丁玲女士》为题在《国闻周报》上连载。全文分21节，连载时文字已被大量删削。1934年9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以《记丁玲》为书名将此作品出版时，第11~21节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审查委员会禁止出版；入集的第1~10节，多处文字又遭到进一步删削。

此处所说赠胡适的，即《记丁玲》的初版。



19341013

北 平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近来若不甚忙，很想逼您一点文章，增加《文艺》一点生气，增加发稿人一点勇气。送来一张八元支票，为九月份《大众语在那儿？》的稿费，望察收。

专此敬颂安好。

沈从文 敬启

十月十三日

【附录】

19341022

北 平

## 胡适致沈从文

从文：

我没有法子给你写文字，只好让一篇小说给你。

作者姓申，名尚贤，是贵州人，才廿三岁，今年考北大没有取上。《独立》<sup>①</sup>上登过他几篇文字，有两篇是小说。这篇是他送给《独立》的，我因为知道他是很穷的，所以我想让你们收买了去。请你们看看，如不合用，请早点还我。匆匆问

双安。

适之

廿三，十，廿二。

申君住东老胡同六号

---

①《独立》指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周刊，1932年5月22日创刊，1937年7月25日出最后一期。

19341117

北 平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闻从上海归来，想来极累。今天下午六点，《文艺》编辑部在锡拉胡同东“雨花台”请客，大约有十二个人，商量一下“若这刊物还拟办下去将怎么办”的事情，并且十八为志摩先生三周年纪念，《文艺》出了个特刊，希望从先生处得到点文章，得到点意见。若下午并无其他约会，我同今甫先生很希望您到时能来坐坐。在座的为佩弦<sup>①</sup>、平伯、一多、西谛<sup>②</sup>、岂明、上沅<sup>③</sup>、健吾<sup>④</sup>、大雨等。若怕吃酒，戴戒子<sup>⑤</sup>来就不至于喝醉了。

从文敬启 十七日

---

① 佩弦 即朱自清，字佩弦。散文家、诗人、学者，当时与作者同编教科书。

② 西谛 即郑振铎，号西谛，并常作笔名。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藏书家。

③ 上沅 余上沅的笔名之一。戏剧理论家、剧作家。1928年曾参与创办《新月》月刊。

④ 健吾 指李健吾，字仲刚，笔名刘西渭等。现代作家、戏剧家、文学翻译家。

⑤ 戴戒子 胡适夫人曾为他备有一个刻着“戒酒”字样的金指环，戴上它赴席可作为不喝酒的挡箭牌。

19341122

北 平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用过的信札送还。快圣同志会一文也送还。（这篇文章因排不下不排出。）我文章错字极多，您那跋尾忽然高起一行，诗又排得不成个样子，全是太匆忙了些，不及校正的原因。寿生先生文章送还一篇，另一篇这里本可以用，只是这个月《文艺》恐排不出，故转给了《国闻周报》，大致下一期当可排出。

兆和已于廿日上午四时零五分得了一个男孩子，住妇婴医院中，母子均平安无恙，足释系念。小母亲一切满不在乎，当天尚能各处走动。到了医院方知道女学生作运动员的好处，平时能跳跳蹦蹦，到生产时可太轻便了。家中一个老用人，兆和小时即为她照料长大，现在听说兆和又得生小孩了，因此特从合肥赶来，预备又来照料“小姐”的“少爷”。见小孩子落了地，一切平安，特别高兴，悄悄要大司务买了朱红，且说“得送红蛋！”为了让这个老保姆快乐一些，所以当真就买了些蛋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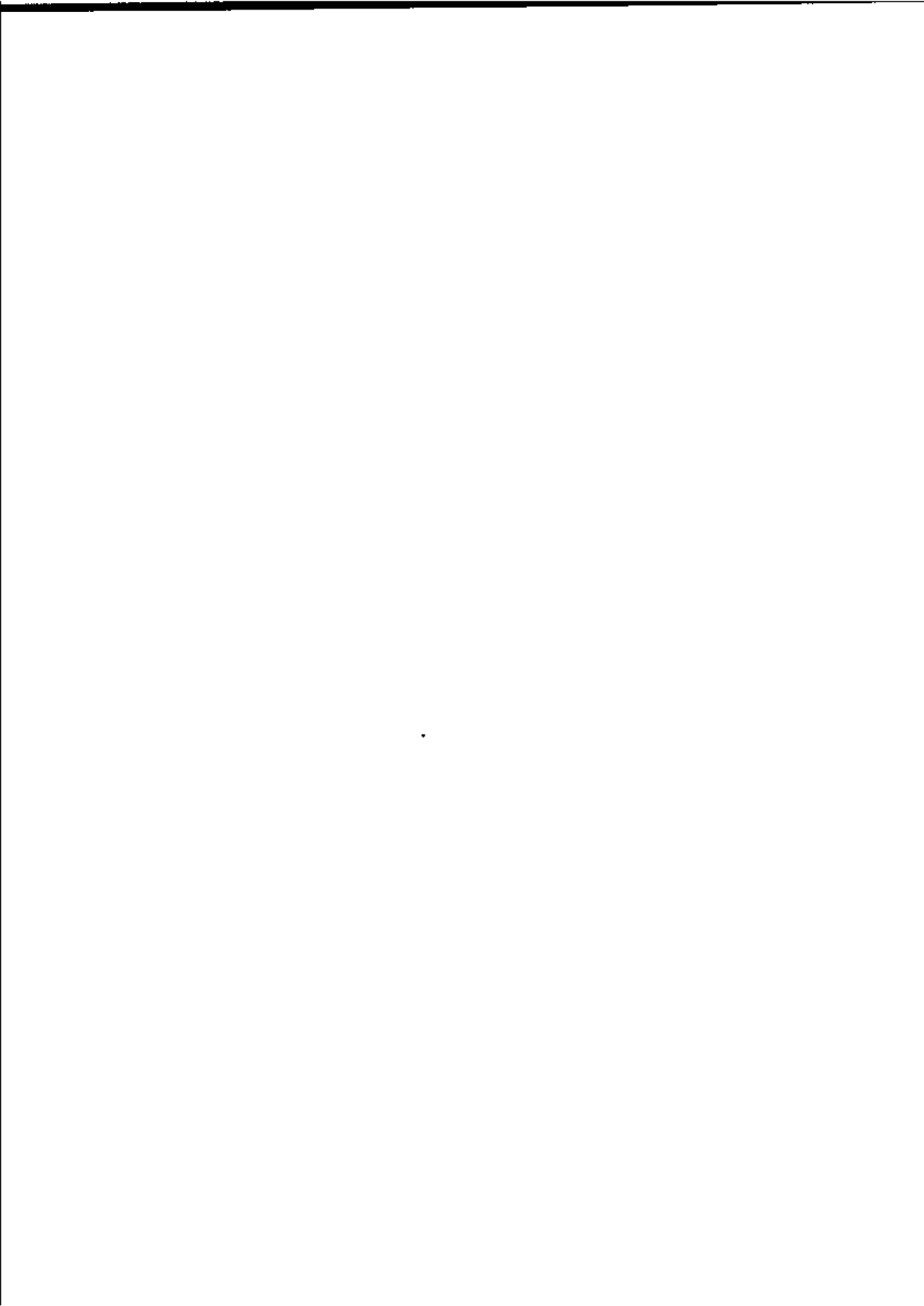
敬颂安吉。

胡太太均好。

从文 敬启

十一月廿二

一九三五年



19350105

北 平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文艺》想热闹一些，希望先生为写点文章，不管是什么问题什么文章，都极需要！这刊物着手时，便含有“逼迫能写文章的写文章”意思，且希望大家能把《新青年》时代的憋气恢复起来，以为对社会也许还有些益处。如今刊物最缺少的为领头文章，先生又为写领头文章的第一手，莫让我们久等，感谢得很。专颂  
日安。

从文 敬启

一月五日

兆和附笔

19350317

北 平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闻您一回北平即病倒，本想同兆和过米粮库看看，又恐您不是客多就是不能起床。《北平晨报》一再以我私事为题材，无中生有，傅会成篇<sup>①</sup>，说了又说，此事在有识者看来，除了觉得他们在那里自贬报纸价值，给人齿冷以外，实无其他结果。惟此种无聊风气，尽他继续存在，作记者的既以此等稿件号召读者，不负法律责任，长此下去，北平教育界方面，何人不可以被此等记载糟蹋。为社会道德计，此种毁谤个人风气之不宜存在，实亦极显然之事！先生于此等事，必有意见，甚盼能作一文章，质之社会。

一、一个正当报纸，是不是宜于摭拾一点流言加以造作，对个人有所损害？

二、一个正当报纸，是不是还应当特辟一栏，作为毁誉个人工具，以图读者开心？

三、一种报纸登载此等毁谤个人文章，应不应负法律同道德责任？

四、所载消息，近于毁谤，到明知弄错以后，来一个更



19350317

正是否即毫无其他责任？

专颂安佳，

并问胡太太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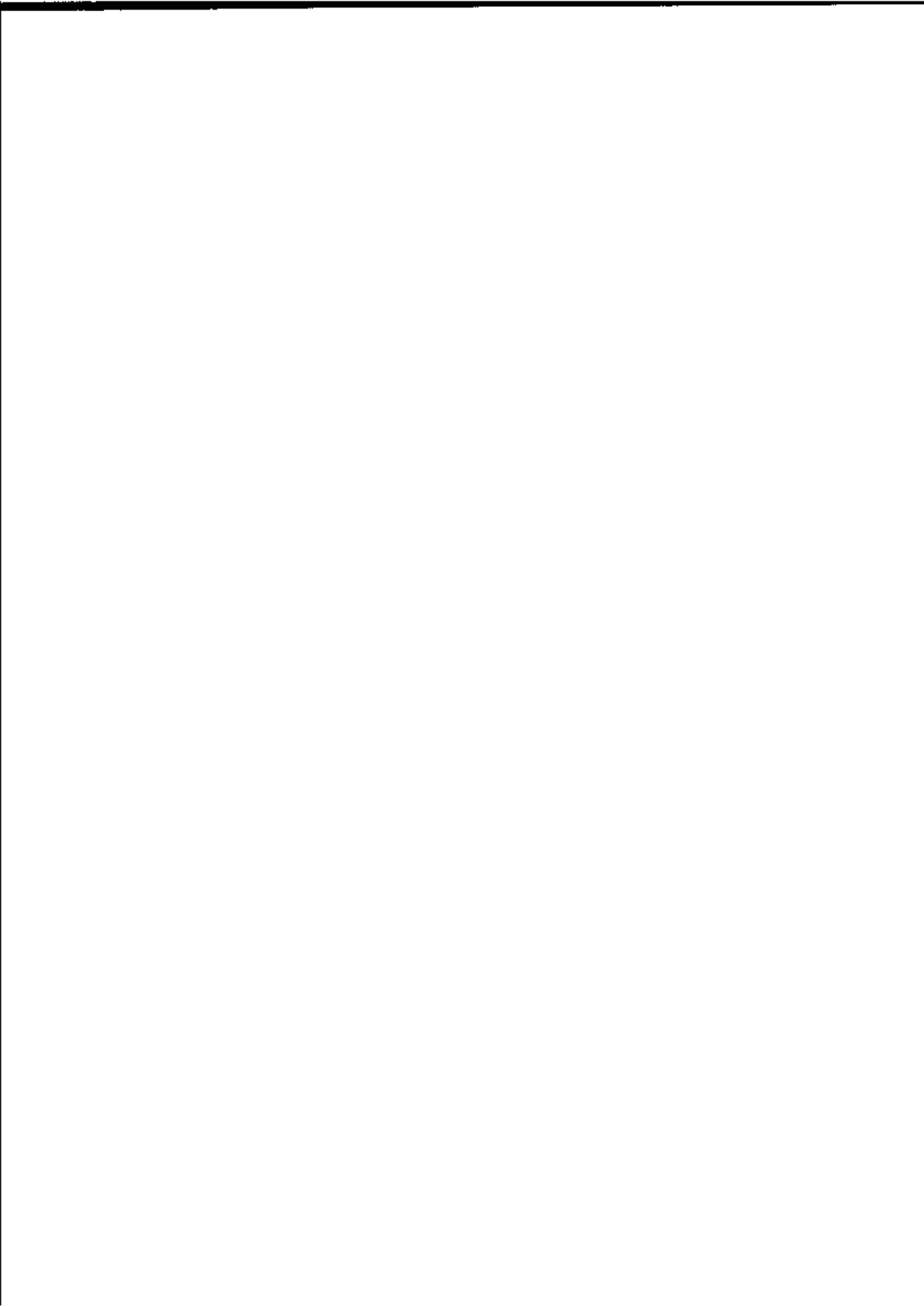
沈从文 敬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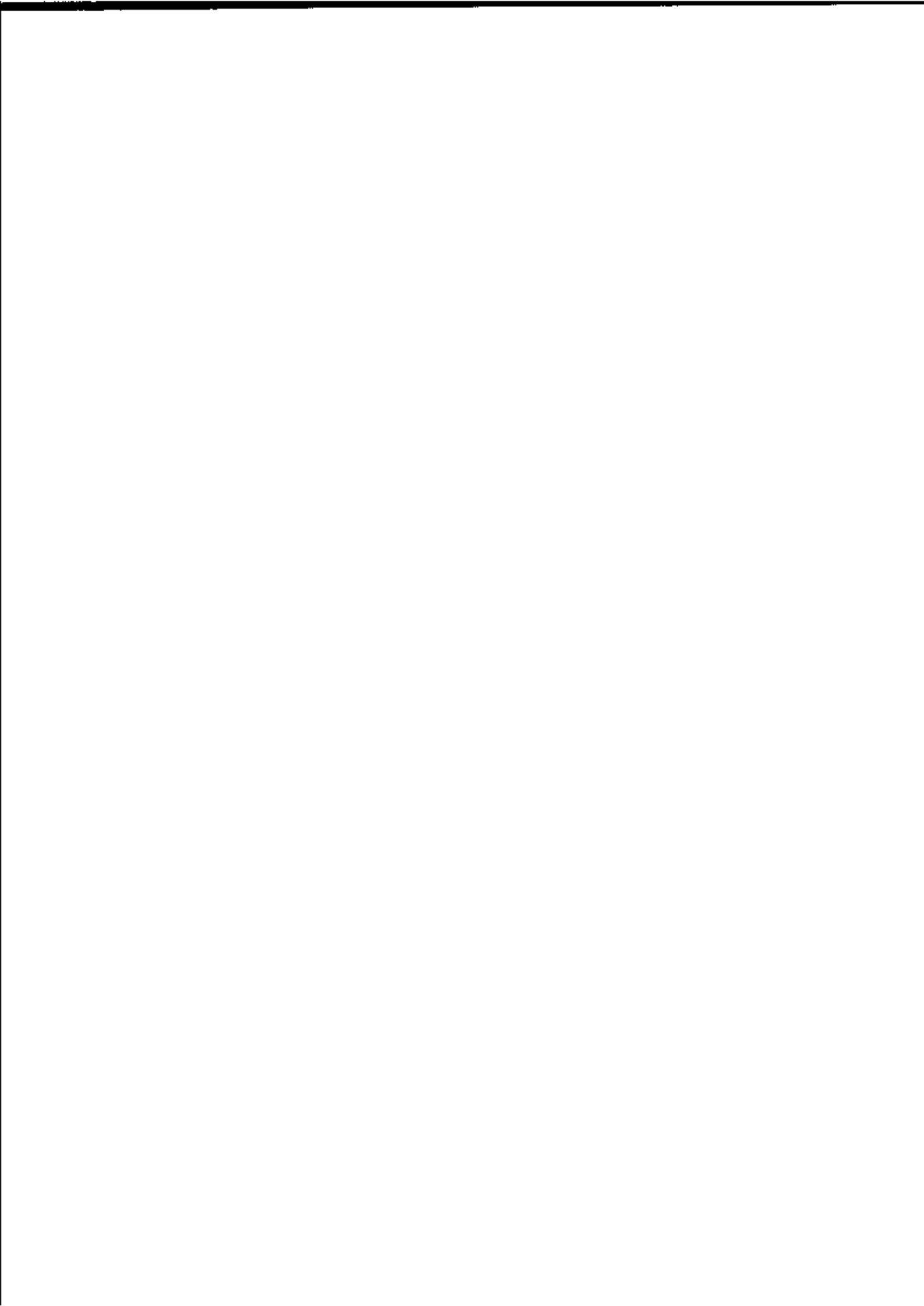
三月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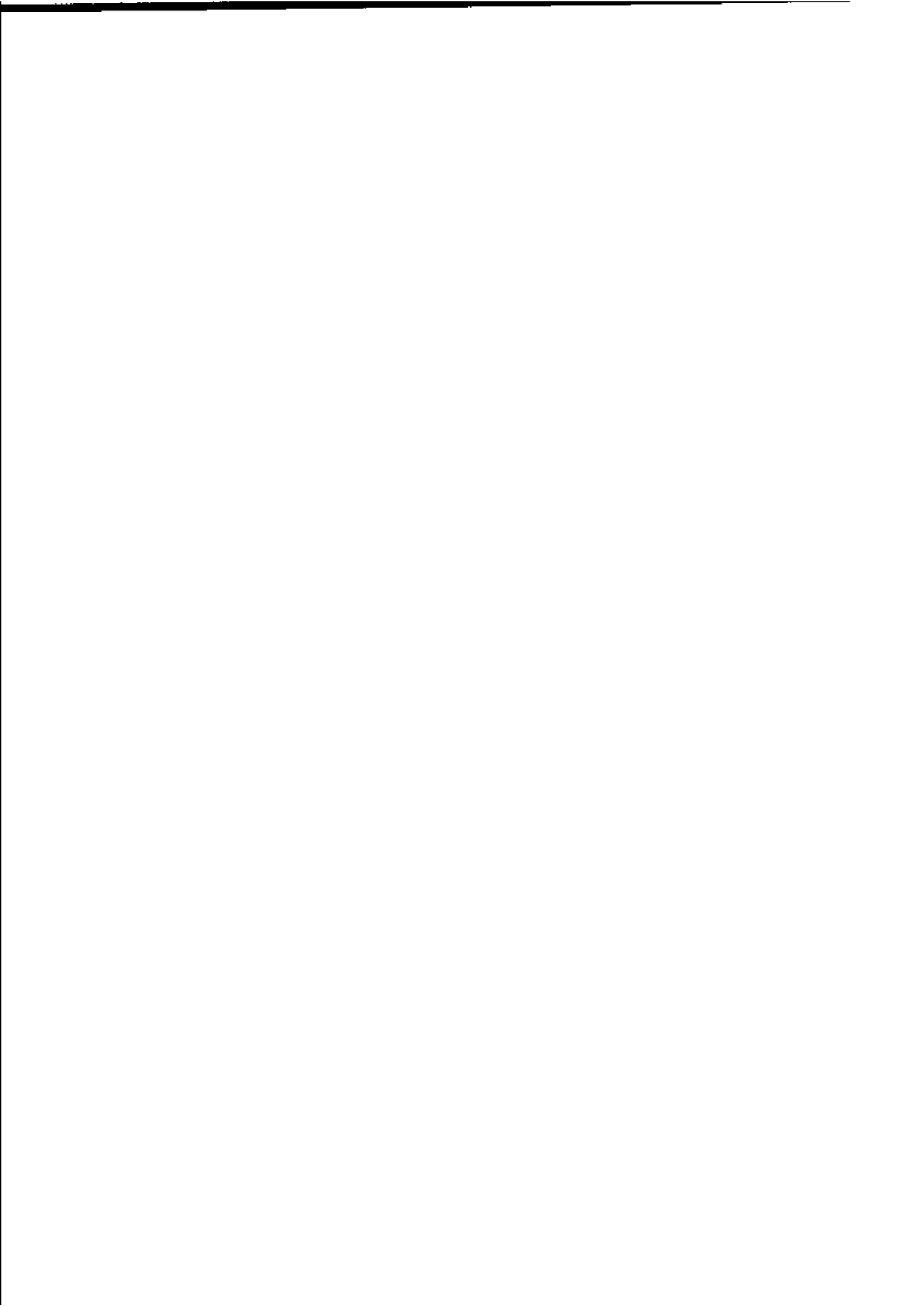
兆和附候

---

① 傅会成篇 指 1935 年 3 月 15 日，刊于《北平晨报·红绿》的《天才多产的作家沈从文先生》一文，署名安开。







19360331

北 平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前天因时间匆促，不能同您多谈谈。我很希望您能尽我多抄出一点关于志摩先生的遗信。这些信即或不宜加入集子，能够抄辑到一处，似乎也很有意义。关于他给您的信，望您能给我抄抄。其他人给您给他的信，或很有关系的，我也想请您给我抄抄。

上次提到那个高先生，给她设法作小事，不知北大是不是要那么一个人服务。不能在北大作事，过别处她也愿意。望您便中回我一个信。

卞之琳<sup>①</sup>多数人都承认他译书极认真，中文也相当好，外国文基础也很好。人家都说是这几年北大出的好学生！现在作的事似乎不是他宜作的事，对自己无益，对学生也无益。教书不译书对各方面都是损失。文化基金会每月出百廿块钱并不是件困难事情，我希望您还能给他这个译书机会，要他不必再教书。又健吾原想译福楼拜《情感教育》，这种大部头书能译出来实在太好了。他的能力和兴味都似乎很可以译它。每月若有一百块钱给他，这书一两年内就会完成的。文化基金会主要意思是拿这笔钱来译点“大书”，您去个信劝他动手好不好？

关于志摩奖金基金事，我想这事要实现，只要您能关心总容易实现。若趁出国前向熟人提一提，弄出个头绪，将来实在大有意义。这奖金好处不在对死者发生何种作用，给新作家却可以有一点鼓励，一点荣誉，引起一种向健康良好发展下去的倾向。目前一大群有希望低头努力的青年作家，太需要这种东西了。上海方面犹可说，大家不能找正当出路，还可写杂感小品卖钱。北平老老实实作小说的□□□□□□，有多少人好管闲事来给他们想出路也办不好！我觉得关于中国文学创作奖金事，政府不注意到，如像中美基金会文化机关无论如何应当提出几万块钱来办一办。事情很明显，如今国内大学少设一个文学讲座，并不影响到这个学校分毫，如把这笔钱（一年五千）作为全中国新作家的奖金，影响可太大了。您不能给他们年青作家设设法，我觉得不大公平。对他们太疏忽，所谓新文学革命实近于有头无尾。

《自由评论》有篇灵雨文章，说徽因一首诗不大容易懂（那意思是说不大通）。文章据说是实秋写的。若真是他写的，您应当劝他以后别写这种文章。因为徽因的那首诗很明白，佩弦、孟实<sup>②</sup>、公超<sup>③</sup>、念生……大家都懂，都不觉得“不通”，那文章却实在写的不大好。

《大公报·文艺》<sup>④</sup>。由上海发稿（我不直接负责），很希望得您一点文章。

从文 敬启

三月卅一

---

① 卞之琳 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1933年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

② 孟实 指朱光潜，字孟实。美学家。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③ 公超 即叶公超。曾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及《新月》月刊，时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

④ 《大公报·文艺》 作者和杨振声所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自1935年9月后转由萧乾编辑，并改名为《大公报·文艺》，每周2期，杨振声、沈从文仅负责每周1期的《星期文艺》编辑。1936年秋，萧在上海《大公报》社全面负责起津、沪两地的《大公报·文艺》和《星期文艺》工作。

19360409

北 平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见报上说您不久又得过上海出席中美文化基金年会，想来当是事实。我记得两年前曾向您提及一件事情，是为中国许多无名文学作家想办法的事情，我以为中美庚款委员会方面，应当有人提出个议案，主张每年弄出一笔小款来，作为给中国新文学作家奖金的支配（这笔钱并不需要多，有五千左右就很够瞧了）。这事情作来也许不容易，或与当时协定有冲突，或不易处置恰到好处。不过事情若值得作，就应当有人来想办法去“尝试”。委员会方面别的委员不注意这件事，那不出奇，您是新文学运动领导者，却一定知道它对中国的意义。您们又在开会了，我想再向您提一提，盼望您注注意。正因为现代中国文学对于中国青年人的思想问题关系十分密切，国家对这事除了消极禁止以外，从不积极奖励，一切文化学术机关又因主持者的拘迂与浅见，更把它除外。这一部门的发展，竟完全控制于一批商人手里（商人既惟利是图，所以几年来嘻嘻哈哈刊物特别多，正当刊物全失败，正当作品也全碰壁）。若这方面听其自生自灭，那另一方面您那个翻译组织，三年五载慢慢的印一批书籍出来，真似乎无多大意义，文学革命运动，倒真不免如您谈“西化问题”，被一个



“惰性”的习惯，又带回到原来光景里去了。看看近年来许多人都把文学寻开心，把写作寻开心，大家都向从前礼拜六派那条路上走去，我觉得这惰性真可怕。也许还要些人为“享”着想，有点热忱，对这问题关关心。

专颂安好。

从文 敬启

四月九日

---

此信发表于中华书局 1979 年 5 月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据原稿编入。

19361209

北 平

## 致沈云麓

大哥：

得余处廿来天无信来，不知在龙游如何情形。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好，小龙朱<sup>①</sup>精神尤好，终日大嚷大闹，天气极寒，惟彼依然想在屋外寒气中玩。市面还安静，就日来中国方面情形说来，中国恐仍是屈服承认一些“事实”，日本也就适可而止，不再过分追逼，所谓中日大战，至少在最近不会实现也。

有腊肉香肠盼望送我们一点点，不必多寄，有一块钱的就够了。这里我们照例什么也不会作，只每日吃黑面制馒头，吃来极好。小龙朱每早就必需吃一个大馒头，半磅牛奶，一个鸡子，两片饼干，有时且得饶几调羹稀饭，三片咸萝卜，总拢算来，数量也就大有可观了。中时候他吃一大碗半稀不干的饭，下午啃一个大梨，晚上又是一大碗稀饭，真可说是一橡皮口袋，人小空心大！我们只希望得点好香肠吃早饭，因为做事早，近来早饭也成为一顿主要工作，同凤凰县一般了。寄来了本新书想可收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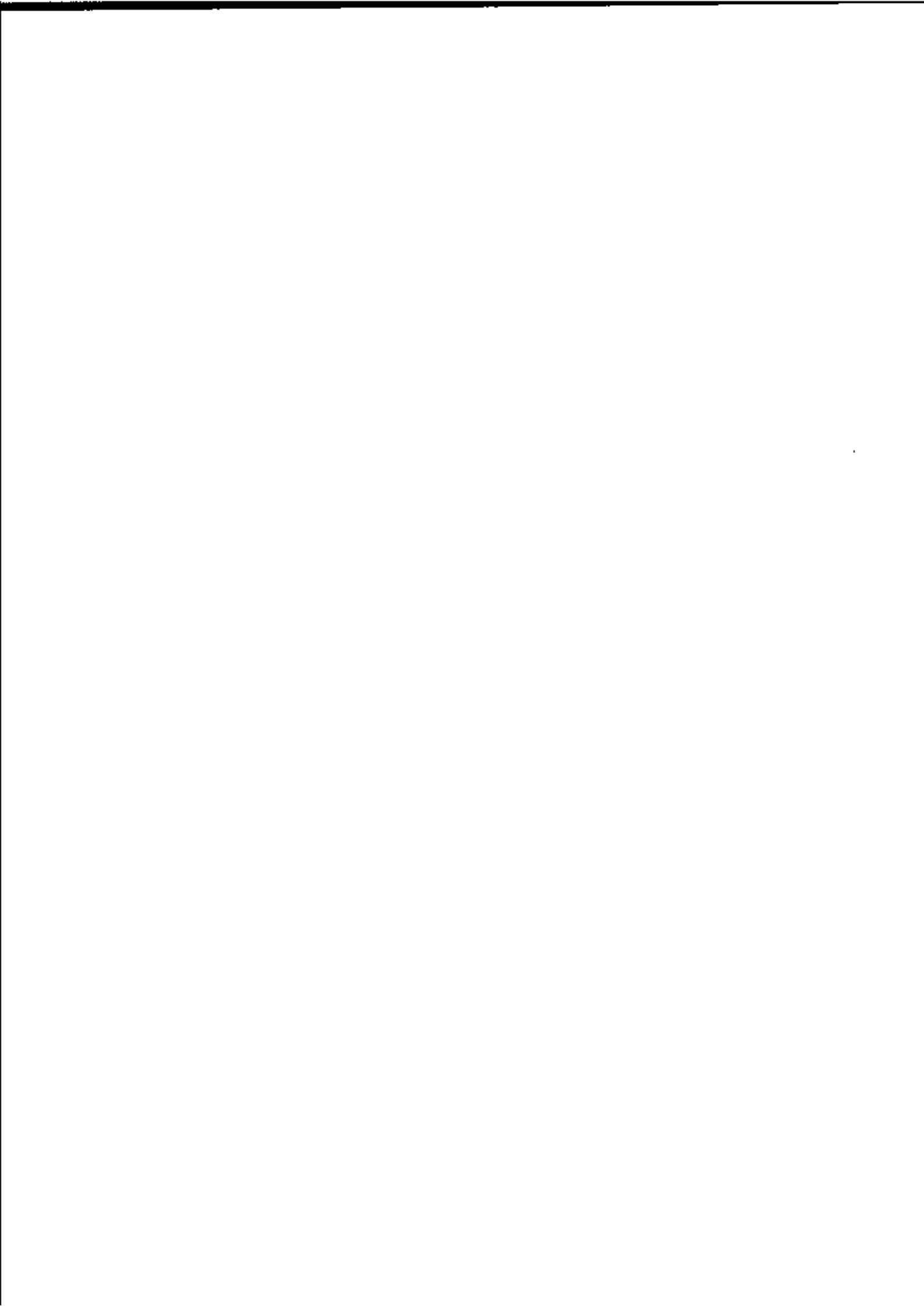
北京一切如常，老四、长荣等在此都还知用功向上。长荣知向上，也真是意外事也。北京一般习气太好，读穷书挣扎实的在相宜，可惜家乡中人无此机会，老少多近于坐以待毙。

二弟从文 顿首 十二月九日

---

<sup>①</sup> 龙朱 作者的长子，通信时两岁。

一九三七年



19370523

北 平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听说您已从南边回来，还不能来看您。商务刊物<sup>①</sup>已出，上海方面似乎有人说：“聚集《新月》、《现代评论》、《学文》三种余孽来个死灰复燃。”不过既已燃了，骂骂也就完事，对刊物前途似无妨！目前最需要的文章是放在前面的论文（这刊物既不能单独用创作来支持，所以论文尤其重要），很希望您能给刊物一篇文章，壮孟实的胆气不少。

黎昔非先生到我这里，说他“在《独立评论》作了五年事，得适之先生信托，谨慎小心作去，幸支持到如今，刊物有了头绪，可是个人若如此下去，实在有点可怕。原因是杂事太多，太琐碎，自己除每日注意刊物外，一本书也不能读，想谋进步无从得到进步。长此下去，不知如何是好。想起来北平的目的，未免惭愧。看看吴晗、罗尔纲诸同学在学业方面的进步，自己不想办法不是事。”这人老实处，适之先生五年来必看得出，他很希望您帮助他一下，给他一个机会，把《独立评论》事务放下，让他到个学术机关里去作个小事，薪水即或不多，至少在工作上有意义点，且可以多学点要学的东西。或者有机会离开北平去教中学国文也成。因为不能作学术上研究，还可多接近点人生，将来或者走创作路。这人

痛苦想来先生明白，不知是不是肯帮他个忙尽他从别的工作上试试。我觉得他若这样混下去也极可惜、可怜，但又无力帮他的忙。

专此敬颂安好。

从文敬启

五月廿三

---

① 商务刊物 指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文学杂志》，1937年5月1日创刊，由朱光潜在北平主编。

19370703

北 平

## 致沈云麓

大哥：

另邮寄扇面一把（带骨为凤眼竹还不恶），画为一朋友所作，字为弟写，若不用时，尚可取下裱成一册页也。小孩子大小都好，身体健康，脾气正常（惟此次系母亲自奶，故作母亲的甚累）。小的虽落地不过一月，手脚神气都如二月孩子。头发极黑，手脚极白，额门宽而高，声音壮大。只是食量太大，因此吃其母奶以外尚得补充奶粉二次，方能过瘾安睡。北平天气不过热，痱子尚未生，带来还不甚烦心。

我等住处已在收拾，大致半月内必搬家。住处虽名为王府，但系后屋，且曾经一度被人改作宿舍，结果好处已失去大半，无从恢复原状。楠木隔扇窗棂，都不齐全，惟稍存规模罢了。好在高爽清洁，住家尚可得清静安适。只是去市中区过远，也是一不妥当处。地近北城根，普通人住北平廿年，也不会有机会到此等去处。买东西大致系在后门大街一带，若往西城看戏，必须坐洋车一小时，若往前门，则更远矣。住处名“后门外国祥胡同十二号”。

暑假中照希望说来，本想回沅陵或过宣城看看，都比老

守北平城中较好，只是钱不将就，只能作罢。北平今年多雨，尚不甚热，蚊蚋虫虱少，故度夏甚便利。南方人年来多有来此避暑者，市容整齐，东西甚贱，住处比南方又好又贱，将来恐将成为一避暑地亦未可知。

邓镐荪在此，不久或可返乡。闻从平到沅陵为时不过四日半，交通便利，较三年前弟回乡时已太多矣。

祖春在西苑受军训，精神极好。不久或可返校。老四已离北平。长荣在此甚努力，成绩亦好。

得余久不来信，不知其情况如何。

此间有朋友办一周刊，专载各地民俗，有稿费三元或二元千字，已特为兄约好，兄可用白话写点：

### 凤凰

- 一、关于结婚手续、禁忌种种；
- 二、关于死亡种种；
- 三、关于生男育女种种；
- 四、打禄<sup>①</sup>、扛仙<sup>②</sup>、打波司<sup>③</sup>、还愿<sup>④</sup>、做斋种种；
- 五、出门、过年、动土、打猎、药鱼种种。

据我想来，大致可写两万字（不厌其详），若写成可用，即可得五十元稿费，事轻而易举，不妨试试。如成功，则此后可写者尚多，当为设法接洽也。

闻长沙尚有一批老乡，坐镇等待机会，毫无转机。老印亦尚在彼，十分可惜。以彼之知识才气，若肯出外冒险耐苦



三年，成就必大可观，若用得其法，或且比弟成就尚好也。

专候安好。

辰寓大小安好。

二弟从文顿首

七月三日

---

① 打禄 “禄”亦可写为其他读音接近的字。苗族的一种还愿法事。其他民族也有请苗巫师主持打禄的。

② 扛仙 方言说 Gang 仙，亦写作降仙。由“仙娘”举行的降神活动，借鬼神之言，回答问仙人，妄断吉凶祸福。

③ 打波司 亦作“打波斯”。凤凰城乡流行的为家中病人杀羊赎魂活动，在河边举行，就地挖灶烹制，并请巫师作法。事毕，巫师和帮忙的人留在河边吃羊肉。现代仍然流行，但多自己办，不请巫师。

④ 还愿 亦称还傩愿。凤凰城乡普遍的酬神活动。必请道教巫师，设坛位，供奉傩公傩娘，杀猪羊敬祭。巫师行法三、五日，名目繁多，并唱傩堂戏娱神，昼夜锣鼓喧天。

19370715

北 平

## 致沈云麓

大哥：

此信寄到时，北方若不是已乱糟糟成一团，即是当局屈服，更特殊化，因当前情形，似如此紧张也。从八日起中日即已冲突<sup>①</sup>，且近在城外二三十里。目前似乎随时可以扩大至成全面战争。各城每日均关上，惟开放一会儿。入晚恐浪人便衣队起事，八时天尚未黑即戒严，大街小巷不许通过。大街上都是砂袋战壕，并有机枪把守。各路交通断绝，欲离开此大城者亦苦无法可走。市面萧条，人心沉郁。但一切尚安定，似明知惊惶无益，反而坐镇不动也。我等新迁至后门国祥胡同十二号丙，房间大而高，为那王府一小部分。地近城根较僻静，但因之也较蔽塞，城中区情形不甚明悉。

朋友中有主张送妇孺出京，或由平绥路过山西往五台暂住者，无钱可费，故难实现。若再紧张，恐三数日内得实行，亦未可知也。近天气正热，小孩子不满五十天，上路多麻烦也多危险，故我等至多恐只能尽九妹过上海，小龙朱过苏州，兆和同虎雏<sup>②</sup>仍得在我身边同进止也。我个人意思绝不与此大城离开，因百二十万市民与此城同存亡，个人生命殊太小也。

各学校恐难如时上课。我事若动摇，就非往南方作事不



可，但只要地方安静，家中人似仍以住此为宜，便利省费而住处亦较舒适。对小孩子亦极相宜。小虎雏刚足四十四天，即已如三月许孩子，食量大，耗费大，脾气因之亦不小。饮食睡眠皆正常，只是蚊蚋白蛉，对于彼未免太苦。

此间南城可闻炮声，北城较静。住处安静如乡下，每日间或只一辆汽车过街，洋车通过亦不过数十辆，情形可想而知矣。大家都安好，请放心。

二弟从文顿首

七月十五日

---

① 冲突 指 1937 年 7 月 7 日的芦沟桥事变。

② 虎雏 作者的次子，时刚满月不久。

19370909

北 平

## 张兆和致沈从文

孟实已接四川大学聘，现已兼程赴川了。徽因已去天津。二、四弟及姜国芬王树藏均返回，姜现住萧处。

二哥：

今天是什么日子<sup>①</sup>？你在仆仆风尘中，不知还记得这个日子否。早晨下了极大的雨，雷击震耳惊人，我哄着小弟弟，看到外面廊下积水成湖，猛的想到九月九日，心里转觉凄凉。自你走后，日子过得像慢又像快，不知不觉已经快一个月了。自从接到你廿七日南京来信后，三日未得书，计算日程，当已过武汉到长沙了。沿途各地寄来信件，约二十五封以上，按月日视之，似未有遗失，惟次第略有颠倒而已。天津我曾发去五信，因你们住处再三迁移，致前四信均落于不可知中，只末一信由陶太太寄回。你天津来信，需时三日，烟台五六日，济南一星期以上，南京十日，武昌的信尚未得，你一天比一天离得我们远，此后长沙来信，当在半月以上了。长沙之行，不知杨先生仍同阵否？你们工作，一时恐难进行，若一时无事可作，你回沅陵住一阵也好。你走以后，叔华、萧乾、健吾各有信来问及我们的平安，颇以我们的安危为虑，

各处我已一一作复。健吾新搬了住处，在法界巨赖达路大兴里十七号；夏云亦有电来，住衡阳仙姬巷廿二号，你当各为他们去一信。真一处我亦去了信，沪平通信，需时一月半月不等，常常后发的先到，先发的反后到。我们苏州全家具已返肥，如此可以免去我一头挂虑。如寄信给大姐或爸爸，可写合肥龙门巷张公馆，二姐全家似亦在肥。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储米可吃到年底。现在我们已实行节食俭用，若能长此节省，余款亦可以支持过旧历年。生活版税三十九元已寄到，你不必写信去要，昨天常风<sup>②</sup>又送来你评《小树叶》稿费十五元，还有祖春、长荣、老四稿费均在我处。祖春、长荣俱于上月离平，说是先到济南再定行止。长荣临行时来借去十元，戴七兄亦借去十元，他们身边只有有限的几个钱。他们走后钱倒来了，这钱我无法寄出，只有暂时代为保存。我们在家平常深居简出，北平市面比一月以前更形萧条，入晚夜静，枪声时有所闻，城内尚安，奇怪的是西长安街的两大戏院却常常是满座。刘先生父女极爱听戏，他们同杨小姐去听过两次。杨先生来信，至今未提及家中人与物的安置，杨弟弟不日去燕大，杨小姐可以与我同住三叔家，困难的是书画家具无处存放，杨小姐因此层困难，又舍不得这院落，想请刘先生父女与她同住厢房，上房找熟人来住，今天就由郑先生带来某先生，惜乎这位先生娶的是位友邦的太太，我们觉得这件事得待考虑。事实上刘先生若艺专不开学，即刻就想回蓬莱的，最多只能在此住一二月。若一二月以后他们仍旧得回去，倒不如一劳永逸，此时就有个决定的好。刘先生建议杨小姐同他回去，杨小姐因感家乡匪多不愿回。事实上此时路上比你们走时更难，天津不好走，女眷尤甚。又想找几间房子叫

翟明德看东西，她自己同我住，又怕长此下去费用太多，想来想去累在这些家家伙伙上面，因为杨先生临行时没有吩咐，杨小姐不知应如何处置，杨先生若与你同在，请你问一声回个信。有个你的同乡叫杨沛芸（又叫秀钧）的，来信问及熊秉公地址，此人亦在宣城。万孚的弟弟朱<sup>③</sup>亦有信给你，问你可曾看见他在《晨报》上对你文章的批评。家中可不必惦念，小龙瘦而精神，问及爸爸时，总说：“爸爸到上海替我买大汽车，买可可糖。”虎雏十分壮健，驯白爱人，“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他们哥儿俩你不必挂念了。有信望寄三叔家，搬不搬寄到那里总收得到。望你保重。

三妹

九月九日

整整四年了

---

北平沦陷后，8月11日沈从文接到教育部秘密通知，于次日化装作商人，和一批北大、清华的教授结伴逃离北平，向抗日后方转移，于9月初到达武昌。

此信为作者漫长飘零时期，与张兆和大量来往书信中幸存下来最早的一件。据原信编入。

① 什么日子 1933年9月9日是沈从文、张兆和结婚的日子。

② 常风 文学评论家、教授。当时为北平艺文中学教员，并应邀协助朱光潜编《文学杂志》，任助理编辑。

③ 朱 即程朱溪。

19370915

武 昌

## 复沈云麓

大哥：

得平快信，藉明家乡事一二。地方事件<sup>①</sup>，若能因玉公上行<sup>②</sup>，有一办法解决，真为地方造福不小也。若已到达，望于进见时代为请安，并略告弟之近状。得余既升新职<sup>③</sup>，位高则责任亦重，处此严重关头，想知所以报国抗敌也。宁波目前似尚不至于更大规模袭击，惟上海战事，我军既已稍退，广东复有被炸事，将来延长时日，为国守土，牺牲自属当然之事。真一等不知情况如何，我已一再去信报告我之行踪，始终未得彼之消息。苏州亲戚，大都已往合肥老家居住。

北平方面兄若去信，望莫提三弟事，免彼等收信人吃亏。因目前北平已陷入敌人手中，远非昔比，来去信件，小不谨慎，即有麻烦危险也。

夏云在衡阳仙姬巷，因不愿过北平，即在本地教书，月只卅元耳。也许将来可以另想他法。其母尚健在，已七十二岁。我在此一切还好，近来此地尚无飞机轰炸事，故不至于如在南京时之一夜数惊。此间教书熟人甚多，各事还方便，将来若北平方面家小可以移动，或当在此赁屋子住家。各物远较北平为贵，然竹制桌椅床铺，则贱而且美，约五元家具，即可把一家布置得上好，亦住北方之人所万想不到之事也。

此地鱼也还好，不过比起沅陵，自然大不如。气候已转凉，日前尚热不可耐，近日已可穿夹衣矣。中秋节将近，一家人分五六处同看中天圆月，尚为初次。

专颂安好。

二弟 顿首

九月十五

---

① 地方事件 指 1937 年 9 月上旬，在湘西又一次发生的“革屯”事件。事件由陈渠珍旧部发动，提出“抗日、革屯、倒何”口号。9 到 10 月，革屯运动与抗租抗捐运动席卷湘西，蔓延湘黔川鄂边境。11 月，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湖南省主席，结束了陈渠珍的宿敌何键在湖南的统治。

② 玉公上行 玉公指陈玉璠，即陈渠珍。当时被何键削去兵权，在长沙任省府委员、长沙绥靖公署总参议等闲职。上行，指去湘西收拾骚乱的局面。陈渠珍于 1938 年 4 月就任沅陵行署主任职务，才回到湘西。

③ 新职 1937 年 8 月，湘西子弟组成的陆军新编 34 师，在宁波改编为陆军 128 师。作者弟弟沈荃升任 764 团团长的。



19370923

武 昌

##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信，始知得鱼又移驻柴桥，无怪乎去信都无消息也。昨得平方来信，家中大小尚安好，孩子无知，日望爸爸从上海买糖回，可笑亦可怜也。粮食吃用节节省省可支持到旧历年底。此时南行不可能，无论路上有多少麻烦危险，大人可受，小孩实受不了。上路后虽可侥幸不至于受轰炸，然传染病太多，无从防止。故目前不欲彼等南来，且待将来再看情景，定过合肥或来武汉不迟也。即或到时交通完全断绝，因银行中有熟人，接济用费，尚有办法。目下城中秩序还好，不至于受惊受怕。燕大尚可开学。教书人被困在城中难脱身者不少。

我在此各事如常，因不日须上工，故不拟返沅陵，大约到年底放假时，必可陪二三朋友来沅陵看看，小住数日也。房子若有人想租，还是租出好，不必为我等留下。六弟之衣若彼不必需，可将驼绒袍借我，写明寄交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住宅二区三八三号转我，我可收到。

兄要书，此间书不多几本。可惜北平之书，杨先生所有约六十箱，目前因想迁住处，尚嫌无搁放处。弟之书值得看的亦不少，皆无法运出。或去信给九妹，要彼将我所有书选

些寄兄，碰机会可以收到，也说不定。记着去信莫谈本乡近患，莫谈战事，莫谈得余，莫谈一切与战事有关见闻，因彼等身处孤城中，外来之信若不知禁忌，对彼等安全殊可虑也。得鱼处我曾有信去。

二弟从文 顿首

九月廿三

19370924

北 平

## 张兆和致沈从文

### 寄武昌第三信

二哥：

生日同秋节都过去了。已经是两个小孩的母亲，每到这种节日，还不免像小孩样有所感触。今年这边中秋节过得真热闹，大街小市，到处张灯结彩，盛况空前。我同九妹、龙朱到三叔家拜节，吃过饭回来，西单鼓楼人山人海，有如过年时厂甸情形。晚间在廊前赏月，杨起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兔二爷也搬出来了。小龙本来早就嚷着要睡觉，后来听到月饼二字，忽然精神抖擞，唱歌，跳舞，操操，亲热人，做小脚走路，样样都来，供完兔二爷，尝了一点点月饼，也就心满意足，临去睡时，还对着剩下的月饼告诉人：明天吃。我们在阶前坐了很久，大家有一份惋惜的心情，光景太美，就越叫人难舍。现在好了，杨小姐已于昨日搬去刘先生家同住，我们亦拟于一星期后搬回西城，庭院空寂，光景十分凄凉。

本来抱定决心在北平住下，最近听听大家你言我语，觉得也颇有考虑之必要。一来为来源断绝担着心，二来看北平熟人陆续走尽。徽因、钱太太、张太太已走，朱太太也有回川的意思，前天来问我们能同行否。我们三人情形不同，杨小姐能走而不愿走，九妹愿走而不能走，我呢，有着乡下老

太婆死守家园的固执，情愿把孙儿媳妇一齐打发走了，独自一个人看家。前两天整理书信，觉得更不愿意走了，我们有许多太美丽太可爱的信件，这时候带着麻烦，弃之可惜，这还只书信而言，另外还有你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文稿，若我此时空身南下，此后这些东西无人清理，也就只有永远丢弃了。北京十余天不闻炮声，真像是天下太平，住在这里比什么地方都安全，想着广州南京正炸得不成样子，上海、平绥、平汉、津浦各线一天不知有多少年青人的死亡，对于这种安全实在心有所愧。有人劝我们，在留下尽够南下路费时，应即南下，但我们若留此，至少有四个月安定，而四个月以后两个小孩也就长大不少。若此时动身，无论到安徽、湖南，生活即刻就发生困难，我不愿意南来累赘你，到合肥住也许将来还是必经的阶段。我不知道你余款尚能支持多久，工作只你一个人如何进行，文章还写不写？我顶惦记着你那个中篇<sup>①</sup>，这时候，接下去好呢，还是就任他停止了？你要什么东西望来信时一一注明，乘这时津浦线还能通行尽可能多寄点给你，若战事延长一年半载，则此唯一孔道，势必亦将断绝，到音书完全断绝时，那真有点急人了。前次寄包裹内有被面、被单、衬绒袍各一，家制布衬衫两件，你喜欢穿的也给寄来了。你写字的宣纸同好图章要不要？我还想寄一两个瓷盘子给你。那块花缎不日即寄，问邮局，说包裹虽寄，何日可到不得而知，路上一定耽搁极久，久一点不要紧，我真怕它丢掉了。

小孩你可全不用担心，你走后数日，小龙即能自己吃饭，用银勺，坐着吃，吃时极认真，绝不东走西跑，吃的东西与我们相同，所多者牛奶、黄油、馒头、毛豆每天必食而已。



小弟弟尤其可喜，整日整夜的睡，自己的奶已足够他吃，已有一个月不添奶粉了。现在小脸、两腿、两胳膊具见丰满圆润，醒时有人招他玩便咯咯大笑，人走了便自言自语玩手，乖极了，一点也不麻烦人，我现在是真欢喜他。龙的相片是你带他到公园照的。龙早已不吃桔子，北京今年白梨鸭梨都丰收，因无出路，特别便宜（二十枚一斤），现在就给龙吃梨。小弟是什么养人补品都不吃，长得胖得很。徐妈及厨子工钱加了甫及两月，暂时不好减去，拟迟迟再说。家里钱若省俭用，可以支持到旧历年后，但若买煤，给小孩们添置点冬衣，就不行了，还有九妹没有一件厚大衣（两件皮大衣都不知去向），那怎么行？若用钱不多，到时有富裕，打算为她做一件。

龙画的毛三爷寄你看看。他告诉我，那是手，那是耳朵。眼睛、鼻子、嘴，甚而至于毛三爷的三根毛都画出来了，小龙的进步真惊人。我在家里闲着做点什么事呢，又闲，又不定心，真的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问候叔华他们。

三

廿四日

廿六年九月

所要讲义汪和宗整理好后即寄来。

---

① 中篇 指《小砦》，1937年7月5日至8月9日在《国闻周报》连载，作品因抗日战争未能写完。见全集第10卷。

19371005

北 平

## 张兆和复沈从文

(武昌六) 十月五日

二哥：

一星期未见你信，今天才得你寄西城两信，廿二日平快和廿四日平信同时得到。这两封信算是你九月十五以来第一次来信，我猜想还有许多信存在鼓楼邮局，不久就会转来的。萧乾、之琳、曹禺他们全都到武昌，武汉的骤形热闹而成为朋友们聚合的中心，真是不可思议的。听说徽因一家人已到长沙，不知你们见过否？为什么你又得搬家？先住的房子是借住的么？现在同萧乾夫妇同住外还有谁？为什么这时候还租那么大的房子？年内还有四个月，你想不想过怎么支持下去？就算年内挨过，明年你们的事情还能继续么？我想着你那性格便十分担忧，你是到赤手空拳的时候还是十分爱好要面子的，不到最后一个铜子花掉后不肯安心做事。希望你现在生活能从简，一切无谓虚糜应酬更可省略，你无妨告诉人家，你现在不名一文，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你的面子糊好了，我的面子丢掉了，面子丢掉不要紧，反正里外不讨好，大家都难过。所要钱我已写信给大姐，她当会如数寄二百元给你，这边所剩无多不能寄你。在南边朋友多熟人多，有的是办法，我们

这里朋友都走空了，不走的自己都顾不全，一旦经济断绝，叫我们怎么办？——信写至此，接到你十七、十八、十九、廿各信，全是由国祥胡同转来，三婶在院子里嚷，“沈先生一天来六封信，真不得了！”朱干干连连为你快信、平快信的邮票可惜。按道理说，快信平快全然毫无用处，不比平常，现在反而比平信慢，每次如此。你要的小学课本已在两星期前分别包了三包用挂号寄来，封皮上写的是陈通伯收，此时想已收到，收不到你去陈家问问。我现在专等你收到包裹的回信到平，即刻为你寄丝棉袍厚呢裤，还有钢笔尖、袖扣、窗纱、写字的墨，不都是你要的？邮件全由陈小莹家转是不是太麻烦人家？可否直接寄三八三号，我怕你又搬了新住处，故此信仍由叔华转。小龙仍然瘦，精神可好。鱼肝油不是这非常时期的必需品，饮食间注意点就行了。小虎越发长得可爱，有小拜拜的样子。小龙太懂事，像个小大人，聪明但不如小虎好玩。徐妈厨子工钱才加了两个月，不便又减。你不在家，其实厨子此时可以不用，可是厨子人老实，徐妈主意多，然徐妈又最得用。将来到南边住家绝对对自己操作，少用人少烦些。

又接到你寄中和明信片同九妹的信。

兆

19371007

武 昌

## 致张元和

大姊：

今天同小五哥<sup>①</sup>谈及合肥离这里远近，才明白从合肥到这里，只须坐四五个钟头车，一天半船，只要一块多钱车钱，七八块钱船钱，还坐的是二等舱！听说车船都十分便利，所以极希望你们来玩玩，喜欢住多久就住多久。不要因为武汉被炸就不敢来，被炸地点远离卅里，不会到头上来的。

三姊新近有信来，在王府中过了一个中秋，即迁回北骆驼湾。本有人邀其动身南行，只因担心孩子受苦，且舍不得我给她那一包信，是说笑托辞，带上路太麻烦，搁下又怕遗失，所以说且慢走，稍等等看。我已去信告彼，不妨把那几百封信存银行保管库，每月花一二元租钱即成，带孩子上路。正因为如今上路，危险倒少，不过麻烦罢了。只要孩子好好照料，莫出毛病，到了南京后，想过合肥也成，想来武汉也成，看她意思而定。我希望她可下一决心，弃去所有家具书物上路。东西太多也是一累，因为这两年来我又添了不少东西，想卖卖不去，想带走又带不走，米也许就买不少，一定觉得十分可惜也。我告她说你有信来，可为她拨一笔钱。那钱大约可从北平另一处拿到，希望她要走就趁早。

来信说：“小龙朱极乖，一天笑嘻嘻的玩。小虎雏胖而



白，脾气特别好，吃了即睡，醒时即躺在床上笑，从不搅扰人。”大约行住她都无所谓，只是听说路上种种，怕孩子吃亏，所以不愿即此动身耳。

我们在此很好，每早六点我就起床唤小五哥起来，每天买菜记账管佣人也由我包办，我倒想不出自己有这么多本领。山上花正开，气候又好，大家精神很好，可放心。

从文 顿首

十月七日

---

张元和 张兆和的大姐。

① 小五哥 即张寰和，张兆和的五弟，大学生，时与作者同住。

19371025

北 平

## 张兆和复沈从文

武昌十三

二哥：

昨晚得你快信，今天上午接杨先生由石坦安转来一信，仍有希望我们南来的话。梁先生梁太太已不打算南下，樊先生已到，今天杨小姐同我商量，是否应同他一起走。前几天只听到这里炸那里炸，好像随便走到哪里，随时都会有炸弹从头上掉下来，因此大家已决定不走。这几天仿佛情形又转好一点，虽说樊先生是由广东来的，但此去听说拟由济南走。我仍然不打算走。我好像算定这场战事不久就会了结，非常乐观，我希望到明年春暖以后，再从从容容的上路，或者欢迎你们北来。杨小姐也不想走，但要等杨起决定，因为他读书问题在首要。他们若走，为时一定很匆忙，他们不走，汪也会把杨先生的衣物送到珞珈山来。我捡了一下箱子，也想请他为你带点衣服来，捡来捡去，你实在没有什么衣服。一件衬绒，一件驼绒，一条厚呢裤，若不付邮，此时由他带来，或者还可以赶得及穿。家里只剩下一件丝棉袍、一件厚驼绒袍了，而且脏的脏，破的破，实在见不得人。我本想给你换过而子的，一来舍不得钱，二来时间来不及，送到时你自己



换吧。汪同樊先生同行，大概是什么书也带不了的，你要的《小砦》与《神巫之爱》我怕遗失，暂时不寄。教科书已托正仪<sup>①</sup>请人由天津寄出，不知能否收到。包裹第一次九月十五寄出，第二次十月八日，若不能得到，实在可惜，因里面有你心爱的那块缎子。听卓先生说，他们寄上海的包裹，居然可以收到，但为时亦在两月，也许你不久也就可以收到。大姐寄的钱既收到，应先还给之琳，我在这里收了他百二十元。另外由八姐处取五十，你置一点衣服吧。家里钱连之琳祖春等稿费足可以支持到阴历年后，煤已买了三吨，预备只生两个炉子，九妹同朱干对调，我房烟筒通过去就行了。厨子我预备过了阴历年再辞，可是看到他近来做事极负责，处处小心的样子，心里不忍，存了心要不用他，见了他总觉得有点抱歉；但若用下去实在是浪费。将来我们若不住北平，在别处安家，一定力求简单，不多用人，什么事自己动动手，顶多用两个女工，一个看孩子，一个烧饭打杂足了。黄先生钱已还来，她一定要还我，我把杨先生的一半已交给杨小姐，我这一半暂存这里，等她需用时再借给她，我知道她收到钱不多，一时又走不掉，将来仍然很窘的。我并没有写信家去要爸爸寄钱来。你晓得我家那位令堂的脾气的，为什么给爸爸找气受？再说，自己能挨总想挨过去不求人好，我平常未雨绸缪原因即在此，我最怕开口求人，即或是自己的父亲，但现在不似从前了。你平常总怪我太刻苦自己，因小失大，现在该知道我不错了。家里谁都不懂节俭，事情要我问，我不省怎么办！？就以现在说，再省再省也迟了。你那边能自己供应，能办到不借钱更好，万不得已也只能以极小度借贷，

杨先生钱亦不多，而况他用处较广，由他给杨小姐信可知。你万万不可再向他借了。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一分开，你就完全变了，由你信上看来，你是个爱清洁，讲卫生，耐劳苦，能节俭的人，可是一到我一起便全不同了，脸也不洗了，澡也不洗了，衣服上全是油污墨迹，但吃东西买东西越讲究越贵越好，就你这些习惯说来，完全不是我所喜爱的。我不喜欢打肿了脸装胖子外而光辉，你有你的本色，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总不免勉强，就我们情形能过怎样日子就过怎样日子。我情愿躬持并白，自己操作不以为苦，只要我们能够适应自己的环境就好了。这一战以后，更不许可我们在不必要的上面有所奢求有所浪费，我们的精力，一面要节省，一面要对新中国尽量贡献，应一扫以前的习惯，切实从内里面做起，不在表面上讲求，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我们应该怎样来使用这生命而不使他归于无用才好。我希望我们能从这方面努力。一个写作的人，精神在那些琐琐外表的事情上浪费了实在可惜，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式。你本来是个好人，可惜的给各种不合式的花样给 Spoil<sup>②</sup>了，这只是就一点而言，以后我们还得谈，还有许多浪费精神的事，是我所深知的，也是你所深知的，可是说过多少遍你不听，我还得说，不管你嫌烦不嫌烦，还得说。你看，我一写起信来，总是絮絮不休，你一定不喜欢这样的信，为什么我就那么不会写，我原想同你亲亲热热说点体己话的，不知不觉就来了这一套，

19371025

像说教的老太婆，带住了，下次谈好一点的，原谅我。

三妹

十月廿五晚

---

① 正仪 指张兆和堂妹夫王正仪，医生，金陵大学医科毕业后，当时在协和医学院深造。

② Spoil 损坏；糟蹋。

19371028

长 沙

## 致沈云麓

大哥：

我因事到长沙，约住一两天即回武昌。这方面也许可以找着两个乡亲谈谈，也许来不及就返武昌。本想回来看看你，实在赶不及，所以只好留待年终时找机会了。

厦门已有敌上陆，浙江方面恐不可免，柴桥若一发生战事，牺牲不可免，六弟责任所在，想能好好作一军人为国捍患御侮也。

此间因联合大学在此成立，所以显得十分热闹，大有一番新气象。武昌方面一切也很有生气。看大势，将来必比长沙还有希望。各书店报馆都想在彼插一脚。我大致即住畚园，只要房东不赶客人，也许将住一年以上，把各书编完再离开。地方近湖依山，风景不恶，清静异常，看书又方便，实一理想住处。九妹方面已有电去，得便要其早来，不管如何，携带孩子冒险上路。也许半月后即可在种种麻烦中安抵武昌。孩子闻极胖极可爱，初生时即黑发复额，笑咪咪的，见者都以为希奇。希望彼等来时，到年底能接你来玩玩，或送他们回来玩玩。

二弟 文上

廿八

19371029

长 沙

## 致沈云麓

大哥：

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带了孩子、老太太，不久也许从沅陵向上行，到昆明作事。他们作的是古代建筑研究调查，听我说辰州龙兴寺值得一看，所以如其可能，他们或者会来沅陵住十天半月。但先得明白两件事，望你见告——

一是你能不能设法，向当地大老、绅士、和尚、驻军（也许驻了军队）设法，使他们得到种种便利，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这座大庙。

二是家里房子是不是空着，可以让他们住。

看看这座大庙，以专家资格，加上你这个热心人的帮忙，必可办到。可是住处不知如何。我很希望家中有一部分房子正空着，欢迎他们去休息休息。因为上昆明路够远，老太太孩子们坐十天八天的长途车够受折磨，他们现在住在常有警报的长沙，也很不舒服。我相信他们若住在我们的房子大楼上，看看你种的花，吃吃你作的拿手好菜（只是辣子得少放些），住十天或半个月，上路一定好得多。到上路时并望你见告路上种种，什么地方值得看，什么地方出产什么东西，最好是到大站上停车处有熟人，代为介绍一下，上车下车得到些方便。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

我想明白的两件事，望你告我一下。来信寄武昌，作快信发。因为我明天会回武昌。我这次本想回沅陵看看你，只是一来一往加上稍稍耽搁，就得十天上下，武昌事无人管不大好意思。又怕九妹等已由北平动身，不久将到武昌。只好待到年底，如有机会，必来看看你，同你玩三五天。

看报载厦门已有日兵上陆，柴桥地方想不久也就有战事发生。六弟不知命运如何。分属军人，牺牲所不能辞。就其布置看来，纵在炮火下牺牲，也必能予打击者以打击。子弟兵在历次内战中剿共自残中不消灭，却留下实力来在海边打日本鬼子，也是想不到的事。

真一无信来，不知近况如何。

并候安好。

二弟 从文顿首

廿九日

上路时，最好是为作点暴腌肉和牛肉巴子等物。若他们来了，招待需廿卅，我当设法为你汇来。



19371101

武 昌

## 复沈云麓

大哥：

我从长沙回来，看到你的信。在长沙寄的信想可收到。在长沙我看见玉书、胖子、田杰。我写信问你，是不是家中可以留客人住几天，同时是不是可以带客人看看龙兴寺大庙。因为梁思成夫妇想坐车到昆明，听说有庙是宋朝建筑，很愿看看。如果可住三五天（家中不能住，朝阳学校或福音堂如可借住也成），同时又可以设法看看那大庙，他们上云南时，一定在沅陵停停，否则就直上云南了。

不过上云南如可从沅陵打票，那也许来到后休息休息再上去。所以望你此外还打听一件事，就是由沅陵上昆明坐长途车要多少钱，多少日子，如果买的票是由长沙到昆明的，又是否可以在沅陵停一两天再上车？务望你询问一下，快信见告。

汇来廿元，请为购廿斤猪肉作暴腌肉，切成条熏，熏得越快越好。作好后，就将肉一半付邮，寄至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交梁思成、杨今甫同收。余留下他们过路时带走。若思成等过路太匆忙，不能住，就望为购二三元溆浦大开刀橘，送他们解渴。另外还预备点可以在路上吃的菜，譬如保靖的

皮蛋，龙山的大头菜，安江的柚子，家作的卤鸡。

并颂安吉。

二弟从文

一日

19371106(1)

武昌

## 复张兆和

十一月六日

三姊：

今天你来的电说拟缓来，不知为什么原因不上路。我猜想总有原因。若果这个信还可到你手边，我希望你对来不来好好打算一番。我到长沙时和杨先生商量到你们来好还是不来好，结果觉得能来还是来好。因为来到这里，大家即或过点困难日子，吃碗稀饭，也必比两地分开牵牵挂挂为妙。就目前情形，通信动不动即得半月，若两地交通一阻隔，我们心里不安，你们生活也不安，这种情形你可以想象得出。天气渐渐寒冷，十二月里海河一封冻，想来就不能再由天津坐船，到时必须坐车到塘沽，其不方便处不用提也明白。若不动身，则至少就得等到明年四月方可希望南行，战事到时如更恶化，如何走？走不动，信也难通，一年半载，说不定我还得向内地跑，这么办我恐怕你在北方日子过不了。纵生活无问题，精神上你受不了。你和孩子虽十分平安，还是不能安心，要作事，总有所牵绊，不便作。要写文章，不能写，要教书，心不安，教不下去。并且我自己知道你同时也知道，就是我离开你，便容易把生活转入一种病态，终日像飘飘荡荡，大有不知所归之慨。表面上生活即或还能保持常态，精

神生活上实不大妥当。过日子不免露出萎靡不振神气，脑子且有点乱。你同我在一处时，就什么都好多了。可是如果你与我恰恰相反，在一处时为操心家事，为我种种麻烦，实在不大受用，离开我后，反而觉得一切简单得多，生活也就快乐得多。如果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就从长计划，你决定不即南行，依然和孩子留在北平不动，到得钱时，我即将钱寄来。（如能照八月得千五，必寄一千来。恐怕只有一千左右，有一千我也寄六百来。你想让九妹南行好。就让她过上海大姐处去。）不过这样办得先料到几件事：一是南北间隔，也许有半年音讯不通；二是我因事故会走入内地，离你更远；三是你在北方日子过得当真会好，且能安心过下去，又还对我放得下心，你自己又不会出什么不快乐不开心的事。你算算看，什么好就照你以为好的去做，我不强迫你作不乐意的行动。你不来事实上对我也未尝无好处，因为这时节住什么地方多久总难说定，要走动，一个人当然比一家人容易方便，有事变，一个人当然比一家人容易处置，要作事也还是独自一人好。可是这是“原则”，与“事实”相去稍远。事实是我们都得承认，如此时代，能在一处，不管过的是什么日子，总比离开好！你尽管说我不好，我在你身边时，麻烦你太多，共同过日子又毫无快乐可言，去你所理想太远，说不定留在北平，凡我所能给你的好处瑞菡或三婶就能代替，此外也正因为我不在你身边，还有更多想象不到的人给你的尊敬和友谊，使你觉得愉快。不过由我看来，两人的幸福，还是同在一处，方能得到。为孩子计，也是如此。为你计，也是如此。

你是不是仅仅为的怕孩子上路不便，所以不能下决心动身？还是在北方，离我远一点，你当真反而感觉快乐一点，

所以不想来？不拘那一种理由我都能了解而原谅，因为我爱孩子也愿意让你快乐。只是请告我一声，说明白了，免得我在这边发了电报写了信老盼望着，且总以为你已动身了，白着急，为你们路上经过而着急。我还得一本正经的同你说，不要以为我不明白你，或是埋怨你，疑心你，对你不肯南行就生气。我不生气。你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妒忌，不生气。我这些地方顶明白道理，顶明白个人的分际。我近来因为读了些书，读了些关于生理学和人生哲学的书籍，反省自己，忽然产生了些谦卑情绪，对于我们的关系，增加了些义务感觉，减少了些权利感觉。这谦卑到极端时且流于自卑，好像觉得自己一切已过去了，只有责任在身。至于你，人既年轻，还有许多权利可得，虽作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不为得是报复，只为得是享受，有些人对于你的特殊友谊，能引起你的兴味时，还不妨去注意注意！我不是说笑话，不拘谁爱你或你爱谁，只要是使你得到幸福，我不滥用任何名分妨碍你的幸福。我觉得爱你，但不必需因此拘束你。正因为爱你，若不能够在共同生活上给你幸福，别的方面我的牺牲能成全你幸福时，我准备牺牲。有痛苦，我忍受痛苦。

为什么我说这些话？不是疑心你会如此如彼，只是我记起你某一时的感触，以及你的年龄，以为人事不可料者甚多，一个好端端的人也会发疟疾，害伤寒病，何况被人爱或爱人？我说真话，假若当真凑巧有这样事情到你生活上时，你完全不用顾虑到我，不用可怜我，更不用怕我，尽管作你以为是的好了。我这个人也许命运里注定要有那么一次担负的。我好像看到了这种幻景，而且俨然从这种痛苦幻景中，得到另

外一种暮年孤寂生活的启示。我这人原来就是悲剧性格的人物，近人情时极近人情，天真时透底天真，糊涂时无可救药的糊涂，悲观时莫明其妙的悲观。想到的事情，所有的观念，有时实在不可解。分析起来大致有数点原因：一是遗传上或许有疯狂的因子；二是年纪小时就过度生活在幻想里；三是看书太杂，生活变动太大；四是鼻破血出，失血过多，用脑太过。综合结果，似乎竟成了一种周期的郁结，到某一时自己振作不起来，就好像什么也不成功，你同我分裂是必然的，同别人要好是自然的。我到头还是我，一无所能，一无所得，与社会一切都离得远远的，与你也离得远远的。真糟糕。救济它只有一法，在你面前就什么都转好了，一切颜色，气味，声音，都感觉很满意，人仿佛就站住了。你一时不来呢，活该受罪，受自卑到无以复加的罪。

这种周期性的自加惩罚，也许还是体力的缺陷，睡眠不足，营养不足的影响，也许竟只是写这种长信的影响。一次好好的睡眠和一顿好好的饮食，少写点信，多晒晒太阳，就会减轻许多，不过要它断根，可真不容易。你一定记得，就是我们在一起时，有时也会发生这种症候，情形怪糟的。

你放心，我说虽说得那么可怜，总还是想法自救，正如同溺水的人，虽然沉溺了，两手总还是捞着草根树枝，不让他下沉。日常生活照样打起精神干下去，而且极力找寻自己的优点，壮自己的气，想象世界明日的光明，以为个人值得努力生存。

给孩子和你自己照半打小相来，并来信告我，是不是当真觉得留在大城住下，对孩子好些，对你也觉得好些？不要为我设想，正因为只要你们过日子觉得好，我就受点苦也不

碍事的。我极希望用我的痛苦换给你一点幸福快乐。（我应当如此，必须如此。）几年来由于我的粗心，我的糊涂，给你太多不愉快，我愿意照你意思安排，得到我能得的种种。

二弟


十一月六晚

19371106(2)

武 昌

## 复沈云麓

大哥：

信收到。昨汇上廿元，想亦可收到。梁先生等也许一时或不上行。我曾去信告他们，若一时不上昆明，沅陵离长沙既不远，想去沅陵看看那座大庙，也无妨去住三五日，到地必事事方便。不知彼等如何打算。你最好能为设法将龙兴寺大殿内外照几张相来，寄给他看看。他专门研究建筑，注意的是大殿斗拱（檐下那种承柱撑木，形如  样子），以及屋顶、檐口、窗棂等等，很希望你先设法弄相片来看看。若照相馆能买得出那殿相片自然更好。这庙如当真是宋元建筑，他们必可以来看看。即不上昆明，也会特意来看看。相片得到时，望为挂号寄至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营造学社办事处梁思成收。

北平家中人我曾有电去要他们乘此南来，前后已去数电，复电却云“拟缓来”，不知何故。也许一时难动身，也许因孩子太小，不敢冒险。不过若十一月不来，到十二月天气一寒冷，海河一冻，恐即必须明年四月以后方可上路矣。既不离平，必有原因，一切只好听之于天。

六弟曾有信至，防地一时尚平安。上海战事我军已退出上海，南市必系恐被轰炸划作难民区，但将来如何，还不可



知。北方伪组织一时不至于成立，但华北问题，中国难乐观，因当前在平汉线敌军，即多属奉天军，不尽是日军。伪国傀儡将来说不定会迁入北平。比国会议中国不能对之抱什么好希望，一看情形即可知道。

我事如常，每日按时上图书馆，按时回家。住处共五人<sup>①</sup>，还热闹，地方如青岛，只是雨水太多，未免糟蹋山色湖光。房子有热水可以沐浴，却必需点煤油灯，因地方虽与学校界连，惟非校产，乃私人住宅，致无电力。等待孩子等从北方来后，十二月年底，若我不能回来，就欢迎你来住住。

这里一到冬天，御寒问题倒费周章，因房子大而高，炭盆恐不济事。若烧洋炉，如此时代，那来一笔钱买炉子？他们若不来，我也许就不升炉子。

二弟 上

十一月六日

---

<sup>①</sup> 共五人 在武昌与作者同住的人，以原编中小学教科书办事处人员为主，萧乾到武汉后，也参加到这工作中。当时彼此依年龄长幼，戏称负责人杨振声为大哥，沈从文为二哥，萧乾为三哥，杨振声长子，年青的植物学家杨文衡为四哥，张兆和五弟，逃难找到沈从文的大学生张寰和为小五哥。

因教育部任命杨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秘书主任，1937年9月以后杨多在长沙工作。

19371109

北 平

## 张兆和致沈从文

十一月九日晚

你写的字已分大小两卷挂号寄出。

碧：

把蔚、起送上火车，回来心里轻松不少。其实谁住在这里也不要我负什么责任，因为北平与其不能久留，走一个我总觉得轻松许多。他们乘十三号的船，本来打算走青岛，临上车忽然又听樊太太说走广东，也许还要坐一段飞机，这一来可麻烦了，路上的耽搁一定不少，什么时候到长沙就不得而知了。这次我的坚留不走，真可算不错，不然路上二十来天的颠簸，大大小小六口人，就说路费他们借给我，孩子们同我到地后一定都得生一场大病。他们的走我觉得很对，因为这件事迟早得办，解决了总比悬着的好。并且他们走了同时也解决了我不走的决心。他们不走我虽也打算不走，但总有一个走的机会，现在是非到明年才能打走的主意了。不能与他们同行我觉得对杨先生很抱歉，因杨先生曾叫他们借路费给我们同行，种种情形望你写信同杨先生说说。蔚走时留下一百元给我，这个钱她本来预备九妹与她同行作路费的，九妹不走，这钱她一定要留下给我，她说路上不敢多带，我就收下了。下午关先生又送来健吾百元，健吾怕我们在此受

窘，虽然我写信去说你暂时不能有款还他，不敢收用，他仍然要关先生送来给我。我还没有收到李先生给我的复信，此款暂时代收，如若他要，随时可以汇给他。我不知道明年你的工作是否还可以继续，即能继续，除维持生活外，是否还有力量还债，所以各方面虽然都愿意接济我，我却不敢收受。关于李先生的钱事为什么你总没有回我？我好像在几封信中都提过了。杨小姐来，我托她带一部楷帖，一个枕套（枕瓢由汪带来），一条皮带，另外还有两个盘子，一个是你今年花二元在厂甸买的那个五彩鸳鸯戏荷大盘子，一个是西番莲边有小孔眼的小盘子，两个都很厚实，塞在他们行李囊内绝不会碰坏。只是他们走粤汉路，这东西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带到了。我们住这里你可以放心又放心，不要看到他们到后又着急。九妹先虽愿意南来，后来也觉得单独南来不妥，大家都安分的过日子，总不做到使你难过的地步。愿意你也特别谨慎小心，这年头谁也不忍对自己将来怀多大奢望，慢慢刻苦的过着说吧。午后我为你抄了几节晨报副刊上的小诗小文，三本副刊是松坡图书馆的，抄完了我打算送给蹇先生。对你文章中所记以前饿肚子情况我很难过，碧是受过这样苦日子来着吗？

19371126

武 昌

## 复沈云麓

大哥：

你信得到。得余十五日来一信，转上一阅。情形从信中可以得知一二。信中说不日即移南昌疗养，或转长沙。就现在战事情形看来，恐转南昌已不可能，因京杭国道上正大战不止。（据闻有一部分奉军变动，直向杭州南京进，所以有一度南京极紧张，但日来似已解决矣。）若正在迁移中，则情形不可知矣。万一有不幸，也不宜过度悲哀，因战事日子还长，死者尽责而死，生者也应尽责求生。国家事大，个人牺牲殊不足道。在前线为国牺牲于直接炮火下者无虑廿万人，间接辗转流离在无可奈何情形中濒于死亡者无虑千万人。得余职责所在，无可避免，亦自然之理也。

我猜想他也许还在杭州，有信在路上，不久可到。如他已到长沙，我将到长沙看看彼。

我们这里还是照常工作，学校开门一天，必一切照常作去，每日按时到图书馆书库中抄书。不过如果南京为敌所占领后，这方面学校恐即无形停顿，我们工作亦必无从进行，届时或得过长沙，或得上四川，一切看缓急而定。明年工作不能继续时，当另外想法作事。或教书，或作别的事。目前还可支持下去，生活苦，精神好。

北方家中大小尚安好，可以支持四个月生活。孩子极胖，足释念。

这方面已很冷，每日我等来回走十里路去作事，早上多吃红薯当饭，穿的衣也极薄，日子还过得极有精神。（八月里从北方寄出之包裹，至今还未到，因此一条裤子还是八月里的东西。）

湘省主席换人，也许有点改革。希望这主席对湘西问题多明白一点，我拟写一篇关于湘西的文章，不久可以在报上登出。

劝家中人不用张惶，得余伤不大。

二弟从文

十一月廿六日

19371203

武 昌

## 复沈云麓

大哥：

廿七日信收到，知六弟已负伤回乡。放心不少。

昨发一信，说十日内或者还沅陵住，此时对此事尚无一定计划。因就一般观察看来，武汉地方不久必将成为炮火集中地，学校至多有两礼拜就得停顿。学校若一停顿，我等无从借此工作，便只有两个办法可行：

一是在此住下，到时避入租界，方便的地方是容易支持生活。借贷可以对付三四月。且将来容易与九妹等通信。不妥当处是冒险性大。正因为战事若剧烈，便得终日在租界内地下室讨生活。

二是回到沅陵，带朋友杨先生两个孩子赴沅陵。因为几年来杨先生帮我的忙太多，我这时应当减少他一点累赘。如果真能减少他的累赘，我道义上应如此办。同时回到沅陵，对于我工作便利。纵不能工作，还可随同大部分办教育的向上退，上贵州或云南。战事若不到湘西，我也许还可以在本乡作点事，服服务。

日前在听杨先生来信，看什么办法好一些，妥当一些。

我本想先来沅陵看看，只是一个钱没有，来回一趟至少

19371203

得四十元，那里走得动？我们这里是生活苦，精神好。

武汉人太多了，住下来也并不是办法。

并候大家安好。

二弟 顿首

三日

梁思成等因在长沙受轰炸一次，已匆匆忙忙向云南走了。有信来向你道谢。

19371209

武 昌

## 致沈云麓

大哥：

得余回乡后伤势想可望日见痊愈。一切小心些，治疗上也方便些。小孩子等在外都很好，可放心。只是战事继续下去，欲南行不可能，若南京失陷，将来恐有半年无从通信。

我本想这礼拜动身，如今看看势难办到，一则情形还不甚急，二则事未理清。就大势看来，月底或始能成行。若车不能上，只好坐船到常德，还不知到常德后有无办法。若上行，大致有四人，全是在一处工作的人，因为我们想努力完成所编的书，拿不到钱也编成它。守职即所以爱国，既不能去打仗，尽力作我们的事，也是一法。

有些书先寄来，到时望为收下。北平尚寄有书约一百斤，交武昌我收，将来到时还得转寄。

我一切都还好。这方面过一阵必不免有些轰炸事。

有几个亲戚很想来沅陵避几个月，你为打听一下，看是否可以在教会住宅设法租一栋房子。是兆和姐姐同孩子，老太太等等。若可以想法，由你看来或住在另外地方，到紧急时可以到福音堂避避，也就很好。这事望回个信，因为还有



19371209

从文

其他朋友家着也想来。并且告我一下，若无公共汽车，由常德坐船走，路上可不可走，清静不清静。

并候大小安好。

二弟从文

九

19371211

北 平

## 张兆和复沈从文

十二月十一日晨

二哥：

接到你廿三日的信，得知三哥病了的消息<sup>①</sup>，我们真非常难过，九妹流了许多眼泪，不过这也没有法子，幸而生的是这种病，我们除难过而外，对三哥却有无限敬意，写信时请告诉他，住在北方的我们，连同两个孩子在内，对他致深切的慰问和无上的敬礼。现在我们亟于要知道的，他的症状碍不碍事，有无完全复原的希望，希望上天同一切的神灵保佑他，使他得归于平安。

信写至此，报来了，看到报纸上鲜明的几行红字，南京完了！真快，这使我们不解。这里预备南京陷落，早已筹备庆祝大会，今天九时将放炮庆祝，明天将张灯结彩，吹吹打打，大举游行，热闹盛况，较之保定太原陷落时当更过之，无不及也。

算算日子，杨小姐等早该到了，我这里已接得她廿三号由香港来的信，由香港到长沙，有樊先生等同行，途中安危当早顾虑到，只是我卅号拍一电至长沙，至今未得复，不知何故。

来信说钱又完了，杨先生也窘。幸而我们未冒险上路，

这一大家人到了武汉，路费还不够，你说怎么办！难道全累倒杨先生么？说不过去。完全仰仗爸爸给寄钱，你那位丈母娘大人的脾气你难道还不知道，人情冷暖，我们非至万不得已时，勿遭人白眼才是。现在健吾既三番四次把钱给我们用，暂时日子有得过，只要大家苦苦的把难关度过，精神好，身体好，一切都好办。希望你懂事一点，勿以暂时别离为意，我的坚持不动原早顾虑及此，留在这里也硬着头皮捏一把汗，因为责任太大，一家人的担子全在我身上，我为什么不落得把这担子卸到你身上，你到这时自可以明白，你当时来信责备得我好凶，你完全凭着一时的冲动，殊不知我的不合作到后来反而是同你合作了。

今天礼拜六也许可以见到王正仪，他不来，我拟去找他。钱拟付给他一百元。接到电报后即可去八姐处取钱。望省俭着用！

余不赘，颂安。

三妹

十二月十一

---

① 三哥病了的消息 指作者弟弟沈荃（得余），因在浙江嘉善阻击日军的血战中负伤的消息。

19371214

北 平

## 张兆和致沈从文

十二月十四日晨一时三十五分

碧：

这几天天气太好，太阳照人温暖如小春时分，天气好得简直叫人生气。夜来一片月色，照在西窗上清辉适人。十二点，我起来给小弟弟吃一遍奶，吃完奶又把他身底下湿片换了。小东西像是懂得舒服似的，睁大了一双黑眼憨憨的笑，过后又把一只大拇指插进口中，吃吃唔唔人于半眠状态中了。小龙现在白天不睡，身上既不痒，晚间睡得沉熟，开灯轻易不会醒来。睡得红红的小脸，下部较你在时丰腴得多，头发三个月未剪，已过耳齐眉，闭着眼，蜷着身子，两只膀子总是放在被外边，身上放散着孩子特有的温香。我捏熄了灯，可是想到你白天来的两封挂号信，想这样，想那样，许久不能成寐。这几天我想的可太多了。种种不容人只图眼前安逸，不把眼光放射得远一点。我觉得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错误，太舒服了，不是中国人的境遇所许可的。一次战争，一回淘汰，一种实验，死的整千整万的死去，活着的却与灾难和厄运同在，你所说的“怎样才配活下去？”正是我想了又想的。我脑筋十分清晰，可是心难免有点乱。我不知道你此时是否在武昌，抑或已同那一群不同姓氏却同患难的亲友，

经过若干风涛险滩，到了你故乡那个小乡城了。我觉得故乡虽好，却不能久呆，暂时避难则可，欲图谋个人事业发展，故乡往往是最能陷人的。杨先生事情多，恐怕也不能隐身到内地去。杨家姐弟若无处可住，你把他们安插到辰州倒好。小五弟若能回家，顶好是让他同家里人在一起；家乡不能去，你就带着他跑吧。至于我这里，你可以完全放心，不论你走多远，我同孩子总贴着你极近。前一礼拜挂号寄出孩子相片多张，不知你是否可以得到。希望你常常想念着我们。苏州家屋毁于炮火，正是千万人同遭命运，无话可说。我可惜的是爸爸祖传下的许多书籍，此后购置齐备不可能了。至于我们的东西，衣物瓷器不足惜，有两件东西毁了是叫我非常难过的。一是大大的相片，一是婚前你给我的信札，包括第一封你亲手交给我的到住在北京公寓为止的全部，即所谓的情书也者，那些信是我俩生活最有意义的记载，也是将来数百年后人家研究你最好的史料，多美丽，多精彩，多凄凉，多丰富的情感生活记录，一下子全完了，全沦为灰烬！多么无可挽救的损失啊！我唯一的希望是大姐回乡时会收检一下我的东西，看是否有重要的应当带走，因而我们的信件由此得救，可是你来信却说大姐他们走时连衣物都未及带，我的东西当然更顾不到了。我现在的唯一希望是我们的房子能幸免于难，即或房子毁了，东西不至于全部烧毁，如有好事的窃贼，在破砖碎瓦中发现这些宝贝，马上保存起来，将来庶几可以同它们见面，我希望如此。为这些东西的毁去我非常难过，因为这是不可再得的，我们的青春，哀乐，统统在里面，不能第二次再来的！我懊悔前年不该无缘无故跑苏州那么一趟，当时以为可以带了它们到苏州避难，临回北方来时又以

为苏州比北京安全，又不曾带来，又不曾交把大姐或一个别人，就只一包一包扎好放在那个大铁箱子里。铁箱既无钥匙留下，她们绝不会打开看看，真是命运！

杨家姐弟到底到了没有？我挂念得很！

你那边来的信件十有九被检查，此去信件不知也被检否？请你注意一下，我的信是否按次能收到？复我。

信得后，无论你在哪里，可写信请八姐寄一百元给你，因前天已付王正仪百元。如已得，就不必提了。

祝安好

叔文

19371217

北 平

## 张兆和致沈从文

九月十九日信，抄出未见寄来。

从文：

几件事情使我连日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第一，不知道你行止如何，是向家乡走，还是上成都，还是留下不动？每一条路都似有问题；第二，杨小姐姊弟至今不得消息，发电至长沙，不见作复，昨又寄去一快信；第三，我们此后的生活问题。来信说，等杨小姐等到时，就同他们到沅陵家中住下，这在减轻杨先生担负上讲，自是合理的，但你是否顾虑到两点：一，历次据大姐来信谈，沅陵宅中居住外客颇多，前此九妹欲还乡，你们犹言不可，此次你带大批人马前去，是否应先写信通知一下大哥同三哥，勿给他们太多不便，不至事到临头，你把这一批人无处安插！二，你现经济来源完全枯竭，虽然杨家众人日常食用不需你筹办，但你手头无一钱，做主人实非易易，难道回去累着哥哥、兄弟么？这也许是我的过虑，你也许全已想过，但我看你平时计划什么，往往所见不远，往往顾此失彼，因此常会轻诺寡信，不但事无结果，往往招致罪尤，这在你过去生活，正不乏这样的例，我不能不为你担忧。只是你那边如何决定，如何行事，应早已有定规，我信到时，殆已事过境迁，本属无用，不过我所

见如此，不能不略向你一述罢了。杨小姐一行人至今不到，即令中途无险厄，久住香港，进退两难，也是非常讨厌的事。起弟南来，原为杨先生来信有“就父读书”之言，若到了武汉又得逃难，倒不如留此不动，在这里至少读书不会有妨碍，在生活方面也可减轻杨先生许多负担，若在香港久留，耗费必多，何时能到，犹不可言。总之他们此次走得太不凑巧，你也不必责这个怪那个，前些信你担心他们走胶济遇险，怪我单让他们上路，以为走香港较好，此来既得他们到港电报，又知道走胶济的人已安到，而他们仍无到达的消息，又怪樊先生人大胆小，不该走粤汉，其实身历其境的人，每一举一动，都是经过考虑的，正不同你高踞山中，单只运用脑子，以为这样好，那样不好，翻来覆去，覆去又翻来，别人把事情办好了，你无话可说，一遇蹩扭，就有你责难的了。我是同你在一起受你责难最多的一个人，我希望你凡看一件事情，也应替人想想，用一张口，开阖之间多容易啊，这是说你对日常事物而言，惟其你有这样缺点，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想得细，但不周密，见到别人之短，却看不到一己之病，说得多，做得少，所以你写的短评杂论，就以我这不通之人看来，都觉不妥之处太多。以前你还听我的建议，略加修改，近一二年你写小文章简直不叫我看了，你觉得我是“不可与谈”的人，我还有什么可说！不过我觉得你的长处，不在这方面，你放弃了你可以美丽动人小说的精力，把来支离破碎，写这种一撮一撮不痛不痒讽世讥人的短文，未免太可惜。本来可以成功无缝天衣的材料，把来撕得一丝丝一缕缕，看了叫人心疼。我说得太直了，希望你不要见怪。说到我们此后生活问题，你所见较大较远方面，我都一一同意，但就较近



较切身的眼前生活而言，虽然暂时可无问题，但若果真你的工作明年不能继续，我希望你要早一点想办法才好。固然，凌宴池答应你可以有你一年的饭吃，我这里要合肥家里接济总也不会遭拒绝，但我们就能安于此么？我希望的是能不求人最好，即或是自家爸，你应该知道我的苦衷，假如我自己母亲活着，想想看，现在还待我开口求助么？你懂得我这点心情，你写信到合肥时，无论是给大姐或宗弟，请不要提到要爸爸帮助我的话，到不得已时，等我自己写信，这话由你口中说出去，我不愿意。这不大妥当，你知道的。

曾到邮局问过，所寄包裹，据云不至遗失，因车皮缺乏，包裹至少要三个月始能到，我第一次寄包裹的日期是九月十五号，寄交陈通伯，第二次十月八号，交凌叔华；一大包书亦交通伯，为十一月五日寄，如你稍缓时日再他适，包裹当可收到。如必得他去，请一妥当人代收或请邮局一一为你转去。写信时应该把你所有的名字都写给邮局，因为我的信不一定写哪个名字。

葡萄架旁那一方地，夏天种茄子的，冬天泼水成冰，便成了家中大小孩子的溜冰场，你的冰鞋大妹妹穿得，四妹的小二妹穿正好，小龙穿着双棉鞋也到冰上去溜冰，大家常被三婶妈大嚷大骂叫回来。

三

十二月十七

193712中旬

武 昌

## 复 沈 荃

六弟：

自接得杭州来信后即异常担心。曾给信与杭州医院及田个石探听消息，并问其他人。如今既已回乡，望小心调养。

战事到如此情形，国事到如此地步，各人尽职而已。

我本想回沅陵，又恐到地是一死路。因本身既非党员，又非政府直接有关系之人。战事已扩大，继续下去，此后工作显然已无钱可得，虽愿意在有饭吃情形下工作，到时却恐怕会办不好。但在此也不是办法，正因为就大势看来，此地轰炸炮击都是会有一天来到的事。若不必须在此工作，又不想在此活动，离开当然妥当些。

目前大家都穷，如回来能各处设法支持三四月吃的，我觉得回来较好。

同住之杨先生孩子十一月十号离开北平时，曾借给九妹等一百块钱。他们由香港转长沙，他的哥哥杨文衡尚在此。你若有钱，望帮他们还杨家这百块钱。

愿安吉。

二哥

19371229

北 平

## 张兆和复沈从文

二哥：

接到你七日来信，一礼拜过去，昨天又才收到你十日的信，我也许久不曾给你写信，这期间我曾病了几天，发一天烧，睡了一天，现在已全好了，孩子们都好，你可以放心。

杨家姊弟平安到了，真是谢天谢地！我真为他们捏一把汗。

十日信言月底以后你的住址应有变动，此信到时，你人应已不在山中，这个信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到。我希望不久可以得到你信，告诉我一定行止，也好叫我定心一点。

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你又不同得余，脑筋里想那些，完全由于太优裕的缘故，此后再写那样话我不回你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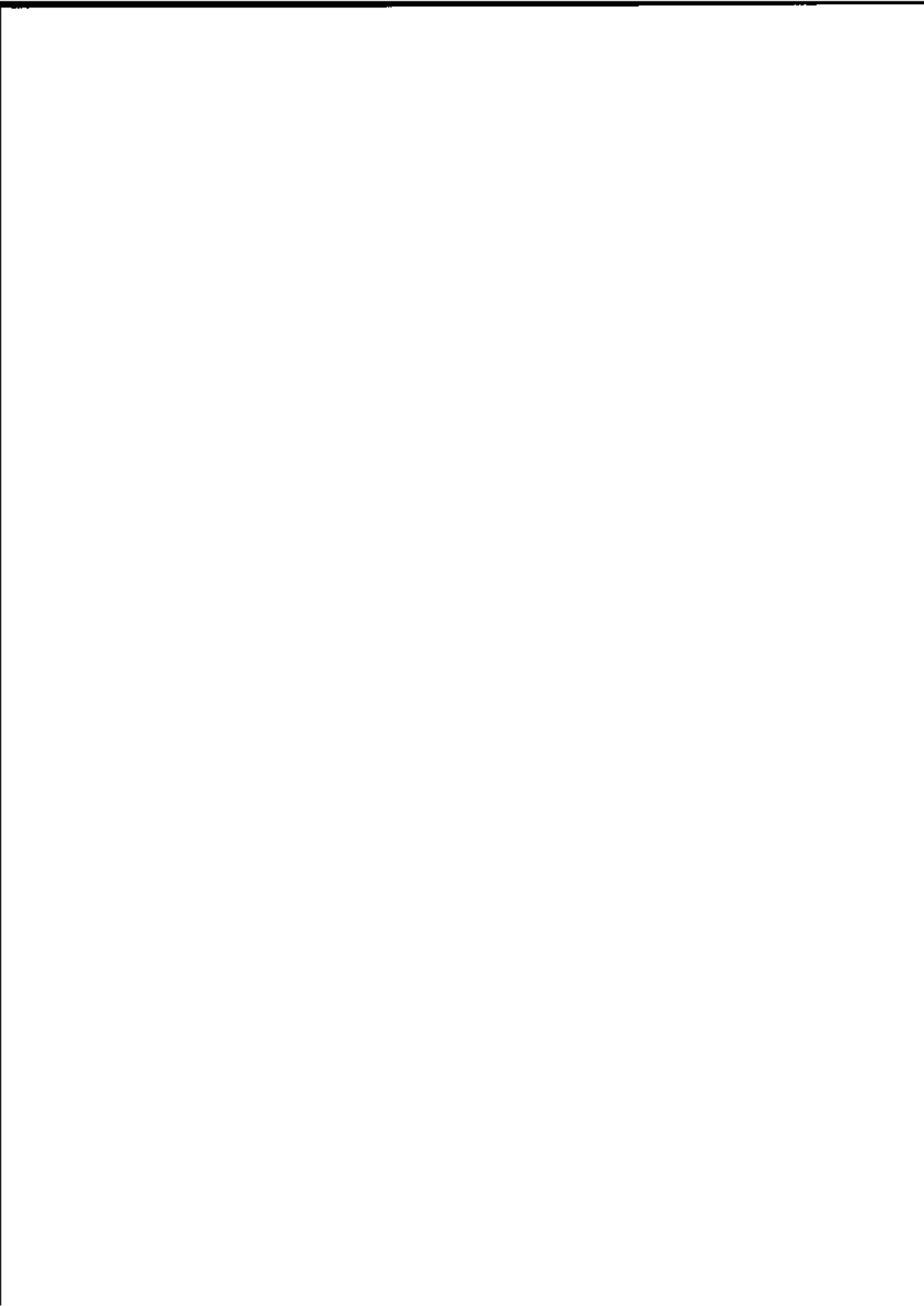
我现在焦灼的是我们以后的生活问题，我们已经负下了债，再下去还要负得更多，你好像有人能够给钱给我们用就很好了，我想起却非常着急。“假如平时每月可以留下五十元，在这时候不会不无小补吧。”这样的话，你以前听着会嗤之以鼻的，现在也是，将来也还是。本来嘛，谁知道将来是个什么世界，这正是给大家一个反省的机会。我还恨我们的生活不够窘迫，不能身经目击那许多变乱，彻底改造我们的

生活，扫除一切虚伪的绅士小姐习性！我们都自己觉得太聪明一点，觉得比人超过一等，因此平时总觉得这件事别人能做，我不能做，不屑做。这以后，不做，看大家怎么办！我希望战事不久可以告一段落，容我有机会用我自己的手来养我自己，养我孩子。我希望有这样训练的机会。你说译书，现在还说译书，完全是梦话。一来我自己无时间无闲情，再说译那东西给谁看？谁还看那个？文学也者，尤其是经过一道翻译的别人家的东西，这时候还是收敛了吧。

三

十二月廿九

一九三八年



19380120

北 平

## 张兆和复沈从文

飘零第一 廿七年一月二十日下午三时

甲辰：

前昨两日接连收到十二日写紫一、廿六紫八、廿八紫九及卅日信四件，十四日紫二、十五日紫三则在月初即得。初以为济南发生变化，此后信由香港绕道北来，必在一月左右，不想最近一信，二十日即到，虽则次序排列颠倒得太厉害，有的还不曾送到，虽然如此，消息还不至完全断绝，亦云幸矣。此后你作万里云南之行，书信每一往复，逾一月二月就不可知了。云南号称蛮夷之邦，地多瘴疠，不知你可能服那地方的水土。现在公路既通，一切应当不同一点。那边熟人除徽因一家外还有谁？同行还有何人？到那地方想仍继续以前编书工作，汪和宗当亦同行，如此，杨小姐一家人作何打算？盼一一见告。

你说夏云行将北来，听了真叫我高兴，这边熟朋友全走了，住下来实在乏味，夏云来我们多有个熟人热闹热闹，况且他是从你身边来的，是半年来第一个从你身边走来的人，我是多么热切的盼望他快来啊。我盼望他能告诉我你的近况以及你未来的打算，还有你对于我们的种种，我愿意听听你

的意见。前天黄先生来此，她半月内即南下，由香港返湘。她劝我们最好能早行，因战事扩大，这地方难免不被波及，且长此下去，生活无着，愈陷愈深，更不可拔。我因种种问题，仍未断然决定，一因路费不足，二因天气尚寒，三则你的居处无定，跑到长沙，还得往你身边跑，这么长的路程是不是孩子们所能受得了的，种种都待考虑。我想迟一二月再看情形，也许先到上海，到上海虽亦不是好办法，但总算走了几分之几的路程，离你们近一点，有落脚的地方，休息一月半月再往南走。我这计划能否实现，要看彼时局势及自己经济情形如何决定。来信说已得了钱，如果可以寄来，我们有了路费，随时可以上路，我也胆壮多了。不知道你领得的是不是如以前的数目？这边已领过健吾三个月（十一、十二、一月）的钱，计三百元，希望你从那边寄还他，此后他的钱就请基金会逕寄上海，我不再领了。之琳款寄不去，我为代收，每月八十，自二月份起由我取用（十月百二十元交我手，十一月寄川，十二月、一月由念生太太取去），他若需用你寄点把他，此外你借用杨先生二姐的钱，希望你尽可能的还清他，我们个人生活清苦一点无妨，现在谈不到享受，能以不饥不寒就很好了，举债过多不还，将来越积越多，添增累赘，希望这一点你能听我的话。上月十四日王正仪曾拍一电给八姐，请她由家里付你百元，现在知道电报在路上也得走个十天半月，所以你离武汉若在廿日前后，此款必不能得，究竟如何，来信盼一提及。如已不需，告诉我，我将仍从正仪处把钱取回。一星期前曾寄一信（挂号）至沅陵，当时因多日不得你信，不知详情，颇觉纳闷，信寄家中由你大哥转，当可送到你手边，在那信中我曾说道想谋一小事做做，现在则



似不必须了，我们在此既不能久留，一切不谈。

来信说，不管我们离得多远，你将为我好好的做人，将为孩子做个好父亲，使他们将来以有你这样一个父亲为荣，听这个话，我心里熨贴极了，我希望你真能做到这样，我希望这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时拿来安慰我的空话。我现在身体很好，精神有时振作，有时又十分萎靡。我不知道你现在置身何所，想到你有那样一个艰苦的旅途，想到你越走越远，我们不知要经过若干时日若干困难始能会面，心中自不免难过。孩子在我身边，身体不会坏（不乱吃东西），习惯不会坏，只是妈妈是个性情太收敛的人，只担心孩子们个性不发扬，怯弱，无能，如同妈妈一样。不过小龙就比我泼辣，嘴也比妈妈强。小龙常常想念你，要到爸爸家去。说：“我们一同回合肥，爸爸在湖南，不带爸爸去。”他就哭，眼泪真挤出来了。已认识不少字，吃饭时，必在垫桌子的报纸上找他认得的字，一面吃一面看，那种对吃饭毫无兴味满不在乎的神气，活像小从文。公公婆婆最疼他，每天除吃饭睡觉外，多半时间跟着婆婆，谈这样，问那样，琐琐碎碎的，但却清清楚楚，颇为三婶解闷不少。公公境况不好，常常发大脾气骂人，见到龙总是喜笑颜开，认为奇货，赞不绝口。小龙要常同他在一起，听他言说，窥他行动，才看得出他的趣处。小虎则第一面就给人好印象，瑞菡、邓三小姐、王家姨父，一来便抱不释手，连医学生的姨父都说这样健康的孩子是他所未见，由此你可以知他的壮实。其实这孩子自生以后就不大采用最新科学卫生的养育方法，现在更甚。橘子水，鱼肝油，奶粉，种种高贵的滋补食品，向来与彼无缘，连做母亲

的也不特别为他喝什么汤汤水水，却长得那么好，真出人意表之外。不见得美，却自有他蛮憨可爱处，第一在头发，越长越黑，越曲，第二在眼睛，大而亮，睫毛长，蓝芬芬的颜色。我总疑心种因于某一次青岛海天的清明美妙，一定是有一次那海上的天空太美了，给我们印象过深，无意中就移植于孩子的眼睛里。孩子们累我，却也消散去我心上漫漫的迷雾，孩子们究竟是好的。

又得你紫六、紫七两信，写的是由武汉至长沙情形。你现在在那里？我有许多话要说，那说不出的，我用眼睛轻轻的全写在这纸上了，你看得出的。我要你保重自己，爱我们，爱一切的人！

兆

一月廿日夜

19380131

北 平

## 张兆和致沈从文

一月卅一浸晨五时。

我本来想守夜通宵不睡的，因为爆竹声音繁复震耳，同另一时枪炮声音相仿佛，不易入眠。信写至十二时许，有打门声甚急，听是送快信的。后门已被三爷从里门加上一把锁，我从门缝里接了快信条子，打了戳子，再从门缝中递出去，换来你十一日发的紫十四。我欢喜听你说到云庐的种种，庐内主客的种种，以及庐外云山的种种。我又欣喜你有爱写信的习惯，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我因你行止无定，半月来只写过两次信，一次寄辰州由你大哥转，一次寄圣经学校装在杨小姐信中，两封都是挂号，应该可以得到。

此时我独坐灯下为你写信，市内通宵不断的爆竹声至天明更烈，以至我不时停下笔来谛听。在乱世之下，人如惊弓之鸟，况且外面谣诼众多，令人将信将疑，不知所之。远处有擂鼓声音，如电影中土人跳舞时的音乐，声音短促而粗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沉重的敲在人心上，很不舒服。

小虎醒了，吃奶以后我就接连忙不开交了，等等再写。

一月卅一晚十时

今天新年，乱哄哄的一天，两家的孩子各穿了新衣，忙出忙进，景况仍然十分热闹。中午我们在三叔家吃的饭，下午卓君庸、王正仪来，晚饭王正仪三叔婶在我家吃的。晚间舅舅大姨翻出许多旧衣大帽子，围巾，腰带，六个孩子，连同小龙小拴在内，打扮得怪模怪样，跑到我房里来演戏，小龙头包红围巾，擦得一脸白粉，身上莫名其妙的捆了一些绳子带子，解开扣子，两只手掀起大襟，同带着黑胡子的舅舅乱蹦乱嚷一气，这是他们的戏。最能欣赏他们这一套的仿佛还是小虎。婆婆抱着他，你能想象他的眼睛睁得有多大，简直看愣了，一动也不动。小孩子是仍然有他们的世界的，可怜是生在这种时代，一切只有从简了。你要他们的相片，天气还冷，小虎不敢抱到院子里去，缓日照了寄来，此次只得旧照寄来三张。

夏云说来，至今未见到，想是不来了。

我不记得你那内外都是绿色兰花的大盘子带给你没有，已不在这里了。家里盘子多半是残破的，已没有什么顶好的了。你要我送王正仪，他欢喜那浅黄色内有兰菊的大盘子，我已送了他。你说什么都不要了，不会舍不得吧。旧锦同衣服收不到不能怪我，是你叫我寄的，等到你再来信叫我莫寄时，早已付邮了。我们若一离北平，丢的东西就更多了，算了吧，你说有什么法子。

杨小姐已订婚，我真为她欢喜。但是我更愿意知道张先生是个怎样的人，因为我欢喜杨小姐，也就十分关心她的事。

三嫂在不在家？你们一行人不宜太累大嫂。

两个孩子身体都好。小龙自你走后，又乖又好，没有“下床气”了。夜间被小弟吵醒，翘起头来望望，说“龙龙乖，你睡，你睡，”便避开灯光把脸转向床里睡去。成天不要人带，有伴玩也会闹，无伴玩一个人也能静，要不就同公公婆婆聊天，一去就是半天。公公婆婆给他迷得心花怒放，一有客来，公公必在饭桌上夸奖小龙的智慧，且细述他的所说所为。大姨同舅舅常说：“小龙又来迷婆婆了。”小龙迷人用一张嘴，小虎迷人则用一双眼，外来客人一眼就欢喜小虎，家中熟人则多疼小龙。其实两个孩子各有长处，都极惹疼。三婶常说：“三姐的两个孩子真是没得褒贬的了。”这不应当是假话。小虎长得胖，但不痴肥，杨小姐走时比你在家时好玩，现在比杨小姐走时更好玩了。

关于我们起程的事，希望你考虑一下，是不是应等你到了昆明或重庆后再定？据卓先生同王正仪说，上海一般状况比北平坏，但我又怕越迟下去不容易走。我所谓“迟”，是指两月以后还不走的话。老伯伯若二三月准移九龙，我们索性等她搬定后再去，到香港上下可以有人照料，但不知彼时情形何似。据一班人推测，三四月间必更糟，那时候粤汉路能不能走还说不定。也许到后来仍然是留此不动，事情真难说。

问你们一批难民的好，特别向大嫂问候。

三哥无恙？

一件事值得报告，小虎在昨天（除夕）忽然发现他能坐得住了。小五弟应该还记得，大前年在苏州，小龙在除夕那天忽然会走路的，两兄弟不约而同都挑上这个日子。

19380322

北 平

## 张兆和复沈从文

沅陵十五 三月廿二

二哥：

这张纸在桌上摆了一整天了，早上就预备写——不，前天就预备写的信，这时候才来动笔，两孩子已睡定，鼾声均匀，神态舒适，今晚这封信大概可以完成，可是信寄到时，你应已作万里云南之行了。

两孩子都种了痘，小的情形好，痘已发，连第一次种痘例有的烧热都未见有，身体算好。大的可糟，又像去年一样，冻病了。本来可以不用脱衣的，因为我已特地为他换了一件袖子宽大的毛线衣，讨厌的人人医院的护士，一定要脱，把衣服脱掉露出光膀子种，种完了又得等干，干了以后才包扎穿衣，这样就冻着了，烧热两日，情形可怜，瞧着怪难过。幸而现在已好，成天喊肚子饿，淘气得很。小虎的毛衣同内衣因我已预先改制过，故未着凉，他身体原来好，也经事些。

连日接上月廿二、廿四、廿五、廿九及三月一日各信，知萧乾已行，你们不出十天也得上路。我寄沅陵信你才收到两信，不明白这边情形，难怪你着急。家里大小，除了小龙种痘出了上述的毛病外，其余人个个身体不错。九妹一切都好，只是处在目前情形下，日子似过得更无聊。有一天晚上，

我们正吃饭，谈着别人家的闲话，她忽然哭了，我不知道什么缘故，第二天饭也不吃了，只吃了些面。那天她曾有一封信寄给你，我猜她一定是太寂寞，遇事便不如意。那两天正赶着小龙发烧，小虎第一次种痘，我也伤风，又得喂奶。我不会说话，不能像你在家那样哄哄说说，骂骂又笑笑，心里揪做一团，一点办法没有。她又像是不高兴我，又说全然不干我事，只是她自己想着难过罢了。所幸过了两日，暗云即过，脸上又见了笑容，现在到姊姐家去了，今天已住了第三日。以前她老说要走，说就是做叫花子到自己的地方总高兴些。前一阵，那个一见飞机来就吓得脸色发白两腿直打哆嗦的邓小姐来，商量同九妹去南方，他们觉得住在这里无聊，闲着又惭愧，要走，要找工作做，说是任什么苦都得忍受。对这意见我不敢赞同，因为我知道她们俩都不是能吃苦的人，无非唱唱高调罢了。可是若当真有一天她不愿住到这里，一定要走，你又不在这里，我想到我身上的责任，我极烦恼。我自己呢，日夜为两个孩子绊着，用的人，一个太老，一个太娇，自己又不能干，因此就显得更忙更累。你屡次来信说要我译书，是你不明白我的情形。说起来心痛，这样下去，我也完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俭俭省省的过，大家能相安，帮助我把这难关度过，因为要俭省，就不得不自己多添忙碌，因为要俭省，就使得家里人心里不愉快，这是必然的结果。可是这个家在我手里，我不省怎么办？你向来是大来大去惯了的，你常常怪我太省，白费精神，平日不知节俭，这时候却老写信要我俭省，你不是把恶人同难题都给我做吗？事情看来容易，说来容易，临到自己做起来就全然不同了。我不会说话，不愿说话，我心里种种，你明白，你明白的。你



们难民团有人不守秩序，给你的烦恼，你觉得难受，又说不出，而我，一向就是过的你那样生活的。

前两天又得杨先生自长沙金城银行汇来二百元，打算全部还给健吾，就同他清账了。另寄一百五十也交健吾，一百是之琳预备寄回家的，五十之琳还芦焚，这一还，我这边就不欠什么账了（只用过之琳一百六十，二月三月的钱）。

今天小龙收到大伯伯的信，我念给他听，听后他抿着嘴笑，他有一张放大的相，王家姨父放的，将送给大伯与大妈。

“其”字你常用错，如“王树藏还好，萧乾每日逼其写字读英文。”这就错了，因为“其”字一向作“他的”解，如“杨大少爷与其新妇”就对了。我怕你写信给别人也会写错，故而相告，你莫又讥笑我是文法大家啊！

接之琳信，合肥我们一家人已上行到了汉口，一部分人且已入川，四妹尚拟留汉口找事做。你们若得知他们确实地址，见告为要。

这边又有了谣言，都说四月里不妥当。瑞茵一家人劝我们去上海，我想同夏老表、常风、正仪诸人商量商量。夏云到平后只来过一次，至今未来。若不走，在下月中旬就得搬进那小而破的房子去。

九妹回来了，她说想去上海，又想回沅陵。回家太危险，无伴怎能去？到上海又将累大姐，奈何！

19380403

沅 陵

## 复张兆和

四月三日十一时

三姊：

十二、十三、十四号信都收到，孩子大小相片见到五张。放大相顶美，神气可爱。有同乡老前辈见到，说小虎简直与其祖父幼小时完全一样。祖父成人时壮美少见，小虎长大一定也极好看。小龙样子聪明，只是缺少男子雄猛气分。

家中紫荆已开花。铁脚海棠已开花。笋子蕨菜全都上市，蒜苗也上市。河鱼上浮，渔船开始活动，吃鱼极便利。

院前老树吐芽，嫩绿而细碎。常有不知名雀鸟，成群结队来树上跳跳闹闹。雀鸟声音颜色都很美丽。小园角芭蕉树叶如一面新展开的旗子，明绿照眼。虽细雨连日，橘树中画眉鸟犹整日歌唱不休。杨柳叶已如人眉毛。全个调子够得上“清疏”两字。人不到南方，对于这两个字的意义不易明白。家中房子是土黄色，屋瓦是黑色，栏杆新近油漆成朱红色，在廊下望去，美秀少见。耳中只闻许多鸟雀声音，令人感动异常。黄鸟声尤其动人。

今天星期，这时节刚吃过饭。我坐在写字桌边，收音机中正播送最好听音乐，一个女子的独唱。声音清而婉。单纯中见出生命洋溢。如一湾溪水，极明莹透澈，涓涓面流，流

过草地，绿草上开遍白花。且有杏花李花，压枝欲折。接着是个哑喉咙夏里亚宾式短歌，与廊前远望长河，河水微浊，大小木筏乘流而下，弄筏人举橈激水情境正相合。接着是肖邦的曲子，清怨如不可及，有一丘一壑之美，与当地风景倒有相似处。只是派头不足，比当地风景似乎还不如。尤其是不及现前这种情景。

你十三号信上说写了个长信，不曾发出。又似乎想起什么事十分难受。我觉得不要这样子为一些感觉苦恼自己。这是什么时代？这时代人应当有点改变，在空想上受苦不十分相宜。我知道你一定极累，我知道孩子累你，亲人、用人都累你，得你操心。远人也累你，累你担心一切。尤其是担心到一些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我看到你信上说的“你是不是真对我好？”我真不能不笑，同时也不能不……你又说似乎什么都无兴味了，人老了。什么都无兴味，这种胡思乱想却有兴味。人老了，人若真已衰老，那里还会想到不真对你好。我知道，这些信一定都是你烦极累极时写的。说不定还是遇到什么特别不如意时写的。更说不定，还是遇到什么“老朋友”来信或看过你后使你受了点刺激而写的。总而言之便是你心不安定。我住定后你能早来也许会好一点。你说想回合肥真是做梦，你竟似乎全不知道这半年来产生了些什么事，不知道多少逃难者过的是什么日子，经验的是什么人生。我希望你注意一下自己，不要累倒，也不要为想象所苦恼。

希望你译书，不拘译本什么书都好，就因为我比你更知道你，过去你读书用心，养成一种细致头脑，孩子只能消磨你的精力，却无从消磨你的幻想或思想。这个不曾消耗，积堆过久，就不免转入变态。或郁结成病，或喜怒无常。事

后救济和事先预防，别无东西，只有工作。工作本身即无意义，无结果，可是最大好处却……

---

据缺尾残信编入。

19380412(1)

沅 陵

## 致张兆和

十二午

三姊：

小院子已绿成一片。老树也绿了，终日有八哥在树上叫，黄昏前尚叫个不止。居常天明以前落雨，白天不落雨。便在雨中，也有雀鸟叫。我们定明天上路，看情形，在这里恐不容易得到你来信了。这时节你一定以为我们业已上路。殊不知还是坐在廊下听鸟声。

路上至少得十天。试想想，上西山只是一点钟汽车，这里却得整整十天！爬的山至少比西山高二十倍，有些地方百里内无住户人家，无避雨处，无烧火处。路上情形，可以想见。可是一切有数，不用担心。这信到得你手边时，我或者已到昆明和熟人全见面了。也许半路出了意外（这是乱世极平常的），你记着一件事，不必难受，好好的做个人为是。国家需要你这样，孩子需要你这样，尤其是二哥，盼望你这样。死者完事，生者好好的活。使孩子健康长大，受良好的教育，不堕落，有父亲之刻苦作事，厚道待人，有母亲之明大体，爱清洁，守秩序，这就是成功，也就是做人。忘了我的小毛病，数年来对你的许多麻烦，且忘了我的弱点。应当忘掉的都得忘掉，莫为徒然痛苦所压倒。正因为未来日子甚长，可

作事还多。你还年纪很青。我知道说到这点会使你难过起来，可是不能不说说。我倒什么都不怕，遇什么都受得了，只是想念及你和孩子，好像胆量也小了，心也弱了。本来定今天上路，就因为担心心弱，腰部不大舒服，便休息了一天。小五哥已于前天上路，他的通信可由晏池先生转。

很想念小虎，半年来不见他，已想不出是个什么样子。



在湖南沅陵“芸庐”待车准备去昆明时

头发眼睛想不出，神气也想不出。九妹若想过上海，有伴上路，让她上路。大姐三嫂同住，到了那里，日子也许可以变变。不想走，即须好好过日子。这世界，万千人都欲活不能活，我们能吃、喝、住，毫无困难，应当知道已不容易。再不好好过日子，等等不知自重，自己向自己捣乱。回沅陵住是妄想，房子虽好，生活如何支持？大哥因三哥困难，不寄钱来，生活并不从容，性情认真而天真，九来恐过不惯。将来也许可望你们都来住，你们一同来往。这地是为小虎小龙准备的。在我住楼房右手，现在只有一匹马，三五株竹子，两堆芭蕉，一片草。房子约四五百元可以成就。花钱极少，弄得极好看合用。我希望到八九月你们当真便可来这里住。小虎到这里来，必十分快乐，因为鸟雀之多，不可形容。小龙来时一定只想上城，屋后不远即可上城，在城上可看的很多。鱼很新鲜，美观之至，在河边可看人打鱼。河边虽不如青岛海边好看，并且不如海边干净，可是船只极多，木筏也好，颜色气味都令人感动。负柴担草妇人过渡时，尤其好看。半渡时两岸如画，四围是山，房子俨然全在山上。房子颜色很美，对河即可看到。走近北门时，高石墙如城，藤萝缭绕，上不少阶石才到大门，进门青翠扑人。如你当时同杨小姐一路，这时住这里，必觉得比上昆明好。在廊下看山，新绿照眼，无法形容。鸟声之多而巧，也无可形容。近日来常有一八哥，老老实实稳当当坐在新发叶子的老树枝上，叫了一会又休息休息，听别的鸟叫，休息过后又接着叫。

杜鹃还不曾开口。

四弟焕 顿首

四月十二

19380412 (2)

沅 陵

## 致张兆和

### 十二黄昏

三姊：

昨天黄昏感觉疲倦，腰部大不舒服，因此上了床，决定停一天再走。因此今天不走。白天写信时觉得很好，到下午有点不妥，尚以为信写得太多了的原因。吃过饭，便觉得又有点和昨天差不多情形，肚子咕碌碌作响，人很疲倦，又想睡。骨节作痛。情形与昨天一样，与小五哥杨小姐数日前所患也一样。应当休息再说。可是行李已打了包，什么都准备好了。还是决定明天上路，一切交之于天。不上路我也不成。钱已快用光了。不上路什么都得重新想法。也许在边境上我可休息两天，因等车而休息。

这时节已将近黄昏，尚可听到八哥和画眉叫声。城头上有人吹号角。我有点痛苦，——不，我有的是忧愁，——不，我只是疲倦而已。我应当休息，需要休息。

想起你每日为孩子累倒的情形，我心中充满同情。若两人在一处，这疲倦便抵消了，会很平静的坐在廊下，看黄昏中小山城炊烟如何慢慢上浮，拉成一片白雾，一切鸟声市声犹如浮在这白雾里。

×小姐同刘家父女同大哥正在楼下小房中玩牌，大家都



欢喜大哥。

过一会儿我也许还可听听音乐，想它会能恢复我一点力量，一点生气。如明天可以上车，明天这时节，我一定住在一个小小旅馆里，地方比这里小得多，可是风景却美丽得多。住的地方是黔湘边境，说不定入夜即可听狼嗥，听豹子吼。

头有点闷重。应当休息。又似乎吃错了冷茶，我记起了我不宜于吃冷茶，一吃即出毛病。多久以来即注意到这件事。不凑巧今天又这么来了一下。

这里黄昏实在令人心地柔弱。对河一带，半山一条白烟，太美丽了也就十分愁人。家中大厨子病霍乱一天，即在医院去世，今天其父亲赶来，人已葬了，父亲即住在那厨子住的门房里，吃晚饭时看到那老头子畏怯怯的从廊子下边走到厨房去，那种畏怯可怜印象，使我异常悲悯。那么一个父亲，远远的跑来，收拾儿子一点遗物，心中凄凉可知。尤其是悲哀痛苦不能用痛哭表现，只是沉默的坐在那门房里，到吃饭时始下厨房去吃饭。同住的是个马夫，也一句话不说，终日把他的烟管剥剥剥敲房枋。小五哥一走，天又下雨，马像是不大习惯，只听到在园中槽口上打喷嚏。园中草地已绿成一片。

小虎小龙和你若这时在我身边，我一定强多了。

窗间还亮，想睡又觉太早。

孩子使你累得很，到累倒时，想想我的情形，会好一点。我不会忘记你们的。黄昏，半夜时听隔屋孩子哭声，心里也很动念，仿佛哭的是小虎。

小龙一定不常哭了。天气转暖，孩子一定已可穿薄夹衣看花了，这里我又穿上了棉袍，也许还得一直穿上昆明。被

盖留下大丝棉被，换了一床蓝色绸纱的，比较小，比较轻。箱子只带两个小的，大的不带。将来要带也方便，邮局寄运行李较公路自带还稍贱。

黄昏已来，只听到远远的有鸟雀唤侣回巢，声音特别。有孩子笑嚷。我想给你们寄点印花布，作孩子被单，这里印花布太美，来不及了，将来或要大哥寄，当信寄可收到。

手边有一本选集，一本《湘行散记》，一本《边城》，一本《新与旧》，一本《废邮存底》，象征卅年生命之沉淀。我预备写一本大书，到昆明必可着手。

健吾有信来，奇怪……据说是爱国女学的学生。想来很有意思，因料不到有那么一个人同看电影，同过日子的。

大姐无信来，想已回上海，又以为我们上了路。若彼尚在汉口，必可见小五哥。

听到杜鹃叫了，第一次听它，似在隔河。声音悲得很。无怪乎古人说杜鹃悲啼，神话中有杜鹃泣血故事。几个北来朋友还是一生第一次听到它。声音单纯而反复，常在黄昏夜半啼，也怪。

吻你和孩子。

四弟

四月十二 下七时

19380413

沅 陵

## 致张兆和

四月十三早四点

三姊：

天尚未亮，隐约中可见到一些山树的轮廓，和一片白雾。不知何处人家，丧事经营，敲打了一整夜锣鼓，声音单调而疲乏。一定当真疲乏了。和尚同孝子，守夜客人和打杂帮工，在摇摇欲坠的烛光中，用鼓声唱唛声振奋自己，耳朵中也听到鸡声。且估计到厨房中八宝饭早点莲子羹，热腾腾的在蒸笼里等待着。这鼓声大约一千年前就那么响着，千年来一成不变。

杜鹃各处叫得很急促，很悲，清而悲。这鸟也古怪，必半夜黄昏方呼朋唤侣。就其声音之大，可知同伴相距之远，与数量之稀。北方也有，不过叫声不同罢了。形体颜色都不怎么好看，麻麻的，飞时急而乱，如逃亡，姿势顶不雅观。就只声音清远悲酸。

我们准备五点半就过江，还得叫城门，叫渡船，叫……所谓内地旅行便如此。“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写得就正是这种早发见闻。渡江时水上光景异常动人。竹雀八哥尚在睡梦中——在睡梦中闻城里鼓角，说不定还做梦，梦到被大鸟所逐，恶犬所捕，或和黄鸟要好！一切鸟都成双，就只

黄鸟常常单身从林端飞出。叫声也表示它的孤单。啄木鸟也孤单，这孤单却正说明立场在各自工作求食，与黄鸟孤芳自赏性格不同。

大家都起床了，只待上路。得下山，从一个出窑子的街（尤家巷）过身，说不得过路时还有狗叫，那些无顾客姑娘们，尚以为是别的主顾出门！出了尤家巷到大街，门照例是掩上的。城门边有个卖豆腐的人，照例已在推磨打豆腐了。出城时即可见到一片江水，流了多久的江水！稍迟一点过渡，还可看到由对河回来的年青女子，陪了过往客人睡了一晚，客人准备上路，女人准备回家。好几次在渡船上见到这种女子，默默的站在船中，不知想些什么，生活是不是在行为以外还有感想，有梦想。谁待得她最好？谁负了心？谁欺她骗她？过去是什么？未来是什么？唉，人生。每个女子就是一个大海，深广宽泛，无边无岸。这小地方据说就有五百正规女子，经营这种事业。这些人倘若能写，会有多少可写的！

鸡叫得较促，夫役来了，过廿分钟我就在渡船边了。小虎这时节也许已经醒了，你小房中灯已亮，小龙也许正在叫姆妈，翻了个身。这纸上应当有杜鹃声，鼓角声，鸡声，以及楼下大哥大嫂安排物什话语声。同时且应当有另外一种声音，宝贝。

吻两个孩子。

四弟

五时过十分

19380610

昆 明

##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信知家乡各事转紧张热闹，自意中事。在此闻交涉署一王先生言，武汉已有令妇孺向内地疏散，外侨则集中一处，或将要，以便划作安全区。就情形说来，必较严重，某一时三镇不免成为血战地也。武胜关、鸡公山将来或将由湖南部队作战地。得余近日不卜如何。孝感时有轰炸，惟彼等司空见惯，谅不以为意。小五哥家父母姊弟，若离武汉，不入川，必逃湘，将来或亦有由沅陵上行可能。

小龙小虎等尚安平，无法南行，因必须由此地取得护照，寄香港，方能从越南来。幸体力精神都很好（都长得极好看，且性情纯正大派）。小虎已能站立，终日大嚷大笑，小龙已认字不少，终日在花园中同花匠谈天，着工人衣，白汗衫，蓝裤，带一小小哨子，大清早即起床。新家据说花园极大，院落甚好。母子住下，不出门，尚平安。汇款已不通，幸尚有别的办法可以接济，不至于为难。路费若系三人上路，大约由平到此，或需八百到一千元，已为想法，到时只要能上路，必可上路也。

我等在此一切照常。住处犹昔，来信即可寄住处，不必从他处转。此间地偏南，战事即恶化，亦不至于成为炮火之

地。惟大家都虑到如武汉为敌有后，此间将来必受轰炸无疑，但听之，因所谓战争，正不免有此等事情也。熟人极多，均尚好。学校照常进行。政府若真迁滇，则必更兴旺热闹。联合大学房子由思成夫妇设计，下年动工。中央研究院亦在此地。

家乡事最要紧者还是年青的学好，一事不能疏忽，一时不能因循，必切实认真，拼命追上前去，凡好的、有益的、需要的，都极力去想办法，或跟着做，或学着做。同心戮力，帮玉公撑下去，必作到让外人觉得玉公这一伙班子，既能干，又可靠，且非他这伙底班负责不可，再进而求益，方不辜负政府委托，与地方期望。战争或有时会到湘西，组织不良，训练不严，将来恐不易支持，地方终不免为敌人蹂躏也。未来可忧虑者，大家能长在心胸中，则因循敷衍之事，或可一变。

二弟 顿首

六月十日

19380728

昆 明

## 致张兆和

七月廿八

三姊：

昨托常兄转一信，并有小龙孩子一纸，照通常日子计算，应比这信早到十天。一望小虎相片上那双睁大的眼睛，一头黑发，我就想笑。那样子！真是太可笑了。小生命从妈妈身上得到活力同性灵，这是你的杰作！我知道在众人欢喜中你所有的快乐和骄傲。小龙儿也很神气，聪明得很。你自己呢，一个顶母性的妈妈。我十二岁就读过《麻衣相法》，老相信自己会看相，吉凶看不出，善恶慧钝却清清楚楚，你是个有福气的母亲，对孩子最理想的母亲。两个小人儿的将来成就，你有整个的责任。你能把责任尽得顶好！

我已寄望舒<sup>①</sup>文章十页，下期航信还可寄十页。我希望你早来些，这对我们这个工作太有关系了。你来后，我一定可像写《边城》那么按日工作下去。（孩子在身边只有增加我工作的能力，毫无妨碍！）心定一点，人好一点，所作的东西一定也深刻得多，动人得多。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预备写六万字。但看情形，你若不能在八月上路，恐怕等到你来时，我工作已结束

了。我应当早早的完成它，因为它和我们下半年生活极有关系。也许有五块港币一千字，这个数目此时不算是个小数目。你不肯来帮点忙，我觉得可惜。你常说愿意参加生活，到这种需要你帮忙——只使我心安一点，不必老是写信，费钱费事费脑子——你却不来了。你自己想想看，对我是些什么意义。难道相上注定你单做“好母亲”，此外就无事可作？

孩子三叔说小虎有“代狗”<sup>②</sup>神气。若当真如此，倒不坏。三叔小时就完全是个“代狗”样子，壮蛮异常，长大时还漂亮。二十年后的中国，青年们应当壮而蛮，手脚长大，眼睛明亮。小龙神气倒有点像外祖父，像大舅舅，人若一幽默，二十五岁后保不定又是个小胖子！

书寄过上海不碍事，丢了也就完了，或许反而省你麻烦。书都不怎么好，将来要再买它并不困难。我希望的是你莫因料理这些东东西西累倒，其次是早带孩子上路。你不肯听话，对你很不好。你既明白这次不比往年回苏州情形，怎么老坐在鼓里，尚以为可缓可急，我要你早来倒只是求“心安”，别无意义。全不知道是什么世界，在这兵荒马乱情形中，你的打算可能有些什么结果。

大人孩子打针事，五十块钱也得办好，这不是具文，是为自己安全设想，也必须作。熟人中为不小心倒下完事的，人医院花钱极多的，至少可数出十人。这都是由于无知的结果，图马虎省事结果。

这里住处再慢来点也有问题，你一定不愿意孩子们来，在街上徘徊，殊不知就有多少人家带了孩子各处找住处不得。我的住处楼上一间房子，西林<sup>③</sup>来时说笑话，应当住六个人。说不定将来至少就得住三个人，加你和小虎。小龙将来同姑



姑住外边一间。(后院侧厢深不到一丈，长不到一丈五，住了大小十二位!)杨先生因为无住处，所以家就回不成。

小虎儿来这里吃西红柿便利，这里只卖四分一斤，很新鲜，本地人不吃它。牛肉极好，本地人也有很多人不吃它。小龙来时更可以吃好东<sup>④</sup>。(家中小狗因吃好东过多，脾气古怪到了家，一天发疯似的到处跑，同小猫儿一般。)

我大清早到公园去林荫中散步，总想起带小龙在一处，一定更好些。

---

① 望舒 指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戴望舒。通信时在香港任《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主编。

② 代狗 苗语小男孩意。代狗神气，指有苗族男孩的神气。

③ 西林 即丁西林，现代戏剧家。

④ 好东 作者家中对孩子讲话的习用语，意指好吃东西。下同。

19380730(1)

昆 明

## 致张兆和

——给沦陷在北平的妻子

廿九晚十一点

三姊：

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我很想念小虎小龙，更想念起他们的叔叔<sup>①</sup>，因为叔叔是很爱他们，把他们小相片放在衣袋中的。一年来大家所过的日子，是什么一种情形！我们隔得那么远，然而又好像那么近。这一年来孩子固然会说话了，可是试想想，另外一个地方，有多少同样为父母所疼爱的小孩子，为了某种原因，已不再会说话，有多少孩子，再也无人来注意他！

我看了许多书，正好像一切书都不能使一个人在这时节

更有用一点，因为所有书差不多都是人在平时写的。我想写雷雨后的《边城》，接着写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到——我让她到沅陵还是洪江？桃源还是芷江？等你来决定她的去处吧。

近来极力管理自己的结果，每日睡六小时，中时还不必睡，精神极好。吃饭时照书上说的细嚼主义，尤有好处，吃后即做事，亦不觉累。已能固定吃两碗饭。坐在桌边，由早到晚，不打哈欠。

孩子应多睡一点，因为正在发育，大人应当少睡，方能做出一点事情！

### 卅早七点

一家人都上西山玩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桌边。白天天气极好，已可换薄夹衣。但依然还不至于到要吃汽水程度。所以这里汽水从不用冰冰过。看看大家都能够安心乐意的玩，发展手足四肢之力，也羡慕，也希奇。羡慕兴致甚好，希奇生活毫无建树，那有心情能玩！据我个人意思，不管又学什么，一天到晚都不会够，永远不离开工作，也不会倦。可是我倒反而成为病态了，正因为大家不觉得必须如此，我就成为反常行为。翟明德视为有神经病，你有时也觉得麻烦，尤其是在作事时不想吃饭，不想洗脸，不想换衣，这一类琐事真够麻烦。你可忘了生命若缺少这点东西，万千一律，有什么趣味可言。世界就是这种“发狂”的人造成的，一切最高的纪录，没有它都不会产生。你觉得这是在“忍受”，我需要的却是“了解”。你近来似乎稍稍了解得多一点了，再多一点就更好了。再多一点，你对于我就不至于觉得凡事要忍受了。

近来看一本《变态心理学》，明白凡笔下能在自己以外写出另一人另一社会种种，就必然得把神经系统效率重造重安排，作到适于那个人那个社会的反应，——自己呢，完全是“神经病”。是笑话也是真话，有时也应当为这种人为的神经病状态自悼，因为人不能永远写作，总还得有平常人与人往来生活等等，可是我把这一套必须方式也改变了。表面上我还不至于为人称为“怪物”，事实上我却从不能在泛泛往来上得到快乐。也不能在荣誉、衣物，或社会地位上得到快乐。爱情呢，得到一种命运，写信的命运。你倒像是极乐于延长我这种命运。为我吻孩子。

四弟 上

---

这封信曾以《给沦陷在北平的妻子》为题，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长河集》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

① 叔叔 作者的弟弟沈荃，1937年在浙江嘉善，1938年在九江沽塘与日军血战中两次负伤。

19380730 (2)

昆 明

## 致张兆和

卅下午七时

三姊：

我已为你们在楼上中间隔出一间小房，一切是白木，小虽小，很合用。九或住这间。小龙看情形也许得在这小房间安铺。小房间外面有空间二方丈上下，可以作客厅和孩子玩的地方，目前一无所有，过不久会有白木桌子，白木椅子。将来说不定还兼作我办事地方。另外一个甬道，则当作吃饭地方，看来“摩登”之至。我们住房并不小，其实还可分成两间，待你来再看吧。

这里明天可以办要用文件。一礼拜内或可寄二弟处。

佩弦住附近不远。不久即搬来。

你说的那个蒋女士，还不曾来。来时或即暂住这里，因此外想找一住处即不大容易。青年会不住女子，即住下，一月或要钱不少。学校开学在十一月，即考试也得在下月，还远咧。

邓大小姐转学事已为问过，联大能借读，四年级须甄别，即不合，亦可在三年级。但北来教授子女想不成问题。至于转学，则四年级不成。云大因新改国立，办法还未定。已问过，无结果。

孩子们和夫人都务必打针，免得因小失大，万里长途，不是玩的。

我已为戴望舒写了一万字文章，与《边城》故事比肩，笔法同，人物不同。预备写六万字。要你帮忙，会写得好一些。

杨先生八月初十前可回来。现或在重庆。四丫头有信来，想过仰光。我精神好，吃得睡得。天气稍热，已到七十多度，棉袍只好脱下，换蓝毛葛袍子。你一定想不到这破衣已成为我“当家”袍子。同时又已破成什么样子。

并颂安好。

19380802

昆 明

## 复张兆和

八月二日下午

三姊：

得孩子们相片，并七月十六日信。小虎简直太像洋娃娃了，大家都觉得好看得可笑，都愿意他早来受众人欢迎。他不来很耽搁我事务，因为望着他那睁得极大对一切俨然惊奇的眼睛，我就好笑，什么也不用做了。文件已办，日内寄港。

真一来信说你想由上海转船。我看还是香港好，因为那里有萧三哥<sup>①</sup>和你二弟照料一切，省事而方便。来时记着，为你和九和孩子，到港“白塔”那么一个外国名铺子，各买胶底麻麻的织成材料的鞋子一双，徐植婉说大人的只一元八一双，这里可买不着。但鞋子到这里穿它可顶合用。我也需要，只是不便带，就不带。

树藏款算来应已拨到。各书各物不必吝惜，丢的丢，不要紧。我那些宝盘子尽可能带来存老伯伯处好，带来也好，全寄存瑞菡处更好。这里不需要它，因为走动时磕磕撞撞不便。这里有四个。最可惜的是在家打破那个小的，旁边有小眼儿的，只剩下些碎片，非常可惜。我们若当真在北方住上十年，我的收藏倒真可成一格，能印出书来必成为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现在已不可能了。我拟在无事时写一本忆盘录，



虎雏一岁两个月左右

用顶新方法来写它，每个盘子成为一个故事。

但愿路上平安。

熟人统问好。

四弟

---

① 萧三哥 指萧乾。“三哥”称呼来自 1937 年夏同住武昌时期，见 19371106（2）注释。通信时萧已在香港任《大公报·文艺》编辑。



19380814(1)

昆 明

## 复张兆和

叔兆：

七月卅一信收到，愿意来，带孩子早上路好，路上虽麻烦一点点，但想想万千人情形，就不应当说无从忍受了。这里一切很好。不必再等我什么信，我信已写很多了。我为了不知信要怎么写，两天来换了十四张纸。我很痛苦，很痛苦。不想生你的气，但自己十分痛苦。我不明白你是不是真如前月九号来信意思，对孩子还恋恋不舍，对我已无所谓，纵不飞，也乐于“变相分居”？如真的如此，可以好好告我，不必用“等回信”迁延时日，使我白坐着，事不好作，钱也筹不出。你知道，说定不来，我还得努力作事弄笔钱，我对你们责任还是要尽！

从

19380814(2)

昆 明

## 致沈龙朱

八月十四

小龙儿：

你怎么还不来？我很想念你们。很希望姆妈早些日子带你和小弟弟上路。这里石榴如碗大，不来吃，岂不可惜。黄色桃子也如碗大，快要完了。枣子初上市，和三婆家院子里枣树结的枣子一样甜。你小房已收拾好了，只待买小蚊帐。

你姆妈七月卅一来信，还问我事情，等回信，我真不大高兴，不再回她信。姆妈说想不带小虎儿来，留他给八姨照顾，问我意思。我意思大家早来些好，再莫这样挨下去。她若舍得小虎，留在协和寄养，好吃牛奶让他更胖些，未尝不好。小弟弟这时正需要一个不病不疼能吃能睡的环境。姆妈认为留下好，我没什么不同意。不过姆妈若认为一到这里又得跑，方怕带小弟上路，完全是糊涂打算。不知从谁听来的荒诞传说。这里不好，还有什么地方更好？带小弟弟上路并不怎么麻烦，到了这里好得多。这里东西贱，过日子容易，气候长如春天，对小孩子极相宜。像你和小弟弟一样人乖得可爱，为家中宝贝的孩子，不到三万也有两万。我希望你姆妈体谅我一些，不要再为什么事等我回信。且希望带你和小弟弟来，不要怕这样那样。

我很不必再有什么回信了。东东西西随便处置都成。《小砦》稿（国周<sup>①</sup>登出改过的）想法找出寄出。这里只收到一目录。你们要用的文件都放在寅和二舅处，是有时间性的。另外还有信在那里。我已说过无数次，挨下去，越迟越不经济。一等就是多个月，时间实在不许我们如此从容不迫！早来些你可进幼稚园，对你好，对我也叨一点光，可以少着急，少写点信，少生点气，少流点鼻血。姆妈凭经验应当想象得出我作事情形。为了担心你们路费不够，默默的坐在桌子边做事，工作过度鼻子出了血，一面塞住鼻子，一面继续做事的情形。鼻子一破得不到棉花，就撕手巾作条子代替。别人看来也难受不忍，姆妈若反而“眼不见心不烦”不以为意，从人情上说也不大好。我信上不愿意提这些事，可是姆妈既多虑，应当想得到！

姆妈说“什么都不知道”，却偏偏知道些荒唐无稽的谣言，以为来这里不久又要走路。说“凡事听你的意见”，我说上千次（整大半年）早来经济些，早来我方能做事，这意见就总不相信。真正相信的说不定还是朱干求神问卜，签上要九月南行，必照签上行事。活人的事还得听瞎子土偶来决定。所以我纵不生她的气，可是为自己却非常痛苦。她说“凡事太过虑”，恰好就不虑到我再三用各种方法要你们来的问题，只把我的信当成照例的信，同许多年前一样，那里是“过虑”？应当名为“少虑”！这种少虑挨日子的结果，除多花钱外别无意义。迟这一月即已经要多花两三百。把上路的事当成十八岁女孩子对于婚姻的游移态度，姆妈的办法使人不大明白用意何在。难道一定还等到九月海上有风时再走？难道不走反而觉得好些？我给她写了两整天信，换了十四张纸，

真不知要如何写下去好。人难受极了。你们不来明明白白我就得等待着，什么事都做不好，为什么还要等我回信，多挨它一个月？

她不愿来，我盼望她托个人让你来。你来这里我使你上学校，同好些小朋友玩。还可带你出城看大黄牛，看马，骑马，骑牛。我欢喜你，想念你。你是我的好孩子。

为我亲亲弟弟黑头发。我也欢喜他。

爸爸字

八月十四

---

沈龙朱 作者长子，当时还没有读信能力，故这封信事实上是写给张兆和的。

① 国周 即《国闻周报》。

19380819

昆 明

## 致张兆和

三姊：

这信是托一个人带来的。我为给你写信，脑子全搅乱了，不知要如何写下去好。我很希望依然能够从从容容同你谈点人事天气，我写来快乐点，你看来也舒服点，但是办不到。一写总像是同你生气似的。我为你前一来信工作又搁了一礼拜。心里很乱，头很乱，信写来写去老是换纸。写到后来总不知不觉要问到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打算来，打算不来？是要我，是不要我？因为到了应当上路时节还不上路，你不能不使人惑疑有点别的原因。你从前说的对我已“无所谓”，即或是一句“牢骚”，但事实上你对于上路的態度，却证明真有点无所谓。我所有来信说的话，在你看来都无所谓。

你的迁延游移，对我这里所有的影响是什么事也不能作，纵作也不会好。这样下去自然受不了。

所以我现在同你来商量，你想来，就上路；不愿意来，就说“不来”（不必说什么理由，我明白理由）。从你信上说准了不来，我心定了，不必老担着一分心，更不必要朋友代为担心，我就要他们把护照寄回缴销，了一件事。如此一来，你不会再接我这种无理催促的信，过日子或安静一点。我不会巴巴白盼望，脑子会好一点。

决定不来后，这半年还要多少钱，可来信告我一声，当为筹措拨来。我这里一切情形，你无兴味，我将不至于再来连篇累牍烦你了。（你只说是为孩子，爱他，怕他们上路受苦所以不来，不以为是变相分离，这一切都由你。）我这里得到你决定不来信息后，心一定，将重新起始好好的过日子下去。再不作等待的梦，会从实际上另外找出点工作去做。

我们这里事务年底结束一部分。明年从新另作。你们来，我自然留下不动，若不来，或到那时我就换个地方。有好些地方我都可去，同小龙三叔一处，就是种很好的生活。虽危险点，意义也好点。

给我来信时说老实话，不要用什么不必要的理由，表示你“预备来，只是得等等”，如此等下去。这么等下去是毫无意义的，费钱，费事，费精神的。时移世变，人寿几何？共同过日子，若不能令你满意，感到麻烦和委屈，我为爱你，自然不应当迫促你来受麻烦受委屈。只要你住下来心安理得，我为忏悔数年来共同生活种种对不起你处，应尽的责任必尽。为了种种不得已原因，我此后的信或者不能照往常那么多了，还望你明白这时正是战争，话不好说，也无什么可说，加以原谅。你只好好照料孩子，不必以远人为念。我自己会保重，因为物质上接济，对孩子们责任，我不至于因你任何情形，我就不肯负责。凡是我对你们应尽的责任，永远不会推辞。

我心乱也只是很短期间的事，痛苦也不久长，过不多久就会为“职务”或“责任”上的各种工作，来代替转移了。我很愿意你和孩子幸福而快乐。很愿意你觉得所有的打算，的确使你少些麻烦，忘掉委屈。单独住下来比同我在一处，有意思些，安静些，合乎理想些。

我写到这里时心很静，不生气，不失望。我依然爱你和孩子，虽然你们对于我即或可有可无，我也不在意。这里天气热时，可以穿夹衣，今天天气又冷一点，我的厚驼绒袍又上身了。桌上有两个孩子的相片，很乖很可爱。我看了许多书，看书的结果，使我好像明白了些过去不明白的事情。看苏格拉底，那种作人的派头，很有意思。看……写这个信时，竟似乎把六七年写信的情绪完全恢复过来了。你还年青，不大明白我，我也不需要你明白。你尽管照你打算去生活吧。

我很想用最公平的态度，最温和的态度，向你说，倘若你真认为我们的共同生活，很委屈了你，对你毫无好处，同在一处只麻烦，无趣味，你无妨住下不动。倘若你认为过去生活是一种错误，要改正，你有你的前途，同我长久在一处毁了你的前途，要重造生活，要离开我重新取得另外一分生活，只为的是恐社会不谅，社会将事实颠倒，不责备我却反而责备你，因此两难，那么，我们来想方设法，造成我一种过失（故意造成我一种过失），好让你得到一个理由取得你的自由，你的幸福。总之在共同生活上若不能给你以幸福，就用一别的方法换你所需要幸福，凡事好办。我在小问题上也许好像是个难说话的人，在这些大处却从无损人利己企图，还知所以成人之美，还能忍受，还会做人。我很希望你处置这类事，能用理智，不用情感。不必为我设想，我到底是一个男子，如果受点打击为的是不善待你而起，这打击是应当忍受的。我已经是个从世界上各种生活里生活过来的人，过去的生活上的变动太大，使我精神在某方面总好像有点未老先衰的神气，在某方面又不大合乎常态，在某方面总不会使近在身边的人感到满意，都是很自然的，不足为奇的。我也

可以说已经老了。你呢，几年来同我在一处过日子，虽事事委屈你，受挫折麻烦，一言难尽。孩子更牵绊身边，拘束累赘，消磨了少年飞扬之气不少。但终究还年青得很，前途无限。在情感上我不绊着你，在行为上孩子不绊住你，你的生活还可以同许多女孩子一样，正可在社会上享受各种的殷勤，自由选择未来的生活。要变更生活，重造生活，只要你愿意，大致是非常便利的！不用为我设想，去做你所要做的事情吧。倘若我们生活在委屈你外一无所得，我决不用过去拘束你的未来行为。你即或同我在一处，你还有权利去选择你认为好的生活。你永远是一个自由人。

我把住处已整理得很好了，窄而小，可是来个客坐下时很舒适。两个长篇已开始载出，一个八月十三起始，一个八月七号起始。我想想，我这个人在这生活上恐怕得永远失败了，弄不出什么好成绩了，对家人，朋友，都不容易令人如何满意（即或我对此十分努力也是徒然），我的唯一成就，或者还是一些篇幅不大的小册子。我的理想，我的友谊，我的热情，我的智慧，也只能用在这一堆小册子上。即如这些作品，所谓最好的读者，也不会对之有多少认识，不过见着它在社会上存在，俨然特殊的存在，就发生一点兴味罢了。真正说来倒是孑然孤立存在到这个世界上，倏然而来悠然而去，对这个流俗趣味支配一切的世界是不生多大影响的。想到这里，我毫无悲伤情绪。我正在学习古来所谓哲人，虽活在世界上，却如何将精神加以培养，爱憎与世俗分离，独立阅世处世的态度。学认识自己，控制自己，为的是便于观察人生，了解人生。自己作到不忧，不乐，不惧，不私地步，看一切就清楚许多。目前还不免常有所蔽，学养不到家，因此易为物囿。



在作品上能表现“明察”，还不能表现“伟大”。再经过一些试练——一些痛苦的教训，一种努力，会不同点。间或也不免为一些人事上的幻念所苦，似乎忍受不来，驾驭不住，可是一切慢慢的都会弄好的。譬如你即或要离我他去，我也会用理性管制自己，依然好好的作事做人，且继续我对孩子应负的责任。在任何情形下我将学习“不责人”的生活观。不轻于责人，却严以律己，将自己生活情感合理化，如此活在这个社会中，对于个人虽很容易吃亏，对于人类说不定可望有一点不大不小的贡献。

不要以为我说的是气话，我无理由生你的气。我告你的是你应当明白的。至于你自己呢，你似乎还不大明白你自己，因此对我竟好像仅仅为迁就事实，所以支吾游移。对共同过日子似乎并无多大兴味，因此正当兵荒马乱年头，他人求在一处生活还不可得，你却在能够聚首机会中，轻轻的放过许多机会。说老实话，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总乐于离得远远的，宁让我着急，生气，不受用，可不大愿意同来过一点平静的生活。——你认为平静是对你的疏忽，全不料到平静等于我的休息，可以准备精力作一点永久事业。——你有时说不定真也会感到对我“无所谓”，以为许多远近生熟他人，对你的尊敬与爱重，都比我高过许多，而你假若同其中一个生活，全会比同我在一处更合宜，更容易发展所长。换言之，就是假若和这些人过日子，一定不至于有遇人不淑之感。可是你却无勇气去试验，去改造。这有感想难实现的种种，很显然只能更增加你对事实上的我日觉得平凡，而对于抽象中的他人觉得完美。我很盼望你有机会证实一下你的想象，不必为我设想，去试验另一种人生。如

果能得到幸福，那是你应当得到的幸福，如果结果失望，那你还不妨回头，去掉那点遇人不淑之感，我们还可把生活过得上好！你既不能如此，也不肯如彼，所以弄得成现在情形。你要怎么办（爱我或不爱我），我就不大明白，你自己也仿佛不十分明白。（正因为如果自己很明白，就不至于对行止游移，且在游移中迁延时日了。）不相信试去想想，分析一下自己，追究一下自己，看看这种游移是不是恰恰表现你主意不定的情状。（表示你愿来，不能去，以如此分开权为得计的情状。）这么分开两地，原来只是不得已而如此，你却转以为好，有办法和机会带孩子来，尚不自觉见出你乐于分居的态度。我说的不自知，正即谓此。你还不不大知道这么办对目前为得计，对长久如何失计。因为如此下去，在你感觉中对我的遇人不淑之感，即或因“眼不见心不烦”可以减少一些，对人的证实幻想机会却极多，又永不去完全证实一下，情形就很容易成为对我的好意的忽略，对自己无决断无判断力的继续，你想想，这于你有什么好处？孩子有什么好处？你对南行的态度就恰恰看出你对生活的态度。你若自己知道的多一点时，行或止会都有更确定的主张，拿得出这种主张。

在来信上我老爱问你“究竟意思是怎么样？”因为你处处见出模胡。我还要说“一切由你”，免得你觉得我对你有所拘束，行动不能自由，无从自主。我很需要你在一一切自由情形下说明你的意思。要甘苦与共的同过患难日子？要生活重造不再受我的委屈？要不即不离维持当前形势？不妨在来信中说个明白。我可以告你的是：我决不利用我的地位，我的别的拘束你，限制你，缠缚你。你过去当前未来永远是个自由人。你倘若有什么理想，我乐于受点损害完成你的理想。你

要飞，尽可飞。你如果一面要迁就事实，一面又要违反事实，只想两人生活照常分得远远的，用读读来信打发日子，我只怕在短期中你会失望，这种信写得来也寄不来，因为这时代是“战争时代”！看看这一天又过去了，什么事也不能作，写了那么多“老话”。斜阳在窗间划出一条长线，想起自己的命运，转觉好笑。我自己原来处处还是一个“乡下人”，所有意见与计算，说来都充满呆气，行不通的。家庭生活不能令你发生兴趣，如此时代，还认为在一处只有麻烦，离得远远的反而受用，你自然是有理由的。我的生活表面上好像已经很安定了，精神上总是老江湖飘飘荡荡。情绪上充满了悲剧性，都是我自己编排成的，他人无须负责也不必给予同情的。我觉得好笑，为什么当时不作警察，倒使我现在还愿意作一警察。

四弟 兆顿首

八月十九

19380825

北 平

## 张兆和复沈从文

昆云卅七 八月廿五

二哥：

得萧三哥转来你八月五日的信，知道文件已办好寄香港，你一定日日盼望我们来，在车站接我们，一定有许多信寄过香港了。可是我们还安然不动，要在下月底动身，为时尚有一月，我知道你得到这消息一定很生气，责怪我不要紧，希望你自已莫生气，我要你不生气。

写信托小陆买船票那天（十九日），正是我们指定要坐的“德生”轮离开天津的日子，就是邓先生不叫我们等他，这趟“德生”也是赶不及的。我们一定要坐这个船，听八姐说只有这只船完备而有房舱。我们坐房舱，让孩子可以有个较舒服的房舱。邓先生又说七八月间正是海上风浪大的时候，秋凉时当较好，我们不一定要叶先生带我们走，可是邓先生却希望我们等他。邓先生身体又坏，又小心，是个老人家，同他一块走也好，本来我们已注射了霍乱针，现在又注射伤寒。听说叶先生已到天津，现在当已到平。我们不想同他一块，他的太太又说要走，不知道究竟怎样。张子高九月底也走，可是他有个多病的太太，我们也不想麻烦人家。倒是瑞茵的大姐，也许能同我们打伴走，她已经有信去问姐夫，姐夫在

蒙自，若他赞成他们南来，她会吧相片寄给你，请你为他们办一办护照，她自己的大女孩不帶，丢在外婆家，只帶一个同小虎同岁的小男孩和前头太太的三个男女孩子，若他们请你办照，详细情形会有信给你。照办好也请寄香港。邓先生照托杨先生办，也望早寄。

我很想从从容容写封信给你，无奈总没有那种悠闲。昨天我到前门邮局寄了两个包裹，里面装的是书，每个五公斤。一个是《太平广记》一部（也许你又要说我不该寄这种书），一个是西文书同《湘行散记》、《边城》各一册。寄过书我到协和教授住宅去看八姐，她泻肚子，我在她住处玩了三小时，算是我的休息，一到家，任何人都不容我有五分钟的休息的。昨晚替杨先生整理日记（被我弄湿了），抹平后重新换一个封面，小虎睡眠中尿了一泡尿，后来我去看看，因为睡得好，我不曾惊动他，只拿一块尿片把湿裤子衬着，夜里天热，又未盖被，不想今天就发烧，真是命运！前一封信我还正说他太胖我快抱不动了，糟糕得很。

很对不起你，我不能赶来帮忙你抄文章。

19381105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

孩子们已平安到此。大小均安适，小龙精神特别好，住处因把办事地方移到外边楼上，他们住中院，大小两间房子，一个小小客厅，还对付得去。寄来相还是从前照的，过几天必照一新相来。住处同北方房子差不多，惟有楼，材料薄削，墙为黄土筑成，似不经轰炸，因此空袭来时，必向城外疏散，对孩子们倒顶好。因为出城即旷野，多牛羊放牧，极好看。

罗妹<sup>①</sup>因无护照，恐在港难久等（广州陷后，还不知如何领取），又闻公路难行走，故不同行，想得余处必有信相告情形。兆和说她对孩子特别有兴趣，将来小虎也许真听罗妹照料，小小的好舞枪弄棒。小五哥不久就会来这里。我的相是这里家中照的。不知是睡太少，还是别的原因，到此来已流过鼻血廿次以上。事太杂，心又乱，空气过薄，吃的也不多。不过精神依然很好。北平又带了些书来，书房很像样子了。

战事已到岳州附近，不知长沙情形如何。甚念念。

二弟 文上 五日

---

<sup>①</sup> 罗妹 作者的弟媳罗兰，因三弟沈荃在抗日前线，当时寄住上海沈岳锷大姐家。

19381116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

闻长沙已陷落，洞庭湖中有敌艇来往，就情形看来，常德不久或将成为大规模轰炸和炮火集中地。常德一失，以近代航机飞行之速，沿河轰炸，自在意中。你们看情形来，如别无事作，家又可以想法安置，你肯来这里住住，也未尝不是一个避难办法。因与其故意在一地方受惊受怕，又无职务责任可言，倒不如来此住住为有意思。

我们已商定，明年不过四川，就在这里作事。这里另一时或不免常受空袭，尤以广西梧州若失陷后，敌驱逐机可来，将更易受威胁。可是不碍事，城中虽小，总不会随意乱炸，来时向空旷处走走，去后依然可以一切照常。得余若一时不能作事，且不想作事，也无妨来玩一两月。我倒很希望他来，谈谈这一年战争，要兆和同九妹记下来，我一定能够写成本极有意义的书。我们至多不过能活三十年，这本书却有希望活两百年。

这地方一时之间总不会受敌人炮火。

长沙闻已被大火毁去，实在可惜。常桃受炸，损失必不小。艺专在沅陵，有上迁消息没有。

孩子们在这里还算好，只是太闹，尤以小虎，一天走动

到晚，食量又大，将来真成问题。已会吃饭，饼，面。样子好看，力气很大。我希望雇个苗阿妍<sup>①</sup>带他，这地方竟找不出。小龙已不必人照料，惟太会闹，无人管住，完全成一野孩子，学校又不能进，所以一时还想不出一个什么办法处置。两个孩子身体都好。当时两孩子若丢在上海，我们在这里作事会方便不少。我们说不定过三五月要走动走动，城里住不了时即得下乡去住。孩子们回来恐不容易。将来万不得已时，我就让他们过上海去住，把小虎送罗妹带。听兆和说罗妹很会看顾孩子，我们都放心。

这里我们住下来，各方面消息都不大明白。

学校不久就要开课，外来人极多，尤以北方熟人甚多。

大家都还好。

二弟顿首

十一月十六

---

① 阿妍 苗语，意为大姐。



19381230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

杨四哥来，见面时必可谈及昆明各事。东西多上路恐不方便，故仅托带半斤鸡枞菌，别无它物。此间日来尚各事如常，已搬一住处，惟办事处仍在青云街。天气较寒，可用火盆，孩子们尚好，只是用人极不得用，数日来一再换人，九妹等多动手洗碗弄饭，大不便利。刘先生等亦同住一处。东东西西比较起来尚不甚贵，因到底有一铁路，运输较便利也。得余不知如何，系在凤凰扣留沅陵。曾有信寄彼，探交绥署，想迟早当可收到也。杨四哥来时，路费系自备，未向弟借，到后望同老印一说，务望能由公家出百五十元左右，或二百元，送给四哥。因前信曾谈及路费由公家出也。开渠来信转上一阅，谈及之事兄意如何，所有款请其汇沅陵或它处，望兄去一信告彼。并望转呈玉公一下。

艺专教授到此已有数人，学生未到，闻已抵贵阳，不久或可来。老毛、彤云想必可俱来。

真一有信来，以为得余既无定处，罗妹或不即离沪较妥。并希望小龙等亦去申住，认为安全而有办法。我恐难离开，因职务在身，不应抽身入租界也。孩子们则虽住上海比昆明好，只是已来此住定，又走动，未免过于麻烦，故不拟转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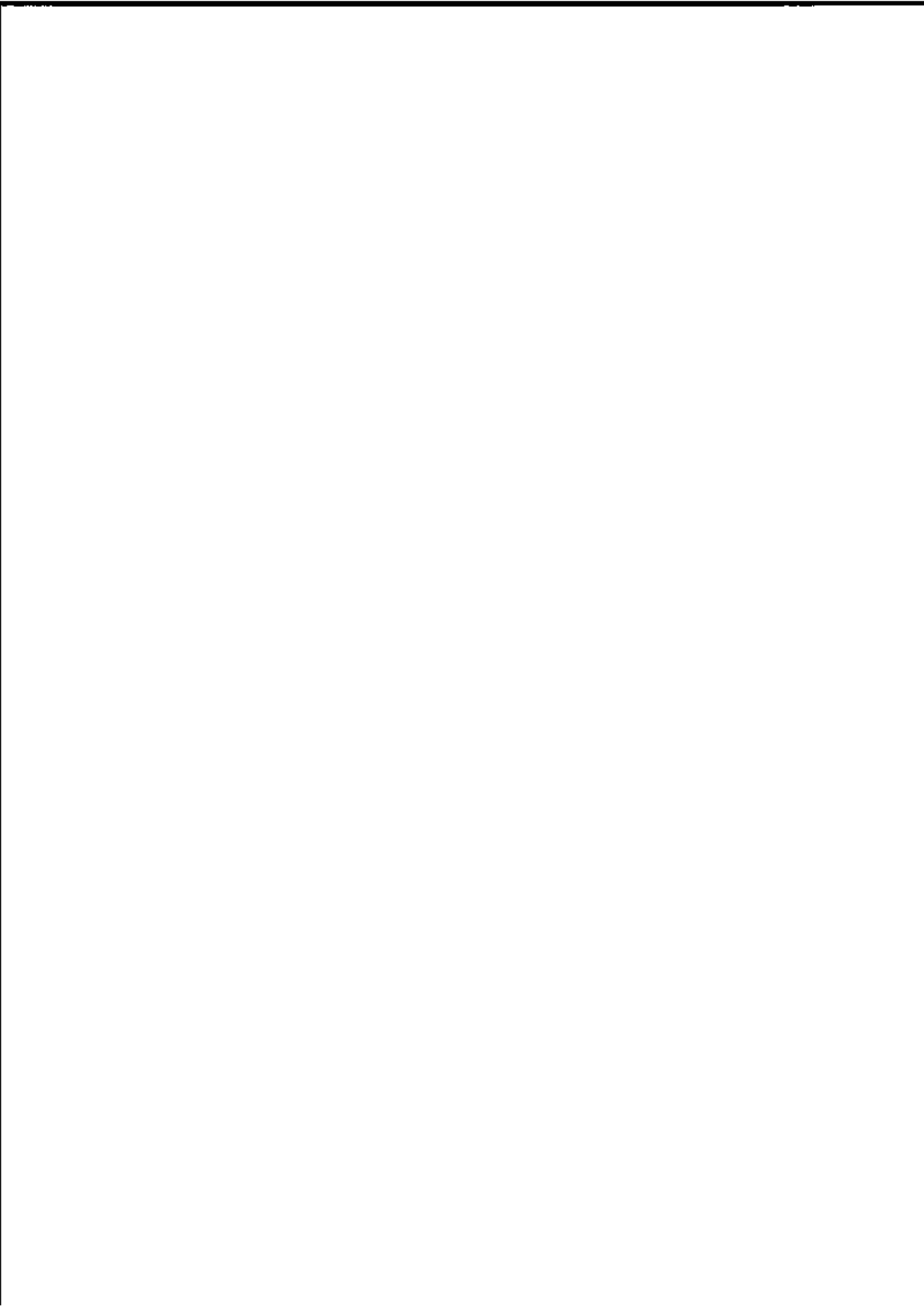
只在此住下，待时局转移，再作打算。近来身体还好，只是国家问题困难，有时未免白着急耳。

兆和之父亲已故去，尚不明白究在何处死去，因病致死、抑有别情？信不详悉。在此有其姊弟三人（小五哥，四小姐，俱在此）。

二弟从文顿首

十二月卅

一九三九年



19390220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

今天旧年一号，我们都想起你，尤其是去年在沅陵过年的几位。大家都希望你好，在任何情形下都非常好。这里过年因战事日紧，大家毫无心绪，只为两个孩子买了些糕果，让两孩子带大人热闹热闹。小虎蛮而精壮，大声说话，大步走路，东西吃毕嚷着“还要”，使一家人多了许多生气。天气甚好，我们带两人到邻近公园太阳下照了几个相，从相上可以看出这里新年气候，已如何近于晚春。很多木叶已敷布新绿，杨柳且在不知不觉中已垂丝极长，开花吐穗了。老毛于昨日到此，即同小五哥等一块过年。其学校大致可望在两礼拜内迁至乡下。现暂住青云街二一七我办事处楼上，与汪先生同住，每天过北门街吃饭。彤云已离艺专，现考军校十七期，住贵阳，不久或过成都入学。其离校情形，或有年青人不拘检处。大少爷习气未除，难望正经向上，家中又还有钱，即有好学校亦不能成一好学生，何况学校又如此马虎。时当变乱，其人军校，未尝不是一出路，将来或反而成就较大，较多，也未可知。又有一张先生，云为张西尧之公子，曾来看弟一次，入艺校又不好画，又不有其他相关兴趣，也怪。或转学亦未可知。如能有本领转入正式大学，或转学反而较

上算，即牺牲一年亦上算，俟至明年再看情形而定。老毛问题尚未详谈，不知其计划若何。身体精神俱好，可转告季韬<sup>①</sup>放心。凤凰彼之叔叔汇款百元至此嘱代管转交老毛，当照办。闻在贵阳时，因走避飞机，曾遗失数十元，或系事实。贵阳损失至千余户，二千以上人命。此间戒心顿生，终恐有一日会有敌机光临，一场恶斗也。弟在此住处四周尚空旷，似不必为未来空袭担忧。孩子们可在就近之防空壕中藏避，或出城往空处走，方便之至。住处去北门比沅陵房子去朝阳门尚近许多，一出城即敞朗原野，十分美观。云南地方虽高，但就城周光景看来，却平坦如江浙地方，不比沅陵溪谷高耸，山深树密。惟河水极古怪，多混浊旋转，急如奔赴，尤以在盘江为甚。昆明滇池，则近于一蓄水池，长年清澈照眼，不冻，不浑，不干涸。地方气候既四时如春，滇池边山树又极可观，若由外人建设经营，廿年后恐将成为第二瑞士日内瓦。与青岛比较，尚觉高过一筹。将来若滇緬车通，滇川车通，国际国内旅客，久住暂居，当视为东方一理想地方。可惜本地人不足以言此远大计划。此次日本占海南岛，似对法安南有大威胁，若德日意真有军事同盟，到某一时，一向中国宣战，德意助日进取越南，未尝不会出现于将来！

战事人三月或将有发展，洞庭湖畔若松动，必系江西吃紧，中国情形可悲者或不是战事胜败，当是内部永远无法一切合理化，有关于积习冲突矛盾者太多，无事不成为进步障碍，内部虽团结不分裂，但并无多大进步，人力难望发挥，正如湘西一区域问题之放大，困难不在敌人之来不来，实在凡可以增加效率诸事，总尚弄不到凡事恰如理想，恰可望照计划一步一步进行。弟事务一切照常，三月假期将届，无一

处可去，只好坐下不动，做点文章。大约虽休息亦无所谓休息，正如您日常生活，总是忙碌，惟忙处稍不相同而已。得余不知事情如何，尚称顺手否？信或转去，甚感谢。专颂安好。

弟 从文顿首  
二月廿

熟人统望致意。

---

① 季韬 指戴季韬，湖南凤凰人，作者的表兄，原陈渠珍部主要军官之一。1937年任陆军一二八师副师长，率部在浙江嘉善参加对日作战。通信时已返回湘西。

19390302

昆 明

## 复沈云麓

云六大哥：

得挂号并洋卅元，当交九妹廿元，并为两孩子买东西一堆，告以这是大伯送来，孩子们觉得大伯一定是个大好人，因远远的还带东西来！小龙吃饭不甚踊跃，小虎一天到晚都可吃糕吃奶，因此蛮如一代狗，神气之间，亦如代狗，捣乱性格，远比小龙厉害，将来恐终是一大兵也。已会认画本中物件，过目即记得清清楚楚。天气好，对彼等真便利不少，因不必向火，终日在屋外玩耍，不害冻疮。不落雨，衣服鞋袜不至于泥浆齷齪。惟对于我似乎不甚相宜，气候无变化，人易四平八稳，做事无兴奋，做文章更像难于组织篇章，不是好事情。

得得余信，知尚随玉公各县出巡。见今天报载，玉公得任省委，此后湘西事或较易办也。老毛到此，即住我办事处，开学后或再往学校住。为彼将来问题，今日曾寄季韬表兄一信，寄交凤凰，谅可收到。今日寄老印一信，写乾城探交，若老印不在，信照例不转去，却退回昆明，故盼告老印一声，或去一电话，告乾城行署，信收下，或存行署，或转沅陵，因内中尚有呈玉公一函，并致文衡兄一函，望老印转去也。去年有寄得余一极长快信，写明交保靖乾城探交，昨日即退



回昆明，甚可惜也。此后信或统由兄处代转，反而不至于误事。真一曾有信来，大二丸子长大甚快，大姐亦肥硕如昔日之熊太太（或如真一所说，系罗宋汤烹调得法），罗妹在彼亦甚好。我在此工作尚好，孩子们亦安好，只是住处不如在北平时代之宽绰，孩子们正当会吵善闹之年龄，占去我时间太多，除到办事处编书外，回家后毫无希望可以单独安心做事，算来太不经济，若不能在晚间作事看书，日子过来，容易养成懒惰习惯，将来生活，实有影响，正是拼命做事年龄，如此消耗，甚无谓也。故俟至三月时当看情形，定办法，若不能找一较大房子，位置孩子，说不定还是照真一所言，送孩子们过上海住，让我个人在此，从从容容做事，或可弄出一点小小成绩也。近因种种需要，想利用晚上时间，编一新书，并完成那个《长河》，即不可能。物质方面，已受损失，精神方面，亦感浪费，虽欲振作，不可得也。

艺专已全部到此，常书鸿、王临乙在贵阳，住旅馆中，空袭时逃难不遑，东东西西，付之一炬。李朴园则车行至芷晃公路上时，被制服整齐之土匪掠光。宣夫早来，虽因找房子事，劳怨甚多，幸尚不受惊恐。近学校或即在此上课，负责人多呀呀唔，似不会有何好成绩可言也。时朋既已为正式生，应想法来继续学习，不能间断，据闻因南岳受训劳累成病，不知近来已告痊否。望去信时为一致意，并劝其家中，听彼完成学业。家乡中作父母者，多冀儿女受良好教育，有所成就，惟爱之不以其方，在家则早早为之娶亲，戕贼其精力与少年锐气，出外则多予其钱，听之挥霍，增加堕落机会，且常常欲其速成，过分关心，对子弟爱之适以害之。时朋聪明诚朴，十分可爱，若非早婚，当不至于害病，若能病愈，

恐亦以继续其学生生活为合理也。如害病系家人托辞，实不欲其远行，于家中为得计，于时朋似未为得计，因时当变世，正青年有为者多学习之时，努力求进步之时，将来社会，变动必大，欲争生存，此时似当以多历练生活，从艰苦中讨经验为是，死守家中，不进则退，虽可苟安一时，为长久计，实不甚上算也。艺专另有一张先生，据云系张希尧之公子，为人不知如何，兄想必知之。彼云本不近于艺术，想学工，既想学工，却入艺专学建筑，亦一奇事。彼云将来或转学，若能考入联大工学院或其他好学校，弟意其家中即接济不来，亦可为之设法，弄至毕业。小五哥在此间联大，甚用功，其重要教授，最近因国防委员会成立，俱各人川任要职，故功课俱停顿不上。小五哥若能用功，三五年后，或可望作一摩登小官也。萧三嫂也在联大读书，极用功。家乡中若得青年男女大学生廿人，三五年后，学成回乡服务，诸事即易办多多矣。云南出大头菜，已至八毛一斤，火腿则一元余一小罐，两物虽著名国内，若与芸庐之霉豆腐香肠比较高低，有目知味者，当一口认定芸庐之物，高过云南名产数倍，独惜知之者少，主人又复不轻以示人，致令昆明二物，永占虚名。

沙乐美不久又当在此唱戏，想可热闹一时。昆曲当行，应以张四小姐为首屈一指，惜知音者少，有英雄无用武之感。专颂安佳。

二弟文 顿首

三月二日

时朋信望一转

19390321

昆 明

## 复 沈 荃

得余：

得近信，知尚各处奔走。季韬已就职。云六亦有信来，家中人幸各平安。上海真一前来一信，云罗妹不久即当与同伴入滇，并云动身时当有电报相告，至今已廿日，犹无上路消息，或因已接弟阻止其南行信，改变计划，即住下不动矣。若不即来，亦较省事之法。我参会无名，很好，因此事在初得云六来信通知当选时，即有信说，恐徒作挂名差事，公私无补，不如让贤，成就他人。至云湘西名额甚少，此或家乡中人“作风”所致，因历来只知军事，对政治不当行。湘西人才实不少，不知好好运用，一部分搁置，一部分反为人用，亦无可奈何之事也。我自始至终总觉得要有转机，必学广西，别无更好之路可走。玉公学李、白之苦干<sup>①</sup>，容易办到，目前尚应学李、白如何改造下层，组织群众，为国家用，为地方用！旧习未除，基础不能在一坚固磐石上生根，以言剿匪，——岂不是枝枝节节，顾此失彼？最近听一麻阳老先生，并一外路人，比较明白家乡内情形者，言及许多事情，很觉痛苦。因一切理想计划，似乎一与实际对面，即归消灭，变成具文。大家虽认真做下去，事实上还近乎拖下去，将来事依然惟天知道，人力竟不能过问也。季韬见事多，君健更初

从学校出来，锐气必比较盛，想必对于玉公大有帮助也。

我等在此事如常。范汉杰任军长后，先守江防，近移大荔，部队或即在黄河边上，有三师人马，部队一切想必甚可观。近曾有信来。萧乾仍在港，事尚好。高植在成都军校教俄文。我等事已结束部分，明日即可得一礼拜休息，或可带孩子们出城下乡走走也。小虎极可爱，每日必由姑姑带出城向空旷处走走。壮蛮而美丽，来此后比在北方似乎强得多。小龙入学校后，即只想读书作画，会画飞机大炮坦克车，只是走路欢喜跳跳蹦蹦，因此动不动即摔跤，脸上腿上，照例疤痕累累，幸越摔越强，流血不哭。云六恐我等照料不来，以为带一个回沅陵可代为照料。目前此事似不必劳他，因小龙既入学校，自然不宜走动，小虎虎又太小，且对此间家中人，实一重要分子，因他在此，一家热闹得多，俨然一中心也。且弟兄二人十分要好，同在一处，性格易活泼快乐，趋于外向，若分开，反难照顾。

九妹在此很好，其信中间或说点抽象话语，事实上一切都很好，足放心也。其弱点不是凡事听我话，养成一种观念，倒正是重要问题不肯听我话。因若干稍听我话之外人，亦复成就可观。彼自是之心强，有时使我毫无办法，弟似未知之也。即以婚事言，五六年前夏云对之极好，彼亦明知，至向其说及婚事时，则不允许。至今觉悟，则人无此耐心与兴趣矣。有关读书做人类此者多，正复难言。不过如今在此，一面在学校（上午去），一面在家写字读书，尚有头绪，生活则并不算坏，大哥与弟，应为放心。且莫来信奖彼回家，因事实上到任何处均不如在此为便利也。两孩子对彼甚好，彼亦极欢喜两孩子。同住多亲友熟人，且习惯甚好，当此大战未

19390321 ————— 家书

已之时，能平安无恙过日子，即应自幸，所谓不乐意，殆因空暇时间过多耳。因闲生闷，亦自然之理也。

真一久无信来，想各安好。专颂  
吉安。

二哥顿首

三月廿一

熟人均候。

老毛在此甚好

---

① 玉公学李、白之苦干 玉公指陈渠珍，李、白指李宗仁、白崇禧。

19390322

昆 明

## 复沈云麓

大哥：

信得到，知大嫂已返沅陵，家下安好，家乡情形亦复如常。惟洞庭水发甚早，长岳线上战事亦日紧张，见报载，敌似有向襄樊争夺意，又修河线上亦有攻犯之势，洞庭湖沿湖骚扰，当系迟早间事也。家乡督剿土匪，三月之期将届，闻依然此窜彼扰，未能肃清，长此下去，实令人忧心。因地方如至今犹未能安定，不特是家乡人责任，亦家乡人之羞耻也。过去为外来人负责，犹可说袖手旁观，不便有所主张，今则地方数十县，统归支配，将近一年，盗匪转多，虽云事多困难，恐亦有人力不尽处，目前能苟安，将来终非远计也。得余来信云省参会人已发表，弟名取消，甚好，因事无可为，徒尸其位，转多疚心。范汉杰信可转得余一阅。见他人之努力为国，积学深思，想家乡中人，聪明能干处，用不得当，永远自甘闭关自守，自守不成，惟事拖混，对照之下，深觉难过。你来信说或让孩子来沅陵，一时似不必用孩子累你，因此间日子尚好过，且路途过远，孩子们车行半月，未免太苦，小龙不能离开学校，小虎不能离开其母亲，来沅陵看大伯，恐将在战后方可望实现也。老毛在此一切尚好（此时即在我房中与小虎玩），望转告戴府。其学校一时之间似未能上

课，我正逼其写字作文章，将来当不至于如保生玩闹。此间物价日高，橘子卖至七毛一斤，皮鞋至十余元一双，东东西西，无不比去年贵过一倍。家用伙食，月约需百五十元，房租需三十五元，孩子们每月也得二三十元添补，所以生活上只能说是得过且过。幸好大小均平安无恙，也就算侥幸了。并颂安好。

二弟文 顿首

三月廿二

19390416

昆 明

## 致 沈 荃

得余：

欧局日紧，此间多数人都俨然忘却国内各处战事，对欧洲事反有“山雨欲来”反应，因战事一起，世界情形必为之一变，影响于东亚者亦必甚大也。英大使又抵此，三数日或即飞重庆，似乎和议有关，恐无结果，因问题太复杂，欲实现，殊非易易也。日人固为此十分着急，中国亦复欲罢不能，两者虽诚意言和，到末了受条件限制，必依然难实现。此一点日人似未甚看清楚，中国当局却反而明白，因一切情形□□□□□□□新闻有异，亦无可奈何。中国方面或希望由国□□□□□□□□之英法美德意苏，正自泥佛过河之时，自身难保，安能望参加其他人家事情？故卡尔大使之人川，殆亦不过尽言和之心，彼个人真真关心者，或亦在德意是否不宣面战直炸伦敦也。香港已宣布戒严法令，各商船俱装置炮火，情形之紧张认真，可以想见。将来事或仍在美国手中，因任何国家，恐不能不向美低首！苏俄则大有袖手旁观，乐得自在之意，因直到此时，尚以为帝国主义自相火并，苏联可不必十分关心此事也。惟日之对象，实系苏俄，若果三强军事同盟实现，引起作用，战事一起，东北方面日俄之战，



亦必随欧洲战事之后而发生。但发生日子，或在欧战数月之后。中国最大希望即乘此等机会到来时各线反攻，若干乐观者，以为此机会不久即可来到，万万不能放过，较悲观者则以为此机会恐不易得到，因日敌狡诈之至，或正想利用欧战，与英法要好，图英法帮助解决中国问题，乐得两面获利。一面大做生意，一面取得中国富源，德意亦无如之何。此种推测，亦殊近理。

日前空袭，闻周至柔在第一次轰炸后，即至机场检查，敌机复来，走无可走，即躺坪中，四周炸弹乱掷（二丈深宽之大孔亦有廿余个，小孔至两百之数），事后本人居然无伤，亦一奇怪经验也。蒙自被炸，闻死伤至六七百人，因敌机由越南边上入境，机入市空始有警报，因之损失极大，航校方面亦必有相当损失，情形至今未详。近数日英大使卡尔在此，或不至于飞来惊此和事老，但此后却恐不免将有陆续光顾之事。上次空袭，敌机受伤者不少，一友人驾驱逐机作战追至滇桂边境方回，据云曾目睹有敌机两架中弹，由高空堕入云中。惟荒山过多，至今尚未发现此机下落。学校事俱照常，不以空袭停顿。只是市面受此数次骚扰，未免有所影响，商家上午不开门，必至四时以后才可做生意，买东西殊不方便。且物价在此情形中飞涨，竟无从用任何力量禁止。只米价改官营，已由卅六元一石，跌至廿元一石，前后不过十日，亦其他地方少有现象。艺专风潮太多，教职员辞职至十人以上，滕固<sup>①</sup>为人庸而耳软，恐最后只有去辞一法。学校风气极坏，为任何学校少有，其实不如关门省事。老毛拟改入同济，已托彼中学部主任冯先生设法，或借读或寄读，只要能入学，

总比在艺校终日不上课，随大学生身后开会打架为好也。望便中一告季韬兄。

专颂安吉。

二哥

四月十六

---

① 滕固 曾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行政院参事等职。抗战以来在沅陵、昆明任国立艺专校长。

19390420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

不得来信已半月，不知湘西事情形如何。南昌一陷落，说者即知敌必有向长沙图进取之势，从报纸所见言来，则洞庭湖畔，日来已相当紧张矣。从长沙至常德公路亦复破坏，或者当局殆已观察得出敌之动向，仍系乘水上工具，向沿湖各地作迂回进攻长沙计也。敌若受阻，则必转向湘西进窥，常桃先受攻击，炮火之声将日迫家乡，子弟兵正好一露身手，为国效劳，并一洗十年前无用之耻。玉公入川闻可望成军，但不知能凡事顺利否。得余事不知如何。季韬事务想照常。彼老毛已为设法转借读于同济，即在吴淞最著名之同济，中学相当严，若照过去办法，每星期即以德文一项而言，亦需十五小时，其余等此，一年后德文即可看书，将来升学出国，两俱容易。老毛若肯耐烦忍受三五年，将来能升入大学，必可有点成就！其家中寄款百元，已取至九十，望代告斌丞或季韬再汇百元来，因有些钱必需用，不能省俭也。

此间诸事如常。杨四嫂数日内或可望得一孩子，四哥处想有信报告。昆明市自经旬前一再空袭后，日中之市，亦告停顿，多数人大白天惟以等候警报是事，别无可为，来日方长，各方面如此下去，无形损失，未免过大。沅陵闻亦日在

警报中，想市面尚照常活动，当不至于有何不同也。熊舛妹忽发奇想，弃其安居十年之北平大屋，来到昆明，不知来此有何意义。据云尚拟往重庆，还拟一路玩去，想象之古怪，亦复出人意外。此间大小生活尚安适，事尚可作下去，不大受空袭影响。只是住处小，孩子闹，想安心读书，除在办事处外，竟无可望。老毛现尚住办事处，将来或想法可在学校寄宿。得余寄茶叶来极好，前闻郑颖孙言，湘西茶叶甚好，为所仅见，彼现尚留此，若能为寄两筒来，写寄我收，当可分赠若干友人尝尝。此间亦出茶叶，本质好，制法不良，正在改良，将来或可望有进步。著名之普洱茶，在此系绿茶，如龙井，并非红茶。

真一等似尚好，闻孩子甚乖，将来或尚有出息也。大姐已发胖，不意家中尚有胖子一代。可笑。小龙小虎看来或亦有一小胖子，小龙将来或瘦长，小虎有胖子格调，惟性格甚急，手甚小，或小胖子耳。相片想已收到，过数日必可将新照的寄来。

二弟 文顿首

四月廿

193904下旬

昆 明

## 复 沈 荃

得余六弟：

得信知车过矮砦，险与季韬堕车。家乡事既多棘手，不如其已，退位让贤，未尝不是一省事少过失之法也。惟令人可忧虑者为玉公既难放手作事，因事势所迫，拼拼凑凑，组编成军<sup>①</sup>，争官者多，作事者少，一切向上理想，俱难望实现，凡事照习惯做去，以当前推测未来，则新编之军，在军容、纪律、效率上，都难望达标准程度。给人印象，当有两点，一为“玉公实力，不过如是”。二为“地方武力，终不脱山林气”。以此印象给人，欲人重视，安可得耶？其次是家乡老行伍，争官不得，必不就范，依然负隅自固，以待时变。地方军不他调，尚可镇压得住，不至多事，一经他调，必然跳梁，或妨碍交通，或糜烂地方，影响抗战，可以想象得出。战争未到湘西，彼等已极端妨碍国家大计，战争若到湘西，万一为敌利用，为害之大，不言可知。曲突徙薪，季韬兄可作之事甚多，深望在职一日，务必尽最善努力，对此有所预防。地方糜烂，犹复可说，若湘西无知妄人，唯利是视，将来为敌所用，背千载骂名，未免令人痛心！见报载，云长沙至常桃公路，因战局较紧，已经破坏，诚如所云，则湘西之进扰，当系迟早间事。又传闻防务不甚充实，兵力不够分配，

使人担心之至。一年来家乡人负绥靖责，虽消极不至令匪势坐大，积极组织民众，却无成绩可言。此时即肯学广西，能学广西，为时已稍晚矣。

英大使过此，外传带和平条件而来。和平恐难实现，因驻日英大使克来琪所云和平条件，其中有敌“可驻兵”及“蒋下野”二事，即万难为中国所能接受也。英大使卡尔云英国当拥护中国抗战，过去之物质帮助，只是开端，不久当尚有进一步表现。近传邀中国加人民主集团，殆……

---

此信后部已失。据残信编入。

① 组编成军 1937年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后，为加强对湘西战略要地的控制，拔除陈渠珍地方势力，一面调国民党嫡系部队进驻湘西，一面将湘西绥靖公署所辖部队合编为新六军，派其心腹任副军长、参谋长，让陈渠珍当空头军长。

1939年5月底，薛岳命新六军开赴前线参加抗战，并结束了湘西绥靖公署。为彻底瓦解陈的势力，不久又撤消了新六军番号，将所辖暂五师、暂六师分别编入七十三、七十九军。

19390429

昆 明

## 致 沈 荃

得余：

今天四月廿九日，为日本傻天皇生日，多数人总以为小鬼去年今日，在汉空袭，被击落飞机廿余架，必图报复，重庆昆明，不可免将受大规模轰炸。不意两日来俱平安无事。阅报载，却云我军大举反攻，南昌已有我部队攻入，正作巷战。晋南大战，我军亦大胜利，敌伤亡逾万。各方面战况，俱令人乐观。意者，我方已认清敌人师老厌战，将采用一新战略，从各方面取攻势，企图从一二处胜利上壮军心，增声势，使南北敌人，只能据二三要塞守定，一打击其打通粤汉线之幻想。吾人扳本翻身，是否有望，殆全在五月中战事为转移也。又闻长常公路，因防敌由沿湖数处上陆，迂回攻长沙，已经我方自动破坏。是则我方估计，必认定敌将有此一着棋也，但不知假定敌若乘水上轻便工具，向湘西进犯时，我方准备如何。家乡部队成军事，玉公见老总<sup>①</sup>后，当有眉目，日来进行已至何种程度？弟事究如何计划？欲作大官者多，能办大事者少，玉公之困难甚多，惟能帮忙解除其困难者，恐仍在季韬与弟等明理懂事三五人头上，故除非万不得已，总以大处着眼，不生小气，莫轻言离开。因地方事终需人负责任，耐劳苦，他日方有办法也。求进步之举，照例容

易与二三浅见寡识者主旨多冲突，然为远大利益计，凡属家乡中自私自利打算，务必想法压下，更想法给彼等输入一国家高于一切观念，才是道理。放手不问，坐视地方糜烂，将来不受敌人蹂躏，亦为家乡不肖子弟破坏，就良心言，恐亦不能独善其身，无疚于心也。

此间诸凡如常，足释念。孩子们俱活泼乖好，大人亦复健康安适。熟人事多照常进行，萧三哥明后日即可赴缅甸，此去车行仅八日，似不甚困难也。大约两月时间方可归来，因沿途尚想看看，多明了一点此西南国际交通线情形也。专颂安佳。

季韬兄等均候

二哥

四月廿九

---

① 见老总 即见蒋介石。因陈渠珍对于当新六军空头军长心里不满，湖南前任主席张治中从中调停，电召陈渠珍到重庆，设法缓解蒋介石、陈诚对陈渠珍的恶感，争取另谋新职。但陈渠珍“个性太刚直”（张治中语），不肯折腰为官，终被蒋指责曾在湘西“养匪纵匪，放匪收匪”，下手令将陈渠珍扣押。经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贵严向蒋介石担保，才免于难，得允携眷属侨居四川南川县已故生身母亲的家乡，在监视下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



193905上旬

昆 明

## 复沈云麓

大哥：

信见到，知平安。得余事不知如何。地方事多迁就习惯，不能重新作一计划，凡事以人才为主，求进步改良，尚因袭过去方式，将来一切，只好听天安命。得余若不得已要走路，只好走路，总莫因自己无所成就，即不合作。凡事既如此，且想为地方建设一点未来希望，不能一受挫折遽尔灰心！季韬事想不应落空。老毛在此，不甚努力，欲其规规矩矩一点一滴读书，势不可能，家中曷不听其入军校为好？以彼才具，将来入中央政校似尚相宜。其他学校，实不易发展所长。李家小五亦在此（玉姐之儿子），拟入川过南开，未决定行止。熊舛妹即留此不动，等待消息，或调作本地银行服务也。孩子们尚健壮，甚乖，小虎不日或下乡住，因张四妹住乡下养病。我等找房子不得，否则全下乡矣。萧乾已入缅甸，六月末始回昆明。九等俱尚好。杨四哥得一女孩，长得极好，母子平安。

刘先生在此同住一屋。林文铮太太蔡威廉<sup>①</sup>因产孩子死去，真想不到之事。可怜孩子六人，无人照顾。与我住隔壁，

同一门牌，或来一信问问他。专颂安佳。

很希望送我们一点好茶叶。

二弟顿首

---

① 蔡威廉 画家，蔡元培的女儿。为悼念她的去世，作者随后又写了散文《记蔡威廉女士》。

19390512

昆 明

## 复 沈 荃

六弟：

得四月廿某日信，知事不如意，当事者观点如昔，事难作，将来尤多问题，殊觉忧心。虽明知远隔数千里，说来大有隔靴搔痒之感，然家乡将来，实深关心，初未因此间隔即忽焉置之也。季稻不知如何，尚在沅陵否？绥署已撤销否？芷江被炸，伤亡情形不知如何。沅陵凤凰，将来恐俱难免，因战事若至洞庭湖西，湘西城市恐俱难幸免空袭也。湘西既划为游击区，则将来不免有若干次大战，常桃一失，沅陵必成灰烬无疑，大哥如不必须住沅陵，岂不是以返凤凰为得计。重庆一毁于空袭，闻死亡已近万人，亲戚朋友有目击当时情形者，觉得可痛心处，不易形容，大市如死，棺木如山，至今犹未能清查完竣。玉公不知已回湘否。编军事有眉目否？此间因鉴于重庆事件，人人亦复日在担心中。惟地方得天时地利者多，敌机欲来大不容易，雨季已行将到，或能幸而保全此市面，不毁于空袭，亦意中事也。地方训练壮丁情形极认真，公家工役亦执行甚严，昨至呈贡，一老人年已八十，犹应征服务。地方去城约五十里，数日后三姐即拟带孩子往一杨家去住，其家为当地首户，房子极好，只可惜余房不多，办公处与家中人难同时去，否则必一同迁去。小虎虎随母亲

下乡，小龙住城中上学，学校甚近，入学校训练得法，习惯至好，故不下乡，到真正大轰炸时，或再要彼等一同下乡挤挤，亦可对付也。乡下风景人情均极优美。我各事仍照常。惟杂务多，既得为《大公报》发稿，又得为《今日评论》发稿，忙而少功，甚不经济，若能下乡，即可摆脱一些不必作之会晤，不必要之应酬，以及可作可不作之小文章矣。家中人均尚好，可勿念。

二哥

五月十二夜

19390515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

许亦田先生一信望能转去，甚感谢。得余不知尚在沅陵否？事情如何，殊念念。重庆一炸，死亡逾万人，情形之惨，可以想象。此间因感于空袭之严重，亦人怀戒心。幸雨季已近，此后落雨日子多，长晴至六小时以上不易见，或可因天时地利，得免毁灭，亦未可知也。玉公闻四日尚在重庆，或不免受小惊。此间离昆四十里滇池边上有一皂贡县，地方风景不俗，兆和因喜乡下清静，已于日前带孩子小虎下乡。小龙九妹三嫂则仍住北门街，与杨家同在一处。将来或有机会一同下乡。孩子们在此都还好，小龙极喜人称之为“模范人”，可知其还知自重自爱。小虎独自玩耍时还乖，讲道理，惟在彼母亲身边，则不免事事放娇捣小乱耳。不过人甚聪明解事，学学即会，数目字已可默记至十数，比小龙在同年龄时强多了。弟事务照常，惟总觉杂务过多，如此分配时间，劳而少功，甚不经济。幸体力尚能支持，不至于累。工作年底即告结束，将来必不继续。预计可作数种生活法，或编报，或教书，或上前方到任何一军去看看，或回乡住下来，写点文章。论个人趣味我想到处走走，为孩子便利我得教书，为万千读书人计，我得写文章。或许上述各办法均无从实现，

末了还是听天由命。

萧三哥已到缅甸，只四五天即可从昆明到缅境。路上太险，车出毛病数次，幸彼平安无事。将来或由海防绕道回来，因雨季到时，公路不能通车故也。家乡闻可编一新六军，不知系几师，季韬有师长望否？如季韬有职务，得余即应当留下不他走。家乡将来问题甚严重，能尽一分力处尽一分力，不宜争小气忘大谊！敌若进犯沿湖各县，湘西政治工作若相当好，将来必可予敌大打击也。

专颂安好

二弟

五月十五日

19390520

昆 明

## 复 沈 荃

得余：

得信，知成军事纠纠纷纷甚多，不知日来玉公已安排妥当否。干部基础不佳，即不免有此种纠纷，小之负气不合作，大之自成一组，将来事总不容易办也。此间事如常，大多人心中，惟在雨季中敌机是否会来一事，因可忧虑者惟此事也。孩子等幸尚好。罗妹住此亦尚好，与九妹相得，同住一室。孩子们都欢喜。三姐带小虎下乡，小龙则留城中同我住，每日上学校读书。每礼拜天我可下乡看看，坐火车一小时，骑马一小时，即可到达。乡下在滇池边，平田万顷，处处见得安静。只是找房子不容易。若有房子，必一同下乡，反而省事。不过雨季一来，必落至十月方止，大有每日必雨之势，亦甚麻烦。且东东西西不易买，虽云近在滇池边，交通亦不甚便利，尤以医药不易得。只是人情尚有古风，殊可爱。萧乾已从仰光回昆明，据云路上太险，然而美丽之至。铁路亦在赶修，完成当在二三年后，彼时若川汉铁路已通，则可从此向北走，直通东三省，转车可往欧洲，向西可到缅甸，亦一快事。萧乾大约不久仍回香港。将来说不定向西藏走。

并颂安吉。

二哥 五月廿

19390526

昆 明

## 致 沈 荃

得余：

近日家乡事不知如何。成军情形，尚顺利否？季韬尚在沅陵，抑在乾城？玉公至今似尚留重庆，岂成军事至今犹多周张，未能解决？鄂中大战，我汤军一度受包围，旋即得援出险，日寇大吹情形，实则已成过去。沿路可得二百日敌死尸，可想见攻夺之烈。近日来似已好转，尚有力量向彼弱点取攻势也。洞庭湖沿岸至今无大犯扰，想系分配不来。据在江西方面观战者言，敌之攻击精神较前已大差，远不如上海沪杭路线上及津浦线上时，故我兵士气亦转盛。此观于南昌之反攻可知。

罗妹想回上海同大姐住，以为比较习惯相合，你若觉得好，务来一信见告。因此间空袭恐终不可免，如比较上不必住此，过上海亦无妨也。我等实无此能力住上海，否则孩子们亦不必留此。目下在乡间住，耗费亦不下于上海，东东西西之贵，不可思议。惟三姐欢喜住乡间，孩子在乡间亦极相宜，且不必担惊受怕，否则还以住城中为佳。

近拟印一选集<sup>①</sup>，约可得四十万字，作一厚册，在上海印。今年可出版。或名为从文小说代表集，或另取一名，估计精装可作五元一本，平装买两元一本，一年中或可销五千



册。杨四哥闻有回滇计，不知何时可成行。此间诸熟人均甚好。重庆传闻死伤至三万，或不甚确实。百年建设，不到三五分钟即可完事，近代战事如此，无怪乎欧洲方面怕战争。据观察者言，明年恐仍难幸免此一战！  
专颂安吉。

二哥

五月廿六

---

① 选集 此书并未出版。

19390605

昆 明

##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信知家乡部队成军事已有眉目。季韬等各有名分，此后诸事想必能顺利进行，不至于如先前情形百端待理迄无一办法可以着手也。得余事不知如何，若实在难做，诸事去理想太远，末了或者还是拿出决心，走开了事，国家当前战事需人，与其将精力耗费于同人争意气，倒不如到前线与敌人拼杀一阵为痛快也。杨文衡兄闻已于上月廿五离开沅陵，坐车入滇，近尚无消息，或在贵阳候车亦未可知。湘中雨季已过，此间雨季正来，一直将落至十月为止，差不多每日有雨。若有熟人上行，能带雨伞数柄，真合需要。因本地无制伞者，店中雨具求过于供，致无处可买此物。兄试一调查湘制纸伞及布伞多少钱一柄，且估计一卡车能载多少来滇，需运费若干，平均每柄伞至滇需钱若干，此间再将消费税加入，即可知一伞成本多少，若上算，或尚有盈利可得，此间可借款来作此事，因国家工业贷款或合作贷款，均易设法也。

又徽因等受一机关委托，征集手工艺品作样子，大规模仿造，以便拿出国换外汇，买军火，增加抗战力量，一面亦可使乡村手工业兴起。沅陵之扣花东西，出国必可成一最易得到国外畅销之物。前信托兄向老鸦溪女子询问此工作，并

请定货（照李有行、雷圭元所作之紫花布被单等等）百十元，想必俱未注意。实盼兄务为一访精于此道之妇女，（或凤凰样子多）多收罗百十种样子，满姐若长于此道，将来带样子来或即在凤凰乾城开一公司，专制此物，略有成绩，这方面即可向国家机关贷款，一面并将出品即刻转售国家，绝无亏本之事，只要有人肯作！兄过去总以为有理想有抱负无实现机会，此时正是大好机会！此信到时，望兄能就一假定物件，如用紫花布制一床单，中扣六至十大团花，花大径尺左右，连布带工本需钱若干，且估计若果有一笔本钱，至少可到三五千，每月能出货若干件，务望就所知作一报告来，若或家乡尚可办此，我下半年或即可来作此事，因只要能办，对国家、对家乡，都极有益也。只要能办，我即不能来，亦可为兄想办法委托兄专办，资本毫无问题。

得余事不卜如何。若一时不需要罗妹回湘，以来电许其过沪同大姐住为好。因此间恐空袭，兆和等必下乡，彼不欲下乡，在此住似不如在大姐身边为佳。

熟人俱尚好，足释念。

二弟文顿首

六月五日

19390607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

今天得得余三号由南宁转来电，云旬内可抵此，但不知此信到时，本人真正动身否？如未启行，可托带长沙制纸伞若干柄，各种式样，每样二把。一则可送人，此间无伞可得，二则因有国家机关，需要此物作样子，并望将价格注明。将来或可由我等来开一小公司，将此物向国外运去，换些外汇，增加抗战力量，亦未可知也。又茶叶若可带些来送人，亦甚好，不必太细，味好即佳。编军事不知进行如何？省参会不知有开会希望否？拟在何处举行？如过伯翔先生府上，望一候安，并问问此组织，将来可能对湘西民训问题，拟一详细而切实提案。此外还能作何等事？并盼将询问所得一示，感谢感谢。辰溪芷江，在被炸时损失均相当重大，城区不知是否业已毁尽，季韬想必因编军事极忙且烦。治平在沅否？家乡人在此时节，亟应表现充分要好合作精神，团结一致，免为外人所乘，离间分化！权利分配，难得其平，亦当忍受，凡事总以义务为先，从大处看，因明日事固必须如此，才能支撑固有局面，更图努力发展也。弟等各事如常，家中人已有下乡者，离城虽六十里，来往不过二小时，便利甚多。家在滇池边上，风景不恶。孩子们俱甚好，小龙朱有模范孩子

称呼，入夜即睡，天明始醒，不哭不闹，非常乐观，因之相貌亦正常，很精神，从相片即可见一二。小虎虎甚聪明，很滑稽，眼睛亮亮的，头发髻曲，走路甚稳当，下乡在山坡上走时，亦必自走，极有趣味。两孩子出门去都不讨嫌，无怪脾气，因之尚易管带。

·专颂安佳。

二弟 上

六月七日

玉公函望转呈，熟人统问好。范汉杰任廿七军军长，驻韩城，我想如果明年不作事，即到 he 那里去玩玩，看看河防战事，写一本书。

19390616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尊鉴：

十天来曾有五信寄出，想可陆续入目。十一号来电，云得余已入滇，今已六天，计时当已过贵阳，若必候贵阳上行车三五日，则廿四五可到，若不必待车，则廿二左右，或即可见面也。文衡兄不知是否同来。家乡部队既已开拔常桃，常桃日前即被大肆轰炸，殆为敌人下马威一种表示，想必无多大损失。季韬驻处若在常桃一带，将来必多卖气力处，深盼能努力杀贼，为国御侮捍患！

兹有朋友宋邦干先生，由滇来湘，入桃源接办炼铜厂事务，凡有需为帮忙处，务望兄能设法，使各事得到便利。另有致季韬兄一信，并望为将地址一填，彼若驻桃源，则许多事必方便多多矣。如驻桃源系其他同乡部队，即望兄为写一信，介绍宋先生于彼等，以便事务上进行得到较多便利。

专颂

安佳。

二弟从文顿首

六月十六

19391014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

弟在此诸事照旧，已到联大上课，每星期三点钟，学校离家中近，且在郊外，走来走去极便利。孩子们在乡下均极好，小虎虎亦已认字读故事本子，小龙则认字将近五百矣。九妹住法国学校甚好。北门街仅我一人住，因城乡两个家，应付不下，故撤去其一。东西太贵，如今生活仅能对付。若到明春，收入仅学校二百八十元七折，折来扣去，恐生活必更紧，物价再高，也许尚应在做事教书以外，拼命写点文章，才够生活也。此间物价米卖至卅六七元一石，蓝布七毛一尺，余可类推。身体幸尚好，云南气候，有人说不好，有人说好，惟对于弟似尚相宜，因不至于如住北平之容易害伤风，即不至于患鼻血也。萧乾或已到英国。杨四哥将办农场。弟仍日为杂事忙。双十节九妹曾到李小姐家住一天，李小姐人很好，若晤彼李老先生，望为道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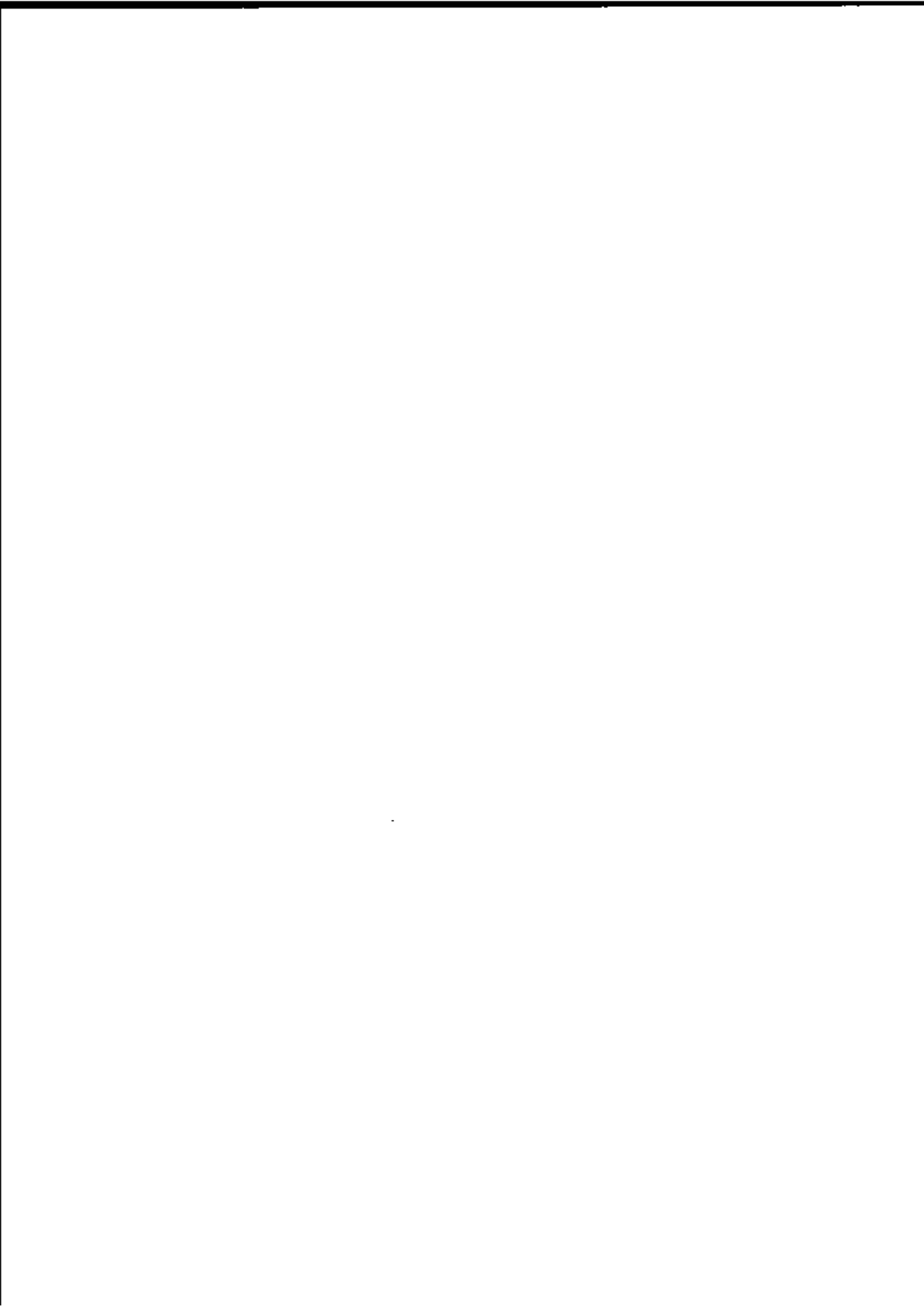
二弟 从文

十月十四





一九四〇年



19400226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

前信商转达斌丞将老毛带回事，信想必已收到。看情形彼在此实读不下去，与其废光阴，乱花钱，倒不如接他还家或送他人军校为得计也。省会集会又来不了。我杂事过多，近又同朋友办一杂志<sup>①</sup>，每月必有一万字文章缴卷，一年要万多印刷费，经费不困难，只是邮运极不便利，分配刊物到各处，恐不大方便。

孩子们都很好，近来已极乖，兆和人城一礼拜，留彼二人在乡下，仅一女用人照料，小虎虎一礼拜中就从不哭。小龙也很乖了，正在认字读书，进步快。两人腿上疮早就好了，都长高了些，比三嫂在昆明时高了些。两人还念三婶妈，小虎虎且记得三叔给粉红色可可糖吃。他什么都是粉红色，连老虎也是粉红色。出人意外的聪明。我事照常。一礼拜下乡一次，住两天。

新茶上市，务望你为买去年那种顶细顶好的甘元寄来，过不久我寄钱来，因为眼前无钱。上次茶大家印象都太好了，真是给湘西争脸。杨先生现在还当宝贝，留下一点点，有好客来时方冲一小撮。

修之为什么押下长沙？不知何事？望能一示。祖平事想尚好，望致意。

专颂安佳。

二弟从文 上

二月廿六

---

① 杂志 指《战国策》半月刊。1940年4月1日创刊。

19400507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

从报上载沅陵被炸后即无来信，不知情形如何。报载宏恩医院已炸毁，近在屋后，情形令人担心。戴老毛廿七号方离昆明，季韬真爱之，应急于想法将彼送入军校，免得再有耽误。欲彼在普通大学，势不可能，因性情与普通学生相去实在太远。时朋可读书，家中又不能给彼一千元读书，至多一千元必可读至毕业。家乡人有钱的多，有识者少，因此只好坐视其废弃。李振□最好正式参加联合考试，莫再走捷径，说人情，前车可鉴，彤云老毛即其一例，费钱小事，将读书事给家乡人一坏印象，事可不小。向伯翔先生之大小姐云休，在联大读书，与小五哥同班。李小姐则在云大国文系，不常见面。

我事如常。物价日贵，到假中即有支持不下趋势，熟人多有向四川走者，我们可无此能力，因即让孩子们入川，一行四人，至少也得路费千元，目下实无此能力也。只好等待下去，拖混下去。当时知坐困妨碍事情不小，玉公在省有力为谋一空头参政，月有三百五十元，各事好办多了。国选事，湘西情形不知如何，我自己不能回来，玉公又留四川，家乡推派，恐不会到我头上也。这类事若真有民众投票之一日，

想来我或可在大学生中学生中有廿万票，或者比许多伟人要人为多。只是这个或系五十年后中国进步情形，如今则只好留下来教教国文了事。前些日子大家做五四纪念文章，想想我大约有五十本书，一半在抽版税，可是一年中就不曾得过一百元版税，这现象，正说明凡事一到中国就成什么样子。只有苦笑。我们六月半即或可能结束课程，假中要赶编教科书。房子将迁出，拟在学校暂住，可省出一笔费用。下年将有四天在乡下，三天住城里。孩子们住乡下凡事尚好，近来正值麦秋，豆麦收成，随家中女用人下田“拾禾线”，收拾残余，因此有新鲜豆子吃，麦饭吃，孩子们十分高兴。过不久，还可带小钓竿同彼等往小河沟钓小鱼，所得不够喂猫，对孩子们却正是一件大事！小虎虎月底满三岁，自己总觉得又长大了，十分俨然。上山去必说“我太胖了，走不动路，还是抱抱好。”事实上倒很能走，到处都可以走去。仙人掌已开花结果，过不久，即可像野人一般，每天上山吃仙人掌果子去了。专颂安吉。

家人同好。

二弟懋琳 顿首

五月七日

19400828

昆 明

## 致张充和

四妹：

三姐到今天为止，还住在铁路饭店，说是月底可走，走到威宁，再坐三天轿子，方可到昭通<sup>①</sup>。凤竹等已先行，廿六动身。我们家李嫂若尚未有事做，还住呈贡，可告她我已为她介绍一事，系在联大教书的王迅中先生，只一太太，一孩子，他住城里龙井街五十一号，若肯做，一定相处得来（冬生王先生还可为他找一事做）。月薪暂定十二元。冬生一时不做事，就同在王家吃点饭也不碍事。若李嫂肯做，最好早些日子来城。我因得送三姐上车，恐得在月初方能下乡，如一号不来，老房东娘子要房租无人付，想占房子，杨应骝<sup>②</sup>先生不能搬进去。望为付十五元，我来时即还你。杨先生要房子，恐得请郑先生同老房东娘子蘑菇到一个程度，否则彼一定要坚持收回一间，我就只好留两间了。

闻越南已答应日本条件，昆明谣言因之甚多，何应钦今日或返川。重庆市这一次炸毁数千家，有四万难民无家可归。昆明市大家总担心会要毁去。联大今年不知能不能收新生，也不知能不能开课，因截至目下为止，学校地址<sup>③</sup>便不能解决。

郑先生均候

从文 顿首  
廿八

---

张充和 张兆和的四妹。当时任职于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该会成员多租住云南呈贡县龙街杨姓房东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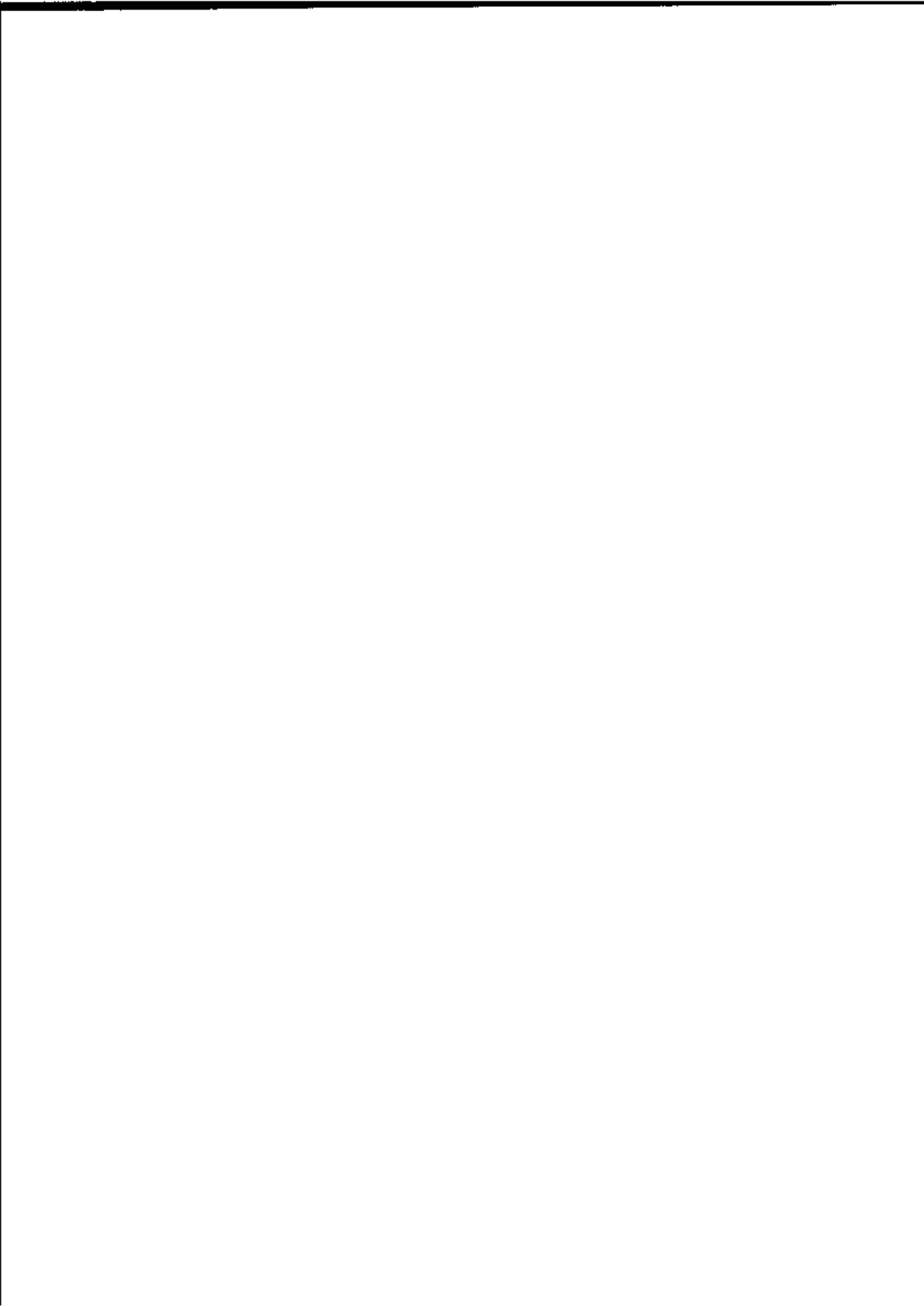
① 到昭通 当时张兆和准备带两个孩子去昭通，任国立西南师范中学部教员。

② 杨应骝 指杨荫浏，音乐史家，当时任职于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

③ 学校地址 因日军将侵占印度支那，昆明堪虞，按教育部指示，西南联大 1940 年 7 月开始作万不得已之迁校准备，8 月末分别派员去四川、云南各地勘察迁校校址，筹办避免空袭的分校。



一九四一年



19410203

昆 明

## 复施蛰存

蛰兄有道：

前信不复，又得赐书。我住处去年就搬到文林街师范学院，与毓棠、之琳同在一小小破楼上度过夏天。学校第一次受空袭，四周房子毁去不少。小楼邻室也半坍倒，独我们住处尚好，不过房子瓦顶开若干天窗，一堆灰土下落时，打碎小小物件二三事罢了。搬一住处名文林街廿号，四周业已炸过，方以为可以免去，岂料初三又来一次，依然在四周邻近毁屋若干栋。住处还是大开天窗，落下一堆泥土。“事不过三”，以后或可不至于再受此种试验。若当真再来，恐就不能幸免了。好在家中人都住呈贡乡下，乡下似乎还相当安定。我每礼拜可在乡下四天，在城中只三天。

从你走后一年多以来，凡事似乎都还是老样子。小有不同，即“文化人”都不再说什么空话，街道有些地方因拆屋宽阔了一些。有些地方又因被炸过后萧条了些。金碧路毁去三分之一，小东门、平政街、螺峰街尾各毁去一部分。正义路上半段炸毁约二三十铺面。佛照街损失相差不多。文化巷大半毁去，钱局街情形约同。文林街近大西门一段毁去，云大、联大各毁一部分。照此算来，也就差不多是无所不至了。

但事极古怪，即大家越来越无所谓。感到困难，只是东西贵若干倍，添补点什么时，不免令人踌躇罢了。

越南事将来衍变不可知，可是学校却凡事照常，空袭后也一切照常，不受影响。熟人精神反比年前好得多。出郊外已成习惯，说不定大家体力也强健了好多。巴金曾在这里过了一个夏天，写了一部《火》。今甫先生已去叙永，管理联大一年级事务。

找教员事，我想同罗莘田、冯芝生商量看看，照当前情形来说，是不会有有什么有名人物。纵有小名，那能过你？历史、理化，前一项我想问孙毓棠和雷伯伦，因为事一隔行，更不接头。如有点消息，必即函达商量。

四小姐已去四川，字写好数件，过两三天下乡必找出寄来。××作参政，实因走内线，与宋庆龄<sup>①</sup>攀同学，宋拟利用她办文化。结果，如说与文坛有关，恐不是光彩，近于××。虽说办文化事业，末了恐不外与梁实秋、熊佛西诸老友办一杂志，装点装点而已。杂志中不外梁莎氏评论、文，苏雪林、王平陵小说，老舍长诗……你想想看，将有多大意义？

刊物纯文学办不了，曾与林同济办一《战国策》，已到十五期，还不十分坏，希望重建一观念，因纸张太贵（将近三百元一令），印得不甚多，不够分配，因此老友也不赠送。我意思倒想好好的重新来用这支笔十年，可是生活程度过高，不能不教书过日子。所谓理想，只好当成一种理想。近正在编印全集，已校印到第九本。拟印三十本，由开明出，大致今年必可弄齐。如能每本卖五千，当可得十五万本出路，一

点版税或可使生活稍稍松动一些。我只希望能将两手抽出捞饭吃工作以外，就可好好使用十年生命到写作上去。可是办不到，办不到。再拖十年也许还办不到。这也就是“人生”。所需要的不过家中人一些生活费，以五年计，至多也不过两万元，这点点钱就办不到。但在另一面，老朋友中却有花三万元修庙宇的。正当这个时节，坐看有用生命费到教书事上去，真无可说。

孩子们幸好都还健康，比你送伴他们来时长大多了。小龙已如一小泰山，在乡下极野。小虎已能唱能嚷，还能说笑话。三小姐在乡下带孩子，还在一难民中学教书。我们日子总算还过得从容。毓棠、之琳都很好。凤子有回昆明可能，老在重庆一般过日子，当然事无可为。虽演过一次电影，等于糟蹋她自己演戏所得地位，真不上算。云大理学院似有迁移，文学院胡小石或又有走路可能，详情不大明白。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sup>②</sup>，将来必有大成就。萧乾太太王树藏，写小说或者也有前途。刊物少，不够运用，否则一面学，一面写，两年内必有一批生力军露面。

望舒不知如何？舅爷一下子被人打死，屋里人必相当痛苦。健吾闻尚在上海，只译书，不再活动。周二先生居然在北方做教育监督一类事情，老年真是可怕！

弟上官碧

二月三日

---

施蛰存 现代作家，翻译家，教授。

此信据施蛰存先生手抄稿编入，未能与原信校核。施蛰存先生在稿后写了如下按语：

此信是从文寄我的，大约在 1941 年，当时我在福建长汀厦门大学。从文写信，写字，常署名“上官碧”。段落是我分的，从文写信，一向不分段落，累累千言，写满一张毛边纸，章草小楷甚精，可惜已亡失大半，篋中所存，不过三四通耳。

1988 年 11 月 20 日施蛰存记。

① 宋庆龄 疑为宋美龄之误。

② 汪曾祺 作家、戏剧家。当时为西南联合大学学生。

19410328

昆 明

## 复施蛰存

蛰公有道：

得近信，知生活甚好。此间可教书者，亦不想过福建。因地域太远，山川间阻，即有“勇气”，恐亦少“能力”作此长途跋涉也。又当地作风已变，过去排外，知识分子如“长之”公，亦因小小事件迫得离开学校。近年则各中学多喜用外来教员，甚至于有登广告、贴招纸找请校长事。有一小友，北来投考联大，未即选上，即已去一中学教国文，一百八十元一月。又一学生，上弟国文班未及格，下年未见面，问人方知已去教国文，百七十元一月薪资。似此优待，亦历史上少见少有。不过如此一来，要从云南聘教员到外省去，自然便无可望矣。

字条邮上。弟所写计三条，两较小较好，因房子四周一再被炸，影响到住处为百物凌乱，撕来扯去，较小两件不知究竟被人拿走，抑已付之字篓？寻觅不着。因此只好将最劣一条寄来。松松散散，不成款式。且俟将来，必有报命。

熟人在此，大都尚好。学校分部，闻有迁桂计。短时间或不能实现。即实现亦将只是四川部分往南移耳。我家中住乡下，大小都还好，托福托福。云大似照常，院长辞了又做，

做了又辞，正如家庭小夫妇过日子。熊公<sup>①</sup>作风，或与兄在此时相差不多少也。

三月廿八日，弟从文顿首。

---

据收信人誊抄文本编入。

①熊公 指熊庆来，数学家，曾历任东南大学、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时任云南大学校长。



19410430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

久不得消息，家中大小想必都好。这方面各事亦照常，城中自今年以来，空袭毁屋已将近五分之一，或且到三分之一。惟市民经验日多，毁去者不过若干房子，生命损失不多，情绪尚能稳定。日俄协定成功后，据闻可抽调敌兵三十万用在南进上，但鬼子狡计，看准南进即将与美国冲突，因此将兵真正封锁中国，一面可望解决中国事件，一面可观望欧非局势。因此福州陷落，江浙亦失去若干土地，且据闻尚拟在长江线上加兵十五万，向汉中攻，再下重庆。将来情形如何，殊不可知，可以想象得到的，即南进若不成功，八月内中国各地必将使战事活泼，因到彼时敌即未大攻，我亦必因英美之助，必须反攻也。就事势看来，长沙恐亦将成为敌一目的地。因此线上彼运输接济方便，抢掠湖米亦必为鬼计之一部。这里昨天又大炸，毁屋过千间，学校附近尚好好保存，电灯亦未息。可虑处在“五四”行将来，前年毁重庆，今年敌若再找一目的物表示敌机威力，恐将选昆明为目标，因内省各大城，似以昆明最繁华，学生最多，空袭时为有意义也。不过即毁去此城市成为一废墟，与整个战事将依然无关，人货多向四乡疏散，学校则附近尚多剩余房子，似尚经得起若

千次轰炸，且即经轰炸，三五天后亦必即可恢复秩序，照常上课。到不得已时，再作迁地计，亦未迟也。

九事作得甚好，望来个信鼓励鼓励她，通信处可写联大图书馆，当能收到。我工作还能照预定计划进行，每星期有三天半下乡，乡下住处已收拾得极好，孩子们日子过得还像样。龙龙每日上学，乡下遇有警报时即放炮三声，于是带起小书包向家中跑，约跑一里路，越陌度阡，如一猴子，大人亦难追及。小虎当兆和往学校教书时，即一人在家中作主人，坐矮凳上用饭，如一大人，饭后必嚷“饭后点心”，终日嚷“肚子饿”，因此吃得胖胖的，附近有一中学，学生多喜逗他抱他散步。一家中自得其乐，应当推他。乡下不当冲要，无汽油存储，所以不必担心被炸。滇缅线公路将来可望改作柏油路。铁路尚无消息，误于数年前张嘉璈，以为不经济，否则近来已成功矣。长荣不知何以为计，有信否？

并颂安佳。

二弟文 顿首

四月卅

19410506

昆 明

## 致沈云麓

……筑墙，有楼，材料不甚坚实，一经轰炸，即未直接中弹，屋瓦揭去，土墙崩坍，亦难在半年雨季中住家。且材料太贵，破坏者多，泥水匠人数有限，来不及修治，因此若干房屋，一经被炸受震，即不再有人过问，若积上一年半载，再加上十几次大炸，这个城市自然也就差不多了。我住处邻近军校与一厂，学校面积又甚宽，因此终恐有一日会被炸毁。好在孩子们不进城，不必东奔西走。九在此图书馆服务，事还做得称职，爱念念佛，无妨于做事。将来或得余有力量时，为之将石莲阁大加改造，使之住下亦可办一学校，因彼理想高尚处，亦可为人模范，不在迷信鬼神，倒是诚实忠厚，同情于下层阶级，未尝无助于社会也。学校各事照常进行，杨四哥等已极少机会见面。张小五哥与向伯翔大小姐在一处，或将作向府驸马，两人七月毕业，则七月间一同返沅陵，亦意中事。此等事兆和不过问，小五哥亦若羞于向我道及。向府不知有无所闻？伯翔先生若得此漂亮女婿，亦一快事，按理家中应当早有所知。

林徽因过四川，其弟刚由航校毕业，即在成都高空中殉国，飞机落下时闻尸身亦难辨识，只能就身旁一小小图章知即彼本人。年龄不过廿二岁。目下此间空袭，我方因无相当

飞机对抗，竟无一飞机作战，每次皆听其选区域白炸，惟高射炮或比沅陵多些罢了。然敌机来必在万尺以上，高空散漫投弹，向城区不选目标，只就区域肆虐，因此损失破坏，面积转大。幸雨季已将近，天时或能稍有助于吾人也。敌南进或不是月内事。虽闻从日俄协定上可抽卅万人对南进用，恐为一美国不能不小心。江浙沿海之攻势，或为抢中国外运桐油内运物品，并无真正全部长期封锁理想，因此得手以后，恐仍退出。攻云南亦不可能，因所耗代价过大，得不偿失。日敌虽貌若雄狼，实亦内怯，大致必以略事观望且待国际变化时再下注。英不崩溃，彼不南进；英若崩溃，彼亦不能不南进。将来成问题当为俄国，因英即崩溃，俄必介于欧亚两大之间，德日一时或能与俄无事，将来终必有冲突处，欲避免无可避免！美助中国工具甚多，惟缅甸铁路若不赶修完成，东东西西从汽车运输终难处理，且耗费汽油亦太多。铁路若前年动工，今已完成。目下即修，亦必在两年后方可用，两年后世界将成一何等样子，谁都不知。得余尚好否？专颂大小清吉。

二弟文 顿首

五月六日

---

此信仅存后部，据残信编入。

一九四二年



194205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

寄出书希望可陆续慢慢收到，书既可付邮，当不至于遗失也。

几天来这里各事似乎都异常沉闷，完全在无消息状况中等待消息。雨季已来。或在雨季过后方有变化，亦未可知。何应钦演说盼望同盟军收复缅甸，据传说我入缅军已退出在整编，谣言有龙陵日军退出讯，凡此种种，正可见出沉闷不会长久。学校原则上要搬，事实上闻只决定将师范学院迁昭通，我属师范学院，若上路，我当然得同行。但事实上师范学院其所以能存在，靠的是附入联大，教员方够用，学生方来考。若一动，教员即成问题，学生亦必请转学校，所以结果必搬不动，一切照样亦未可知。即如此拖下去，到秋后雨季完结，日敌进窥昆明，大家同作难民亦意中事也。

孩子们既上不了路，因此仍住乡下。希望能在暑中写本书，作事。教了十年书，一星期四小时，此外即自由处置，天不管地不怕。去作公务员，有什么意思可言。若想作高级公务员，向重庆一走，早就成什么文化委员了。我还只想过两年能抽出两只手来，连一礼拜五点钟书也不教，来写十年小说看看。这自然要点资本，其实数目也有限，一月有五百

元就差不多可自由了。照事功表现来说，国家每月给我两千也不为多。可是事实上也许那个五百，还得将来从商人方面想办法。因为出版业若公平一点，我那卅个集子，每月拿一千版税，应当不是困难事。不过若照目前情况说来，五十也不会给！就这么也无妨碍，因为还是限制不住我想写文章的愿心。《长河》已成十三万字，不久可付印。今年我还打量把另外一个作品写成，名叫《小砦》，用王村作背景，有七万字八万字左右。《长河》有三十万字，用吕家坪作背景。写成十个时，我将取个总名，为《十城记》。沅陵也有一个，名《芸庐纪事》，已有二万字，我预备写十万字。把你当个主角，将来必有许多人读来发笑。凤凰也要写一个。你看到我那个《湘西》没有？是商务出版的。写来太认真，也实在累人。最近在改《长河》，一连两个礼拜，身心都如崩溃，但一想想，这作品将与一百万或更多读者对面，就不敢不谨慎其事了。十五年来工作，似乎还对得起读者，惟社会待我似不大公平，因为直到如今，还不能让我不作事即可生活。巴金每月似可得一两千版税，就文章言来，我也应当有这个报酬，但事实上我每月版税，尚不到百元。社会就是如此无办法。与商人办交涉，我必然永远失败。也无妨碍，身体好，我还得写个二十年看看！



19420809

昆 明

## 复沈云麓

大哥：

得来信，知寄出各书居然可以收到，只不知被雨湿破烂没有，望在来信中告我一声，因尚有较好本子书，若不至于水渍，或当陆续用邮包寄出。今天又起始寄出一部分，目录附上。若邮局受收，八月内即可寄出卅包左右。再有个九月，预计再寄五十包，你们就有的是杂书看了。

局势平静，惟物价上涨到不可思议。上月说要回来时，可可百二十元一罐，近至四百五十元，其余准此。纸烟好的到十元一支，五百一罐，也居然有人吃。我们仍住乡下，每天大吃桃梨，生活还不觉得太紧。正赶写一本小书，假中当可完成。孩子们乐于回来，实走不动。四哥本意要来，也来不了。他托曾文枯带了花籽给你，闻多好种，或带至凤凰亦未可知，可去信家中问问，不久必可到。学校各事照常，招生二百，比去年少五分之四。熟人均照常拖下去。甘地似在和英国人讨价钱，并进行一种计划，且居然说要调停中日事，要日军退出中国，真正做梦。惟英人遇此问题，亦毫无办法。且怕他死，因一死更容易号召一切也。日方似正在坐以观变，必且有不少说客参加甘地计划。一时必不至于攻印。印一独立，总之即有利于日本，因即以做买卖论，英人也非敌手。

海参崴热闹至今未实现，不知何故。或德真有攻伊朗打算，日待机攻印，亦未可知。

此间似已再不会受空袭威胁，飞机多且精，日机不敢冒险。湖南空战日多，将来芷江上空必有许多空中大战可观。

有朋友汪杰（窦祖龙），是兆和与我都极熟的小朋友，十来年都在一处，人极自重好学，和小兄弟一样，在贵阳邮局服务，要下常德接母亲，从沅陵过身，盼望接到家中住几天，务必要他住三五天，走时为弄点路菜，并为想法找个妥当一点船只下行。他过年在呈贡。他可知道我们这里情形。

二弟 从文

八月九日

19420814

昆 明

## 致沈云麓

大哥：

书又可寄出，到时或可就发出收据对照对照。上次把秩序弄错，恐是这里封发时写错的。这里上不了路，大家有拖混情形，即明知来日大难，亦终于只好拖混也。预计十月雨季才完结，到时日人作何打算，是否必争夺昆明，这时看不出消息。惟就这方面设施说来，则日人若来，必有一场大战，不至于轻轻放弃，可以断言。因目下最好一个空运根据地即昆明也。住处附近不远，行将即有三五万工人来进行作一大坪坝，必与芷江机场相差不多。到时我们或多了些逃警报日子。但孩子目中已成习惯，倒不用担心。学校一切照常。新生只招二百名，有所准备，免得到时人多散伙不易。物价上涨太快，十月后一般教书者恐多不易招架。我大致还可勉强对付。我们非到不得已时不敢回来，也即因为怕大小小到了家，一时不作事，生活不便。除非得鱼真作了小财主，我们总还得为生活打算打算，以有固定收入支付生计为原则也。目下在此有两千元左右一月，可将就过得去。回来专靠写文章，恐不会能按时生产，更不能按时有钱。把你们拉个空，也极不好意思。所以目下还在此拖，也就是这个意思。

印度纠纷<sup>①</sup>若再延长下去，扩大下去，对我国真有点糟。

目下则似乎倒因印度纠纷和苏联失败<sup>②</sup>引起日人更大贪心幻想，准备大冒险，把中国问题放在第二位，压力不至于太重！熟人均照常，只是对付生活都有点紧。这里书有加价五六十倍的，如上次寄《人生之型式》，百元一册尚难得到，其余可以想见。

专颂安好。

二弟 文

八月十四

---

① 印度纠纷 1942年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发起非暴力的群众运动，提出英国殖民者“退出印度”的口号，殖民当局曾逮捕了国大党的领导人。

② 苏联失败 1942年德军的夏季攻势，一度逼近格罗兹尼附近的大油田，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也推进到斯市以南和以北的伏尔加河流域。

19420908

呈 贡

## 致沈云麓

——给云麓大哥

大哥：

得八月廿六得余一信，知左叔平曾返湘到过沅陵。我们正想：如得余能和他同来，将来转湘即可将小龙带去。因彼可以上学读书，今冬入高小，只需回家时有人看到温习日课，监督他换衣洗脸，即可单独生活，不至于麻烦你们太多。虎虎小些，正需要起始认字，鼓励他写影本，早晚总得照料，相当费事，所以我们拟放在身边，对他有些好处。惟照情形说来，得余人滇，恐不会成为事实，我们返湘，也只是一种计划而已。若非局势大变，我们上路事是不能成功的。主要是不想与学校离开。照收人说，教书最苦，随便换一职业即可将生活改造。不过从习惯说，教书总还是与理想工作相称，所费时间不多，过日子比较简单，不用无味应酬，大部分时间可用到写作或读书，目下生活即较寒酸，十年八年后论及“成绩”时，总还可希望有几本书拿得出手，比别的事来得实在些。又孩子们在不大变动情形中，升学也比较便利。因此即有机会转变一个职务，也不想做。至于回沅陵，为孩子计自极合理，惟除非万不得已，作难民逃回，在家小小休息。此外如此回来住下，对我们很觉过意不去。因手边毫无储蓄，

虽说有房子可住，吃的用的总得从做事上找收入，每月也不是个小数目。若不作事，耗费你们的，实不大合理！所以你托人找的上车介绍信，我就不曾带去找检查所。只想得过且过，如同一般读书人命运。且俟到不得已时，再想办法。意者，天无绝人之路，到真正困难发生时，说不定依然还有办法的。

目下正想抢抢时间，来写两本书。最近印了本《长河》，用战前辰河吕家坪作背景，上卷约十四万字<sup>①</sup>，不久或可出版。桂林明日社出。刚在写的叫《芸庐纪事》，拟写十万字，专写你的笑话，不久即可在桂林印行的一个刊物载出，凤子编的刊物。行将着手的名《呈贡纪事》，写呈贡三年见闻，一定还有意思，也想写十万字。上海开明为我印的集子，已印十个，将纸版带桂林时，恰值金华事变，因之纸版一时无消息，最近才知尚在杭州，并未遗失，大致过一阵带到桂林时，必尚可付印。另外又集了七个，已在桂林付排，多短篇，今年当可印出一部分。若通通印出，选好的应当可编二十六本，只要书店肯为推销，每本卖三千到五千，又可照应得版税支付，照当前定价计，我至少可得五万块钱版税，那就可以在家中坐两年不用做事，再来好好写两三本大书了。这事目前办不到，据我想战后无论如何是件极简单自然的事。因为照人口计，新书只要在推销上稍微得法，一本书至少可得五万本出路，多或能到五十万本，一生写两三本书，就很可以了，何况有廿本以上有销路书。不过若照目下的商业习惯与政治上的统治方式，则我吃他们亏也极自然，因无一个可靠出版者，肯为我书推销到应有销数。政治方面又因极讨厌那些吃

官饭的文化人，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混成一气，所以还不可免要事事受他们压抑，书要受审查删节，书出后说不定尚要受有作用不公正批评。这一切也都无妨于事，只要人存在，据我想来，总有一天要战胜流俗，独自能用作品与广大读者对面的！过去十多年来，在那种不公平情形中，我还支持过去了，像目前情形，即再支持十五年也无所谓。我相信有一天社会会公道一点，对于我的工作成就能得到应得待遇的。并且我能作的事，也必然比目前已有成就远得多的！

这里各事叔平说到的必已很多。物价高到国内第一，只因为游资太多，无可运用，大家惟从现存一点货物着眼，累来积去，因之越长越高，直到超过任何地方记录。一切人仿佛都浮在物价上面，有点水涨船高意思，惟百业中教书阶级，尤其是大学教授，便俨然独沉水底，无从呼吸。不过事来以渐，我们又少应酬，少添制，将两人收入全部放在伙食日用上，也就马马虎虎过得去，在比较上还算是从容自在，不至如其余一些同事狼狈情形。惟物价如再涨，也就束手了。（米卖五百元一石，约八十斤。猪油三十元一斤，白糖卅多一斤，炭一元八一斤，金子六千五一两，鞋好的近千元一双，西装三千到五千一套，房子平均约百元一小间。拉车理发月可收入二三千，银行小职员收入约千四五百，大学校长月入不过一千三，教授月入一千左右，中学教员却又有千二一月的，总之一切都像有点儿不正常。）我想即再糟一点，我也得支持下去，为的是生活方面虽若事事不如人，然而生命总还是自己的，能有计划用到所要去做的工作上去。并且大小四个人，几年来住在乡下，日子过得极快乐。虎虎疹子已平平安安过

了，我害了一回伤寒，也平平安安度过了，兆和教书很得人信任，孩子们在逐渐长大中脾气性情看来都还可望有点成就。

我工作成绩虽较差，惟性情上也似乎受了些书本以外教育，变得稳重得多，不再驳杂浮躁，很像孔子所说年近不惑，进入一个新的心情背景中，正可准备好好的来从新起始工作十年，证明这一生最重要的年龄尚能有计划的来好好使用它。头发有些白了，体力却健康胜过同年龄其他同事甚多，虽并不比他们胖，工作耐性照例能持久。一家生活方式又极合理，所以我正想好好的来个新的十年工作计划，每年来写一两本好书。我总若预感到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于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我的读者，会从我作品中取得一点教育的。至于日子过得寒酸一点，事情小，不用注意的。眼看到并世许多人都受不住这个困难试验，改了业，或把一支笔用到为三等政客捧场技术上，谋个一官半职，以为得计，惟有我尚能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来从学习上讨经验，死紧捏住这支笔，且预备用这支笔来与流行风气和历史上陈旧习惯、腐败势力作战，虽对面是全个社会，我在俨然孤立中还能平平静静来从事我的事业。我倒很为我自己这点强韧气概慰快满意！

今天九月八号，明天是我结婚九年日子，孩子们都极高兴，先前一时龙龙还正在低头为大伯写信，虎虎自命为“二少爷”，照往例躺在床上，用“二少爷姿势”躺在那里，要我



学<sup>②</sup>沅陵，意思即是从叙述中去到他不曾到的家中，如何用大竹筒挑水，供你浇花。他印象中是知道你蹲在花台边用小挖锄掘土，就草花根株边捉虫刨蚯蚓，穿个短袄子，眼眊眊的，声音嘶嘶的，一看他来就要逗逗他发笑，且到后要上街时，必把捉蚯蚓工作交他做的。又或者一起来，三叔在院中吹哨子集合，要小龙和他排队点名，他却早已起身带“菲格来司”在花坛边藏躲起来的。被三叔发现时，于是喊：“老杨，备马！”马共三匹，三叔骑高大的，小龙骑起花的，他骑白的，一齐出东门。回来时就在廊上吃早饭，有白桌布，用刀叉不用筷子，喝点汤时再吃，吃过后再下河钓鱼。这一类故事每天得换个式样，有一部分是他凑成的。总而言之每天非说说不可，因之人虽不回过沅陵，对沅陵事竟像十分熟习，且极其可能长大后还可从印象中知道大伯脾气的了。这个二少爷说起来，爱时髦处，聪明处，善于联想处，幽默处，都若集家中人之大成。他理想是要做“大音乐家”，因此时时刻刻要哼哼唧唧，唱点什么，唱到得意处必相当兴奋，手舞足蹈。会说许多笑话，且知道贺老广神气。食量相当好，每食后必吃点“饭后点心”。欢喜漂亮。相当稳健，虽只想三叔送把“会响不伤人”手枪，可未必敢放。吃东西相当精细，不落饭到桌上。也有点好奇，听人说什么药好，必尝尝。大少爷却有好些恰恰相反。个子瘦，爱跳高，将来会如他五舅舅高，跑得极快。会顽皮做丑角，二少爷可不干。吃饭不在乎。衣服常滚在泥里。不大会说，倒会写字，爱在书上签个名，砚上雕个字。胆量大。欢喜学校。脾气相当好，不争多吃东

西，能服务。爱吃干的、酸的、焦的，也不怕辣的。医师打针不叫喊。这时节两人都睡了。两人都从不夜哭，不遗尿，就是不肯盖被，虎虎胖些，一身永远热烘烘的，盖多了必出汗。

一切静得很，想起过去三十年前，妈教我们弟兄在同样油灯下认字，料不到我们如今又都成为中年人。可惜作祖母祖父的都来不及看到这两个孩子，即大伯也尚不能同孩子在一起好好过一阵日子！在北平时我们生活虽比当前好，可是不会过日子，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处。廿六年搬到那王府去住，房子讲究应数所住过房子最有意思的，可是不久又打了仗。九年中倒是最近两年在呈贡住，真是最值得记忆，一切似乎都安排对了，一切都近乎理想，因此一家日子过得非常健康。人家要过节时才把家中收拾收拾，我们倒像每天都在过节似的。孩子们给我们的鼓励，固然极大，最应感谢的，还是兆和，体力方面的健康，与性情方面的善良，以及在困难中永远不丧气，对家中事对职务永远的热诚，都是使一家大小快乐幸福的原因。想起卅年前父亲只想要我作“小叫天”，若这时还活在这个世间，让我们一同回沅陵房子来和他住一阵，听听二少爷唱唱笑笑，应当是多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们是只因为你，也实在乐意回到沅陵来住一阵子的。不过这个事实若非受战事逼近的影响能作成，恐就得我们有点钱足可住一年半载后方能作到了。雨季已将结束，据闻我飞机有从湘桂调过蒙自的消息，或为戒备越南有关。若越南

一紧，学校开不成，我想这个年就一定要在沅陵过了。为孩子计，是应当在沅陵好好过个年的。

得余并候

二弟上

九月八日晚

---

这封信曾以《给云麓大哥》为题，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长河集》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原信在“文化革命”中被抄去，专案人员在信上留下多处标记，并注明“已摘”。首次发表时，曾用下划线代表专案人员在原信上作的红线标记。

现仍保留发表时的标记，据原稿编入。

① 上卷约十四万字 《长河》的出版颇费周折，书稿被扣，后又删改，到1945年第一卷出版时，只剩不到11万字。

② 学 方言，意为讲述。

19420914

呈 贡

## 致沈云麓

大哥：

龙龙写了个信送大伯，虎虎画了个修汽车图，也送大伯。（还把车后坐个摩登女郎，车下的排气管，也画出了。）这个信到时，也许沅陵已过节了。日本至今犹未有大动作，很显明西伯利亚攻击再迟一月即不会下手了。印度至今尚无头绪，缅甸方面亦不闻加重压力，则印度似亦不会进攻。据专家说，若不攻印度，则缅甸压重兵为不经济，缅甸只能作据点，或且有如过去南宁情形，我军二次入缅亦意中事也。南北既无用兵征兆，则攻澳或檀香山必有其一，比较上攻澳可能性大，因新几内亚莫勒斯比<sup>①</sup>港，与澳凸出一港岨只距七十哩，日来在向莫勒斯比港进攻，相去约百廿哩，大致月内尚有大举。若顺手，则所罗门岛方面即放弃亦无所谓，因从更近一处可向根据地大打一下，不用绕前面也。日海军似尚占优势，惟航空或有点落后趋势。即以国内情形言来，便可见出一二。昆明八号来一新式侦察机，我一得电讯，即往迎截，旋被截住，一打又即打下。共计前后已打下二侦察机，在别线上似少有，因言速度，侦察机应比驱逐机为快。侦察

机既来不了，回不去，所以空袭事可能性较少。惟到雨季后是否要大大冒一下险，尚不可知。因一般推测，敌之航空实力应当尚相当充实，不能在太平洋上占优势，在中国总尚可较量一番也。

昆明情形如常，惟物价大涨，金子即至七千一两，毛绳子一千元一磅，其余可以想见。河内敌兵增加传说一普遍，金价于是在世界上为最贵宝物矣。我等各事照常，物价日高，生活比较紧，吃喝总算可勉强过得去。学校在秋节前后可上课。

胡博士<sup>②</sup>闻与宋子文不大相得，行将回国，去一最好大使，换一极不堪之魏道明（司法舞弊案之郑毓秀的丈夫），美国人也表示失望，然亦无可如何。国民党这一套照例如此，有好些事使人丧气。他回来还不闻做什么事。若他比较聪明，不去重庆，却只留在联大做他的北大院长，仍成为在野一不合作中坚，重庆倒有点棘手。若重庆怕这一点，骗他去，用个什么闲部长名分揪住了他，或中央研究院院长缚住他，那倒看他如何了。传闻中他有在昆明教书事，恐只是一些熟人理想，难成事实。因重庆必不让他闲下来。

孩子们都还好，虎虎每晚必要我谈谈沅陵，学学大伯，张大个眼睛睡在床上听。最神往之事无过于到了沅陵常被你嚷嚷，装作生气骂骂他，随后忽然送他一个橘子或一捆甘蔗。他能欣赏人对他开玩笑，因为自己也爱说点笑话，有时且自说自笑。

得余生疮，可试用三仙丹末敷疮口（先用灰锰氧水洗），外贴膏药，吃猪油蒸红枣。每年秋发，并非体内，实在还是

此一季衣上有小化脓菌。

二弟 上

九月十四

---

① 莫勒斯比 今译莫尔兹比，距澳大利亚北端约克角很近。

② 胡博上 即胡适。1938年10月起，任驻美大使。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身分赴美，利用职权，侵吞贷款与租借物资，并逐渐架空反对他徇私舞弊的胡适大使职权。1942年9月8日，胡适获准辞职。

19420919

昆 明

## 致 沈 荃

得余：

疮若未好，试每天吃鲜牛奶羊奶，并吃枣子、核桃等等干果，在最短期间，必即可全好。中药带渗干性有樟脑、冰片等末药也可用。吃肝类也有用。凡糜烂延展性水疮，增加内部抵抗力，即容易于短期内收功，固不必多费事也。

此间事事照常，惟闻物价上涨，衬衣较好者得七百元一件，皮鞋较好者得千元一双，如此或如彼而已。学校节前即上课，教员宿舍无着落，我等还得找房子，学校每人贴房租百元，事实上每人二百元亦办不妥。照大势看緬边日人似无兴趣过怒江，滇越线亦不至于用重兵窥滇，因澳洲与海参崴总有一处可以冒险，所具意义比向云南投资为得计也。闻所罗门岛又有大战，敌若难于兼顾南北，必先从南方下手，因北方问题简单，俄绝无勇气攻彼，一切操纵在敌手中。至若印澳，则不进必退，不攻人即必然受人攻击，且形式上可胜不可败，即占领地亦必想方设法好好保守，不能让步，因一让步，即形成形势消长，影响整个局面也。若攻澳，美方实力似尚可应付；若攻印，不知英如何对付，因印事始终在混沌纷乱中，印人消极，即足致英死命。观日人在太平洋方面惟以美为对象，英人弃新加坡緬甸之容易，使人疑心日人或

尚保留一种狡猾计划，即不动印动英人老底子，留作将来议和地步，彼时日人可讨索价钱使英承认。至于印度，则一经独立，即以自由开放为原则，竞争生意，英货安能与日货竞争？惟明日事变尚多，一切或看斯塔林格勒攻下后德国如何用兵而定。若向伊兰，有抢印度趋势，日或先下手；若稳定不动，或攻莫斯科，日必仍以小规模海战与美拖延，留实力用于西北方矣。中国处此等情形下，正因为若不重要，可以从容等待，不过如此等待下去，对上气有无坏影响，以及经济情况能否保持不恶化，就惟看统治能力与技术去矣。

省会改选，闻办法仍照上次，不知湘省已着手没有。

这里大小都还好，物价日高，日子过得紧些，惟不补充衣鞋，收入全用在过日子费用上，所以尚不至于太拮据，秋节将届，孩子们尚可吃火腿月饼，自作烤蛋糕。虎虎乐观而幽默，一天必说若干回笑话，也是使一家人日子过得从容之一法。鸡蛋至一元三一枚，肉卖廿元一斤，火腿又只售廿八元，男短筒袜子卖到四十五元一双，女麻纱长筒近百元，好在天气合式，大小一家有半年不必着袜子，省去不少耗费。学校米贴制度若不变更，校长收入且不如工友，教书者不如门房，因人数上一则规规矩矩写上，一则随意填上，相差悬远，把个本分读书人全缚住动弹不得也。金岳霖<sup>①</sup>不报家眷，每月只六七百元薪金，张奚若<sup>②</sup>、闻一多孩子太多，又正在上学，就简直办不了。若有好茶叶，比上次略细些，你能直接为他们寄点茶叶，对他们真是一种享受。金岳霖半斤，通信交联大；奚若四两，联大；张充和四两，重庆青木关教育部音教会；李尧棠（巴金）半斤，桂林文化生活社。

杨四哥托曾文祐家中人为大哥带来好些花籽菜籽，其中



有许多极好品种。闻尚有许多药品不<sup>③</sup>带来。这里宝珠梨小树可惜带不来，能带来放在园中，一定很好。云南石榴也极好，树苗亦难带。番茄种有美国来的，果子大，一树能结三十磅，随便即可繁殖，当为找来。这里有上百种菌子，著名的鸡枞，可并不比家乡冬菌好。普通的也未必如家乡松菌。大头菜与火腿，吃惯后全不觉得特别。西红柿极多，我们每天各种菜都加上一点点。季韬事不知会有发展没有。既受训，升师长似易易。据闻今年军制一改编，师长已无多意思，只等于过去旅长，军长则如过去师长，想系事实。修之不知作何事，闻精神尚奋发。彤云无来信，过不久当可回国。这里熟人均如常，不过大家都似乎日趋于衣冠不整，有点破破烂烂神气，惟教书读书，倒是一切照样。

每天有排队飞机在上空飘行，声音极响，雨季已成过去，尚无警报空袭事发生，若美机早来半年，昆明市区就不至于如目前毁坏了。

并问安佳。

二哥

九月十九日

---

① 金岳霖 字龙荪，哲学家、逻辑学家，时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② 张奚若 政治学家、教授，时任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③ 不 方言，意为没有、不曾。

1942年

昆 明

## 致易梦虹

梦虹兄：

这个信好像是你当真给一个人写的，因为情感发展得真切。你做句子方式似乎与茅盾、巴金文体相近，适宜于论事，用作抒情嫌句子长了些，近乎文章则与语言离远，写信有时不亲切。要它亲切，文体或得改造改造。《爱眉小札》或《翡冷翠之一夜》上有几首长诗，都极力使文字近语言转增加生动，试去看看，一定可保留一种印象，可作参考。据我私意，你文笔宜于写带论事性质散文，有情感辞藻将增加那文章生动。若写信，想文字亲切而贴近语言，真正可永远师法的一本书，倒是随地可得的《圣经》。新旧约给我的启示即极大，尤其是用文字造风格有以自见，这本书有好些地方俨如在示范。譬如用比拟法，即其一例。试把它和《红楼梦》放在身边，当成学习控制语言的参考工具，我觉得有益无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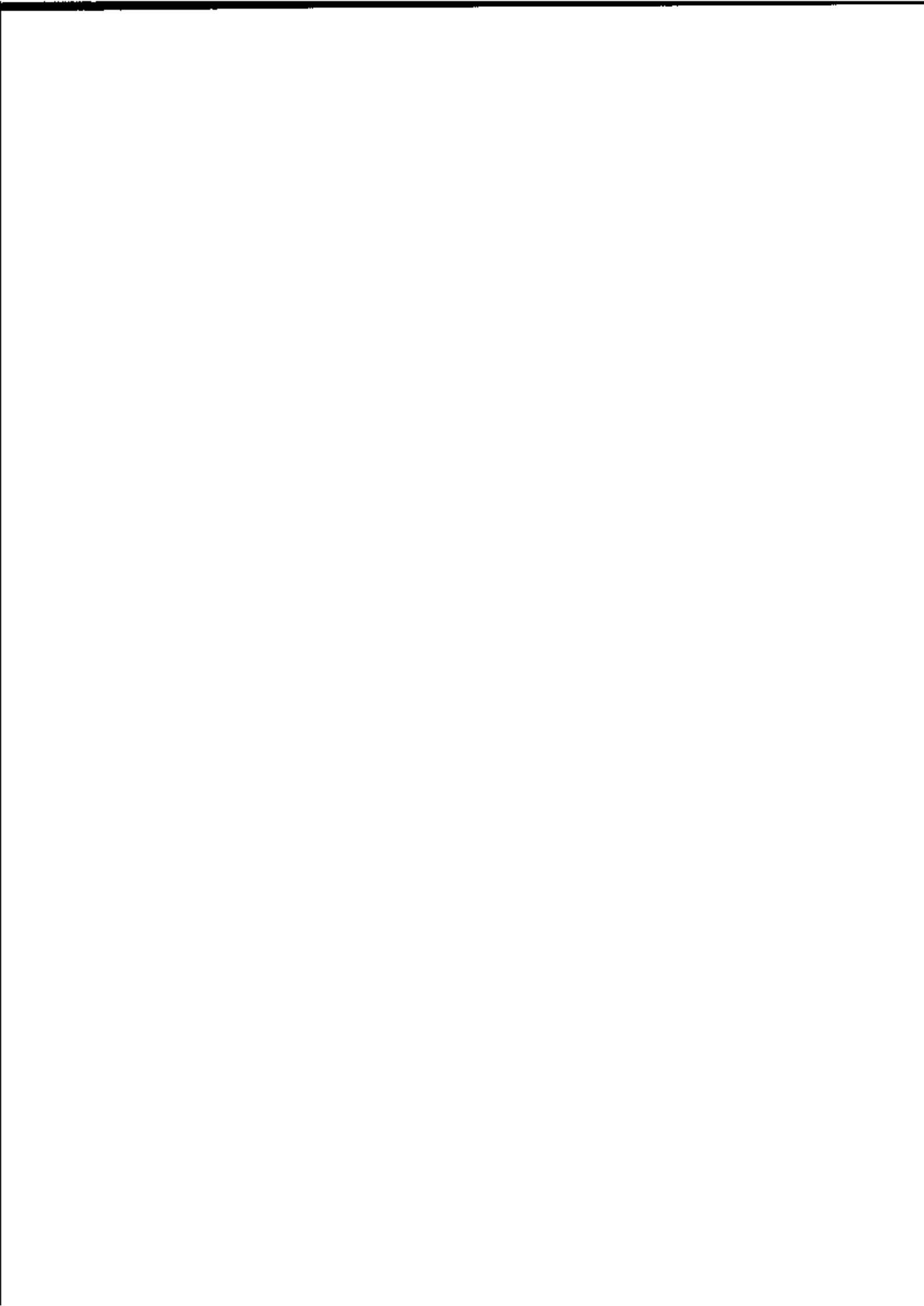
弟从文 顿首

---

易梦虹 笔名孟弘、孟闳。经济学家，当时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曾选修沈从文的课。

这封信发表于1988年8月1日《散文》第8期，在易梦虹著《悼念沈从文老师》中全文引用。原信未注日期，写信年代根据易梦虹文。据原手稿编入。

一九四三年



19430111

昆 明

## 致 沈 荃

——给三弟

得鱼：

寄来两张相片是最近照的。我们生活还勉强过得去。孩子们虽破破烂烂，还活泼健康，只是学校不成学校，未免麻烦！三姐下月即不再作事，因学校要结束，也许要休息半年看。为的是若要作事，必搬进城，城中住处不易得到，一般租房子必三百元一间，三间房子即近一千矣。最难应付的是盗贼，防不胜防，常在警报时将一家所有搜光，那才真没办法！我学校事照常。只是在桂林出版之书，被扣被禁甚多，检查人无知识而又擅作威福，结果即不免如此。《长河》被假借名义扣送重庆，待向重庆交涉时，方知并未送去。重庆审查时去五十字，发到桂林，仍被删去数千字。《芸庐纪事》第三章也被扣，交涉发还，重写一次，一万字改成六千，精神早已失尽了。集子每本都必被扣数篇，致无从出版。小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二千年前孔子已见及此矣，不意二千年后犹复如此。大多数教书的都有点支持不下去。米每石在千元左右，青菜也得数元一棵，应付吃住，已不容易。至若添补衣鞋，自更困难了。大家都已到了破破烂烂情形下，惟读书空气，倒反而转好起来，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读书虽不能增加收入，情绪总好多了。寒假大致有一个月可不进城，我正希望在假中把《芸庐纪事》写完<sup>①</sup>，在这里印，比较方便。昆明最好的应当数太阳，一个冬天都只需穿驼绒袍子，且可从八月穿到明年三四月。这两天算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依然阳光满室，只要大写字台下烧个小火，就暖烘烘的了。

孙敬侯是什么人，属同辈还是长一辈？他和我通信，我不知如何称呼，望来信告我一声。九问题极困难，在学校事本极好，有一千多一月，忽然要辞去，相信观音要保佑她，把什么东西都送给别人，一天默默念佛，我已用尽方法无可为力，一定要跟一莫名其妙之女人同去。努力想方设法把她找下乡，以为可休息一二月，当为制份行李，再找事做，谁知昨天一嚷，就又走了。脑子永远似通非通。在佛教会居然有许多妇女跟她学念经，认为她是最重要的一位。其实在此时要她读读经，就读不下去。我已把全副精力用尽，还是说不过来。只好听她去求观音（观音是什么她就不知道），再让许多老太太去求她。

两个月来我似乎身体不大好，小小流了些鼻血。希望过年后转强些。

你学校事恐不成功。高植不久或要出国，公家送去的。巴金尚在广西。

这里已见到有双身驱逐机在空中飞，惟从未在市区看到空战。乡下机场若修成功，有大规模空运时，恐将免不了有空袭发生，地方去我们住处八里十里，大致不会误投炸弹到十里外来。

19430111

大姊有不有信来？彤云不久或可回来。已回到二期，他属第四期。

家中安吉。

二哥

一月十一

---

这封信曾以《给三弟》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长河集》一书，于1992年12月发表。发表时标为1944年，经考证实写于1943年。

据原稿编入。

①把《芸庐纪事》写完 作者事后在《芸庐纪事》第三章手稿旁写了如下文字：

这是《芸庐纪事》长篇被禁止刊载半章。因禁载，全作随之搁置。

从文

19430306

呈 贡

## 致沈云麓

大哥：

昨发一信，计或先一两天可到。得余既说要来，我很盼望他可以动身。我这时节什么力量都用完了，头痛喉干，心中虚虚洞洞，只想哭哭泄一泄积压在心上的东西，可不许我哭出声来。天气已夜，虎虎正在看他母亲作面食，龙龙在大院中玩，九高高高兴兴在厨房中作菜，只因为要我送一布袋并热饭一碗给花子，……

……会要改变改变性情，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可羞，谁知即此成例，直到如今。半年来，不大明白情形的，还以为我不大理她，因之抑郁无聊，转面念佛。到近来熟人对其行为全领教后，方知道真正问题所在，都以为最好是换移环境才有希望，正因为若不变更生活，她未必真疯，我却只有气而且急，终至于死！即此勉强支持，事业工作，也全说不上，学校教书，就无从继续了，大小四口，怎么应付生活，困难处实无从想象。这么下去既救不了她，却只有毁我和孩子。（我明明白白向她提及此种极端困难处，她竟毫不以为意，只是微笑。）兆和在这个情形下，一面明知我的困难，一面又绝不便说她，然而忍受下去，眼看到孩子挨饿害病，而我毁去前途，怎么能忍？不能忍而居然忍受下去，一句话不说，家庭



本来应有的幸福与精力，可说全耗尽了。

关于九的事，十年来我从不曾向你们要求帮助，如今实在需要你和得余来帮帮忙处理处理了。很明显事情即我们这里生活，实在已近于战时生活，单纯而简单，好好工作，老老实实吃饭，省省俭俭用钱，宽打窄用，量入为出，无交际，无幻想，更无花样。九却完全生活在空想中，还只觉得这里不美，那里不妥，与之谈事实，竟像是完全毫无意义。老以为在修佛道，比一切人精进度诚，万想不到家中目前需要是应付生活，并非挽救灵魂。彼虽云在学佛，一般念经者常态生活，却无兴趣，事事得从惊人着手，到别人全不吃惊时，便只累我了。

### 五号晚

昨天说好再不去花子处，今天又不肯在家中写字，依然走去，必至吃饭时要用人叫方回。大哥，我看我已不大济事了，希望为她换一地方，或可将我挽救一下。至于她，其实一点不疯，只是不安于现状，与目下家庭这种生活习惯太不相合，即有机会作事，恐亦难持久，因神经不安定而易变，只是三五小时内事，任何人亦难忍受彼易变性情，任何工作亦不能用此种头脑性情来担负也。她虽出外十多年，性情依然如家乡中表嫂辈，尚在算命求神中决定行止，回来比在此对于她舒适，亦可想见。若能回沅陵凤凰，与大嫂三嫂住，一定比在此继续下去好。因目前二三同念佛的，大致都头脑不甚清楚，说及她慷慨处时，反而夸奖她，全想不到她将衣物给人后，要穿时还依然得我设法，我事实上又精疲力竭，

用全副精力在应付一家生活，自己衣裤已破烂不堪，尚无法补充也。

专颂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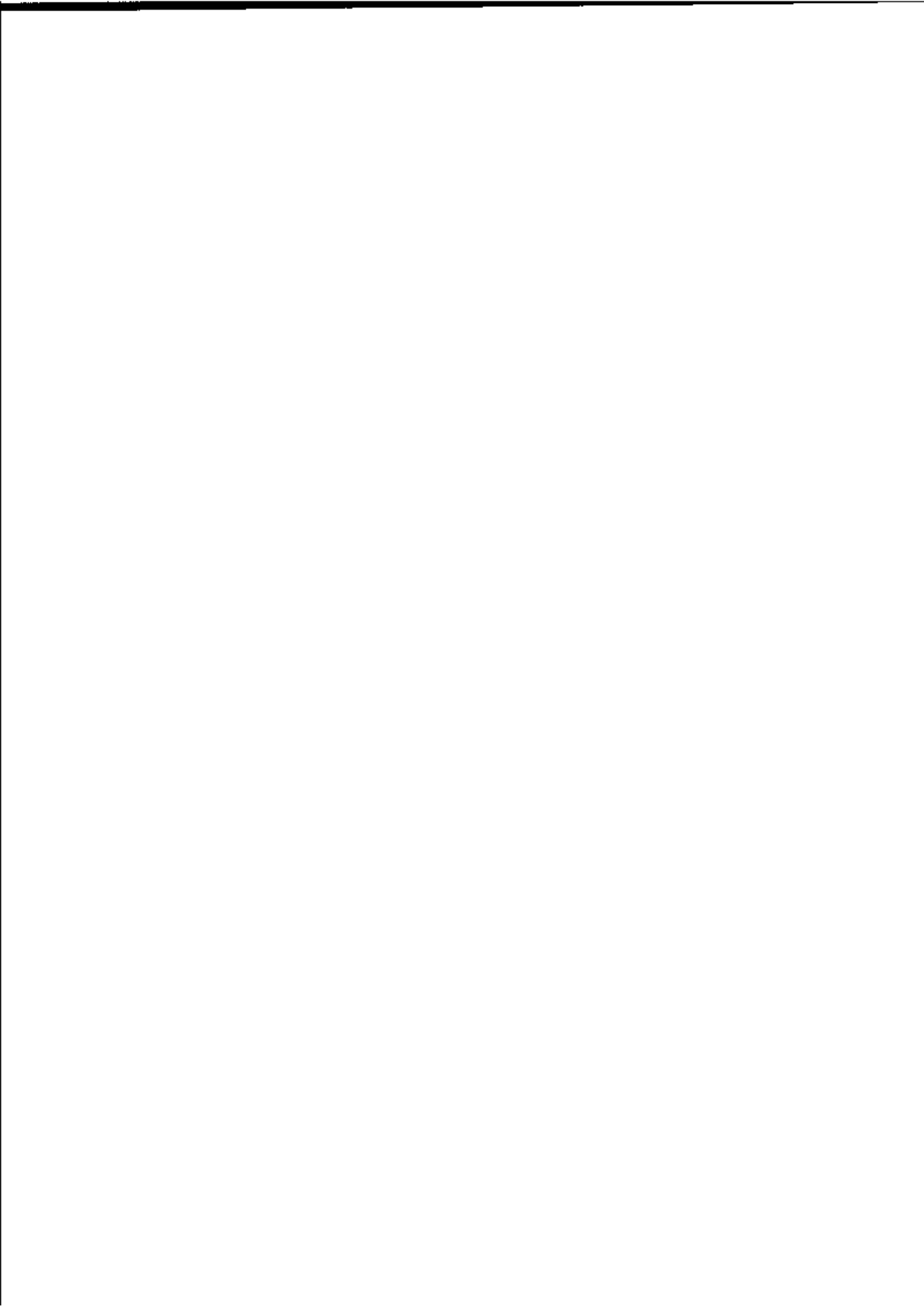
二弟 从文

三月六日

---

这封信现存手稿中缺第二页。据残信编入。

一九四四年



19440916

桃源新村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七年不见，您的精神一定还如在武汉时。老金回昆明，从他口中略略知道先生近年来生活情形。自从先生离开大使职务后，有识者多以为是中美友谊上一种极大损失，觉得可惜。这种感觉在国外必然表示得更明显。但想想国内政治上种种，官吏尚总永远从外戚与阉寺身分上活动，且有变本加厉趋势，先生离开了外交职务，真正为中美友谊可尽的力，为人类可作的事，也许更多！今年这里“五四”，学校开了个文学会作纪念，有两千人到场。谈及白话文问题时，大家都觉得当前文学运动与政治上官僚合流的趋势，以及凡事八股趋势时，已到文学运动末路，更加感到当年三五书呆子勇敢天真的企图，可敬可贵。算算时间，廿年中死的死去，变的变质，能守住本来立场的，老将中竟只剩先生一人，还近于半放逐流落国外，真不免使人感慨！所以当时全体一致托金甫<sup>①</sup>先生为向先生转致敬意。金甫先生到美晤面时，一定会提起这件事情。（这种会，会中所表现的纯粹情感，似乎也只有这里学校可以见到，别的地方已不相宜了。）

我还在联大教书，住在离昆明卅里乡下。兆和为家事累了十年（尤其是近五六年，真要一个做主妇的精力和耐心）！

体力和精神都还保留作学生时代的健康，因此在大多数同事都说受不了的生活情况中，我们似乎还可支持下去，一礼拜教十五点钟英文，还能充满兴趣处理家事。这里熟人种种，金甫先生想均有机会谈及。我们还希望他有机会谈谈他自己的事，因为有些事情，是您想不到，听来却一定极高兴，而且他在国外是只有和您可以谈及的。

七年战争影响到国内各部门问题，真是无从说起。至于新文学方面，便是做官的对于这个运动控制力的加强，政府要用它作点缀，因此学术奖金文学部门有个位置，可是得奖的却多是些不相干的作品。控制力虽加强，运用方法可并不进步，因之国家出钱编的书，办的刊物，还是不大有销路，内容也不见好。在野左翼依然要运用文学作宣传，也并无何等好作品出现。自由主义作家，已到无单独刊物可供发表情形，又因作家与商业关系不正常，不容易靠版税生活，因此多搁笔。朋友中成绩好似乎还应数西林先生，战后很写了几个戏，只是热闹不起来，近来像是又不干了。之琳写了个五十万言长篇小说，成功后又在译写作英文。健吾虽还在上海，闻努力编《法国文学史》。萧乾在英国，闻极用功夫读书写作，战后邀他过北大教书，一定是把好手。叔华也写了个长篇，似未完功。一多在把近廿年新诗选译作英文诗，过不久或有结果。我的作品经整理印了卅个集子，已印出八本，不凑巧有个检审制度，旧有的常被“不合战时需要”删扣了好些，出不了版，新的涉及战事的，又因另外原故，有几个出不了版，只好等待到真正天下太平时再看去了。

最近联大一个英籍教授白英先生，与同学金隄先生，同译了我廿个短篇作英文，内中计有《习作选》中一部分短篇，

加上那个《边城》，预备在英美分别出版，今年或者即可付印。这本书内中各个篇章能产生和读者见面，得力于志摩、通伯、西林、今甫、徽因、叔华、宰平诸先生鼓励甚多，关系更大的还是先生。

这本书幸而能译成英文，内中多涉及中国农村与兵士平凡哀乐，给英美读者印象，很可能与其他现代中国小说（如林语堂、熊式一及其他人写的）内容不大相同，要国外读者相信这也是中国的事情，最好的一个介绍者、说明者，也只有先生。所以希望先生能高兴为写个短短英文序言，放在书上，让这本书因您的序文，给英美读者一个较新也较正确的印象。序文若不太占先生时间，短时期能写成，分别寄过附来两处地址，感谢得很！这本翻译的出版若成功，大致还可望继续译一个短篇选集，和一个与战事有关的长篇新作。在国内，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靠合法版税支持最低生活，将来也恐怕无多希望。译本在国外若有相当销路，对于我此后廿年工作，实大有关系。我希望因此有机会到美国看看，住二三年，或自费，或在需要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什么学校，担任这个部门的课。因为在国内大学谈这个问题已近十年，解释它的过程得失及作品得失时，还有条理，美国人真需要对这个问题的过去与将来有所认识，我作这件事情，一定尚能称职。兆和又还充满读书求学兴趣，她若可用我在美国应得的版税读两年书，将来或许也可在翻译上有点成绩。

我们期望生活有个转机，不是活得比当前更舒服些，只是活得比当前更有用些。在国内也许真如什么人说的，业已落后，追赶不上时代，成为无用的人了，但在另一方面，精力可见出价值和意义处，说不定正多！用我平时态度写战争，

写我极熟习的湖南人对战争的种种，在国内很显然即不大容易得到付印机会，然而若翻成英文，似乎又很可能让国外读者对东方在应付战争的中国人生活与心情能脱离宣传味有所理解，这理解不仅有益于外国人，也有益于中国的！我希望这信寄到美国不久后，可得到先生一个回音（信由联大转，可收到）。

我们在这里过的日子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

专颂健康

从文 敬启

九月十六日

兆和附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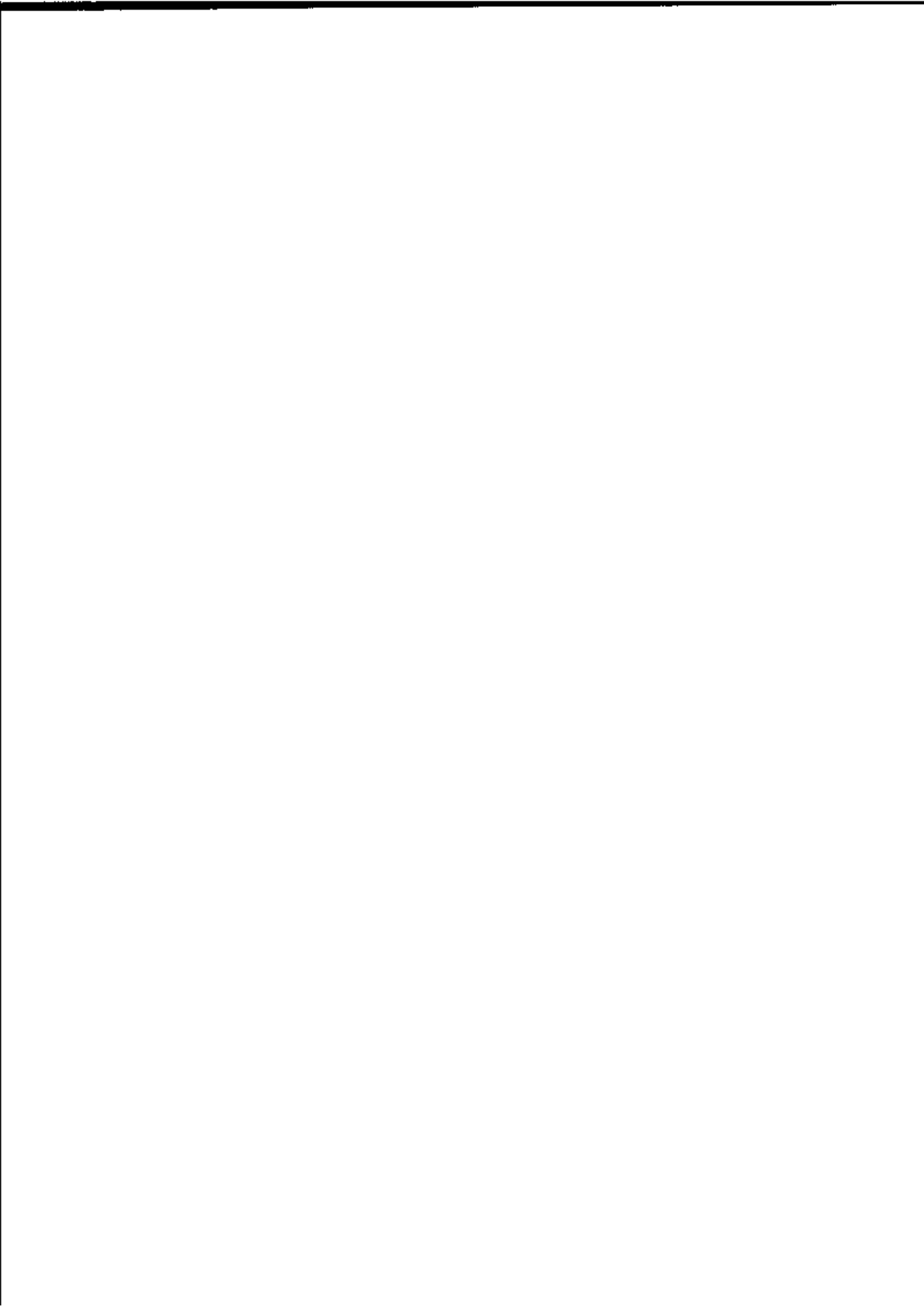
---

此信曾发表于中华书局 1979 年 5 月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据原稿编入。

① 金甫 杨振声字金甫，又字今甫。







19450611

桃源新村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半年前寄了个信，也许掉了。大家都极念您，希望今甫先生返国，或可从他口中知道一点消息。顷联大同学左经文兄来美服务，特介绍他来看看您，他学外文，到美后也许还可在工作外读点书，译点书，您一定能帮他忙。这里熟人奚若、龙孙<sup>①</sup>诸先生都还好。徽因病倒，思永<sup>②</sup>病倒，夏天来转了些。之琳正在用英文写他的五十万言巨著，今年或可完成。我和孩子们住乡下已八年，一切还过得去，只是八年来毫无成就。

敬颂康安。

从文 敬启

六月十一

---

① 龙孙 疑为龙荪之误。指金岳霖。

② 思永 即梁思永，考古学家。

19450928

桃源新村

## 复钟恂

钟恂吾兄

得教言，始悉在昆工作。工作想极顺手。中公同事在此似不多。另一黎昔非兄，适之先生身边做过事，在此失业，不知兄能为寻一工作否？同学似只吴晗兄，不仅在联大为名教授，在昆明亦为极活动人物，然谈及复校问题，或无兴趣也。中公毁去后，闻即在“党”手中，故廿九年曾一度在重庆欲复校，其后即无闻。兄意极佳，惟欲促其实现，恐得在上海与党中强有力者作计（如潘公展先生），方容易着手，否则即有所计划，到成事时亦必为人顺手捞去，此亦自然之势也。

弟住乡下已七年，名桃源新村十二栋，在滇越路线上桃源站附近。茅屋上漏而下湿，粗细事均由家中人亲自动手，故不便邀客人相过。平时星一二多在城中，城中住师范学院楼上。家中人每年均只进城三五次，已完全如一乡下人矣。专复颂安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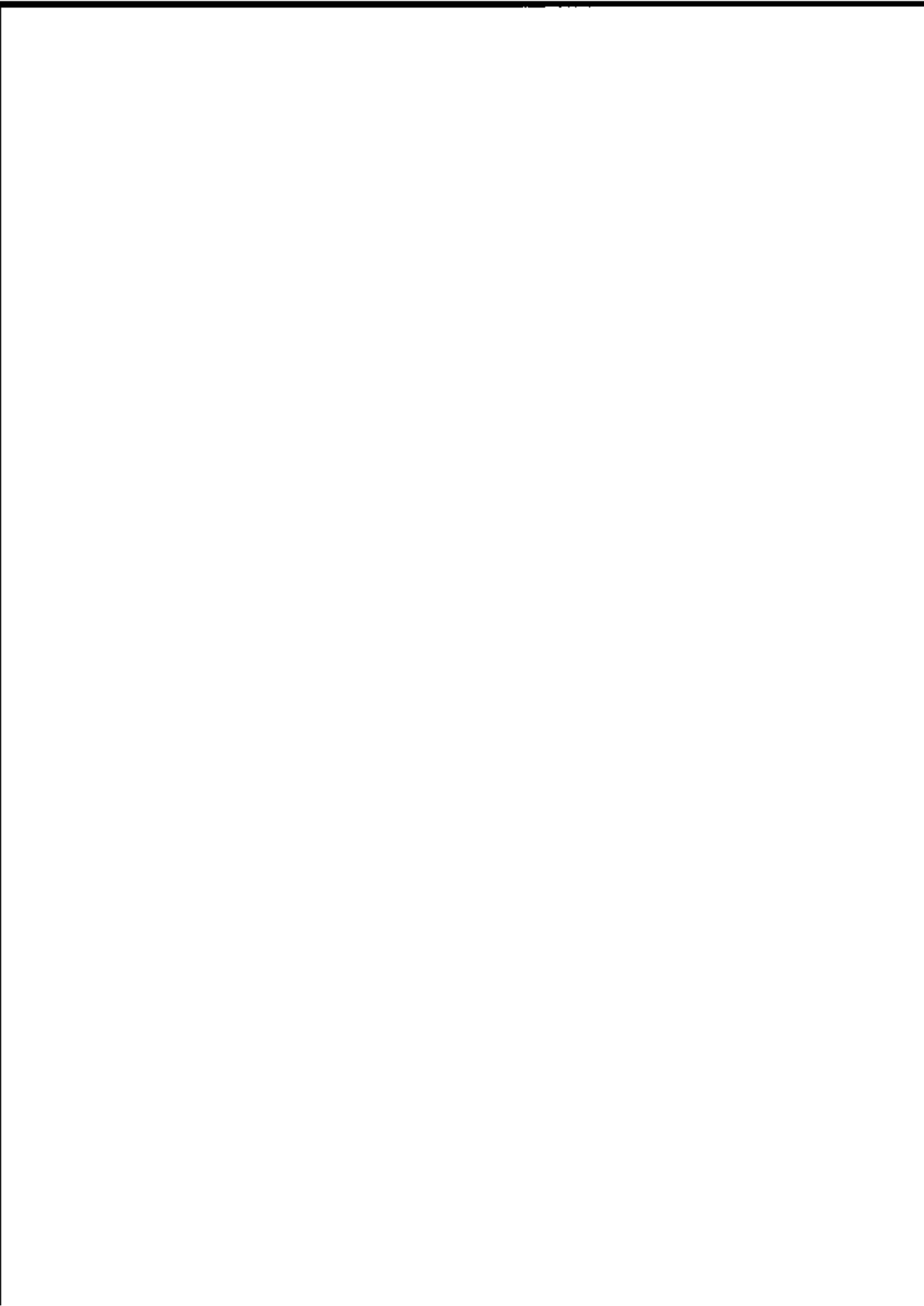
弟沈从文 顿首 廿八

---

此信曾发表于中华书局 1980 年 8 月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

据原稿编入。

一九四六年



19460831

北 平

## 致彭子冈

子冈先生：

对不起您，使你空走一趟路。我因初来，各处熟人得看看，路又生疏，一天总不在家。几年来，读到你和徐先生<sup>①</sup>文章，觉得钦佩得很。徐先生文章，在《国闻周报》时代，我们就选入教科书，作为理想的记叙文了。很希望过两天可以来帘子胡同看看你们，访访记者，写一篇访问记。听人说，您从张家口回来有篇文章，不知登载到什么刊物上。我看到最近的一篇，却似乎是在《上海文化》上刊出谈采访的。几年来在昆明和朋友说起记者，总把贤伉俪算在第一位，到上海时，凤子他们也总对于您称道不置。愿为国珍重。

沈从文 卅一

可能是四六年由云南回来不久写的  
你们时住旧帘子胡同卅号<sup>②</sup>

彭子冈 女记者、作家，原名彭雪珍，笔名子冈。中共地下党员。

这封信是作者刚回到阔别八年的北平第四天所写。信还未发，当天彭子冈夫妇第二次来访。子冈写的《沈从文在北平》发表于1946年9月3日天津《大公报》，描述了他们之间第一次的会面。

① 徐先生 即彭子冈的丈夫徐盈。记者、作家。中共地下党员。

② 这是多年后作者加的附注。

19460905

北 平

## 复雷国材

雷国材先生：

汪和宗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事务。已婚数年。原住四川李庄，现在想已到京，如去信，写寄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或在信封后附一注：“如汪君尚留四川，望所中办事人一转致”，必可收到。

敬复颂大安。

沈从文

九月五日

---

雷国材 新闻工作者，时任职于《华北日报》编辑部。



194612上旬

北 平

## 致彭子冈

子冈兄：

谢谢您的文章<sup>①</sup>，不用看就准知道好得很！希望你一月为写两篇，至少两篇。我们要出大型月刊，登载各方面作品，骂我的文章也要登。于先生的批评很有道理，我曾去了个信，认为他那文章“值得在国内最大报纸刊载”。文汇或新华报必可登。真欲刊载，倒可为介绍介绍。我对于这种批评，总觉得有道理。因作者如当真另一种看法，到他自己用笔时，必可望在另外一时产生一些有生气作品，给读者一新印象也。至于我，还不真是一个古董，应当说是假古董的，因为并不读古书入迷。使我难受的不是批评，倒是许多善意访问（这是由你起始的！你还有幽默，其他就只叫彩了），以及不大相宜的称许，由各种原因所寄托的希望，共同作成一种错觉。正像是既上了台，就得大声唱，唱得有声有色。多耍几套大把戏。……这空气，据我想，个人可无从负责。因为本来既不觉得要领导什么，也不觉得已有了什么成就，更不欲独树一帜。我之间或受点推敲，似不在工作本身，倒近于树大招风。俗语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但这也怪不得我！我自己倒平凡之至，只是忠于事，从各方面去试用这支笔而已。兴趣也即在此。这才是能够使我永远写下去的原因。若稍稍手松，

和别的什么碰碰头，你试想想看，不早上南京开会去了吗？我总觉得这个工作，无妨从各方面着手，大家各从不同方式、不同信仰、不同观点作去，有个长时期自由竞争，争表现，所谓文坛会丰富些，思想也会活泼些。如果真有个出版机构可以完全自由运用，我还将把对我极不利的批评，附在全集后刊载，为的是无名氏或丁玲，极不友好的批评，一与我大部分习作对面，那些枝叶意见就见得平平常常，他们要说的，也许从我十多年前另外作品中即早提过了。而我在作的工作，却比他们所悬想的还持久，涉及的方面也还多。从这点或者也可证明我不宜于弄政治。因为政治是最怕“反对”，而特别需要“拥戴”的。我倒觉得作者与批评者如同样得到自由发展，很有意义。极不幸的倒是这些反对者，在三五年后即改变了自己态度。近十五年中我即很遇到几个批评家，看一篇文章时要骂骂，看五年文章后，便写信申明批评不大落实了。这比反对实在还糟，因为把他当成政治信仰一样，不是反对即是承认，决不想到作家和政客稍稍不同，他的工作还可在此外得到意义，不在他人承认或否认也。瞎话一堆，不用见笑。

从文 顿首

---

① 文章 指彭子冈的短篇小说《惆怅》稿。

19461222

北 平

## 致彭子冈

子冈：

你文章<sup>①</sup>擅自增减了些，和本意有不合处，极歉仄。内中如说老马粗中有细处，其实盈兄除了身个子可称大汉，心可真不粗！又如末后送信也去了些，都可说编者粗心处，要印出时才明白，一改动即失去原来一贯情绪！

新年号盼再为写一篇，也为益世写一篇。各有六千字极感。刊物创作感缺乏，有好文章又照例上万字，无从安排，只好搁下。已搁了三四篇。

上礼拜来拜访，只见新房子。

弟从文顿首

廿二

这种纸已成古董，大致也是四七八年写的，我时住北大东斋或中老胡同。<sup>②</sup>

---

① 文章 作者编辑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6年12月15日、22日分两次发表了彭子冈的小说《惆怅》。作品在国共两党关系全面破裂之际，公开怀念在解放区的革命干部弟弟。

② 这是作者多年后加的附注。

19461227

北 平

## 复彭子冈

子冈兄：

得你信，头一个称呼得取消。我倒正想用徐盈作老师，从他一切观点上来取得一点做人、应世、看社会、测未来的真正知识，好来着手用用这一支笔，切切实实作点事！这并非客气话，也不是笑话，因为我历来就是他的好读者，从他通信<sup>①</sup>中学了不少的。我历来就是那么学，有点儿专家迷。要想明白重庆八年妇女界种种，跟你可学的也就极多！我还引为恨事，即答应过和你弟弟<sup>②</sup>及其他小朋友谈谈，这谈谈我想他们从我得不到什么，我却可从他们得到很多的。因为我需要知道些事情。

我那《捉鬼》是二十年前写的，至少也十七年了，不能提！还是写你那个好，我觉得你还值得写长篇，用五万字，这个数量在当前容易消化，书店容易印，读者容易买。倘若我们还相信用文字保留下来的玩意儿，在另外一时一地，还能给另外一种人生命一点教育，而教育的意义，又即如此如彼，为什么不把自己所信加以推广扩大，且想方设法使工作有力、准确而能普遍？这是你能作的，也应当作的。即为保留一时代一些人的纪录：由挣扎而僵固牺牲了，或灰心，退

下来了，或根本无所谓，活下去，或矛盾十分，如许多知识分子，或如彼，或如此，甚至于如你那么看到我买了几个小盘子，也十分关心，深怕我只玩盘子不作别的事。你这个好意我明白的！可决想不到一个人二十年思索“人”，脑子是种什么现象。你似乎得多写一点，也才会淘深你对于人的认识。人不是表面生活那么简单，但有时又可能比所写出来的还单纯。照我经验却觉得写可以加深明白人生。

你们两位从第一次来找我，总是匆匆忙忙如行将充军的神气，让我们找个时间，来和你好好谈一谈吧。这里除了那几位中年的同事以外，还有好一群十七八到廿七八的朋友（恰恰和史靖先生在《文汇报》说的情形相反），要听听徐盈谈谈写通讯，学习如何写，我相信徐盈和你都能教育他们，比张东荪或梁漱溟有益得多的。而做人方面他们更能学你们，可无从学史良或罗隆基！徐盈若明白多一点，他的通讯中一定有更多的篇章，来和读者对面了。也会有更多的细心，来教育他们！

谢谢你对我那位太太的好意。我想下个月她来时，一定会和你能谈得来。她和丁玲就一见如故。她是个相当家常可又一脑子理想的人物，样子比文坛消息上传说得坏一点，头脑却比传说更稍好一点。学什么都快，糟的是嫁给我那么一个生命永远不成熟的人，因此除在家事中被称为好妻子，别方面发展都滞住了。即手中一支笔，也像是照俗话说的“一山不能藏二虎”，搁下了。你们听说我每天写一二信给太太，太太也来信，以为有趣，也有点好笑。可是那一年若发表出来时，却一定出人意外，因为内容完全不是诗，是大堆讨论，

就像给朋友信一样，谈的是“问题”。我们的家完全和你说的沈三白相反，我们商量的全是廿岁头脑所旋转的，比你那位老弟还幼稚得多！

盈兄并候

从文

十二月廿七

---

此信当年因故未付邮，经文化大革命洗劫后得以幸存。1982年1月20日，作者将原件随当日新写的致徐盈、彭子冈信同时寄发。

原信系连续书写未分段落。

① 通信 指徐盈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一系列专题通讯。

② 你弟弟 指收信人弟弟彭华。作者1946年8月结识彭子冈夫妇时，彭华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干部。通信时军调处已结束，中共方面人员已撤回解放区。

1946年末

北 平

## 复 黄 灵

——给一个不相识的朋友

黄灵先生：

谢谢您的好意和对于一个陌生人的信托，写了那么长长的信来。我搁下了几天，想抽个空日子来和您谈谈。您信上的叙述使我极感动。廿年来我有机会得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有好些永远无从见面，有好些又由此成为极相熟的朋友。我认为这是一生极快乐的事。有时候自然也不免痛苦，那就是这个写信的朋友生活相去太远，经验不同，取予不同，末了我虽然还能用一个写小说的态度欣赏他，他到发现我不能完全如他理想时，却因之十分失望，这失望损害了他原来的好意，也损害了我对于一个人永远抱有的善意，当然不免痛苦！你的自述种种我并不惊奇，因为近四十年社会，有许多许多人生命遇合都充满传奇性。我遇到好些朋友，生命的发展都离奇荒唐不可想象。这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通命运！对于这个生命离奇经验，值得惊奇更值得珍重，因为让我们多明白人生。明白人，明白自己，明白人与社会的种种，更明白这个国家悲剧之来，问题何在。想重新作一个人，必然还有些什么限制，虽挣扎亦无从为力。有些什么矛盾，出于人性弱点不可免的矛盾。但既属于人的事情，意志和决心在一个较长时间中，会形成一种什么状态，也可明明白白！一个人

积累经验多，能增加思索的深度，这固然也会转入琐碎，反而失去一种作人单纯信心，可是如当成一个思想家而言，很显然会比别的书斋学者对中国有较深刻理解，提出重造意见时，也具体而切实。举个例看看，谈中国问题，我就觉得新闻记者徐盈先生意见，比张东荪、梁漱溟二老具体。言重造，徐先生意见，也比目下许多专家、政客、伟人，来得正确可靠！这自然只是一个例子，但用到我们通信谈天的范围，也就有了一个目标。我明白你提及经过时，以及把这种经过向一个您信托的人述及时心情，我不仅能欣赏，实在还十分敬重！因为这里看出一个独立人格的生成过程，以及由此而生的做人勇气。我相信你以后一定活得极勇敢，同时也能由此学得你所要学的，任何困难都挡不住你向前。你尽管越加懂得人情世故，可是灵魂也许越容易圣洁，清纯。我从我个人发展上也可见出。二十岁以前我是个无赖，在家庭和社会两方面都可证明的无赖，生命在社会陶冶中慢慢成熟，去华存实，我比那些读书人反而更容易学近乎道。我脑子也许比别人转得慢一些，接受抽象观念时比较迟缓，可是方向转过了后，就会快快的直达目标。而且决不动摇，为的是已明白好坏是非，义利取舍亦十分明白。不过生命多方，即言写作，我克服困难通过的路，对于他人未必是一条康庄大道，未必不嫌曲折缭绕。另一人也许用我所用三分之一气力，即可得更多成就。也许用少量的力，便可得到许多不同的收获。就我们廿岁到廿五岁生命过程看，恐将成为不同发展了。我年青时体力弱，性情良善，无赖教育反若增长了些技术。到部队中后一面是本性依然，一面却浸入一堆不同印象，性情由孤独向内，生活经验便成为否定兵争底子，也成为抒情气氛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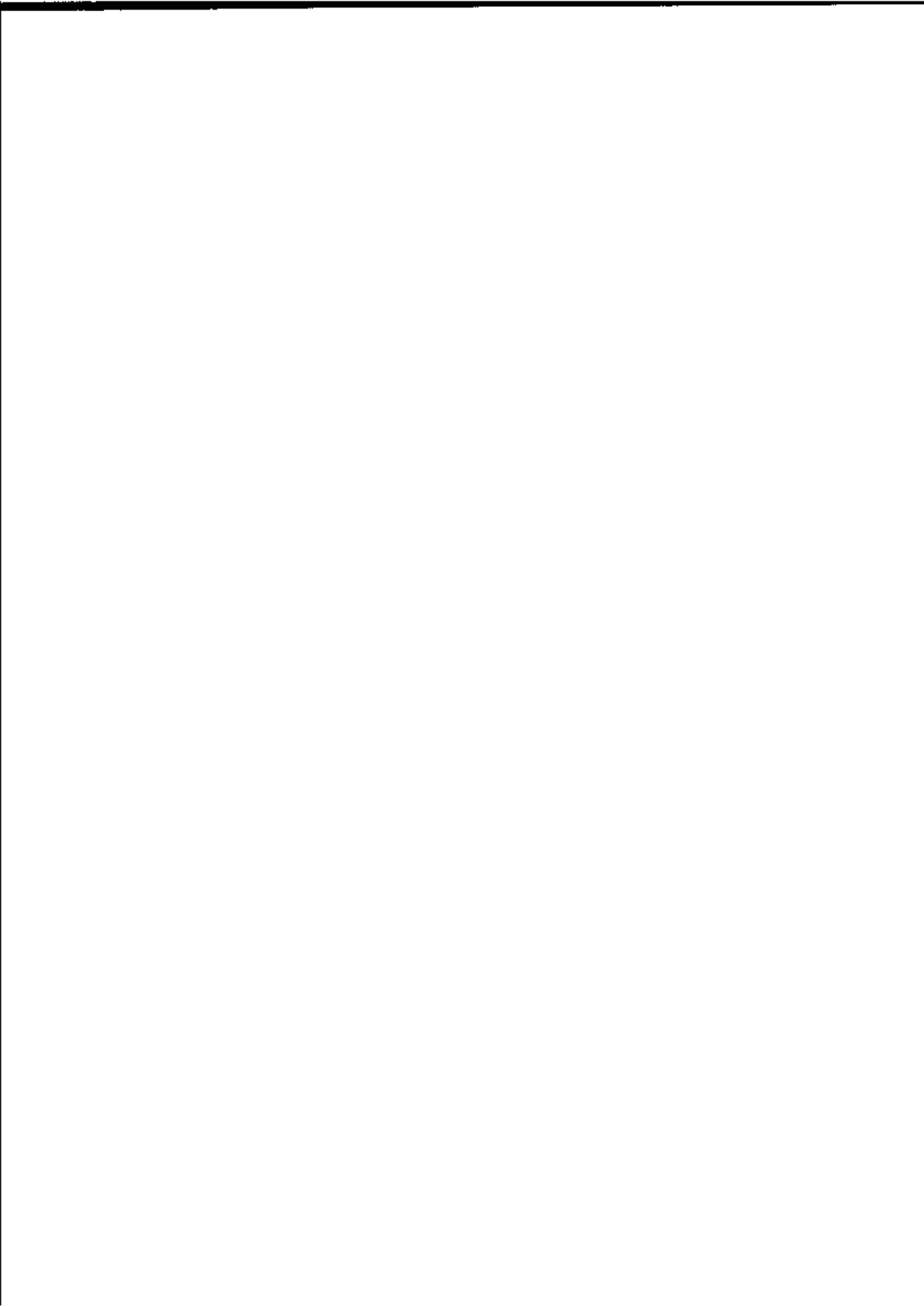


到北方后我用乡下人猛闯方式和人竞争生存，竞争表现，自然比城市里长大的玩票作家容易见长。但文化史一般的广泛接触，爱好，即不免缚住了生命，限制了生命，从此种种，我能写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写伟大作品了。我的作品也游离于现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于此，我工作也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国家好，人的自由竞争机会多，文学从一个极广泛的要求生产，要求出产，我或者还可有以自见于世。国家不好，人孤立，便等于游离于纠纷以外，形成一种隐遁状态。工作用笔时，也必然避开日前人人所呼喊问题，转若自娱，欲深反晦。本可以带着更年青的一群形成一种健康风气，结果却必然在一种厌倦情绪中，一切萎缩。事到末后，寂寞死去。身与名没，草草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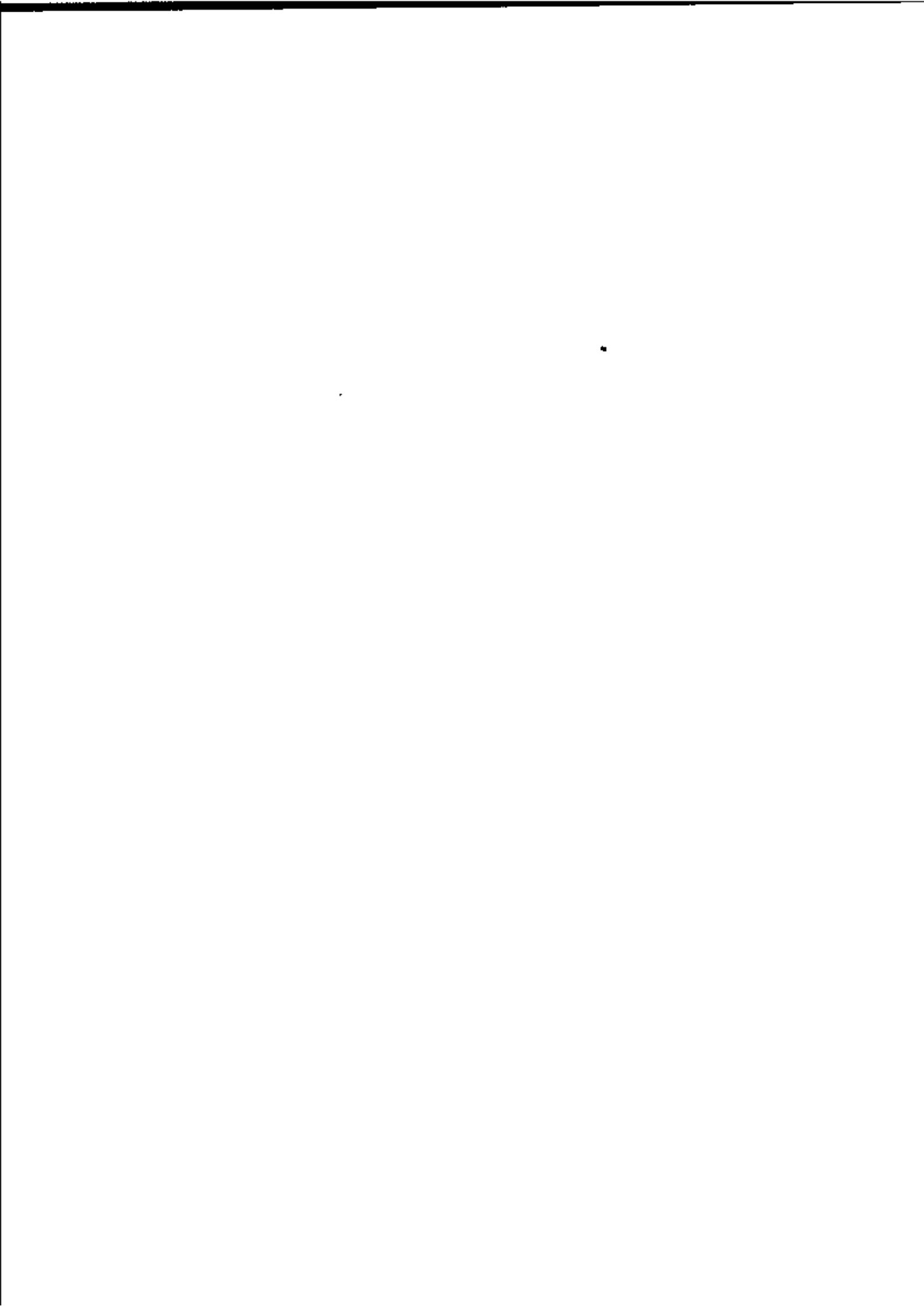
---

这封信曾以《给一个不相识的朋友》为题，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月下小景》一书，于1992年12月首次发表。

原稿为未写完的废邮存底，在文化革命中曾被抄去，专案人员在原稿上留下多处标记，并注明“已摘”。发表时用~~~符号代表专案人员所划的红线标记。现保留发表时的符号，据原稿编入。



一九四七年



1947年初(1)

北 平

## 致 镇 潮

镇潮先生：

谢谢您的好意把诗集寄来。尤其谢谢您来信对于我这么一个人的信任。我是个不懂诗的人，对您作品怕提不出什么好意见。一个短篇小说在分配设计上，在文字处理上，我明白好坏，至于诗，常常用散文方式去衡量，不大容易有公平意见的。您的作品如能寄给写诗的专家，和他讨论讨论，一定会有些意见对你写作有用。编者对这个刊物的理想，不拟用诗作主要部门。刊物上的诗，从不同读者说来自然有好有坏，为的是可资观摩。并不是刊出即必然是杰作的。（因为外稿诗太多，难见好，有好些同事的大作也压下了。）您在部队中接触人事广泛，又贴近土地，自然景物和人事变动相衬，值得用笔来好好的写它。用小说方式、散文方式，或如徐盈先生作的报纸通信方式，加以处理，一定都可望有极好成就。您也许值得从这几方面作个尝试。作个三五年尝试。至于诗，我意思让学校中有抒情气分<sup>①</sup>却缺少生活经验的人来作，或有哲学气质而又有支抒情辞藻的笔的人来写，也许相宜些。因为有些人，是只能写这个，而有些人以读读这个即以为“人生”全部在此的。论成就，写故事发展得宽，可走的路

远。但自然也就难见好，因为有大堆前人成绩在那里，不比诗或随同政治风气跑，即得政治支持，或独创亦有以自见。小说有个无形成规，必得突过前人。至于写诗，易表现，易得到一个作家的名分。但是我们既用手中的笔，当然挑选困难工作有意思些。不知你意思以为如何。照我卅年前老经验说来，在部队中，抒情气分的，体力不大好的，性格内向的，职务上非正式军官的，有幻想理想的，感受压迫的，在这个环境中都很容易感到孤独，也容易由此淘深思想，对一切若有个距离，这是写作一个条件，尤其是写人事！但这只是一个条件，还必须在用笔上养成习惯，才可望转而从事写作。三十年来作参谋的，作秘书的，……应当有许多人都可以在环境中培养出一个作家的头脑，可是很少有用笔的，只因为不曾有个用笔习惯，所以抗战八年，这部分悲壮伟大场面，本应由他们加以处理而得到极好成就的工作，至今还无什么作品，真十分可惜！本应有三十五部《西线无战事》作品，事实上却一个还没有。至于要职业作家来执笔，职业作家也实在乐意从事，战事发生后即有好些作家随军工作，一面工作一面有所准备。可是这八年还不曾有处理得特别好的作品问世。这虽有各种原因（有些或不肯发表），但就我估想，这些作者所碰到的困难问题，恐怕还是对官兵的理解，是表面的，属于观念部分的，至于情绪状态，实把握不住。其次即是手中一支笔无办法。因为照近二十年一般理论说来，总以为文学不重“笔”，文笔是可轻视的东西。要经验，要政治社会意识正确，结果是两无把握。尽管用一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向人民学习，学来的还是无从加以表现，得到应有作用。

1947年初(1)—————

至于只是守住空洞理论原则的，就自然更无从用笔去争取读者了。

---

这封信是未写完的废邮存底，在文化革命中被抄去，原稿上留有专案人员作的标记，并注明“未照相”。

① 抒情气分 指人的气质。下同。

1947年初(2)

北 平

## 给一年青朋友

……和人不同，所用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在有势力文学理论以外，也在有势力政治理论以外。关于你的工作、发展，我总想要你向远景凝眸。廿三年前我认识了宰平先生、志摩先生，随后是适之、西滢、西林……诸先生，从他们所得，正和我读书一样，和他人所得稍稍不同。有些人从读书得章句知识，文学史知识，从人方面得的也类乎这些东西。我不知为什么，认识这些人，却得到一种作人虔敬的力量。对于读书呢，得到的却是一种感印。两者综合，廿年来非常单纯的把工作把握着了，人也稳稳的活下来了。最得用处即忘去得失成败，永远充满生气来接近工作。不仅如此，还希望年小一点的朋友，来继续下去，这是个接力运动，也许永无终点，可是进步却由此而发生。当我从这些人这些书取得这点认识，用手中一支笔从事写作时，由同是执笔的人看来，也即近于可笑的，沉闷而痴处，无所畏无所谓处，都不是一个普通聪明人同意的。可是十年过去，情形即不同了。正如长距离竞走，大家都借故扭了筋向一旁走去，有些坐在草地上喝茶，有些且作更有意思的玩意儿，又不费力又写意，可是我却稍稍打破了五四初期作家的记录，而且还走得满有兴致。也间或不免受小石子绊倒，可是歇一会会又依然走去！



1947年初(2)——

宰平先生介绍贤昆季和我相识，因为他明白，这一点我对你们发展有意义。这个人生态度值得传染给小朋友，无害于你们的。社会在变化中，先由情绪影响到政体组织，在分解过程与新的秩序建立衍变中，我因为表面生活方式的凝固，也许会牺牲，会在莫名其妙情形下完事，但这个对工作的热忱态度，还应当保留下去，也一定要这个方可望进步！

---

这封信为未写完的废邮存底，前部已失。据残稿编入。

19470119

北 平

## 给一论文作者

× × :

你文章得到。论画专家多，有眼睛的尤多，一个故宫博物院院长，所有唐画均过目，一个邓叔存先生，见好画不少，一个专习宋元写过美术史的余绍宋，黄宾虹，以及目下好画集中于一家的张伯驹，懂得多，见得多，到执笔时都只敢就一画略加引申，不敢就前人所说随意贯串立言。若论他，你不能给内行见笑，至少得从《酉阳杂俎》、《历代名画记》和唐人集中题跋王画先加勾剔材料，向上还得从顾恺之述画，找出人物故事画，如大小烈女、《幽风》、西王母宴瑶池、八骏马……等图的发展，再就四川蜀画派继王维法作的画影响，又得理解佛像中唐尉迟乙僧等与王维相似处，以及金桥、摘瓜等图（有关玄宗）情形，人物中最著名的陈闳画已不可见，然阎立本帝王图则现存，要论王维也得比较比较。王洽泼墨影响到五代，宋为石恪，为牧溪，为大小米，为夏圭，为……可极少与王维相通，这是看过画的一种印象，也得明白。又宋人《广川画跋》、《图画见闻志》外还有《德隅斋画品》，东坡、山谷、秦少游、刘后村诸人题跋……入元则汤垕（应作汤垕，不作垢）外如虞集、郝经、鲜于伯机、赵松雪……每人集中都有画跋涉及王维。（宋元集子文章极重要，中日写

美术史的俱因力不及而忽略。)五代画家如惠崇，有王维影响，宋徽宗也受影响。元大手笔松雪与钱选，用笔傅彩又多从之出，如世传之《竝笛图》(钱)、《鹊华秋色图》(赵)，与王都有关系，不能不知道。入明则更得从刘基集中起，即必须就涉及王维处保留一印象，除论画如《式古堂书画汇考》董其昌意见外，还有著录画目如文氏子侄所叙严家灭籍诸王画，项子京过眼之画，张丑还有《清河书画舫》，以至于孙承泽、高江村清人大收藏家的诸王画过目记。故宫王画多为没收彼等所有，此外还看过许多……此外，清人集子中跋王画和收藏目中涉及王画的都极多，必须有那么个准备，谈起这个人的画，方有意见，有发现。否则引述美术史上的辗转抄撮意见，在北平发表，会为人笑话的。作唐诗论文，所用关于画材料，可如此用。但到清华教授把这一章交邓以蛰先生审定时，会一看即知道你所引的书并非真正看那些书，只是从一二美术史转抄的。若论画，你读画的经验，和有关书本准备工作还不够，属于这个人的作品，和并世异世画人同异点，提出意见自然难中肯。比如谈王画山水傅彩处，要见过若干唐画，至少要见过若干影印唐画，才敢说如彼如此的。又如同属隐逸画人，所作与《辋川图》相似而不同，即唐人卢鸿之《草堂图》，谈辋川不能不用之作比较，因《辋川图》如今只见宋人摹与石刻卷子，然《草堂图》却在故宫。邓先生之甥为作一卢鸿《草堂图》考，并论“卢鸿”是否“卢鸿一”，即至数万言(与王维比较一段极得体)，而拟维笔之《鹊华秋色图》，也在故宫，用淡彩。在笔墨上影响到明人则为陆包山傅色法，文氏父子傅色法。这个发展，美术史不甚道及，由于大村西崖或滕固都是纸上谈兵人物，见画不甚多，

且不大从画上作比较印象。你文章若要发表，极容易。若求好些，至少得在时人美术史外用材料，或就《佩文斋书画谱》（清华必有。画论画跋大多在内，清代的却不曾有。）上涉及维画处好好加以贯串，才像个样子。若就这么用到《大公报·文艺》，人一看你把八相成道引作人相成道，就知你是外行。而加上所注出处，更要笑你，为的是你当真若把这些书（如《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洪谷子论画、顾恺之记画、米芾叙《画史》、《山水纯全集》……《画继》）等等全看到，意见也会大不相同！虽注出去，事实上你并不真看过这些画论画记！我对于画和画史还不入门，就所见已如此，也从不<sub>敢</sub>在这个题目上作论。你觉得是不是改一改发表好？这文章照这个情形，在杭州也不宜发表，中国谈宋元画发展最有见解和眼力的余绍宋先生即在杭州住家！创作好坏还有个不同标准可说，论文最怕的是一二内行不能通过认可。文学论文还有个派别兴趣观点可借口，艺术史论述可不大能随意解释。若侧重在诗，画为陪衬，那在引书上只宜老老实实说，关于画部分，多用大村西崖、滕固、向达所著书意见，比较妥当，不知你意思以为如何？

从文

一月十九

---

这封信是作者保留的废邮存底，在文化革命中被抄去，专案人员附加的纸条上写有“专门谈画，无大用”等批注文字。现据原稿编入。

19470123

北 平

## 致张兆和

廿二 新年 晚

三三：

这个信我依然寄过上海了。已三天不得你信，可能有信来时  
会说到已在上海，见过了亲友。这里雪又在落，恐得有二尺深，  
不免稍稍令人担忧，你们上路是否会因之而延迟一些日子。希望  
到时能成行，海上也不太辛苦。今天大家拜了拜年，依然有客人  
不少，吃饭时站在桌边进行的。累了一天，桌上乱糟糟的文件似  
乎永远理不清楚，使人对工作不免感到烦忧。也许因为太累，人  
不大舒服，可是明早依然得上课。真是一种离奇的存在。一面是  
只想从幼芽中寻觅好种，一面却为这个捡选工作感到无比的疲  
乏，一切如此，一切还是在进行。比战争还难处理的一种反复挣  
扎，什么时候才可望释然于怀无萦无累？三三，这也许只是一会  
儿，到明天，我就又会充满兴致来在这个工作上继续下去了。一  
到这个时候，我即觉得在呈贡有一阵子生活十分合理，用体力劳  
动代替了手和心和脑，在生命上正常得多。在此一到疲乏时，我  
实在并我自己的一切成就也感到烦心，觉得无意义可言的。需要  
的是松一口气，为无事而松一口气。目下可不知要到何时方能得  
到一整天体息。或一礼拜不必为任何他人事而如此如彼忖度计  
量。真累！我似乎得休息了。

## 新年二日早

我依然上了课，好好的睡了六小时，醒来什么又能接受了。今天写了个信托这里教育局长王季高（常德人），为龙龙入市立中学想法，虎虎也得入市立，省费，省事，管理也好。大致不如何困难。若不得已即只好入辅仁，不如市中好。要廿万左右学费，还不怎么好。他们补课事极便利。金隄要他住大红楼，也有好处，稍稍练习一下，将来方能独上学校住。你来是厨房问题还待斟酌，恐怕要由小栓来办我们方便些，大伙有些不便处。我们有了火锅，菜易准备。有面粉一大袋，六十多斤。下月又还可买二袋，这问题不用担心。煤耗费也不会太大，将来可就他们房安置一两炉，能煮饭也能取暖的，目下只差烟筒，已有炉子。

气候极冷，雪尚有下意。厂甸静静的无生意。我还不曾去过。

## 午后

依然有不断来客拜年，也看看房子。房子已被看厌，真想招顶了。天雨雪，客房似稍冷。我还想趁你们来以前改造一下，移动一下，新年可找不着工人。想用大间作卧房，移书房于小间，是个办法。可是还不定如何移，也许等你来斟酌了。好在住得下去，只不怎么松动罢了。但和一家二口三口的比，我的已极富裕。因为有些人只小小三间，转身即不容易。真为孩子计，我们或许能迁往和平门附近住，二顽童上学极妥，如有房子费十万可租，也值得，为的是另一方面极省事。可是十万不容易得到住处。我三次课都是早八点。这一年半载我看只能作对付计了。再有两个月即不必升炉子，也许可以展得开些，炉子相当占地位。

194702月初

北 平

## 复李霖灿、李晨岚

霖灿、晨岚：

得信真高兴得很。我另写了几个信，便中可找找他们。我的小孩和家中人也都在上海，住处名建国西路懿园（红汽车过那里停）三十一号顾家，是张大小姐家。介绍那个张定和，是三小姐的三弟，弄音乐，也绘画，人极好。孩子们都长大了，大致不多久要过北平的。

在这里一切还好，只远远的从文坛消息上知道有上海作家在扫荡沈从文而已。想必扫荡得极热闹。惟事实上已扫荡了二十年，换了三四代人了。好些人是从极左到右，又有些人从右到左的，有些人又从官到商，从商转政，从政又官，旋转了多次的。我还是我。在这里整天忙。

济之先生不知还在上海没有。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外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可想法，我再写个信给济之先生。

盼望萧乾、健吾诸兄能逼你写点文章。洵美兄能逼你们作点画。

---

李霖灿、李晨岚 青年画家。抗战期间深入滇西考察、写生，分别用自己的人文研究和绘画作品，为外界了解滇西作出过重要贡献。时任职于南京中央博物院。



19470203

北 平

## 致阙名朋友

× ×：

这里一切照常。事能进行，惟在此死城中所进行的虽若也还庄严，但想起千里内一片杀声，一片血影，便不免令人茫然了。照上海扫荡沈从文的消息说来，我倒俨然像是要清算的一位，事实上清华方面的民盟和国民党教授倒要好得很，我在此却从不曾和办党的对过面。文化官□□□也还不曾同过一次席。我想还是听听谣言下去吧，因为被扫荡也近廿年了。不过《大公报》那个文坛人物，最不要再有我的事好些，因为大部分都不是真确的。比如一次说我在中公作助教，近一次又说我在青大任助教，其实两校我都不是助教。把三小姐一再提及，不问好意恶意，都和事实歪曲。尤其近一次，一定是广东什么姓黄的所作，一同事儿子，一面在信上恭维得我肉麻，一面就写这种文章！一篇谎话，没有一事可靠。别的报纸骂我，可随意造谣。因明为造谣，反不在意。若《大公报》，似莫用这种外稿好。因许多报照例还要转载，所造成一种印象，不是我为人应给人的！你想想对不对。

四个月来，一大堆访问记，都从莫名其妙情形中转成上海报纸资料，如说巴金不问国事，如说西谛，如说凤子，断章傅会，都成瞎说。到之琳来，方知道还多为《侨声报》故

意大大登载。又这里一某某，又说我提拔的萧乾如何如何，我想生平从不曾如此说，怎么会有这类语气？现在方知道原来是属于民盟一方的玩意儿。这里这些人最气恼的是要我加人我不加人，而一切工作都若妨碍彼等信用。为争取群众，以北大作对象，凡值得糟蹋的自由主义者，总想法来一手，在他们自己学校中，却与党员教授如鱼得水，免得因内部冲突减少作用。这就是政治！我在这里从不和党老爷来往，他们倒造谣言说我是帮凶！这里转载上海新闻，却说文协在清华同学会开会，圣陶主席，一同检讨鸳鸯蝴蝶派沈从文，倒真是动人新闻！民盟在云南初期，做文章专在管军事特务的楼某某办的刊物写文章，这刊物，学校有见识的国民党员还不愿写，他们却混成一气，内幕我完全明白，现在倒先来批判一下，说我是帮凶，这倒真是政术！你在上海久些，一切熟习些，是不是一切作风也还不外乎此？若战略战术全是那么一套，会不会造成一种第三组织无法发展的困难？因争群众虽若花样极多，却正因为那个花样，民盟的存在也永远只是取巧于两大之间的玩意儿了。《大公报》既在那里争读者，似乎值得用一个有计划的办法，来增加报纸的信用。这时一切人都不谈和平近于坐观时，《大公报》应当争原则，特别来喊打不得，且从各方面分析打不得的理由。守住这一点，在中层读者中有同感，有作用。到某一时还可发动三五十教授来个宣言，即用《大公报》分析时局意见结论，这里找五十或一百人签名极容易。

在滇西工作近十年的李霖灿兄已到上海，特介绍他来看看你，望代为一介政之、芸生二先生。李兄曾在《大公报》出过一本游记，为目下国内（也可说世界）最通么些象形文

字，而对于滇西人文研究最有贡献之一人。现在中央博物院任职。他的水彩画××一定欢喜。

三小姐不知在上海没有，她说等船北行。

从文


二月三日

19470214

北 平

## 复叶汝琏

汝琏先生：谢谢你的来信和诗。

上次<sup>①</sup>诗篇排得不好看，实缘于排式上习惯，照例用式，小说篇幅一固定，他们大致要注意到把全章文题作二行排，排字方面不知伸缩，把尊作就割碎了，很觉歉仄。这对爱好的作者是一种苦痛，对读者也是一种损失，我明白。惟到如今为止，还想不出一个方法完全避免，因行数恰到好处总不容易，排式上我照例只能作个大样，还得听那面自由调动，免得使彼等为难也。他们也算细心，注意到整个式样。刊物由我负责已到二十期，得作者帮忙，读者宽容，更得报方事事合作，所以似乎还像个副刊。内容本还可以更好一点，因为得抽出点篇幅载同学习作，载外地初露面文章，所以只能作到这个程度。若就报酬说，报馆所付其实还只及《大公报》一半，这是外边人料不到的。北方读者和上海稍稍不同，即还保留个传统习惯，从副刊上取得娱乐兼教育。方式稍呆板，读者也还能忍受。又内容规矩些，新露面作家从刊物上作自由竞争，给读者印象也好些。所以我们理想还希望从这个刊物编排设计，推广到其他报纸副刊，在同一方式上努力。如有五六个副刊如此编排，以个人私计，有一年时间，会可以将北方作家创作态度引导入一个正常发展中。比

上海方面用杂文、辱骂、造谣方式吸引读者情形，结果将不同些（可惜其他编者还不大感觉到这个需要）。也许稍过一阵，还可望有一二刊物照这办法试一试。其实照这么编下去，好文章特别容易见好，不大好文章，也可得读者宽容看得下去。正如一个作家，对于工作如不缺少虔敬，成就即稍差也无妨，因为时间一久，总会见出由于虔敬从事得到应得注意和爱好的。郑敏<sup>②</sup>你可认识？联大哲学系毕业，写诗用的方法有新意。

沈从文 顿首

二月十四

见文铮先生时望为问问有不有诗，盼望他给刊物一点诗。

---

叶汝珪 诗人。当时其诗作常发表在作者编辑的副刊上。

① 上次 指 1947 年 2 月 8 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 27 期发表叶汝珪的《诗三首》。

② 郑敏 女诗人。当时其诗作常发表在作者编辑的副刊上。

19470501

北 平

## 致 秦 晋

秦晋兄：

豁轩<sup>①</sup>先生来信，拟请实秋先生编一小品特刊<sup>②</sup>。一切办法如《文学》<sup>③</sup>。弟本意或与兄同访实秋先生，促成其事。不幸日来因病倒下，呛血，近方发现，医嘱躺下再说，恐有半月方能离床。盼兄一访洽，务期其成。专颂  
著安。

弟 沈从文 顿

五月一日

---

秦晋 新闻工作者，当时任天津《益世报》驻北平特派员。

① 豁轩 指天津《益世报》社长刘豁轩。

② 小品特刊 即7月20日起创刊的天津《益世报·星期小品》副刊。

③ 《文学》 指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

194706

北 平

## 致 秦 晋

秦晋兄：

邀朋友小聚事，名单想起的为十个人，如帖子明日能派人送得到各位住处，即约礼拜六中午或礼拜天中午也成。因恐有些人礼拜五六无课，不到学校，或得不到帖子。（所邀熟人多以能写杂散文见长，大多与外文有关，能介绍批评。）如报馆<sup>①</sup>能将《语林》抽出一期，留出地位过万字，与《文学》相等，立一名目如《批评与介绍》一类称呼，邀实秋主持，一定相当好。如抽不出篇幅，以弟私见，即将弟所编《文学》，由实秋主持改造，或分一半，各作双周刊，刊物已有了个规模，读者熟悉，也易办。几个人相互之间或有不甚熟习的，亦可照最近《生活与知识》方式，约定每人每月写五千字，由实秋集稿，即易著手。如仅邀其为《语林》写，《语林》照目下方式似不大好意思要他写文章，因为《文学》稿尚多新人，把实秋文章和章回长篇同用，对此老手，未免为委屈也。事望一商豁轩社长，一切为了报纸，总想使它好为第一义。专颂著安。

弟 沈从文 顿

- 梁实秋 到师院问住处，也可电师院问明住处送去。  
李长之 同上。  
冯文炳 即废名，送北京大学总办事处后边宿舍。  
俞平伯 北京大学收发处问住处，送。  
林文铮 中法大学文学院。  
毕树堂 清华大学。  
朱自清 清华大学。  
陈占元 北京大学中老胡同宿舍。  
常 风 西城丰盛胡同廿九号甲。  
季羨林 北京大学。

### 次日致秦晋

秦晋兄：

客人中加了程靖宇兄，因彼亦亟欲一晤豁轩先生也。即用弟之帖子换一封套送去，想不以为罪！

弟 从文 顿

① 报馆 指当时天津《益世报》。



1947905

北 平

## 复张香还

香还先生：

大作拜读，极好。只是字太难认识。以编者写草字能力说，认识尊文犹十分费力，排字人和校对吃力可知。因恐错误，易失本意，故特寄还。尊文若乐意发表，最好能写得清清楚楚，标点也明白具体，用一定行格稿纸，可以省编者改字、加标点、计字行精力，也可以节省排字人与校对精力。据私见，此虽小事，亦作者一种义务，且近于道德，因本人若尚吝啬气力，不能将文章写得完完整整，怎么好意思费他人精神？推己及人谓之恕，话若迂腐，亦大有道理也。不知尊见以为何如？

又“百夫长”似在译文上用，趣剧上可用，普通恐得找个代替。队长、甲长、团练长、连长、特务长，都现成名辞，唯百夫长近外国古典，似得改改。正如有人称先生为“员外”、“相公”，虽趣而不切，不甚相宜。

又私见，字能耐烦写得清清楚楚，占去作者时间较多，作者不以为意时，即必然还可以在字里行间多用点心，更仔细安排得好些。（熟人中卞之琳先生，每有译著，如排印齐整，即标点亦不苟且，真可示范。）事虽琐屑，但想想如系将

稿寄给最挑剔文字之编者过目，排出后又照例有个十万读者来看，作者就会觉得细心处理为必须了。闲话一堆，不以为意，幸甚。

并候著安。

沈从文 顿首

九月五日

---

张香还 时为上海同济大学中文系学生。

19471011

北 平

## 致张香还

香还先生：

尊文<sup>①</sup>载出，略增饰过。因文字如绘画，小册页作查二瞻、奚冈法，笔可简到某程度；如陆包山、沈周，即须稍致密。宋人则尺幅千里，或从小景中见大格局。小品文以格胜，一举笔似亦必于左史、论孟、庄韩、说苑、水经……有会于心，方能于小小篇章中，使人事凸浮于纸上。对宋元人画意有较多兴趣，必更易成功。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沈从文 顿首

十月十一

---

<sup>①</sup> 尊文 指当天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所发表张香还的小品文《风景》。

19471012

北 平

## 致 徐 盈

盈兄：

谢谢您和子冈惦记。小病不足在意，只要不是全坏，不会一时倒下的。即倒下，也平常事，总算是工作过来，因为脆弱，所以完事了。国家在变化中，从我们这一代看来，总以为如能由战争外平衡矛盾，或可减少些消耗牺牲。但势不可能，末了是到处着火。我很羡慕更年青些的，能用一种赤忱诅咒当前而迎接未来。我呢，恐怕没有能如别的作家那么活泼身心，去未来时代与人争什么了。一涉争斗我就先倒！

医院检不出结核，可是半夜还是呛血，胸部沉重，可能是肋膜胸腔受了伤，一切工作不能不放置了。送来的奶粉鱼肝油特捎还，并无别意，只是保守习惯罢了。如果是报馆方面报了账，就作为我已领受，请你为处置到文协什么有病而无力的朋友去吧。不必提什么人送的，更不必提我。我自己处理只近于私人私事，我相信你处理得必合理些。

并候双佳。

弟从文 顿首

十二

兆和附候子冈安好。她脚好了没有？文章成了没有？

19471020

北 平

## 致 林 蒲

蒲兄：

从占元<sup>①</sup>处知道你到了上海，贤伉俪只等待消息，即可准备出国。问及孩子们，云有四位，想起新婚时我说的“结婚是好事，最好是孩子们慢来些，免得作母亲的麻烦累倒，”想不到八年来记录突破，已有四位，三苏<sup>②</sup>犹爽朗豪气如女学生，且准备再作女学生！预言不中，留一故事，附及一笑。这里最近因为北来刊物一年作个生日，选了几篇旧文章刊载，最先刊出的是你在《今日评论》发表过的一篇<sup>③</sup>，当时似乎有些小小增饰涂抹，这一次又擅自动了动字句，寄原稿来作个纪念。在《文学杂志》发表的关虫渔夫<sup>④</sup>？本也想重新为安排安排，在分配上调动一下，因病中事杂，没有作到。最近看上海《大公报·文艺》也有你短文章一篇。若出国在明年，留在上海还能写，盼有新作寄来，这里容易处理。北方传统是读者和作者一样诚实，读文章认真，且能接受一切设计上文格上的新的试验。这传统似犹好好保持。一年来且发现好些廿来岁少壮，笔下都精力弥满。上海熟人多不多？见萧乾没有？他在复旦教书，一定忙得有兴致。

这里大家都渐渐老了，工作却如刚好着手，看看国家种

种，不免痛到心上，一切工作，亦若只是“尽其在我”如彼如此作去而已。三两年后世界再变，大致都要“休息”了。并候安好。

从文顿首

十月廿

---

林蒲 现代作家，作者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朋友之一。后为旅居美国的哲学家、教授。

① 占元 指北京大学教授陈占元。

② 三苏 林蒲夫人陈三苏，陈占元妹。

③ 指林蒲的散文《滨湖的城乡》，刊于1947年10月18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62期。

④ 关虫渔夫 实际是林蒲的小说《渔夫李矮子》，刊于1947年10月出版的《文学杂志》2卷5期。

1947年冬

北平

## 致金克木

克木兄：

有朋友吴同宾<sup>①</sup>来汉，特介绍他来看看您，他本在清华读书，能写极好文章，两昆仲和我都极熟。还盼您当他个小

克木兄，有朋友吴同宾来汉，特介绍他来看您。他本在清华读书，能写极好文章，两昆仲和我都极熟。还盼您当他个小。其力子任地中可也。德工作不。匡顺手改才，而生雪林全快性献表揭海先生均些使中甚意。其才已第一死博大家。于在区个不立操造。情形比武峰似不同此。

金克木先生 武漢大學  
沈從文  
漢口津浦路聚雲里九號林宅  
武昌路山東湖小翠林家花園

沈从文致金克木信（名片正反面）

弟弟看待。北方事从他口中可知道一些。您工作不知还顺手没有？雨生<sup>②</sup>、雪林<sup>③</sup>、登恪<sup>④</sup>、壮猷<sup>⑤</sup>、袁<sup>⑥</sup>、杨<sup>⑦</sup>诸先生均望便中道意。北平已成一死城，大家守在这个孤立据点上，情形比武汉似不同些！

---

金克木 现代作家、学者，时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

除此信外，作者同时还给重庆的报纸主编王平陵、昆明的云南大学教授李广田（时已到天津南开大学执教）、上海的戏剧家李健吾、《论语》杂志主编邵洵美、《大公报》编辑和复旦大学教授萧乾写了相似的介绍信，共6封。

① 吴同宾 戏剧家。当时因家境困难辍学，去南方谋生。下文所说两昆仲，指吴同宾及其兄吴同宝（吴小如）。

② 雨生 即吴宓，自号雨僧，或雨生，时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

③ 雪林 女作家苏雪林，时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④ 登恪 即陈登恪，时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寅恪之弟。

⑤ 壮猷 指方壮猷，时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⑥ 袁 即袁昌英，文学翻译家，时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杨端六的夫人。

⑦ 杨 指杨端六，时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



19471120左右

北 平

## 复 秦 晋

晋兄：

得示，文章<sup>①</sup>最好能得一整版，将广告移其他部分，望一商刘先生，极感，极感。否则只有连用两天。今天下午盛先生入城，我想我和他商量一下，晚上回你电话。因为已来不及今天出，则早迟一二日亦必无妨也。专颂安好。

弟 从文

---

① 文章 指盛澄华的长文《安德烈·纪德》，介绍刚刚公布的当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法国作家纪德。文章于1947年11月29日发表于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68期。

19471201

北 平

## 致宋伯胤

伯胤兄：

我看过您在《文史》上几篇文章，印象很好。今天又看过您作的《嘉陵江畔》，印象也极好。您用力处我都看得出。这作品如用八千字至一万字来处理，或可设法安排，已用到二万字，就只能还给您了。

作品整个设计好，论点更好，画景物笔也准确足用，只是叙述学校生活似乎平了点，至用一个信补叙女的种种，可不大相合，难产生真印象，用回述法带读者到过去情境中，你用了力，可不甚见好（这自然是我这个苛刻读者的印象，普通读者不会如此的）。照我估计，这文章寄《文艺复兴》恐不肯用，《文讯》或可用，字数多，一般刊物是不容易消化的。这里《文学杂志》，一遇到万字以上作品，也就得斟酌分量安排，抽不出许多篇幅来为一篇文章用的！最近一期有个萧凤女士作的缓远草地故事，也是用回述法表现，不知看过没有。她用的方法比您稍经济些，由于问题集中些。凡属回述应重过程解释，最忌对话。这自然也只是就事说事，不能

一概而论。

专颂著安。

沈从文 顿首

---

宋伯胤 文物学家，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

19471225

北 平

##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前天我到石驸马大街熊家，听熊太太毛彦文先生谈及：“秉三<sup>①</sup>前辈死去已十周年，想请先生写点纪念文章。能在一月三号载出，极感谢。”文章拟分别在各报发表，《大公报》上盼望有先生的文章。这文章如不太麻烦您，或能在二三日内写成，作独立时论稿分寄各处，自然更好。熊夫人说将过府上拜访，我怕她为慈幼院事忙来忙去，到先生家时又见不着面，心中着急，所以写这个信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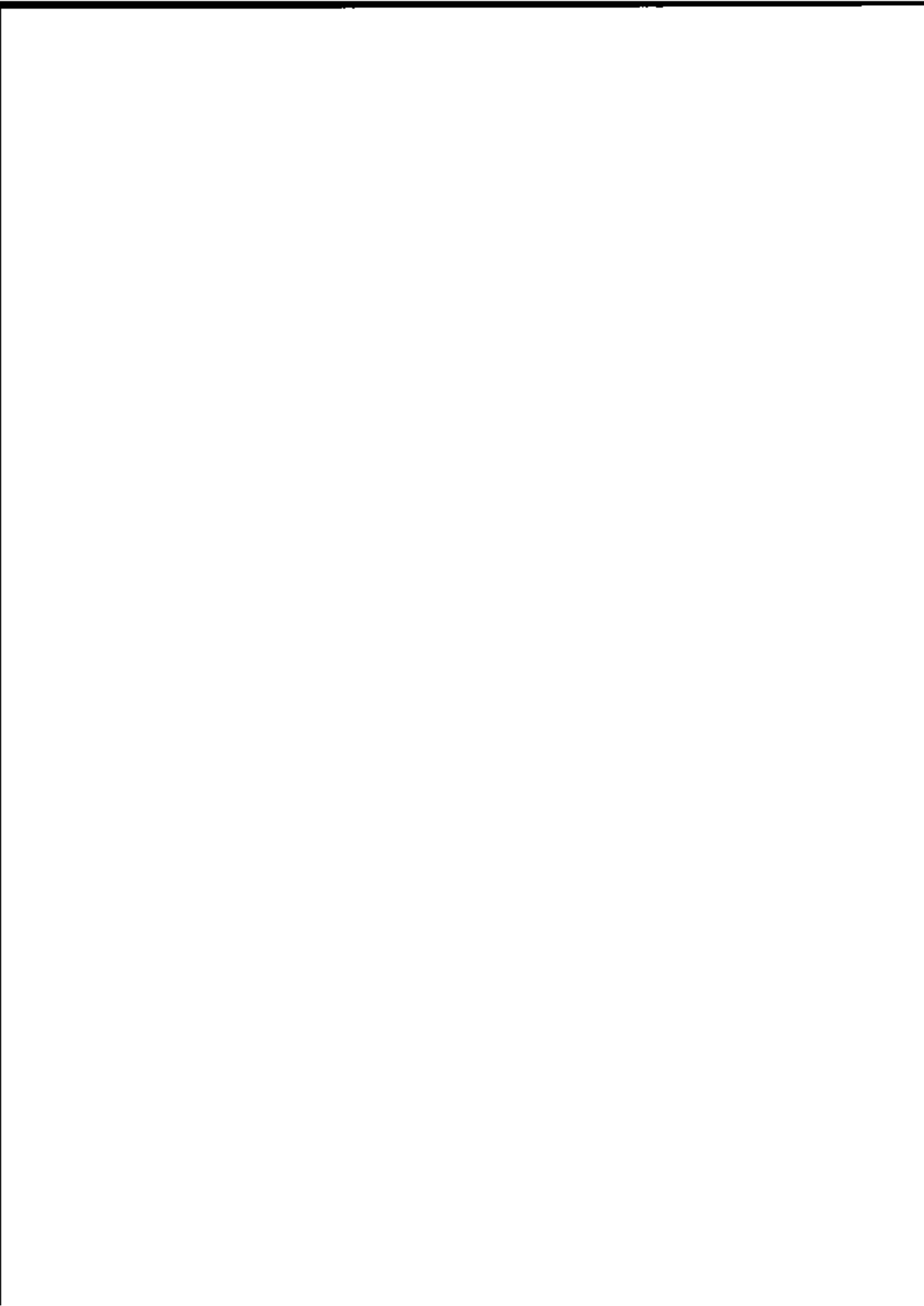
从文 敬启

十二月廿五

---

<sup>①</sup> 秉三 即熊希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民国初年曾任财政总长、热河都统、国务总理等职，1917年退出政坛后，长期致力于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及爱国社会活动。1937年12月25日病逝于香港。

一九四八年



19480127

北 平

## 复吴学义

学义先生：

一别近十年，只闻在中大教书，不意近在东京参加审判战犯工作也。得示并寄书，极感谢。适同时得冰心女士托人带来一松枝茂夫<sup>①</sup>译《边城》，改造社大陆文学丛书，近四百页，似尚系八年前译印，并附一短论，可惜不懂日文，看不懂意思。松枝氏工作似较谨严，如知道住处，盼便中一示，弟还想送他几本新书。适之先生出国事，恐不易成行，如真能赴口，弟实亦想看看日本漆工艺，因私意中国漆工艺技术，可从日本取法必甚多也。叔华出国曾在上海一面。敬复，专颂近安。

弟沈从文顿首

一月廿七

---

<sup>①</sup> 松枝茂夫 日本汉学家、翻译家，当时在东京帝大任中文教授。

194804上旬

北 平

## 致 秦 晋

秦晋兄：

陈小姐文章已读过，译笔还好。惟字体草得不大容易认识，付排时也必然会令排字、校对相当费事也。以弟私见，如彼工作刚起始，能养成一种习惯，即在译述工作上先能够注意到一字不苟的认真，对工作发展意义实重要。因就所知友人工作来看，译托尔斯泰全集之高植兄，《战争与和平》译稿，即亲手重抄三次，还是用半楷书。纪德作品译者卞之琳先生，译稿整齐常如排印。蒙田散文译者梁宗岱先生，在日本寄稿来平，一二字未妥，即用电报来改正。此等认真处，未必即能使译文更成功，惟必有此耐心谨慎，方可望特别成功，则事极显明！这文章《文艺》不拟用，用到益世《国际》或《文摘》<sup>①</sup>性质相合。日来见报载，河北各地日感紧张，不知系声东击西，抑为企图五月左右在平津响响炮声，好配合学运，来个五月大游行、大活动？

专颂著安。

弟 沈从文 顿

---

<sup>①</sup>《国际》或《文摘》 指天津《益世报》的两种副刊《国际周刊》和《文摘》。



19480531

北 平

## 复松枝茂夫

松枝茂夫先生：

谢谢您的来教。尊译前承谢冰心女士（吴学义先生转来另一册）转来，并承一同学为将跋记译出拜读，盛意很觉感谢。嘱书件附函寄回。第三种拙著，鄙意用《湘行散记》或比较妥当。拙著文章有问题处，多在引用土语多双关意思，译时或较麻烦，因生长本国都市中人即不甚懂解也。有一英译本近在伦敦出版，书名《中国土地》，有些新作在内，目下或不容易到贵国也。敬复并颂教安。

沈从文顿首

卅七年五月卅一

194806下旬(1)

北 平

## 致顾文安

文安同学：

张守蕙<sup>①</sup>走后，她府上想明白是那一天走的，是不是有些顶熟的人同走？望您将能够见告的告一下。

信写就数件，可分致。陈敬容<sup>②</sup>似在上海西门路西门里60星群出版社。

沈从文

---

顾文安 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子民图书馆干事。

① 张守蕙 又名萧漪，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子民图书馆干事。

② 陈敬容 女诗人、文学翻译家。

194806下旬(2)

北 平

## 致顾文安

文安同学：

信写了些，恐怕天气过热，至上海也不易找人，只写几件，最好先去找《大公报》刘北汜，就可向他打听其他人住处及电话号码，先从电话问较经济方便。又可托他们向熟人捐书，比如巴金即可向许多人捐书，汇在一处省事。见到二三人，即可望得到很多帮助。

沈从文

19480627

北 平

## 致张骏祥

骏祥兄：

北大同学办了个孑民图书室，同学热心服务，半年来成绩已极好，对于共同学习有极大方便。很盼望朋友为捐点书报，或自著的，或他人的，对他们都是一种鼓励！北方同学单独买书已无能力，公家机构又顾不及办新书，同学的热心服务，值得帮忙，如代为向相熟友好多捐点书报，感谢的实不止二三负责人，所惠的实在太多！

弟 沈从文顿首

六月廿七

---

张骏祥 电影剧作家，导演。

这封信因未能找到收信人，由当时带信的同学保存至今。

19480714

北 平

## 复张香还

香还先生：

    赐教谢谢。借读北大恐不可能，因无此制度。只能考转学生。

敬复颂著安。

沈从文 顿首

七月十四

19480729

颐和园

## 致张兆和

三姐：

回来好累，睡了大半天才回复。事情都照吩咐办好，只是把小钥匙也带回来了，一面龙龙又想来看看学校，所以派他回城送钥匙。更重要的还是将以瑞<sup>①</sup>信送上，看看你就知道，这一月恐怕是重头戏！是不是我进城看卷子时，就听他来和孩子们住，反而经济省事？这待你斟酌，或许那么也好。他信是今天晚上才得到的，信上说一号车来，你还得事先过中老胡同安排一番！如果他一来金隄不肯再住，还得将住下一切事传授以瑞。尤其是有关门禁事，得记住。

今天上午孟实在我们这里吃饭。因作牛肉，侬奶奶不听四小姐调度，她要“炒”，侬“红烧”，四姐即不下来吃饭。作为病不想吃。晚上他们都在魏晋<sup>②</sup>处吃包子。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你懂得这个“倦”是什么。不知为什么总不满意，似乎是一个象征！我想，如果你还要在城中住半月，我又要看卷子半月，如果这么着，似乎还以提前返回城中（听龙龙住清华瑞芝或王忠处），省事，省费，省精神。不然住下来有轻松也有担负，尤以情绪上负重不受用，而这负重

又只有我们自己明白。我近来竟感觉到，弄清轩是个“风雅”地方，我们生活都实际了点，我想不得已就“收兵回营”也好！若你不用在城里住得太久，我又只看卷子一礼拜或三五天，可能只看五天，那我们一同在乡下，气概似乎也就壮了一点。这事已到应商讨一下情形。如想回，即作为经济上有困难借口要回，也无关系。今天晚上大家山上“魏晋”一番时，我本来已拟去，忽然烦心起来，竟抽回了。回来就和虎虎写信，预备龙龙带给你。可要希望不把倦和烦心也带给你，因为这也只是说玩的意思，一会儿即过去。我和你有些天生相同弱点，性格无用，脾气最怕使人不快，自己却至多只一小会会不受用。这信到时，应当想到我腹中已不泻，今天很好，早早即起身与孟实上青龙桥买菜，而写这个信时，完全是像情书那么高兴中充满了慈爱而琐琐碎碎的来写的！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虽然我知道是一种爱，但在需要上量似乎稍多了一点，结果反而把头脑变钝了许多。（教育学上早提到这一点！）至于写信呢，你向例却太简单。如果当面说的话能按数量改作信，在一处时，却把写信方法用作生活法则，你过不多久，一定会觉得更多幸福。也能给一家人分享。

我回到中老胡同，半夜睡不着，想起许多事情：第一是你太使我感动，一切都如此，我这一生怎么来谢谢你呢？第二是我们工作得要重新安排一番，别的金钱名位我不会经营，可是两人生命精力要在工作上有点计划来处理处理了。我不

仅要恢复在青岛时工作能力和兴趣，且必需为你而如此作，加倍作了。更重要还是我想你生命保留了更多优厚秉赋，比谁都多，都近于搁置不用，如一个未开发的矿一般，再不能继续荒弃下去，要真正来计划一下如何使用了。第三是孩子，龙龙的教育方法和虎虎的体力，需要用一较新观点注意。龙龙要凡事从鼓励引兴趣，虎虎要从医生问计。今天龙龙得小平信，说因心脏病得休养，还可能得停一年学。小平从表面看精力实极好，还有问题。虎虎的骨骼在发育上怕得多给一分注意。几回大胖忽烧而下瘦，一面是病后疏忽，一面那个烧有问题，可能比疟，比蛔虫，比失调还稍微重一点。目下总不离贫血现象，而出汗又多，这事要在开学前去儿童医院看看。最好是努力使他恢复“小胖子”名号。胖而聪明比“瘦机伶”容易照料。关于龙龙，我认为不妨事，功课赶得上，他因为体力活动发展而像是不大读书，不妨事。英文作文可能是我们教的方式有问题。他性格头脑有些成熟处，从感化人可易见功。至于你那个最大的顽童呢？更容易有办法，我下回劝你看三本书，即可完全见功。罚他有个穿黄褂褂的夫人，事情既办不到，沉默的忍受和唠叨的“洗脸！”“刮脸！”又都不见效，就换一个方式来看看。这最好方式是要好，不当他是顽童，却当他是一个很可爱的朋友。信托，不太繁琐，一点儿谦退的客气，却不是媚疼，一种以道相勸的商酌，一点鼓励，却不作批评家。秘诀到此为止，再传授下去，我的手脚会有三百处被蚊子叮住了。我还是搁下了这个情书的抒情，来叙叙事吧。

韩先生说一号发薪一部分（似乎有五六千<sup>③</sup>）。你斟酌



看，把应买的买买。照我想物价还要上去，比银价快。糖油可以办一些，煤也要些。此外笔我还要买些。孩子也要，这里的很好。也许什么都不宜买，因为要用钱多。要带点款来。菜钱只够一天用了。今天买菜即已——幸好这些日子鱼不来，鱼钱还可调动。

如果可能，我要好好配一副眼镜，让它像一副和“沈从文”相称相趁的眼镜！不过数目一定可观，这也许要等等看。有特别减价皮鞋得准备一双。

得余处已去信，你也去个信问问三嫂<sup>①</sup>。

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靠近来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这才真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却混和到一切人的行动与记忆上。我想什么人传说的“圣母”，一点都不差。但是一个“黄衫客”（我们就叫那一位作黄衫客好），即或是真正圣母，也不会有什么神性，倒真是一片“人性”！让我们把“圣母”的青春活力好好保护下去，在困难来时用幽默，在小小失望时用笑脸，在被他人所“倦”时用我们自己所习惯的解除方式，而更加上个一点信心，对于工作前途的信心，来好好过一阵日子吧。我从镜子中看去，头发越来越白得多了，可是从心情上看，只要想着你十五年来的一切好处，我的心可就越来越年青了。且不止一颗心如此。即精神力也都如此。

我想这个信有大半段空白，让你从这个补足我写不完的唠叨。

我正想起从中央饭店离开，坐了个洋车到了车站后，坐

在那小箱子上为你写信情形，以及把时间再倒回去，你在学校楼梯口边拿了个牙刷神气。小妈妈，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你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满意生命中拥有那么多温柔动人的画像！更感动的是在云南乡下八年，你充满勇气和精力来接受生活的情形，世界上那还有更动人的电影或小说，如此一场一景都是光彩鲜丽，而背景又如何朴素！小妈妈，我近来更幸福的是从你脸上看到了真正开心的笑，对我完全理解的一致。这是一种新的起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我要写一个《主妇》来纪念这种更新的起始！

你试想想多有趣。捎这种信，按小说上习惯说来，必是什么“绿衣人”，五四时代冰心辈用的名辞！我们的却是一条“紫豇豆”。你看看小龙，可不真是一条紫豇豆！不必揪他的耳朵，让他多吃一个大馒头吧。他们的消化力在家庭中真已成“问题”，我赞成回城以后恢复窝窝头制。隔天半顿，可能把“天才女”胃病也医好！但如果魏晋长久下去，还是只有××党才会把病治好了。

不必为我的“倦”担心。我总能用幽默自解的！如可以和龙龙去西单办办家务，买点牛肉来也好，经得起上桌子。我想试试看在这种分别中来年青年青，每天为你写个信。你只要想想人家如何疼“花裤人”，就自然会明白你还有值得关心的在！你好好陪三嫂住下，要她安心入医院，这时大家都说坐不得飞机，莫这时还冒险坐飞机。你也不要为霁清轩一切事操心，能那么办，就可以每天得到那么一个信。

我说是这信得有半页空白，不想半行也不剩下！凡魏晋

都已入黑甜乡，大致已夜深了。

从文

七月卅<sup>⑤</sup>弄清轩

---

此信写于作者暂住颐和园弄清轩度暑假时。

弄清轩为颐和园东北偏僻处的园中之园，曾划归当时北平市长何思源度假用。何无暇，让他的老友杨振声去，杨又邀请北大文学院几位教授和年轻朋友，充分利用园内各处空房，自带简单行李共度暑假。写信时，张兆和为照料其弟媳的病而返城。

① 以瑞 张兆和的堂侄张以瑞，时为天津北洋大学学生。

② 魏晋 暗指风雅，下同。

③ 五六千 指当时的金圆券。

④ 三嫂 此处指作者的弟媳。下文的三嫂，指张兆和的弟媳。

⑤ 七月卅 根据前后信内容，此信实写于七月二十九日夜。

19480730

颐和园

## 致张兆和

三十晚八时

三姐：

今早龙龙来，想必八点前后即可到城。杨先生来时，因为忘记把虎虎信附入信中，所以托老胥又带上。我早上即和孟实去青龙桥走走，看看乡村早市。带了点菜返回。鸡蛋一枚已到八万，半月中加四倍。

好些日子都无鱼吃，今天凑巧来了十一斤，如一小猪大，是公的。作价百九十万。冯杨二家既不在，我们就独享了它。大家动手处理，计“天才女”割洗烹鱼头，“北大文学院院长”伐髓洗肠（到后由天才女炒鱼肺，鱼油多而苦，放弃），我批鳞处理整段，切分成六大件。这个报告若在历史上倒还动人！午后小虎虎一个人把大砖大石砌了个地灶，拾了松球松枝数袋，我举火熏鱼，两人一面谈笑一面动手，计用二小时熏成鱼约六斤。这回手续已弄对。香料不足不能单吃，如果味道还好，将来即可照办。因活动分子服务极敏捷，一会会即把松枝找来备用也。熏鱼还待烹调，未上桌子。饭后他们上山“魏晋”。我和虎虎坐在水边谈天说地，俨然恢复桃源小院子生活。这种谈天比上课好，因为从银河谈到地质。有一件新事可告，我已失去上山“魏晋”能力，脚被湿气弄肿了，恐

得有一二天不便行动。已托人带灰锰氧，你也可为便中买点捎来。腹泻倒已止住，惟胃口未回复，不大想吃东西。这实小事，不足念。也不“倦”了，我早说过，只是一时一会儿事，不多久即过去的。我这时只为你有点儿发愁，以瑞这一月住下，我们暑假便算是完了。不得已时，也许还是我一人住城中“省”。精力经济都省。因为我会照料自己，而你和孩子们还可玩玩。

这时已近十点，我和虎虎坐在桌上大红烛下，他一面看《湘行散记》，一面喝柠檬水，间或哈哈一笑，为的是“水獭皮帽子”好笑！那想到家里也还有那么一个小读者！傅先生明天进城，所以托他捎这个信。有关于家中要什么带什么，如果不能由龙龙办时，望交他办办。这里侉奶奶说要带一块碱，还要半袋面，一包盐，你斟酌看。而可由这里买，或省事些！米还多，不用带。盐碱都不妨在这里买，免繁琐。这里贵不多的。

下午荣德兄来，他下月出国，送来绣衣一件，他说也许十二时会和太太到中老胡同来奉看。我想若预备送夏云太太东西，正好托带去，不知有什么可送没有？我以为那个扇面花鸟可送，一在镜框一在柜中，很像个礼。你不想回去，就不用提了。一回去家中既乱乱的，要他们吃饭又得忙半天，且一切不方便。不回去也好，问问既不在家，自然无事。或去即请吃吃小馆子。如可以电知曾祺，告他将蕲芜稿费（彼云已来）用信封好存中老胡同，外写明周荣德太太收，托金隄一转（十二点前送到金处），据我想，一定会对于他两位开心。他们当天即去天津。荣德坐船去上海，在上海还有一阵住。太太病还不好。衣托傅先生带来。

院子中除了少几个人，其实凡事照常，可是不知为什么，空气竟像是不大一样！我一面和虎虎讨论《湘行散记》中人物故事，一面在烛光摇摇下写这个信，耳朵边听着水声秋蛩声，水面间或有鱼泼刺，小虎虎即唉哟一喊，好像是在他心上跳跃。又问《史记》是谁作的，且把从报纸上看到的罗马史故事复述。因为日长无事，读了许多报上问题。一切如此真实，一切又真像作梦！人生真是奇异。我接触的一分尤其离奇。下面是我们对话，相当精彩：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

一分钟后，于是，小小呼鼾从帐中传出。一定睡得怪甜的。因为白天活动了一整天。先是上午玩自己钓来的鱼，换水，在水中还加了些石卵，水藻，十分美观的。随即参加破

鱼工作，拿家伙，研究内部组织。下午一个人做灶，拾松果枝子，参加熏鱼，并从旁享受创造快乐。饭后谈天，就听我说小时竹林树林溪边种种，以及熏狗獾、猎野鸡、捉鹤鹑诸事，不胜神驰之至！夜来拉了一泡大屎，回到炕上时说了许多笑话，听我说到“为妈妈写的信就成《湘行散记》底本”时，就插口说：“想不到我画的也成书封面！”我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他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小妈妈，你想想小顽童和我交换意见时神气，除了你习惯了他会相信，别的人一定都不会相信的！他单独和我在一处时，似乎独立得多，老成得多，既无机会可“嗲”，也不再说什么“爸爸可笑”。好像还宜于作我的群众。但一到和你和龙同在一处，就大大不同了。和龙龙的阅墙战是手口并用，永不疲倦的，（照我想可能是从学校习惯养成的，也是生理年龄上不可免的。）在你身边呢，常常是把三四岁情感与“老油子”精神混成一片。我觉得如果间或有一阵子让他们如此分开三五天，一年中有那么几次，对他们都极好，可以纠正梳理他们情绪生活，也能补助人格教育甚多。我还想试试让龙龙去清华小住一阵，将来且可至农学院挹和处去，从教育观点上看，有好处。一切不同对于孩子都有意义，刺激耳目，并学习适应，对他们且不是目前有好处，将来还有作用！凡魏晋又都已酣眠了，只蚊子和我十分精神。脚掌不大受用，我还是得休息了。

二哥 从文

19480731

颐和园

## 致张兆和

三十一早

三三：

我还是在烛光下来报告一下未尽事情，先叙事，后抒情。

脚已好，是照昨天不知谁说的擦白药好，试用点点，果然一夜即好。走路已轻松松不费事。不过如此一来，买菜事大致就派定我了。庄子文章中有才与不才之喻，正与眼前事合，若走不动，大致到午时还是可吃饭，不会无菜的。

晚上作了个梦，一家人在什么一个小店半途中候车，每家大门都关得严严的，且不见一个人。到后许久才找到旅馆、车站……比真实还烦心，就醒了。落了小雨，知了也刚醒，黄鹂还待醒，还像在作梦。记起二十三年末<sup>①</sup>在湘水中游扁舟一叶大清早在烛光下为你写信情形，如果有机会两人同坐那么一回小船，你一定也会终生不忘记，且保留下无数动人豁目印象，尤其是背景，有色有声的背景，那才真是画，是诗，是梦！我得重写一本书。

花裤人上午进城，恐怕因落雨而延缓。果然落了雨，声音逐渐加大，如打在船篷上。小妈妈，我真像是还只和你新婚不到三个月！城里可落了雨？我担心小龙是早早出城，会成小落水鸡。从城中带回的胡萝卜红大头都十分得用。糟豆





腐更得用。佛手头还不曾吃。

雨声环境虽如画如诗，我应当记数的，还是今天得办煤油半斤，菜油一斤，酱油半斤或一斤……家里的“小京油”可不得用作替代。从这里我悟出一点真理，作魏晋人物得要个“经济”条件，以及比经济更重要的“不关心”条件。我不在竹林君子数内，极有理由。且必然完全放弃这个。还是让我们从梁鸿孟光作起，比较合理。雨越落越大，这个信得结束，不然也会同样延长下去。

从文

---

① 二十三年末 年代不确，作者回家乡是 1934 年初。

19480801

颐和园

## 致张兆和

三姐：

另一信是托“花裤人”带城的，忽然大雨，至午犹未止，进城时已过，就打消了。我们因此吃了一顿好鱼羹！

傍晚龙龙来，知一切，最好是三弟已返。我看你还是赶来一下，因为可享受二三天静。我要到三四号才入城，至多看一星期卷子再回郊外。你因看照三嫂，月中有的是陆续上城机会，在此和我们同住，或同去看龙虎人水表演却机会不多。既花那么大笔钱下乡，能来还是早来，我希望你今天下午四点钟即来，我们到时在车站上迎接。能带些你以为要带的东西固然好，不能带便不用带，一切东西在此还可买！昨说要带面粉半袋，方便即带好，不方便即在此买买！

我脚还不完全好，已得灰锰氧，不要带了。我们都等待你来过三五天家庭的生活！我真是有一点远忧，闻客人又可能是肺上毛病。孩子太小了。我知道你有困难处。今天下来吧。我以为不问我进城如何过日子，你还是和孩子同住好（我可到孟实家吃饭的）。在此有些事你来比我住还好。我要作事，一作事，不拘什么地方都可住下，在这园子里反而等于白可惜山色湖光了。因为事一作得起劲，那能从容上山于一木一石间、一云一水间，魏晋下去！

我大致要发下财了，因为听人说梦踹屎的得黄金，作梦还可以如此，若当真脚下有此，岂不是加倍恭喜？昨天上山陪他们魏晋时，走路不便，于是果然一脚。若不洗去，可能有财喜，不幸回来即已洗去，这一来，财喜也掉了。

今天来好。

从

一日早

19480802

颐和园

## 致秦晋

晋兄：

我因和家人出城小住，有些日子方回城，天津方面稿费来时，盼派人送至弟处（应付费弟已垫付出部分），交由金隄兄收，极感。金隄兄即住弟处，系北大同事，习外文。与兄亦定能谈得来也。专颂著安。

弟 沈从文 顿

新疆游记<sup>①</sup>付印否？

---

<sup>①</sup> 新疆游记 指秦晋所写《我们要不要新疆》、《塞外风沙录》等文，作者曾表示赞赏并建议结集出版。因经费困难未实现。

194808上旬

颐和园

## 致张兆和

三姐：

四妹来带款已得到。几天来素食主义，所以还不寤。我从那天起每天大稀泻一次。似肠胃洗尽后现象，精神好，不妨事。孩子们还好。几天来城中必相当热，这里正好，早晚都甚好，早晚都和孩子们去排云殿前看人钓鱼，从长廊前散步，不曾“雅”过。孩子们最怕从山上散雅步，因实在与年龄不合，若从水边看看荷花鱼水，爬爬排云殿，有意思得多，所以我和他们同去。今天还将监视去游泳，带馒头西红柿去，好消化。以他们作主体，似乎还近理些。眼花过又一次，恐还是上次头部问题，这两天已知不妨事矣。

有谢冰昭稿费一笔，要他来去对于他对于我均极费事，所以托冯先生将款带至家中，存金隄处，信附在你信中，若你以为要他来理路胡同取妥当些，即将致彼信付邮，他来时你即将款付付。若以为让他到金隄处取，致彼信要改改，望改一下。

二哥 从文

问候三嫂好。

19481016

北 平

## 致凌叔华

.....

为中博在云南丽江收集的东西，也丰富惊人。从近事看发展，中国美术字画铜玉时代似已过时。具地方性特种艺术品，将更能引起各方面注意，也易与现代接触。我想如果在三年后还有机会来为美术现代化运动作点事，十年后一定还可把许多有地方性工艺品，使之与现代工艺重新接触。惟照目下情形说来，我们是否还能活三年，可看不准！

北平也许会毁到近一二年内战炮火中，即不毁，地方文物也一天一天散失，什么都留不住。目下唯一还可收购的，似乎还有丝织物中的绸缎，许多还是清初东西，即是晚清出品，也多乾隆花样，照时价还不过一美金一码，收二三百种，还有办法。可惜学校还无此眼光（即艺术专校也无此认识），只有坐视它完事。凡这一类工作，我们恐怕永远要走在日本后面，军事上还可转败为胜，这类认识将打长久败仗了，因为专家学人可以说对此尚毫无兴趣，毫无认识。最作孽的莫过于故宫，什么事都不作，只养下一些职员办公！木器家具除登记后搁着下来，竟若毫无用处，陈列室却用一专室放西洋钟！丝织物有上千种不注意，许多都在你们住平那个时候随意卖了，现在却还有一个房子陈列朗士宁艾蒙的大马。真

是作孽子<sup>①</sup>！

日本近十年在北平留下了一大分现代漆器和高丽陶，都因为没有人注意，散失到普通人手中去了，陶器有极好的。这些方面中央可没有人接收。徐悲鸿在这里作艺专校长，在交际上还活泼，在设备上却无能力补充。事实上艺专在北平办，唯一方便即利用故宫收藏，并为自己学校收藏就工艺美术方面作种种补充，因为先生比学生事实上还需要教育。但学校事实上还如一般学校，注册庶务一大堆职员，却没有几个人能研究。一个国画系慢慢的对于纸张笔墨也毫无知识，颜料也不会运用了，真可说相当可怕！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才真要革命！若照当前那样办下去，不低能即堕珞，如同命中注定也。

您是不是在正正当当的做学生？三姐很羡慕。

入秋来北平阳光明媚，郊外这几天正是芦白霜叶红时节，今甫先生和四小姐及四小姐一个洋朋友，都还住在颐和园内谐趣园后霁清轩中，住处院落很有意思，我们已在那里过了两个暑假。因为孩子们上学，这两天就只好让他们独享秋光了。北平的戏似乎已快完了，馆子只合军官去花钱了，公园也多为军服、中山服人物请客地方，故宫许多陈列室都已封闭，……只有街道有了进步，光滑滑的，宽宽的，秋天阳光照在长安街上，照在天安门前大坪，我们有一次从午门楼上看完手工业展览出来，觉得只有晒太阳还是教书人的享受，大家正不妨饱晒一月秋阳，入冬后，也许就得如长春太原市民一样饱闻炮声了。大家虽为未来各有忧愁，却尚不至于坐以待毙，一切事还照常进行，还能照常进行。不必为我们担心！

闻吴素萱已从英国回国，还未见到，在英时你们想见过。小莹学什么？照我想如读的不是理工，还是文学用得久些，宽些，不教书不继续研究也还可继续享受。她在珞珈山汽车站那个警察朋友我还可以画得出脸相，你们住处屋前那些花树，那可用桌子作成的防空洞，在我记忆中都还十分清楚，不想她已经是大学生。这里张奚若女儿已作研究生，林徽因女儿已是北大三年级学生，我家小龙也快有母亲高，变成漂亮学生了。小的虎虎一从学校回来讨论到问题时，许多事我都已不大懂，真正是求不落伍也不可能！学校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反复谈一问题，相互传述，相传感染，相互……国家在变化中，二三年后若大家幸而尚能见面，叙叙这一段时间，真有故事！

通伯先生小莹均此

从文顿首 十月十六  
兆和附笔

---

凌叔华 现代女作家、画家，原武汉大学教授。1946年随丈夫陈源常驻巴黎，后学习法语并研究印象派绘画。

这封信前页已失。据残稿编入。

① 作孽子 即作孽，作者的习惯说法。



19481128

北 平

## 致沈云麓

大哥：

北平冬晴，天日犹明明朗朗，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在此熟人统用一种沉重心情接受此历史变局。学校看情形实已无可搬。即茂林<sup>①</sup>家属，想移动，似乎也无此能力。因一动即先破家，且半路即不免成流民也。事如可能，他一个人或得离开，惟至今为止，还不知向何处走好。因体力与生活方式，实在都不宜卷入政治，且已深深感到学校也不相宜。既不想作官，也不拟教书，所以很希望一个人能回来住住。生活需要简单，维持一二年生活下去有办法。因卖去一本书，总即可支持半年也。还有几十种未印行，还有五六卷新书待付印。家中人在此大致不会为难，有照料的。能到乡下二三年，写十本八本书，比教书有意义得多。

得余不知如何作计，大致也动不了，坐以待之。大姐在上海，有相同情形。上海明日可能不至于所想象乱，因战事若到彼，已成尾声，南京“免战牌”不能不挂出。至于议价，当一反过去原则，必然是……，正有人宣传都城要在北平，并在此进行一切商谈的。北平可能不至于毁去，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乱糊涂中毁去。大家都心情沉郁，为三十年所仅见。课尚照常进行，不停顿。熟人中可能有些于十天

半月或年末要离开，一离开，大致就拟终生不再来了。市面还平静，物价未上升，因一般购买力已不高。二百万人都不声不响的等待要来的事件。真是历史最离奇而深刻的一章。

弟 岳焕顿首

十一月廿八

---

① 茂林 作者的别名，为幼时干爹所起。

19481201

北 平

## 致 季 陆

季陆先生：

你文章因刊物停顿<sup>①</sup>，无从安排，敬寄还，很抱歉。大局玄黄未定，惟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则无可怀疑。用笔的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如生命正当青春，适应性大，弹性强，如能从一新观点继续用笔，为一原则而服务，必更易促进一个新社会实现。这是你们必取的路径。这新的理想社会，极显明不仅仅是战事一面倒即可顺利产生，还必须经过种种淘汰、消耗、一再修正、一再调整过程，方能于逐渐平衡中使各部门工作配合，得到正常发展进步也。一切由宣传作成的仇恨对立，都得有个结束，而代以一种新的鼓励，新的希望，方能使社会在新形式中向上向前。万千人必由对立仇恨转而为爱与合作，一致将热忱和精力为合理社会而服务。这需要更多专家来设计，也需要更多健康优秀文学作品来鼓励。你笔很好，来试试用到对于明天的社会讴歌罢。有些事自然不易习惯，有些事终可望慢慢学好，只想想，另外有千万人为追求一原则而沉默死亡，一点单纯的向

前气概,我们无论如何自私自固于小小天地,终不能不对于这个发展怀着敬意也。试去加入你学校新的文学社团学习吧,如觉得与性情不合,也放弃这个本来写作方式,来作一些新的尝试吧。为的是一支笔既能用,用到大处去,实合理些。旧的社会实在已不济事了,得一切从新安排,在过程中我们这一代可能会大半要牺牲于是非不明胡涂混乱中,也不妨事。因为大多已年在四十至六十之间,四十年内忧外患,各有一份,在个人工作上也各尽了所有能力,为国家为职务做了点事。即以作一个公民言,也很像一个好公民。不幸的是配合社会现实不来,许多努力得来的,都若无意义可言。个人即必然得牺牲或于不公平中淘汰,也不用为我们这一代而在意。试从远大处看国家,这个国家必然会进步,可以使青年得到多方面发展,只不过进展的方式,或稍稍与过去自由主义者书呆子所拟想成的蓝图不甚相合罢了。应当单纯而勇敢来准备接受新时代的新教育。为了这个时代,能用笔,也不要因为发展方式不尽合本来理想,即搁下不干!文运传统在北方为结结实实的工作,这个传统成就,虽有一时会为宣传打倒,传统工作态度,却必然将为明日有分量作品的生产所不可少。

专颂著安。

弟 沈从文顿首

十二月一日

---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刊物停顿 因平津战役迫近,自1948年11月11日起,天津《益世报》压缩篇幅为每日4版,所有副刊停止。作者所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于11月8日出了第118期,也至此停刊。

19481207

北 平

## 致 吉 六

——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

吉六先生：

你文章因刊物停顿，无从安排，敬寄还，极抱歉。大局玄黄未定，万万人民在痛苦中挣扎喘息，决不是可以长久如此搁置冻结事情。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实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来从事。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惟必然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证实，来促进。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如生命正当青春，弹性大，适应力强，人格观念又尚未凝定成型，能从新观点学习用笔，为一进步原则而服务，必更容易促进公平而合理的新社会的早日来临。这也就是你们必取的途径，这新的理想社会，很显明，不仅仅是战争完结和平来临即可

顺利产生。社会还有矛盾，社会中那个“人”更会形成种种矛盾，矛盾难平衡，还必需经过种种消耗淘汰过程，一再修正又一再调整，方可望于平衡中使下一代年青人热情、理性、计划、经验，各部门各阶层工作相互配合，得到正常发展，为国家带来一个崭新伟大时代也。目前一切存在，都得有个结束时。作家新的课题，将必然是在这一个新原则下，对更年青一代，给以种种新的鼓励，使之各在分定工作上，充满热情和信心，来各自克服面前困难。国家社会能在一个合理管制领导下向上向前。万千人必忘去过去仇恨，转而为爱与合作，一致将热忱和精力为新社会而服务！这是拥有五万万人民国家进入历史新页的一个必然步骤。试想想，需要有多少专家来设计，来督工，来服务！也需要多少健康优秀文学作品，来督促，来鼓励，来讴歌！你文笔很好，若用处还依然限于个人生命印象的温习，未免可惜。手中一支笔，很需要作一回严重检讨了，如检讨结果，有对于自己过去作完全否定情形，也应分担当这个否定过去的痛苦，来重新迈步。有些事自然不易习惯，有些事终可望慢慢学好。只想想，另外一片土地上，正有万千朴质农民，本来也只习惯于照料土地，播种收获，然由觉醒到为追求进步原则，而沉默死亡，前仆后继，永远不闻什么声音，这点单纯的向前，我们无论如何能把自己封闭于旧观念与成见中，终不能不对于这个发展，需要怀着一种极端严肃的认识与注意！

试为重造自己来作一点努力吧。即觉得所习见学习方式，不容易与平时习惯相合，也得放弃了这个本来写作情绪，作一些新的尝试。为的是一支笔既还要用，还能用，学习用到

大目标上去，实在合理多多！

旧的社会实在已不济事了，得一切重作安排。权利和义务，人和事，道德或法律，在一些新办法未确定以前，终得有一些新的看法。在这个社会由分解圯坍到秩序重得过程中，中年一代既由于种种问题难适应，可能会要牺牲大半，也不妨事。因为这些人大多已年在四十至六十之间，四十年内忧外患，各有一分，一颗心都磨炼得沉沉的。在个人工作上，为国家为职务，已各尽了所有能力。即以作一个公民而言，也很像个公民。不幸的是社会发展取突变方式，这些人配合现实不来，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在时代一切价值重估情况中，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这其中自然有的是悲剧，年青人能理解这悲剧所自来，不为一时不公平论断所蔽，就很够了。

重要处还是从远景来认识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国家明日必进步，可以使青年得到更多方面机会的发展，事无可疑。只不过进展方式，或稍稍与过去书生所拟想的蓝图不甚相合罢了。一切历史的成因，本来就是由一些抽象观念和时空中的人事发展相互修正而成。书生易于把握抽象，却常常忽略现实。然在一切发展中，有远见深思知识分子，却能于正视现实过程上，得到修正现实的种种经验。从五四起始，北方文运传统有个一贯性，即沉默工作。这个传统长处或美德，有一时会为时代风雨所摧毁，见得寂寞而黯淡，且大可嘲笑。然而这点素朴态度，事实上却必定将是明日产生种种有分量作品的动力来源。不要担心沉默，真正的伟大工程，

进行时都完全沉默!

卅七年十二月七日

---

这封信是作者保留的废邮存底，曾在文化革命中被抄去，专案人员  
在手稿上留下多处红线标记。全信曾以《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为题，  
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月下小景》一书，于1992年12月首  
次发表。

现以~~~符号表示被加画上的红线，据原手稿编入。



19481220

北 平

## 致 炳 堃

炳兄：

你有篇文章搁在稿堆中，特检出奉还。这文章记得当时曾另复有一个长信，提到些问题，大致说的是文字过于美丽，事过多。照事件看，这文章即得有二万字方可安排，且得把抒情气氛节制，扩大叙述能力，可不记得这信寄你没有？时代突变，人民均在风雨中失自主性，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这是必然的。个人悲剧虽多，可不用悲观，社会明日却必然会得到进步，年青朋友的知识、经验、热忱，必然可在一个新的发展中，得到多方面使用机会。即写作，为一个新观念而努力，作品又适为新社会需要的，必可得到广大的出路。所以盼同学能把握学习，不取巧，不速成，虔敬其事来认真从事，克服挫折，突过困难，准备为下一代幸福与合理的社会实现而献身！

并候学安。

从文顿首 十二月廿